

後水滸





047

# 後水滸

## 目錄

- 第七十一回  
第七十二回  
第七十三回  
第七十四回  
第七十五回  
第七十六回  
第七十七回  
第七十八回  
第七十九回  
第八十回  
第八十一回  
第八十二回

猛都監興師勦寇  
女飛衛發怒鋤奸  
北固橋郭英賣馬  
希眞智鬪孫推官  
東京城英雄脫難  
九松浦父女揚威  
皂莢林雙英戰飛衛  
蔡京私和宋公明  
蔡太師班師媚賊  
高平山騰蛟避仇  
張魯智穩蔡太師  
宋江焚掠安樂村

宋天子訓武觀兵  
花太歲癡情中計  
辟邪巷希眞論劍  
麗卿痛打高衙內  
飛龍嶺強盜除蹤  
風雲莊祖孫納客  
梁山泊羣盜拒蔡京  
天彪大破呼延灼  
楊義士旅店除奸  
鄆城縣天錫折獄  
宋江議取沂州府  
劉廣敗走龍門廠

第八十三回 雲天彪大破青雲兵

第八十四回 荀桓三讓猿臂寨

第八十五回 雲總管大義討劉廣

第八十六回 女諸葛定計捉高封

第八十七回 陳道子夜入景陽營

第八十八回 演武廳夫妻宵宴

第八十九回 陳麗卿力斬鐵背狼

第九十回 陳道子草創猿臂寨

第九十一回 傅都監飛鎚打關勝

第九十二回 梁山泊書諷道子

第九十三回 張鳴珂薦賢決疑獄

第九十四回 司天臺蔡太師失寵

第九十五回 陳道子鍊鐘擒巨盜

第九十六回 鳳鳴樓紀明設局

第九十七回 陰秀蘭偷情釀禍

第九十八回 豹子頭慘烹高衙內

第九十九回 拜禮寺放賑安民

陳希真夜奔猿臂寨

劉廣夜襲沂州城

高知府妖法敗麗卿

玉山郎請兵伐猿臂

祝永清贅姻猿臂寨

猿臂寨兄弟歸心

祝永清智敗艾葉豹

雲天彪征討清真山

雲公子萬弩射索超

雲陽驛盜殺侯蒙

畢應元用計誘羣奸

魏河渡宋公明折兵

金成英避難去危邦

鶯歌巷孫婆誘姦

高世德縱僕貪贓

箭冠仙戲阻宋公明  
正一村合兵禦寇

- 第一百回  
第一百一回  
第一百二回  
第一百三回  
第一百四回  
第一百五回  
第一百六回

董郡王飾詞諫主  
猿臂寨報國興師  
金成英議復曹府  
高平山叔夜訪賢  
宋公明一月陷三城  
雲天彪收降清真山  
魏輔樑雙論飛虎寨  
東方橫請元黃吊掛  
真大義獨赴飯山道  
吳加亮器攻新柳寨  
祝永清單入賣李谷  
陳義士獻誠歸誠  
徐槐求士遇任森  
白軍師巧造奔雷車  
宋江攻打二龍山  
高平山唐猛擒神獸  
陳念義重取參仙血

高太尉被困求援  
蒙陰縣合兵大戰  
韋揚隱力破董平  
天王殿騰蛟誅逆  
陳麗卿單鎗刺雙虎  
祝永清開游承恩嶺  
陳希真一打兗州城  
公孫勝破九陽神鐘  
陳希真兩打兗州城  
劉慧娘計竄智多星  
陳希真三打兗州城  
宋天子懾奸斥佞  
李成報國除楊志  
雲統制兵敗野雲渡  
孔厚議取長生藥  
秦王洞成龍捉參仙  
劉慧娘大破奔雷車

第一百十七回

雲天彪進攻蓼爾窪

宋公明襲取泰安府

第一百十八回

陳總管兵敗汶河渡

吳軍師病困新秦城

第一百十九回

徐虎林臨訓玉麒麟

顏務滋力斬霹靂火

第一百二十回

徐青娘隨叔探親

汪恭人獻圖定策

第一百二十一回

六六隊大攻水泊

三三陣迅掃頭關

第一百二十二回

吳用智禦鄆城兵

宋江奔命泰安府

第一百二十三回

東京城賀太平誅佞

青州府畢應元薦賢

第一百二十四回

汶河渡三戰黑旋風

望蒙山連破及時雨

第一百二十五回

陳麗卿鬪箭射花榮

劉慧娘縱火燒新秦

第一百二十六回

凌振捨身轟鄆縣

徐槐就計退頭關

第一百二十七回

哈蘭生力戰九紋龍

龐致果計擒赤髮鬼

第一百二十八回

水攻計朱軍師就擒

車輪戰武行者力盡

第一百二十九回

吳用計問顏務滋

徐槐智識賈虎政

第一百三十回

麗卿夜戰扈三娘

希真晝逐林豹子

第一百三十一回

雲天彪旂分五色

呼延灼力殺四門

第一百三十二回

徐虎林捐軀報國

張叔夜奉詔興師

第一百三十三回

衝頭陣王進罵林冲

守二關雙鞭敵四將

- 第一百三十四回  
第一百三十五回  
第一百三十六回  
第一百三十七回  
第一百三十八回  
第一百三十九回  
第一百四十回

結 子

沉螺舟水底渡官軍  
魯智深大鬧忠義堂  
宛子城副賊就擒  
夜明渡漁人擒渠魁  
獻俘馘君臣宴太平  
雲天彪進春秋大論  
辟邪巷麗卿悟道  
牛溪山羣魔歸石碣

臥瓜鎚關前激石子  
公孫勝攝歸乾元鏡  
忠義堂經略勸盜  
東京城諸將奏凱捷  
溯源生雷霆彰神化  
陳希真修慧命真傳  
資政殿稽仲安邦  
飛雲峯天女顯靈蹤

# 後水滸 (三)

## 第一百五回

雲天彪收降清真山

祝永清閒游承恩嶺

卻說宋江正在攻擊召村，忽聞陳希真兵馬奪取蒙陰，宋江大驚，急依吳用之計，將全軍退出召村，屯住蒙陰北境，正思對付希真，忽接到清真山告急的文書，知是雲天彪會合歸化三莊，直攻元武關，十分危急。宋江大驚，再細看那文書，原來馬元因屢次請救不至，句語十分怨恨。宋江看罷，吩咐來人且退，宋江請吳用入後帳，宋江道：「我從此失清真山矣。」吳用道：「若論地利，清真山爲我東路險要，若論人材，馬元如何抵得過魯武李三位兄弟？且我此刻若還救清真，陳希真必乘勢會合召村，來奪我新泰萊蕪，那時魯武李三人必不生還，而我又連失三城，兼且清真山未必救得，滿盤敗着矣。」遂假對清真來使道：「本案救兵卽日傳來，不速去回報頭領，教他放心堅守數日。」來人應命去了。宋江對吳用道：「此信若被希真得知，吾事去矣。」嚴肅隊伍，申明賞罰，約束衆軍，擺齊明晃鎗砲劍戟，直抵蒙陰城下。震天震地的一聲吶喊，一陣連環鎗心，震得蒙陰城巖岌動搖，一枝響箭縛了書信，射上城樓。此時希真已到過召村，因宋江已退，便回城與永清守，在城上督兵守備，接到響箭，希真便與永清在敵樓上接看書信，只見上寫着：「宋江今日有死無生，謹率士卒親詣城下，恭候道子戮戮。道子如以爲未足，願盡傾敵寨之人，以供軍前斧鉞。現有敵寨兄弟三人，被留召村，道子可先取以快心。」道子意下何如？今日卽求明示。」希真看罷，對永清道：「賢婿猜此賊來意，何如一永清道：「有甚難猜，顯見此賊有意外之變，進退不可，故爲死地求生之計，其意不過求還他三兄弟，卽捲



申東兵而退矣。但我偏不由他計算，我但堅守城池，不去睬他，看他何如。」希真笑道：「計怕不妙，但人急懸樑，狗急跳牆，我們抑勒他太甚，萬一失機，悔之晚矣。我君不如權讓他一籌罷了。」便寫起一封書道：「頃接公明來書，尊意盡悉。退出召村者，萬不得已，而專事于希真也。屯北境者，示有新萊二縣，將勉與希真久持也。來示提及召村者，欲希真以尊意致召村也。夫公明既有意外之虞，進退不可，希真亦何忍乘人于危，爲此已甚之舉。但希真既受朝廷褒寵，欽賜忠義字樣，而畏公明必死之怒，引軍退避，殊非所以副朝廷忠義之責望也。願公明熟思之。」永清看罷，稱妙，便將信縛在原來響箭上，射出城外。宋江得信，大爲驚疑。吳用道：「我看此信，他亦有畏我之心。只是他不知尙有何事要勒指我。且退軍三十里，差一能言舌辯的人，與他面議，便知端的。」宋江依了，便退軍三十里，着帳下一頭目入城去見希真。須臾，那頭目轉來稟道：「陳希真述召村之意，如要還三頭領，必須調還新泰萊蕪。小人答言：頭領如要照舊例，金珠取贖，宋頭領無不遵命；若有他事勒指，那被留的三位頭領，任從處置。願頭領明示戰期。小人說到此際，那陳希真口出蠻言，小人却不肯應許。」宋江吳用問是何言，頭目道：「陳希真說金銀是要的，更要大王立一盟約，寫明自今以後，永不敢再犯蒙陰。如再犯蒙陰時，但有頭領被擒，立即凌遲碎割，雖百萬金珠，不准回贖。三面言定，後無翻悔。大王想此等狂言，如何聽得？」吳用道：「你何不也勒他不許犯新泰萊蕪？」頭目道：「小人何嘗不說，那希真只信口亂說。這是要看的，勢有可奪，不得不奪。」宋江大怒道：「這賊道欺我太甚！」吩咐攻城，忽又停令，退入後帳。吳用商議道：「耐耐陳希真這賊道如此抑勒我，我若不依他，三兄弟必不生還。我若與廝殺，枉是勝負難料。勝不得一發吃虧。我若依他，寫出如此盟約，豈不是損我梁山一世威名？」吳用道：「這真難事。况且雲天彪攻清真山，將次得勝，他若聞知此事，乘勝來襲新泰萊蕪，我仍是束手待斃。」宋江道：「如此怎好？」吳用沉思半

响道：「英雄有忍辱之時，既不救清真，又失却三個上等兄弟，我此來爲甚事，沒奈何，只得依了他。我但能守得新萊二縣，再看機會。倘蒙陰有可乘之隙，背盟何妨，那時揚眉吐氣，以償今日之辱。」宋江長吁短歎，只得點頭，又恨道：「何日得生擒雲天彪、陳希真，并召村一般烏男女，劈屍萬段，方泄吾恨。」因復遣使人蒙陰城，允許金珠并盟約，兼乞還襲丁二將首級。希真大喜，便將襲丁二首級，用香木匣盛好，交付來人道：「已死減半價，五萬金珠一個，價無二言，望忽失信。」發付來使，訖并知會召忻，先放還武松以示信。宋江接到兩處交還的死活三人，又聽得希真這樣言語，懊惱不可名狀，對衆頭領道：「這賊道如此可惡，我誓必有以報之。」衆頭領無不忿怒。武松涕泣道：「皆由兄弟們不肯出力，以致大哥如此受辱。」宋江道：「賢弟何出此言。但兄弟得生還，吾願慰矣。」武松感悅無地。宋江肉也疼落的，押出五十萬金珠，將四十萬送與召忻，十萬送與希真。那召忻建着欽賜軍功防禦職銜的旗號，希真建着欽賜山東忠義勇士的旗號，各自盛陳兵衛，到了地頭，與宋江昭告天地，歃血爲盟。宋江寫了盟約道：「梁山義士宋江，與猿臂寨義士陳希真，召家村義士召忻，共昭告于天地神明，日星河嶽，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宋江因厭棄蒙陰兵馬車徒，不復涉蒙陰之境，如違此盟，明神殛之。」希真目視召忻而笑，竟收其盟約，送還魯達、李達在壇上宴會，盡歡而散。

希真歸途，謂召忻道：「此盟約原不足爲憑，然我料此賊必不敢再犯蒙陰矣。」召忻道：「何故？」希真道：「賊至此地，犯縣城必虞貴莊，犯貴莊必虞縣城，賊于此失利，二次矣。况馬陘未必不赴援敵寨，亦分當呼應，是以料其必不來也。」召忻大喜。希真道：「雖然如此，亦不可不防，總俟新泰萊蕪恢復，方可無憂。」召忻領教，探得宋江軍馬一齊退出蒙陰，召忻便請希真翁婿父女，同到村中治筵申謝。希真命樂氏兄弟守蒙陰，自己同永濟、龐卿到召家村。高梁、遼麗卿入內鼓談。希真與召忻商議，將恢復蒙陰之事，具稿通報說鄉勇同

生公憤，會勦賊人，請委員弁來城收復。稟摺做就，開筵暢敘。內廳清香亭麗卿爲客，高梁諸女眷奉陪，桂花等四個了環隨麗卿同來，見了舊主，一同衆女使服侍，外廳還醇堂希真、永清爲客，召忻、史谷、恭花、貂金、莊奉陪。召忻又吩咐送席至城內，請欒氏弟兄。希真遜謝，酒闌席散，希真方聞知雲天彭攻討清真山之事，希真喜道：「這番蒙陰可以無患了。」便對召忻道：「小可與召兄同去助雲總管一臂。」召忻欣然願往。希真等在莊歇了一宿，次日，便議點兵。永清道：「泰山此去，還是助戰，還是助個聲勢？」希真道：「助戰利否？」麗卿道：「我們去幫幫雲叔叔，多斫幾個頭顱。」永清道：「助戰未免蛇足，我們不如直趨新泰，敵人不動，我亦不動。若敵人去救清真，我便攻新泰。」希真稱是。召忻道：「賢翁堵兵法，真不可及也。」便一而差人費了收復蒙陰，擄上都省，一面會齊猿臂、召村，兩處人馬共一萬，希真、永清、麗卿、召忻、高梁，統領全衆，一齊到蒙陰北境小汶河上，將船河盡拘北岸。這裏旌旗蔽日，鼓角喧天，扎成一字寨柵，專聽梁山信息。

那宋江、吳用，快快提兵，退入新泰，聞知清真山尚未失陷，正商議撥兵去救，猶豫未決，忽聞猿臂、召村，兩路大隊兵馬，直抵小汶河屯扎，分明是牽制他，不許救清真之意。恨得宋江如窗紙上的凍蠅，一頭無撞處，只得好好修理城池，一面千賊道萬賊道的痛罵而已。

且說雲天彭自從去年七月會台正一鄉勇，攻清真山，誘敗梁山之後，料此後攻清真山，梁山必不敢來援，便於十月十二月接連兩次，攻擊清真，梁山果不敢發救兵。那馬元因梁山無救，十分危懼，幸喜天彭把兵退了，方能兢兢自保。雲天彭于本年春初，日日操演人馬，整頓軍伍。這一日，正在署內飲酒觀書，雲龍侍立，忽見庭前樹梢長風颯颯而來，不移時，大風怒號，刮得枝條柯葉，盡行西向。天彭停杯仰觀道：「東風至也。」回顧雲龍道：「那年你說火攻清真山之法，今番却用得着了。」雲龍大喜道：「今番東風，防有大雨，宜火速興

兵爲妙。天彪道：「正是。」便傳令尅日與師。傅玉、風會、雲龍、歐陽壽通、聞達、李成、胡瓊，都隨了天彪，統領一萬二千人馬，浩浩蕩蕩，直向清真山進發。一面檄調歸化三莊、哈蘭生、哈芸生、沙志仁、冕以信，率領鄉勇，同來助戰。一路東風浩大，天日清明，不日到了清真山。雲龍稟道：「連日東風，恐賊人東山先有準備，我等宜潛師進攻。」天彪道：「何用潛師？」便傳令大小三軍，一齊直攻元武關。這番不比從前，衆軍輪流攻打，端的十分緊急。那馬元與衆頭領策衆死命守住，足足攻了一日，相持不下。至晚，天彪收兵回營，安排晚餐畢，天彪傳點陞帳，聚集衆將，命雲龍、歐陽壽通帶五百名軍士，十萬枝火箭，到東山放火。命沙志仁、冕以信領五百鄉勇，多攜帶鼓角，去助雲龍，吶喊揚威。——不必定求攻破，只要引得賊兵去救，有逃來的，非捉卽殺，便算功勞。命傅玉、哈芸生預備木驢地雷，只看守關賊兵亂動，便去攻關。命風會、哈蘭生帶領步兵埋伏，只待關破，便衝殺進去，分派已定。天彪領開達、李成、胡瓊，大兵都退後伏了，只扎空營，讓賊兵來探。

却說馬元同周興、皇甫雄，見天彪利害，緊守元武關，教來永兒、赫連進明把守東山路口，一面飛報梁山求救。當夜五更天，望見東山火起，飛報有官兵殺來，順風放火，掌管壘木滾石的孩兒們，都把守不住。馬元大驚，對周興等道：「天彪見元武關攻不破，移兵去攻我東山路口，那裏雖有永兒進明兩位兄弟把守，恐官兵勢大，我等快去救他。」周興道：「我等都去，恐他這裏來關營口。」馬元使差人打探天彪，果是個空管，裏面都虛張燈火。馬元道：「這廝果然去偷我東山路口了。」忙同周興、皇甫雄帶領大半嘍囉殺奔東山去，只留一小半人守關。那時彤雲密布，狂風大起，望那東山火勢，蒸天價通紅。傅玉、哈芸生望見關上人少，急駕木驢，直衝關下，每一木驢內，只藏掘子軍二十名，地雷兵二十名，點齊火把，一聲吶喊，將木驢推到城根。傅玉、哈芸生身披軟鎧，手提鷹嘴斧，各在木驢內，親身率領士卒，一齊動手。關上賊兵忙來救護，後面雲天彪，聞開達、李

城，胡瓊大兵擁到，令烏鎗兵雨點價的望上打，關上賊兵站脚不住，忙飛報馬元，一面用防牌擋抵烏鎗，將千斤石推下。傅玉哈芸生早已將地雷栽好，撤回木驢，沒多時，地雷轟發，好一似地裂山崩，那關上敵樓女牆，夾着賊兵的屍骸，連排價倒下來。風會吟蘭生見地雷得勝，便領步兵殺入關來，天已大亮，天彪大驅兵馬擁進。馬元聞知元武關有失，大驚，忙轉身來救，正遇官兵兩下混戰，風會回陣上馬，賊兵奔走辛苦，怎敵官軍勇猛，周興措手不及，被哈蘭生一銅人打得頭顱粉碎，死於馬下。賊兵大敗，官軍乘勢掩殺，風會鋒衝冒險，追殺賊兵，馬元皇甫雄退入松門關。風會勇猛，只顧追去，不防山凹裏鎮山砲橫打出來，一聲響亮，前隊官兵有二百多人中砲，屍骸平地掃去，砲子從風會馬頭上飛過。風會大驚，忙收住人馬，後面天彪傅玉等都到。風會訴說如此，天彪道：「這廝巢穴本不易掃，今已得了他的元武關，險要已據大半，且就此安營下寨，再作計較。」風會道：「乘這廝喘息未定，待我帶部兵去搜山，這裏一面奪他松門關。」聞達、李城、胡瓊聽了，都精神奮發，一齊願往，請令定奪。天彪依了，便命傅玉同哈氏兄弟助風會去搜山，將四山砲兵盡行殺散。聞達、李成、胡瓊便統大兵搶關，歐陽壽通冕以信領得勝兵回營。歐陽壽通稟道：「賊人東山樹木盡皆燒燬，大公子望見賊兵已亂，便與沙志仁奮勇殺人，沙志仁將赫連進明刺死，小將斬得來永兒，冕以信力殺百餘人，現大公子偕沙志仁領兵一半，直攻賊人東關，特遣小將等來請令。」天彪大喜，即命歐陽壽通冕以信領生力軍官兵鄉勇各五百各前去。

馬元、皇甫雄十分震懼，看看天色，只見油雲密布，微雨東來，馬元滿望大雨降下，官兵廝殺不得，庶可遷延，以待救兵，誰知是日，只微雨數陣，地皮都不能濕，馬元急極，與皇甫雄勉力支持。天彪見官兵攻關不能取勝，傳諭衆軍，權且將息，等待次日復攻。接連攻了兩日，馬元已接得告急人的轉信，以爲梁山救兵，不日就到。

又勉持了四日，馬元對皇甫雄道：「看來梁山救兵，又不到矣！不料宋公明如此不仁不義，前番不來，猶推路遠，今近在蒙陰，猶不肯來救，不知出自何意。」皇甫雄道：「可知是哩，我們並沒有怎麼得罪他。」馬元道：「我知此地艱難支持，雲天彪智勇俱全，手下無一弱將，我們六人已經失了四個，如何抵敵得住？依我愚見，不如竟獻了此山，我二人投誠五國，亦是正理。」賢弟意下如何？」皇甫雄道：「小弟亦作此想，但不知雲天彪肯否准降？」馬元道：「那事容易，我先修下一封降書送去，他如允准，不必說了；如果不允，再作計較。」二人商議已定，即刻寫了書札，差人送至雲天彪營內。雲天彪正與諸將商議攻取之策，忽接到馬元來信，拆開看時，方知馬元獻地投降，便與衆將議定，將馬元文書批准發回。馬元、皇甫雄接閱大喜，當日就命衆囉囉棄寨下山，衆人也因殺伐太重，皆願投降，一行大衆都到雲天彪營外，營門將校領馬元、皇甫雄入營進見。天彪排齊儀仗，陞帳接見，二人跪下叩首，天彪吩咐左右扶起，賜坐。二人自陳罪狀，天彪慰諭勸導，二人涕泣沾襟，自恨投誠太遲。天彪就命留在帳下聽用。馬元、皇甫雄見天彪如此寬洪度量，各自喜相見了各位將官。天彪安插了降兵，犒賞三軍，大開筵宴，衆將皆大喜。

天彪道：「近聞宋江佔據新萊二縣，其志不小，幸賴衆將之力，收得清真，斷其要路。此山必不可虛棄。我意就於此山屯重扎兵，設將鎮守，面探賊一人行止，以圖恢復二縣，諸將軍以爲何如？」衆將皆佩服。天彪遂將收降清真山情由，并欲於清真山設營置兵之議，一面詳報都省，一面恭摺奏聞。天彪慰勞哈蘭生等四人，命其先領鄉勇回村。風會命聞達、李成、胡瓊，領六千人馬，屯扎清真山，恭候旨下，再行定奪。天彪與傅玉、雲龍、歐陽壽通，率領官兵，并馬元、皇甫雄，一千降兵，一齊回鎮。魯太守出郊迎接賀喜，各歸職守，恭候聖旨。

那宋江聞知清真山已降，也只得歎了一口氣，自問難以兩顧，亦出於無奈，只得與吳用趕緊修理新萊

二城商議鎮守之法。

那陳希真召忻等在小汶河口，聞知雲天彪收降馬元，并於清真山置設重兵，便與召忻拱手道：「恭喜，蒙陰永保無患矣！」原來清真山距萊蕪縣不過百餘里，此處有重兵扼住，宋江斷不敢越萊蕪而圖蒙陰矣。召忻大喜。

此時都省已有員弁下來，收復蒙陰，樂氏弟兄交了城池，召忻高梁謝了希真，收兵回莊。陳希真祝永清、陳麗卿、樂廷芳、合兵一處，回歸山寨。希真道：「近來連日東風，天色陰霾，漸漸潮濕，日內恐有大雨，宜作速起行爲妙。」希真、廷芳、廷芳先行，永清、麗卿後發，迺至承恩山。希真等已過山南，永清、麗卿還在山北。天色已晚，名自安營，慈息。永清、麗卿在帳內張燈飲酒，閒談軍務，因而議論宋江、麗卿道：「宋江那厮軍裝，端的十分精緻，莫說別的就是這幾枝箭，枝枝都是上等材料。」永清道：「宋江那厮的輔佐端的智勇俱備，要平定他，未知何日。」麗卿道：「兄弟，你要好箭，我倒看得一處有好材料。」永清道：「何處？」麗卿道：「就是這山的東面，無數竹枝，枝枝都是好箭材。我來往數次，看得分明，待明晨稟知爹爹，我就同你來採辦。」永清應了，又說了些閒話，酒闌歸寢。

次日，永清差人將採辦箭料之事，告知希真，希真准了。永清便委軍匠贖了銀兩前去，麗卿道：「你我何不親去一走？左右沒甚斷續，前去看看景致也好。」永清笑而點頭，便吩咐偏將看守營寨，自己與麗卿換了常服，帶了隨身伴當，騎上頭口，由承恩東嶺而行。到了天環村，果然竹林茂祕，永清便吩咐軍匠前去採辦。永清、麗卿并馬遊行，觀玩山景，一路行來，果然山清水秀，永清、麗卿現賞了一回，忽見四山雲氣密布，巨雷碾轉，萬木無音。永清道：「雨來也！」急忙避入一所山閣，侍從人都到了閣下，頭口拴在廊邊，永清、麗卿登閣，只見

震天震地的一個霹靂，直向正西打去，雷火加拷，斗大小照得四山通紅，金光百道飛射，大雨傾盆直下，但見萬山樹木，隨着雲氣連排價奔去，雷聲隆隆，撼得山樓動搖，簷前一片白茫茫的接到天邊，不辨村莊屋舍，只是怒濤洶湧，足有兩個時辰，雨勢漸漸小來。永清看那山閣卻裝摺得精雅，壁上有無數題詠，永清一一細看，直看過後窗去了。麗卿靠了欄杆，光着眼看那閣外雨景，雨勢已小，望見前面一箭之地，一所籬落人家，三間廬舍，一方天井，簷前水溜飛瀉，靜蕩蕩不見一人。須臾忽見兩個孩子，抱出一隻泥老虎來，耍子耍了一歇，忽然走進去了，遺下那隻泥虎，只見左邊走出一個略小點的孩子，看見了泥虎，順便捧了去。那起先兩個孩子，忽然走出來了，便來奪了泥虎，那小的孩子便哭起來。只見裏面走出一個婦人來，不問事由，將那兩個孩子，一掌一個，麗卿看了，心中便有些不平。只見那兩個孩子，也哭起來，叫道：「姆姆！他偷我的老虎。」那婦人大喝道：「老虎現在你手裏，他幾時偷的？你這樣放刁，大來還當了得！」便又是好幾掌，喝令跪下。麗卿大為惻然，只見婦人身邊走出一個俊俏的小孩子，看了一看，飛跑到右間房子裏去了。須臾那個俊俏孩子，同一個十三四歲女孩子出來，那女孩子只在右間房門口，哭着叫道：「他是沒爹沒娘的人，只靠着你姆姆，你朝也打，晚也打，抵椿弄殺他。」那兩個孩子兀自跪着哭。那婦人聽見那女孩子發話，便大罵道：「你這小賤人，做了個姐姐，不曉得教訓兄弟，倒來我面前放肆！小時不禁壓，到老沒結煞。」麗卿方知是伯姆凌虐孤兒，心中大怒，只見那女孩子氣得面孔紫漲，便向籬邊叫一聲：「二哥哥，快來救我兄弟。」只見那籬邊走出四個大孩子，都是十多歲的，望雨裏洗濕透漚的跑過來，一齊發話道：「你這老賤人，這樣行爲，雷公公來擊殺你。」不問事由，一手一個，把那跪的孩子抱出來，只見那婦人大怒道：「要你們這班小嘍囉來管閒賬。」趕出來一手一個奪去，可憐那兩個孩子，雨地下跌成兩個泥湯團。麗卿怒不可遏，便回顧尉遲大娘道：「你快與我



捉這賤人來，我問他。」永清忙過來道：「姐姐爲甚事？」麗卿道：「兄弟！你不看見這賤人的可惡。」便連催尉遲大娘去捉。尉遲大娘下閣，領幾個伴當，直奔到那所籬落去，撲進堂前。那婦人大吃一驚，只見裏面走出一個漢子來，大喝道：「甚麼人，到我家來亂闖？」吃尉遲大娘照臉一掌，跌在一邊。尉遲大娘喝道：「猿臂寨陳小姐要拏人，誰敢阻當？」把那婦人從兩地裏水拖醃菜的提出來。只見一個小後生趕出來，叫道：「老奶奶！老奶奶！你說的陳小姐，是不是祝玉山郎的夫人？」尉遲大娘道：「是的，你問做甚？」那後生道：「老奶奶請緩一緩，我是玉山郎的至好，容我去討個分上。」尉遲大娘便立定了，「玉山郎不在上面。」尉遲大娘道：「都在前面山閣上。」那後生道：「老奶奶請少停一停。」便張傘着履，飛奔山閣來。永清在閣上看見，叫道：「魏賢弟！從那裏來，請上閣來。」那後生上閣，與永清各唱個喏道：「一向闊別了。」便指麗卿道：「這位就是嫂夫人？」永清道：「正是拙荆。」魏生便向麗卿唱喏道：「嫂嫂奉揖。」麗卿忙答了個萬福。永清與魏生對坐，麗卿坐在下首。麗卿問永清道：「這位叔叔是誰？」永清道：「這位姓魏，是小弟世交，他的尊翁與先君最爲莫逆。」便對魏生道：「賈弟久別，一向何處爲何，從此地經過？」魏生道：「一言難盡。自從那年尊府慘遭奇禍，家君不勝驚駭，又無處探聽仁兄消息，正憂得苦。家君是年徙居兗州甌山，後聞足下托足猿臂寨，得贅姻子陳道子先生，驚喜相半。近日聞知貴寨戮力王家，再救蒙陰，慶邀天恩，真可喜可賀之至。自兗州陷賊，家君急欲遷移，奈肺病纏綿，起居不便，是以輜輳匿輝，與賊爲鄰。那李應時來親近，卽吳用亦見訪數次，家君以病爲辭，不與濶跡。邇年家舍寒微，小弟不得已遊幕諸城，近因東人解職，弟繫念家君奉侍之人，爲此兼程還舍，于此地遇雨，避居十表嫂家。方纔婦人，卽你弟之表嫂，不知因何事得罪於尊嫂，以致尊嫂見怒。」麗卿道：「他原來是叔叔的表嫂，他底護親兒，凌虐孤姪，叔叔你想，可氣不可氣？」魏生道：「原來如此，待小弟

去勸誡他。這裏望嫂嫂看小弟薄面，暫恕這個。」麗卿道：「煩叔叔向他說，下次奴家統兵過此來，察來訪，他若不改，立提軍前斬首。」魏生道：「嫂嫂尊諭，小弟定去傳述。」麗卿便吩咐左右道：「你去向尉遲大娘說，看魏官人面上，權饒恕這賤人。」左右應了，下去。通知尉遲大娘，放了這婦人，一同上來復命。魏生稱謝了麗卿，便與永清敘談，十分知己。只見雨已往點，永清請魏生到山北寨內一敘。魏生道：「小弟繫念家鄉，歸心如箭，仁兄處容異日再來厚擾。」永清知不可留，便道：「賢弟歸路珍重，尊翁處叱名請安。」魏生告辭而去。永清麗卿並馬回營，當晚軍匠解到箭材，又在承恩山北歇了一宿。次日拔寨起行。永清想此番閑遊，倒待知了魏老叔住在兗州一信，心中甚喜。

只因這一信，有分教：一介生書，顛覆得蛟龍窟穴；子遺庶系，施放出震電雄威。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一百六回

### 魏輔樑雙論飛虎寨

### 陳希真一打兗州城

却說祝永清在承恩山天環村，得知魏老叔住在兗州一信，心中大喜，便與麗卿統領本部，拔寨回山。一路不必細表。不日到了大寨，知希真等已早到了一日。永清麗卿等一同上山，見了希真，隨即卸甲韜戈，安兵刷馬，大開筵宴。席間，希真對永清道：「賢婿可知本寨出了一樣奇貨？」永清麗卿齊問何物。希真道：「磁甯局內，今番窰變，變出一張磁牀。據總局頭知候達說，此牀四週的柱脚欄杆，有上等塑手澆塑得出，至於花紋楞角，格眼玲瓏，這般細緻，雖通天下尋不出這樣好塑手。四面裏外花卉人物，雖書畫家極好手，亦不過如此生動。這還不奇。那牀額上十二面磁鏡，日裏看不過是潔白磁面，夜裏却滿室生明，可以奪燈燭之光，細看實是

磁面。據侯達說：「磁上掛油，能令黑夜生光，祖上傳說如此，實不曾看見。今現在安置西廂房內。」永清麗卿一齊要去。衆人同進西廂房，只見一張磁牀，高六尺，長七尺，闊四尺，一體渾成，毫無接筍，玉福攢壽，四角花藻玲瓏，剔透的天花頂，前簷垂着一帶參差玉柱，中嵌十二面磁鏡的牀額，六枝羊脂白玉也似的大圓柱，西洋杜的欄杆捲雲牀脚，裏面細花裝出湘紋席模樣的牀面，渾身淡描細畫，端的界線分明，花紋清刻，實是希有之物。永清麗卿一齊喝采，歡喜得麗卿坐在牀上，只是笑。希真道：「侯達說這樣奇物，可惜急切沒銷售處。」麗卿道：「不要銷售了，這張牀，把與孩兒罷。」永清道：「小婿倒有一個銷售他去處，可以得大利息。」希真問何處，永清道：「容酒後密稟。」希真早已會意，大衆出了西廂，重復入席，盡歡而散。

希真喚永清進內問道：「賢婿，你方纔所說，莫不是要將此物，送他到兗州去？」永清道：「正是。」希真沉吟道：「賢婿用甚妙計？我却猜不出。那李應並非虞公，豈肯受我壁馬之誘？」永清道：「休在此物上設想。現在先叫孩兒們，四路傳言播揚，使各處知本寨有此異物，日後便可見機使用。這里先重賞募幾個樂死之士，放在一邊。這邊小婿另有個奇巧機緣，路上撞着，正欲與泰山商議。」希真大喜道：「甚麼緣巧？」永清道：「小婿有一個世交老叔，其人姓魏，雙名輔樑，是個豐宮老宿，與先君最爲莫逆。適纔小婿在承恩山天環村，與他的兒子途遇，始知其徙居兗州。」希真道：「你說起此人，我同他也會過一面。那時在東京，不知那一家朋友有喜慶事，——此刻想不起了，——我會與他同席。其人不是好酒量麼？」永清道：「正是他。他那時與先生吃酒，總是一罇起票的。」希真道：「彼時我與他一席之會，聽他談吐，端的是有學問的人。賢婿究知此人何如？」永清道：「此人才富學博，心靈智巧，善於詞令，江湖上的人，也有大半相好，不過性情之中，太梗直些，不肯趨炎附勢，所以有些勢利小人，反忌憚他。邇年因家運不振，門庭多故，家資也淡薄了，但爲人極愛朋友。」

泰山久欲與秀妹妹親往兗州，觀看形勢，因無寄寓之地，遲遲未行。今此公在彼，豈不是好機會？希真聽了，頓然心生計較，便問道：「令世叔才幹智謀何如？」永清道：「較之吳用，足可並駕齊驅。」希真道：「賢婿既說到此，意意不但借他作寓了。」永清沉吟一回，轉笑道：「泰山敢是要他作內線？此意小婿亦想到，據他令郎說他在兗州，大爲吳用、李應之所契重，他托病爲辭，不去瀾跡。只是他身分清高，性情恬退，未必肯從此役。」希真道：「且待我此去，說說他看，煩賢婿作起書札，容我前去。」永清應了退去。希真便與慧娘商議，往看兗州形勢，將永清的話，細細說了。慧娘喜道：「既有此位魏先生，我們看不轉的形勢，但問他也儘穀了。」希真亦喜。

次日，希真改扮了老儒生，慧娘改扮了少年公子，又教尉遲大娘改扮一個壯僕，以便貼身伏侍慧娘。四個精細心腹，嘍囉，扮作脚夫，教永清雇脚看守山寨。希真帶了永清的書信，一行七衆，三四頭口，一同起行。不日，到了兗州，徑投甄山魏居士家來。希真叫慧娘等靠後一步，希真帶尉遲大娘先到門首，向應門童子，通了一個假名姓，說有故人書信面交童子進去通報。希真已走進中庭，只聽得裏面痰咳之聲，一個五十餘歲的老者出來，相貌清奇，骨格非凡。希真一看，果是魏輔樑。那魏輔樑一見希真，便縐眉熟視道：「面善得緊，竟記不起了。」希真道：「小可在東京時，曾與閣下同席過的。」輔樑把眼泛了一泛，頓然記起，點一點頭，早已會意，便道：「張兄久違了。」二人各唱了喏，遜坐。希真便叫尉遲大娘招呼慧娘等進來相見，各道了假名字，假眷屬，輔樑隨口應答，心中早已瞧科，便邀希真等後軒敘話。吩咐童子看茶訖，便對童子道：「你看門去，不叫你不必進來。」童子應了出去。輔樑道：「道子輕身來此，定有非常事故。」希真便將永清的密信交出，輔樑從頭至尾一看，便道：「玉山賢姪之意，原來如此，仁兄既來，竟屈敝廬，權留信宿，不過茶相淡飯而已。」希真道：

「怎好打覺？」輔樑道：「都是至好，何必客氣？我不說褻瀆，君亦無須說攪擾。」希真稱謝。輔樑道：「仁兄乃心王室，不憚跋涉道路，輕身入探真穴，實可敬之至。但兖州百般堅固，李應又是將才，誠恐未能恢復。」希真道：「依兄所論，莫不成把王事棄置了罷休？倘其中另有高見，乞賜示一二。」輔樑道：「吾兄且慢，小兒少刻便來，弟當命其奉陪仁兄前去閱視。」說未了，魏生自外來，相見了敘話。希真等擾了午飯，輔樑便命魏生陪希真、慧娘，去各處閒遊。希真問輔樑道：「今日宜先向何處？」輔樑道：「東面錦陽關，關門陡立，中夾泗水，峻險異常，除飛鳥可以直上，惟西南飛虎寨一處，仁兄請往視之。仁兄高才，或有可乘之機。」希真謝教。當時三馬並行，迺到了飛虎寨，只見壁壘莊嚴，十分完固。慧娘看了一回，便登高阜，四路觀望，但見營汛烽火，無不如法。又順路走過兖州西門，希真與慧娘一面看望，一面沉吟，大寬轉走回觀山，輔樑迎入敘坐。輔樑道：「仁兄觀飛虎寨何如？」希真道：「難，難，昔商之興也，伊尹在野；周之興也，呂牙在殷。今此地無內應，斷難破得。」輔樑聽了這話，心中早已有些明白，只扯開泛論事，希真亦未便下說。晚膳畢，又暢談一切，各歸臥室。夜間，魏生對輔樑道：「孩兒觀陳道子端的忠誠可敬，此番探視兖州，左難右難，其意實有求於爹爹。爹爹何不勉爲陳元龍賺呂布之事乎？」輔樑歎道：「我非不知，亦非不能，但人各有良，李應雖是強盜，待我未嘗失禮，我怎好算弄他？」魏生亦不再說。

次日，黎明，慧娘起來，對希真道：「姨夫昨日說魏公，我看他有點心動。姨夫今日必須極力兜他來。有此人在兖州，那怕鎖陽關是生鐵鑄成的，也要打破他。」希真點頭，梳洗畢，登廳復見輔樑，故意與輔樑談得投機，陳說肺腑。希真便乘勢將李應契重他的話，問了一句，輔樑便將李應怎樣禮貌自己，怎樣瞧他不起，怎樣泛常應酬他的話說了。希真便又泛論古今興亡得失，以及賢才不遇之事，說到分際，希真便接口道：「卽如

吾兄，如此學問，如此才智，不能見用於王朝，小弟亦代爲抱恨。」**輔樑道**：「功名富貴，我倒也看得平淡；所可歎者，世事不平，人心顛倒，只管趨財奉勢，不顧曲直是非！況且我輩命運不佳，亦無意出而問世。」**希真道**：「仁兄說那里話來！大丈夫生於今日，正當撥亂反正之時，至於命運一層，時有利不利也。叨在至好，奉勸吾兄，萬不可心灰。卽如我陳希真，吃盡多少苦頭，尚且不敢作退休之想，總想除奸鋤暴，報效朝廷。若吾兄年紀比我少壯，才能又在我之上，將來事業，正未可料，若就此懷寶迷邦，終於巖壑，希真不爲足下一人惜，竊爲朝廷惜之。」**輔樑愕然**，片刻笑道：「道子兄欲用我乎？我非不屑爲君用，不過我恬退多年，世務生疎。」**希真道**：「足下若不忍於李應一人，而置山東數百萬生靈於不顧，未免婦人之仁。總而言之，須看朝廷面上，吾兄決不可辭。」**輔樑道**：「也說不得了，欲報朝廷，不得不滅梁山，欲滅梁山，不得不取兗州；日後輔樑見李應於地下，輔樑亦有以藉口。然有二事，道子務要應允。」**希真道**：「願聞。」**輔樑道**：「一者，事成之後，乞留李應一命，望勿快心殲戮；二者，閣下勿爲輔樑敍功邀賞，以使天下後世知魏輔樑之除李應，非爲一身之榮，實爲朝廷除害也。」**希真**知其意不可奪，一一應了。**輔樑道**：「先請教道子妙計。」**希真道**：「正要先求指教，吾兄何出此言？」**輔樑道**：「非也。梁山畏懼吾兄，上年宋江於李應已有堅守不出之諭。近聞宋江在萊蕪尚未回寨，而鹽山解運之糧餉，被官兵所奪，鹽山又被官兵攻圍，十分緊急，宋江自問難以兼顧，特又加緊飛報通知兗州、濮州、嘉祥等處，諄囑堅守。仁兄想彼遵令堅守，輔樑將奈之何？攻敵者，攻其所必救，飛虎寨爲彼所必救之區，吾兄須自思一破飛虎寨之法，方爲盡善。」**希真聽罷**，便與慧娘絮議良久，道：「得之矣。」便轉身對**輔樑道**：「煩吾兄如此，可以集事否？」**輔樑笑道**：「仁兄此計，并能使其不及救，真是妙極。再依我如此，此定可集事。只有一事，尚須預備。」**希真問何事**，**輔樑道**：「尚須心腹勇士一員。」**希真道**：「此事容希真徐求之。」

當下密議，色色停當。希真、慧娘皆大喜拜謝。又飲酒暢敘。希真道：「費魏兄如許深心，希真一毫無報，何以自安。」輔樑道：「道子說部里話來，各爲朝廷大事，道子何必報我？」希真歎服不已，便道：「我等不便久留，就此告辭。」輔樑拱手道：「請了道子，征鞭三策，兗州寇盜一空矣。」

當時希真、慧娘辭了魏家父子，帶了衆人，出了飯山，一路欣欣得意而歸。祝永清迎接上山，知了這信，也是歡喜，便依計行事。慢表。

且說魏輔樑自送希真起身，到了次日，備乘轎子進兗州城，到報恩寺去一轉。拈香畢，尋寺內方丈僧開談。原來這方丈僧最趨奉李應，當日見輔樑到來，知輔樑是李應契重之人，李應屢請他不得進城，這番進來了，方丈接待十分恭敬，便問道：「老居士府裏轉來的麼？」輔樑道：「不曾。」那方丈聽了，便想獻勤於李應，便暗地叫侍者去通報李應。這聖款住了輔樑，談個粘長天，須臾聽得寺外鳴金喝道，報稱李頭領到來。方丈慌忙披搭大衣，出來迎接。李應道：「魏先生在那裏？」方丈道：「在禪房裏。」李應隨進了禪房，輔樑立起拱手道：「李兄久遠了。」李應大喜道：「貴恙全愈否？」輔樑道：「前蒙吾兄薦來張履初先生，的是妙手，小弟服藥二十餘劑，諸恙漸平，惟喘嗽未除，深蒙雅愛，尙未致謝。」李應道：「豈敢？」二人在禪房遜了坐，寺僧獻茶，二人敘談。李應便請輔樑到府中去。輔樑道：「小弟此來，便道不誠，今既與吾兄會遇，就此告歸，容異日專誠奉謁。」李應道：「先生直如此見外？」輔樑道：「非也。天色已晚，飯山路遠，吾兄不必留我。現在賤軀弱適，不時好來親近。」李應暗想道：「吳軍師教我招致此人，又誠我，我可以誠敬，不可強逼，耐他托故不來，今日難得這番機會，若放了他去，又不知何日進來哩。」便道：「日暮何妨，便請草榻委屈。」再三苦留。輔樑道：「如此說，小弟再不趨府，却是不恭了。」李應大喜，便同輔樑回府。方丈僧鞠躬合掌而送。

李應請輔樑進府時已掌燈，李應吩咐治筵，輔樑遜謝入席。席間，輔樑只是應酬閒談，李應想不乘此說他來，更待何時，便打起精神，與輔樑談得十分投機，便漸漸傾吐肺腑，只見輔樑口角漸漸有些鬆動。酒闌席散，請輔樑書房安置，李應竟不進內，與輔樑連床共語。漸說到公明哥哥忠義無雙的話，只見輔樑不覺深清歎服了幾句。漸漸論到軍務，輔樑卻遜謝不敏。李應道：「仁兄何必過謙。仁兄這般奇才，埋沒蓬蒿，豈不可惜！」輔樑道：「非輔樑不屑從事，實緣樗廢已久，世務生疎。」李應道：「總而言之，須看忠義面上，吾兄萬不可辭。」輔樑道：「既蒙仁兄錯愛，小弟苟有一隙之閒，無不奉告。至於弟生性疎野，吾兄若欲寵之以爵位，拘之以職守，是猶捉輔樑入樊籠也，斷難遵命。」李應十分歎服。

次日，輔樑道：「深擾，辭別回山一月無話。」

忽一日，李應在府內閒坐，只見鬼臉兒杜興領着一人，氣忿忿地進來。李應認得此人是杜主管的親戚，忙問道：「有甚麼事？」杜興道：「猿臂寨那夥人，直是天外的蠻子，大官人且問他說來。」那人便道：「小人是販運磁器的，是義興字號。因聞知猿臂寨磁器，較大衆價值格外公平，所以前去發運，已多次。這次，小人又帶了三千銀兩前去存買磁貨。那頭目侯達，忽然開出一盤賬來說，尙有前欠銀六百三十四兩有零，未曾清結，須得扣除。小人大詫異。那侯達遞出一紙憑票道：『正月裏你着人來取的，現有你義興字號的戳記。』小人叫苦道：『你着了誰子也！那個冒我的戳記來的？』那侯達便報怨小人疎忽，小人也報怨他疎忽。正爭嚷間，忽見一個頭領旗號，寫着鑣字，巡哨方回，查問甚事喧嘩。侯達與小人同去告知，那頭領便教委范頭領查核。那范頭領卻極和氣，說這賬既無對問，且權攔起，俟查出再行歸結。煩客人也去查查，這裏照常交易。到了次日，小人付了銀兩，正待裝載磁器，那鑣頭領忽差人來問小人與兗州李頭領是否有親，小人不知就里，便



答道：「與杜頭領略沾點親。」那人又問道：「磁器想是李頭領委辦的？」小人答言不是，那人便去。須臾，那欒頭領到來，大喝道：「老爺昨日見你面貌，已有些疑忌，你這厮原來是做細作的！」小人分辯幾句，那厮變了臉，罵道：「信你不得，快走！」那侯達便走出來道：「你這厮既不是好人，那六百餘兩，定要扣了去！」小人叫起屈來，欒頭領那厮發話道：「休要惹老爺們性發，把你那李……！」下文便是爺爺的大名，說「……」連首級也扣了去。」小人見不是頭，只望收回銀兩，那老欒道：「休想你這銀兩既是李某人的，除六百餘兩補前欠外，所存二千三百餘兩，作爲李某人租存首級之費。」那厮銀兩不還，磁器不付，竟把小人熱趕出來了。還有許多不堪的話，躑躅頭領。李應聽罷，那把無明業火，高舉三千丈，按捺不下道：「猿臂寨那班毛賊，有如此可惡！」那人道：「爺爺息怒，那厮還有一件可惡的事，小我不敢盡言。」李應道：「你只管說來，甚麼事？」那人道：「那厮還有一個頭領，姓祝的，將木頭刻做爺爺的像，教他嘍囉們演射作箭垛用。」氣得李應露躁如雷道：「我不把這厮們碎割，誓不干休。」便同杜興商議破猿臂寨之法。杜興道：「據敵親說，那厮有張磁床，有無價之寶，小人也有些聞知。」據他探得，那厮要把這床進貢，又有甚麼金珠十萬，獻與劉彬。此刻已打點起行。小人的想先劫了他來再說。」李應道：「是極。」那厮屢次詐我金珠，此仇尚未報，今番先劫他磁床以報金珠之仇。」那磁客人道：「小人來報正是爲此，爺爺取他磁床以報前仇，小人也出口怨氣。」李應即刻便派杜興立帶頭五百名嘍囉，飛速由泗河進發，去劫磁床。只見猿臂寨磁貢船隻已滿泗河渡口，中間一號大船，旗號上寫着「猿臂寨磁貢。」有四隻兵船護送。杜興見了，便一聲胡哨，殺上前去，那猿臂寨兵船內箭矢夾着烏鎗，驟雨飛蝗，價過來，怎當這邊將勇人多，孫立早已提鎗跳上大船，猿臂兵一半駕兵船飛逃，一半赴水。原來那赴水的，有劉慧娘的捍水毒箭，不會死的。只見梢後一個頭目，挾了一個拜匣，却錯跳過杜興。

的船叫聲阿呀，慌忙赴水，吃一個嘍囉奪下拜匣，那頭目下水去了。杜興孫立及一千人殺進大船，卻不見那磁床，遍搜船內，只得許多小色磁器，并四萬金珠，仔細一看，那船門上着貼一張條子上寫着：「猿臂寨磁貢前站第一號。」方知磁床尚在後站，杜興孫立自悔太鹵莽，使人探聽猿臂寨中站磁貢方纔出寨，今已聞變回轉。杜興二人料知等候無益，嘍囉呈上拜匣，一同回兗州。李應接了，也不高興，只看那拜匣九道銅絲纏札，三套鎖鑰封固。李應劈開看時，只見中有一角文書，李應吃一驚，細看，乃是呈上劉彬的，無非求其官家前幹旋，賞個大官等語。却有一個皮紙捲折的方勝，李應拆開看時，只見上寫着：「下城知士飛曹陳虎州希寨知真安府久排張思倭報安士効現一朝擬破廷擇竟今吉州得與便一兵同奇日力計內進數必剿月取梁之兗山前州伏已祈乞千大恩竟人準州檄三元捷報。」共計七十五字，衆人看了，盡皆駭然。看他有「破」「剿」「取」「伏」等字，料是祕密軍務，又有三「竟」字，料是有事於此地，却詳解不出他的句語。衆人互看多時，又喚部下頭目嘍囉，心思靈巧的來看。內中一個頭目細細看來，見三「竟」字下，隔兩個字各有一「州」字，恍然大悟道：「他原是隔三字成文的，怪道喚做三元捷報。」李應便教依他隔三字順下錄出，只見寫成：「下士陳希真，久思報效朝廷，今得一奇計：數月之前，已於兗州城飛虎寨，安排停妥，現擬擇吉與兵，日內必取兗州。祈大人檄知曹州知府張俟士一破兗州，便同力進剿梁山，伏乞恩準。」衆人看罷，一齊大驚，嚇得李應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正不知希真用出甚麼計來。李應凝思半響道：「我猜這賊道，必是弄奸細，不然斷無別計。快一面搜查鎮陽關，一面飛速通知飛虎寨鄒叔姪。」衆人稱是。李應道：「休亂。我等關上，素來盤詰嚴密，即有好細混入，必無多人，搜查甚易。」便一體知會二鄒，撥快役懸賞格，忙了一日，到了傍晚，忽見東南上烽火接連，直報到鎮陽關下，急得李應不知所爲。猛記起魏老先生，便速將此事備細

緣由寫了一封書札，差一人飛速赴飯山去。時已起更，李應疑定神志，親身彈壓關中，休教驚亂，嚴諭守城軍士，只顧防備外面。這裏面大街小巷，都派兵將鎮守，堵禦奸細出路。又傳齊水龍，準備奸細放火。安排妥當，等待敵兵。

那鄒淵鄒潤接得李應傳諭，使亂忙忙搜捉奸細，又見烽火報警，分外驚亂。忽報頭堡汎兵，捉得兩個奸細解來，方知烽火是奸細妄舉，並無來軍。鄒淵鄒潤心國稍安。看官你道這是何故？原來是劉慧娘的巧法，每人身邊，只帶尺餘長的砲筒，內藏幾括藥物，當時在他營汎傍施放起來，像煞烽火故意淆亂他的號令，又故意教他捉了去，好去帶信。那鄒淵鄒潤如何識得？便教傳進奸細來，再三審問，將要動刑。一個慌了，招出實情道：「陳頭領於數月之前，陸續有心腹勇士混進鎮陽關飛寨兩處，並買通本處土著，合計約有一千二百餘人，關中寨上，都如此。」鄒淵鄒潤大驚，便叫嚶囉領這兩人作眼，分頭去捉奸細。一面飛報李應，忽見烽煙又舉，二鄒疑惑，忙差人去探。探馬未及回報，猿臂兵馬已由別路抄到寨前，二鄒急忙登城守備，只見無數火把照耀，出大隊人馬，先鋒陳麗卿當先攻寨，祝萬年祝永清分兩翼抄出，烏鎗大銃，潮湧也似的捲上來，喊聲振天。那寨上賊兵，一面防外，一面顧內，紛紛淆亂，城中訛言沸騰，弄得二鄒忽而登城，忽而下城，城上大亂。猿臂兵由雲梯一擁而上，殺得賊兵屍滿城上，血溢濠中。寨門大開，陳希真劉慧娘變廷玉樂廷芳領中隊，劉麒劉麟領後隊，吶喊振天，擁入寨中。鄒淵鄒潤無心戀戰，亂軍中逃出，直奔兗州去了。

時方夜半，飛虎寨已破，希真大喜，與衆英雄一同入寨，留永清萬年廷玉廷芳領八千兵守寨，希真麗卿慧娘劉麒劉麟領一萬人馬，繞道過南山，直抵鎮陽關，距關二里，安營下寨。

那李應在鎮陽關，強打精神，親身彈壓，忽接得二鄒飛報，知烽火是假的，心中大疑，又知有千數奸細在

關內，心中大驚暗想道：「此信若一播揚，關上守備必懈，關中人心必亂。」便將此信捺下，諗來人快報二鄒勿亂，又戒切勿喧揚。來使應了去。忽報甄山去的差人轉來了，李應忙教傳入，那人喘呼呼的汗雨通流，走上前來，便把手掌遞與李應看。那時天氣炎熱，又兼急走之餘，大汗淋漓，掌上墨跡模糊，竟辨不出甚麼字。李應急問那人，那人答道：「是希真校槍，堅守勿保。」八個字。李應看了，尚有一半不悟，便問道：「魏老爺怎樣對你說？」那人道：「小人到魏老爺門首，急忙敲門，大叫李頭領有緊急軍務相商。只見他的少爺提燈出來開門，一面說他的父親，今晚喘嗽甚重，動揮不得。小人叩頭，呈上書信，說無奈何，且將此信呈上。魏老爺一看，那少爺道：「你坐一坐，待我遞進去。」須臾，一童子出來，叫小人快進去。引小人進了內房，只見魏老爺臥在牀上，忙叫小人舒開手掌，寫了這八個字，便叫小人快走。小人忙問何故，魏老爺道：「你只管快走，少遲定中那虧奸計也！我喘息少定，隨即就來。」小人不好再問，便飛速回來。」李應聽了，十分納悶，便吩咐快濃煎人參、胡桃湯，等待魏輔樑說未了，西南上烽火燭天，鎗砲震地，敵兵已到了飛虎寨。李應只叫得苦，料知陳希真利害，那敢發兵去救。未及四更，鄒淵、鄒潤逃來，知飛虎寨已破。五更將徹，希真兵已在關外安寨。李應只得督兵嚴守。忽報魏先生到也，李應大喜，如同患病人家，巴得名醫到家的模樣，忙叫迎入，魏輔樑便開口問道：「飛虎寨不曾失陷麼？」李應道：「子正三刻時分，已失陷了。」輔樑頓足嘆道：「仁兄如此將才，怎地今日沒主？張仁兄！但想他既是如此機密文書，難道不好報馬飛遞，務要同磁貢船同走？」李應恍然大悟，拜倒在地，發恨道：「使仁兄肯居城中，李應何至有今日之事乎？」輔樑道：「因這點破綻，滿盤是假，磁牀有意播揚，磁貢船有意誘劫，又有意描假圖記，捏稱欠項，尋杜頭領貴親的婢，有意教他傳言，激怒仁兄，而仁兄來札，反稱天誘其衷，軍機漏泄，真所謂聰明一世，夢懂一時也！」李應懊悔無及，便謂輔樑入坐，獻上參湯，問了起居。

便道：『爲今之計，奈何？』輔樑道：『飛虎寨已破，我們犄角已失，只有安撫民心，鼓勵士氣，堅守鎮陽關，再相機宜。』李應稱是，便傳令撤去盤查奸細之兵，並吩咐嚴緊守關。輔樑又道：『那廝既得飛虎寨，攻西門最便。』說未完，李應接口道：『那里先生放心，小弟已派將嚴守了。』輔樑道：『西山一路賣李谷，朱信店，陳通橋，送鄒君濤，仁兄發探子去過否？』李應道：『已差時遷去了，未來回報。』須臾，時遷轉來報稱：『那一路並無伏兵，李應大喜，便對輔樑道：『我想就從此路發兵去劫飛虎寨。』魏輔樑道：『仁兄精細，陳希真那廝不是好欺的。』李應道：『難得此路不設伏兵，不成坐業這好機會。』輔樑然髭沉吟道：『那廝必有所恃而不設伏兵，內必有甚麼奸計。』又沉吟一回，便對李應道：『小弟得一計較，未知合用否？』李應大喜，請教輔樑道：『那廝不設伏者，誘我攻寨也；其關外之兵，乃是待我去接應飛虎寨，使好搶關耳。不然，那廝趨西門最便，何苦繞道過南山，來此關下乎？小弟此猜，當十不離九。』李應道：『先生真料事如神也！但計將安出？』輔樑道：『今我即以假應假，竟發一枝兵由西山一路直攻飛虎寨，切不可鹵莽攻入寨中。那廝聞我攻寨，道我中計，必來搶關，殊不知我兵雖去攻寨，却並無大隊去接應，則精兵盡在關內，如何搶得我？卻突發奇兵由南山抄其左翼，再發奇兵出關北狹道山抄其右翼，關中出精兵直攻其前隊，那廝猝不及防，三面受敵，不敗亦只得逃走矣。』李應大喜，忙傳令點將。只見鄒淵鄒潤上前道：『小弟敗兵之仇，如何不報？小弟願領兵抄西山路奪飛虎寨回來。』輔樑道：『將軍休鹵莽，此去不必定求攻破寨子。』二鄒一齊厲聲道：『他好奪我的寨，我偏奪他不得？』李應道：『且聽魏先生的話。』輔樑道：『奪寨須精細，他若寨寨得快，必是奸計。』二鄒應了，心中好生不然，領令帶五千人馬去了。輔樑道：『再派兩員將前去，俟鄒將軍攻寨時，便抄南山襲希真左路。』李應便派解珍解寶帶三千人馬前去，再派孫立孫新領三千人馬出狹道山，襲希真右路。二孫領命去了。李

應親統大隊，登關上，傳號令，派精銳計已定，聽砲響，等得勝。辰刻發令，到得巳刻，飛虎寨果然連珠砲響，希真果然搶關，李應大隊殺出，希真等迎殺一陣，果然敗走。二孫二解，果然從希真陣傍殺出，大眾果然合兵，追猿臂兵馬，果然棄甲撤戈，落荒逃走。李應統大軍接應，果然大獲全勝。李應大喜，會合衆將，大吹大擂，掌得勝鼓，回關見了魏老先生，深深拜倒，稱謝，忽遠遠聽得飛虎寨百萬雷霆震響，急忙登關一望，只見黃沙蔽日，黑焰障天，李應大驚。

正是敗軍偏隨兵勝後，憂驚每逐喜顏來。不知飛虎寨到底怎樣了？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一百七回

東方橫請元黃吊掛

公孫勝破九陽神鐘

却說當日李應在鎮陽關上，望見飛虎寨煙塵陡亂，震響之聲不絕，大驚失色。魏輔樑登關一看，驚道：「此必地雷轟炸也。怎的二位鄒將軍不聽我言語，中了奸計？」李應及衆頭領聽了，無不駭然。不移時，有幾個敗兵逃來道：「不好了！飛虎寨敵兵堅守多時，忽然鎗砲絕聲，寨門大開，二位鄒頭領統衆入寨，那廝重復轉來奪寨。相持許久，那廝退去，全寨地雷轟發，鄒潤首先轟死，鄒潤急忙奪門逃出，不防脚下地雷又發，亦隨即死了。小人幸不當地雷道路，得以脫命。看那城門，已盡行轟陷。」李應聽罷，大怒道：「萬不料陳希真這賊道放出如此毒計來！」輔樑道：「二鄒真與莽鎗砲絕，寨門大開，顯是奸計。但此事却也奇怪，鄒將軍進城多時，地雷方發，點地雷的果是何人？」（看官原來這巧法亦是劉慧娘的名喚鋼輪火櫃。其法用五寸正方銅匣一個，下鋪火藥，上有一軸，軸上一輪八齒，每齒含一片利鋒瑪瑙石，旁有一枝鋼條，逼近瑪瑙尖鋒，那軸一頭有盤腸索，連着一個法條大輪，又一頭有小扳子捺住，旁設機輪，與自鳴鐘表相似，走到分際，撥脫了扳子，

那法條輪使牽動盤腸索，拽得輪軸飛旋，瑪瑙尖鋒，撞着鋼條，火星四迸，火藥燃發。

當日希真與慧娘等破了飛虎寨，欲依輔樑密計，詐敗一陣，以使輔樑深見信於李應，又不甘心空棄這飛虎寨，清晨差五千掘子軍，將各城牆上都栽埋了地雷，通了藥線，只等賊兵到來，便將十數個鋼輪火櫃，開好機括，四路按着藥線處伏下，棄寨而逃。二鄒不知就里，果中其計，當時地雷炸發，將飛虎寨城垣雉堞，盡行化爲灰燼，祝永清等重復入寨。廷玉到希真處報捷，兼請再攻鎮陽關。希真道：「目下未有心腹勇士，魏老人恐其掣肘，不如緩圖爲妙。」當下希真假攻鎮陽關，永清假由飛虎寨攻竄李谷，攻了五日，輔樑替李應設了一計，奪回飛虎寨，希真、永清一齊收兵，回歸山寨。

那李應因二鄒陣亡，飛虎寨城郭盡壞，懊悔之極，便對衆頭領道：「自今日以後，有不聽魏先生吩咐者，定以軍法治之。」衆頭領無不凜然。輔樑道：「陳希真那厮真是名不虛傳，他於既敗之後，尚能覆我偏師，毀我城池。」李應便請輔樑住城中，輔樑道：「小弟山野疎散，烟霞成癖，不樂羈居城市，吾兄必如此留我，是又拘囚我矣。吾兄勿憂，脫有風吹草動，小弟無不前來。」李應知不可留，因歎道：「先生真高人也。」輔樑辭別，仍坐着香藤轎回山。李應率衆頭領到飛虎寨，招魂哭奠了二鄒，安撫兵馬，一面差人將此事並輔樑謀劃，報知宋江。

且說宋江在萊蕪與吳用督修城池燧炮，又聞知天彪等俱已奉旨陞任，兵權愈大。清真山已奉旨改爲清真營，設兵一萬六千名，又調登萊青三府兵丁各一萬二千名戍守，合計清真營兵共五萬二千名。宋江吳用震懼，商議新萊蕪亦用重兵把守，便差人到山寨調花榮、史進、穆洪、黃信、朱武、楊林、鮑旭、孟康、陶宗旺、陳達、李忠、周通十二位頭領，帶十萬人馬前來，合計現在新萊二縣之魯達、武松、李逵、張清、楊雄、石秀、李俊、張橫、

歐鵬、鄧飛共有二十二位頭領。宋江便與吳用議定，派史進、朱武、陳達、鮑旭、孟康、陶宗旺、李忠、周通領十萬人馬鎮守萊蕪、花榮、李俊、穆洪、李達、楊雄、石秀、黃信、歐鵬、楊林領五萬人馬鎮守新泰。其餘發回山寨，仍守舊職。分派已定，吳用又教傳取李雲、湯隆、凌振三人前來，以便製造器械，令方發，忽接到一件信息，乃是鹽山急事。務原來宋江自那年鹽山敗績，施威、楊烈被斬之後，即派朱全、雷橫幫同鎮守。宋江與吳用商議，教鹽山且自堅守。俟這里東南兩處頭緒清理之後，再到北方用兵。又每年撥運梁山錢糧，去養給鹽山，以免其無食借糧。擾動官軍，所以鹽山一向平安。這日，今當有事，同時撞出兩起禍來。一起是梁山解運錢糧上的事。原來梁山運糧到鹽山，分兩路進發。一路由連河直達鹽山，一路由大清河出海口，海運送到。都係扮作客商，私通關津，一路無阻無礙。習以爲常。這日，那河北廣平府總管陶震霆，到清河縣閱兵，查出宋江連河解糧一事，大怒道：「我境下豈容盜賊私行運糧！」便飭將弁嚴拏將來。陶震霆手下豈有弱將，一聲令下，將弁飛速前去，將賊兵打殺無數。拏得幾個活的，交縣嚴刑審訊。方知宋江還有大清河一路解運錢糧。便飛速移咨山東大清河一帶將官一體查拏。適值張應雷調任山東濟南府總管，接得移文，大怒道：「官兵如此怕賊，還當了得我拏了他，看他敢來犯這濟南府！」便發兵由大清河追上，把宋江的糧船都追擊轉來。將宋江兩路錢糧，一概沒入官府。這是一起。還有一起，乃是鹽山自己撞的禍。那鄧天保、王大壽、朱全、雷橫，謹遵宋江的命，緊緊自守。無端有兩夥好漢，慕公明哥哥大義，要來入夥。因梁山路遠，就在鹽山結納。一夥是山東海豐縣蛇角嶺的頭領蟠海龍、秦會、噴霧豹、張大能、鐵臂熊、萬俟大年；一夥是河北吳橋縣虎翼山的頭領，拔山熊、趙富、攪海大將、趙貴、索命鬼、王飛豹、各嘯聚六七千人，兩家各在本山附近村坊搜括些油水作贖見之禮。到鹽山來聚大會。不覺驚動那位天津府總管鄧宗弼，即刻點起本部人馬，不取他處，直攻鹽山。那虎翼山趙貴、王飛豹率領



嘖囉來救，那鄧宗弼早已在他來路上埋伏停當，笨賊不知就里，正中其計，伏弩齊發，趙貴及一千人馬，俱死於亂箭之下。王飛豹領後隊，沒命鼠竄逃回。那武定府總管辛從忠聞報，也不同勦鹽山，便點本部人馬，攻討本治下蛇角嶺。諒那夥賊人如何對付得這位辛天將，交鋒一陣，萬俟大年吃辛從忠、蛇矛洞脅而死。衆賊大驚，退入山寨，死守不出。那鹽山兩路援兵俱斷，鄧宗弼兵勢浩大，將鹽山團圍圍住。鄧王、朱雷，四人力戰幾陣，兀自沒半分便宜，只得到梁山求救。盧俊義聞報，忙遣燕青、呼延灼領兵赴援。中途被張應雷邀擊，只得逃回。盧俊義差人到萊蕪報知宋江，宋江聞報大怒，與吳用商議道：「新泰、萊蕪形勢未成，軍師未可輕離，待小可親去一走。」便抽動新泰頭領楊雄、石秀，領兵八千名，由小清河出海口，沿海赴鹽山，與鄧宗弼大戰一陣。鄧宗弼兀自當不住，忽陶震霆領兵前來助戰，殺得宋江大敗，兵馬損折二千。宋江退入鹽山，官兵悉力攻圍。正在危急之際，忽然鹽山四面大霧，密密層層，迷得咫尺不辨人影，喜得宋江連稱天佑。忽報公孫勝軍師來也。原來數月以前，公孫勝因想起陳希真、九陽鐘利害，便辭了山寨，徑赴蘄州尋羅真人去。此日轉來，路過鹽山，聞得宋江被官兵攻圍，十分緊急，忙使個逼霧法擋住官兵……（既說到此，且將官兵如何措置，權攔一攔起。）

且說公勝孫那日到了蘄州二仙山，未進路口，遇見一個鄰人，知道老母半年前已經去世，公勝大驚，放聲大哭，奔到墓前，慟哭不已，坐了好歇，隨拔劍到紫虛觀來。守門童子遠遠望見，定睛一看，道：「清師兄，回來！昨日師父正說起師兄。」公勝道：「師父在松鶴軒麼？」童子道：「在那里。」二人一路說，一路走。公勝是走慣熟路，便進了紫虛觀，轉灣抹角，逕到松鶴軒來。看見真人正在雲牀上定性，公勝便參拜了，問了安，真人開言道：「一清，你也倦而知返了。」公勝道：「正是一向違了師範，未來請安。老母棄養，一切殯葬，

深蒙師父照應，『真人便與公孫勝敘話，却絕不問起山寨中事務，公孫勝未便開言，只得陪着諾諾答應而已。便在觀中淨室住下，早晚伺候真人。忽一日，真人論及形氣源流，公孫勝憶及九陽鐘一事，便請問道：『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正法邪法，同是一法，世有妄人，偷竊正法，以詐害萬姓，爲害不淺，他不具論，只恐有一種鍊就純陽異寶，絕非陰魅之倫，不畏烈日，不畏雷霆，不畏污穢，却公然於光天化日之下，肆其毒害，實無法以禦之。因想吾師有元黃吊掛，乃純陰至靜之寶，未識可以制之否？』真人道：『可元黃吊掛，乃先天靜一之無所成，故能以靜制動，以定勝囂，但我輩鍊此法寶，原爲深山修養，時捍禦外魔，若用此以與世人鬪法，竊恐外魔未除，內魔先起了。』公孫勝聽罷，遂不便再說下去。又是數日，公孫勝却耐不得，便對真人道：『東京陳希真，吾師知之否？』真人道：『陳道士乃得道之士，汝等遠不及也。』公孫勝道：『吾師尙未知其詳，現在他嘯聚猿臂寨青雲山兩處，害生靈，詐財帛，無所不爲。』真人愕然道：『陳道士怎麼也錯了念頭？』公孫勝道：『不但此也，他仗些道術，于要路祭鍊九陽鐘，詐害百姓，倘能破除了他，使他改悔，亦是無量功德。』真人歎道：『同是道中人，何苦傷些和氣，况且你急須回心，從此也不必再出山了。宋江明氣焰將終，汝尙不知悟耶？』公孫勝汗流浹背，從此不敢復則聲，退入私室，每靜夜思想真人之言，頗覺毛骨悚然，真人又每日與他談些元妙，如此多日，漸把公孫勝心猿伏鎖，意馬收韁，自此公孫勝使隨真人日日行些內觀之法，倒也靜而忘返。忽一日，羅真人赴隣縣一道友之請，吩咐公孫勝與童子看守洞府，真人去了三日不返，公孫勝在觀中，忽想來此一月有餘，未曾觀玩山景，遂信步出山門，一路松陰下轉灣抹角，各處閒觀清幽之趣，果然不減當年。在一亭下略坐，望見前面一帶樓閣，公孫勝認得是移情樓，便閒步過去，原來這樓已有人改造，較當年分外壯麗。公孫勝又閒步一回，不覺出了一片蒼莽長郊，公孫勝正欲回山，腹中覺饑，又去觀已遠，因想前面村市

人烟繁密，不如就彼買些糕餅充饑。便走到前村。忽聽得有人說：「我們去漁陽驛看鬧熱去。」公孫勝暗想：「是甚麼鬧熱？」吃了糕餅，便順路到漁陽驛，果然人頭挨擠，異常鬧熱。公孫勝就在一茶棚坐下，茶博士過來炮了一碗茶，公孫勝坐着聽那些人哄哄講動，方知是種經略征遼得勝，紅旗報過此也。公孫勝猛然想起梁山之事，心中暗驚道：「不好了！趙頭兒原說待老種征遼得勝，便要教他來奈何梁山，今番到其時了！耐雲陳二處，又專喜和俺山寨作對！我此來原爲求本師道法，先破那希真，本師不肯付法，如何是好？」想了一回，沒揣佈處，猛記起真人的話道：「既如此，且管了自己要緊，他們的事只好由他。」便坐下吃茶，閒看也是合當有事，忽聽得背後有人叫道：「你這人好無信，只說就來就來，等了你兩個多月不來，你那哥哥急壞了！」公孫勝吃了一驚，猛回頭看時，乃是兩個後生，自在那里打話，並非山寨中人尋來。公孫勝念頭被他提動，好生焦急，只得重復坐下。背後真有一人尋來，叫道：「清師兄爲何在這裡？」公孫勝回頭一看，只見一個道士從人叢中挨將過來，公孫勝定睛一看，認得那道士復姓東方，單名一個橫字，是通州白雲山師伯張真人的徒弟。當時相見了，敘了些闊別的話，便會了兩處茶鈔，兩人攜手出了茶棚，離了漁陽驛，到了一所避靜涼亭。東方橫道：「久聞師兄聚義梁山，今日爲何仍歸此地？」兩人本極知己，公孫勝便將陳希真九陽鐘怎樣利害，宋公明怎樣受困，自己怎樣來求元黃吊掛，羅真人怎樣不許的話，說了一遍。便道：「如今我只得再求本師借我吊掛，方可復到梁山。」東方橫道：「這使不得。令師既如此說，不可不依，將來誠恐悔之不及。」公孫勝道：「我非不知，爭奈宋公明哥哥處失了信，如何是好？」東方橫道：「既如此，待我假稱本師張真人之令，向令師借這吊掛與你，你去一破那鐘，隨即回來。」公孫勝道：「這使不得，豈可欺騙師長？」東方橫道：「且待我通州去了轉來，再作計較。」公孫勝便邀東方橫到前村沽飲三杯，又談些閒話。東方橫謝了，告別赴迎。

州去。公孫勝仍回紫雲觀。真人已歸，各無言語。過了半月有餘，東方橫自通州來，與公孫勝觀前樹陰下遇着，便在石上坐地敘談。東方橫問起元黃吊掛，求到否？公孫勝道：「不會。」東方橫道：「怎好？我在本師張真人前亦替你求過，求本師來說個情，奈師的話，也和你令師的話一樣。看來只得依我起先的法兒，賺了來再說。」公孫勝只躊躇不決。東方橫道：「由你！你既要你那哥哥處不失信，又要師父前不說謊，那有兩全之道？」公孫勝道：「只好緩商。」東方橫道：「有甚商？你既怕去，待我替你到梁山去一轉。」公孫勝道：「吾兄肯替我去，却是妙極。只是須本師前稟明，方可行得。」便同去見羅真人。東方橫參拜了，稟了安，先敘了些別話。公孫勝便提起元黃吊掛，因拜稟道：「弟子並非好勇鬥狠，不過與宋公明結義一場，也難爲他倫常不認。如此次破了九陽鐘，也算報答他過了。此後入山，而無遺憾。」真人道：「你爲誰來？」公孫勝道：「此次不必弟子親往。」東方橫接口道：「弟子願代清師兄一往。」真人嘆道：「業緣所到，雖銅牆鐵壁，阻擋不得。一清你既銳意欲往，我豈能留你。東方賢弟乃張師兄高足，豈是我可以遣發的一清，你自去罷了。」便到室內，取出元黃吊掛，付交公孫勝，肩上了兩拍道：「自愛自愛！」公孫勝大喜，頂禮拜謝，便到住房中草草收拾了一回，叩別了真人，與東方橫同出觀門。東方橫道：「師兄早去，早回，勿忘令師慈訓。」公孫勝應了，拱手辭別，取路下山。到了一柏陰亭下，公孫勝便息一息肩，忽想元黃吊掛在包袱裏，恐致穢褻，不如放在箱裏，便打開包袱，取將出來。忽見一鹿到亭邊，迎面來張，公孫勝猛擡頭，不防那鹿將手中元黃吊掛啣去。公孫勝自前去奪，那鹿已飛奔而去。公孫勝大驚，急就那行李上掣出那把松文古定劍來，那鹿已跑到前面崖上，走遠了一大段路。公孫勝忙使天羅法，遁住了那鹿，只見那鹿在嶺上亂竄。公孫勝急追上去，那鹿見有人來追，一發亂逃，不覺墜落陡壁之下。公孫勝在壁上看着時，那鹿與元黃吊掛同在溪邊磬石上。公孫勝迂途盤下，到了溪邊。

取回那元黃吊掛，那鹿已不見了。公孫勝喘息略定，知是真人指醒他，心中十分凜凜。收了元黃吊掛，覓路到了亭下，喜行李一物不失，便收束好了。不說一路曉行夜宿。

單表那日到了鹽山，知公明連戰十餘日不利，被困山中，忙使逼霧法護住鹽山，便進寨內見宋江。宋江喜出望外，忙教迎入。宋江便將前番幾疑公孫失信，今番果不失信的話，敍了一番。公孫勝也將上項情事，述了一番。與鄧天保王大壽相見了。宋江便吩咐治筵與公孫勝接風。公孫勝將取到元黃吊掛的事說了，宋江大喜。當時公孫勝在鹽山聚義廳上，連作了七日的法，起了七日大霧。那鄧宗弼與陶震霆，只得商議以兵而回。幸從忠亦早退兵去了。宋江等在鹽山安息了十餘日，宋江、公孫勝、楊雄、石秀提了原來人馬，由鹽山起行。鄧天保、王大壽、朱仝、雷橫，候送宋江等，仍由海道進小清河。不日，到了萊蕪，吳用等見了公孫勝，又聞得了元黃吊掛，皆大喜。吳用告知陳希真打兗州，掃平飛虎寨，壞了鄒淵、鄒潤，宋江大怒，便傳令即日興兵。就謂公孫軍師同行。公孫勝道：「且慢，那吊掛雖然到手，用法却費周折。」宋江吳用齊問何故。公孫勝道：「本師說此寶若掛在鐘上，其鐘無故自碎，今此事如何做得？其次須在一百八步以內，但任用一人，只待其鐘響時，將吊掛向鐘招展，口念『靈寶元宗粉碎虛空』八字，其鐘亦應聲而碎；若出一百八步以外，須步斗佈罡，持咒掐訣，許多禁法，方可破得。至出三百六十五步以外，無濟于事矣。那鐘係純陽鍊就，響徹九里之外，雖持吊掛之人，無所妨害，但一吊掛不能廣庇衆人，進了九里界內，持法之人，早已孤身隻影，如何佈置當思良法。」吳用纔眉道：「若如那年張家道口，任憑生人行走，並不稽查，我們只須黑夜進去，莫說一百八步，再近些也可去得。今聞其移在新柳營，不知他如何情形。」宋江道：「且待我統兵到彼，發人去探看形勢。」吳用道：「是極，但不可打草驚蛇。哥哥此去，須假作回兗州之勢，俟探得形勢，驟然進兵。」宋江便教吳用仍守新泰萊蕪，這里

再抽動新泰頭領黃信、楊林，隨同宋江、公孫勝、楊雄、石秀，帶領一萬人馬，向新柳營進發。

不日，到了新柳西境外，距新柳尚有三站多路，前隊楊雄、黃信，早已假向兗州去。當日，宋江傳令安營下寨，使教石秀去新柳營探路。石秀道：「非是小弟不肯去，委實那年陳希真奪這青雲山時，小弟在此地斷殺過數次，恐有人認識小弟面貌。」宋江點頭，便差楊林去。楊林去了五日，轉來回報道：「小弟探得那鐘在新柳城西門外，禹功山上，離城七里。小弟便到禹功山去，在山腳邊一小酒店坐下，聞說那鐘樓周圍一百四十四步，都是紅牆攔住，裏面外面守鐘軍士五百名，那守鐘頭領姓苟名英，也甚了得。」宋江道：「你混進他三百多步內去，看過否？」楊林道：「他山上都有稽查，不能混入。」宋江道：「山高幾何？」楊林道：「山高二里，那鐘正在山頂。」宋江看着公孫勝道：「這便怎處？」公孫勝亦躊躇無計。楊林道：「那山腳邊，却任憑生人行走。」宋江道：「總在三百六十五步以外，何濟于事！」公孫勝忙道：「楊兄弟，你且說山腳邊如何情形？」楊林道：「那裏是個客商聚集之所，五方趕集之人，却也不少，所以有三五酒店、飯店、茶店，還有一個肉鋪，並有菜行、油行、糧食行之類。一切炊餅、果糕、攤，也有好幾處，却都是店屋，並無住家。」公孫勝道：「你在酒店時，望見鐘樓否？」楊林道：「望得。」公孫勝道：「明六角挑起，彩畫壯麗。」公孫勝道：「山勢陡峻否？」楊林道：「山勢却陡峻。」公孫勝道：「山脚坡上還可上去否？」楊林道：「小弟到的酒店正在山坡上。」公孫勝道：「如此，還可設法。」宋江忙問何故。公孫勝道：「望見鐘之過明，其近可知，山高雖有二里，然因其陡峻直上，並非平地，若計其平距，當不過三四百步，又坡上尚可進去，定當在三百六十五步界內矣。」宋江道：「既如此，只好煩賢弟改扮了親去一步，須早一日進去，小可統大兵隨後就來。」公孫勝領諾。當時，宋江傳令召轉楊雄、黃信，安排人馬。公孫勝扮作一個小行販，着了草鞋，穿一件舊衫，布衫，內繫麻市抹胸，中藏那元黃吊掛，挑一副舊籬担，緩緩取路，走了三日。

到了禹功山邊，叫聲苦不知高。那些店商，盡行收拾房屋，盡行封鎖。原來苟英因探得宋江逗留境外，七八日不去，便知他不懷好意。一面飛報青雲山上陳希真，並新柳城內祝萬年、王天霸，一面傳諭山下商賈等，盡行徒去。公孫勝見了如此情形，只得撇了籬担，揀條僻路上山。天色已晚，且喜不撞見一人，便留心尋個安身之所。且喜走出小路，接着大路邊，有幾個空篷廬。公孫勝便趲將進去，掩好篷門。新秋天氣，一夜微涼。直到黎明，公孫勝望見後窗一張，却喜那鐘樓緊對着見。公孫勝曉得宋公明進兵就在此刻，便取出元黃吊掛在手，就在篷廬內將一切禹步禁呪，色色準備停當。只聽得山下人喊馬嘶，那鐘已阜地飛聲。公孫勝忙開篷窗，將吊掛向鐘招展，却也作怪，那鐘安然不動。山下却震倒了二百名前衝的嘍囉。山上公孫勝山下宋江等，一齊大驚。公孫勝曉得脚下必在三百六十五步界限之外，趁那鐘聲未絕，不暇多計較，便飛步出廬，搶上山來，將吊掛再向鐘招展，方纔聽得那鐘山崩崖倒的一職響亮，好似一似鏡鉢下地，金鼓喧天，一片聲紛紛墜落。把那口九陽神鐘，化作粉碎鐵片。苟英大驚，衆軍士盡皆失色。宋江望見鐘破，便催動全軍，排山倒海，殺上。苟英對衆軍士道：「事已如此，新柳城危在頃刻，我只得和你們拚死擋他一陣，讓新柳營好準備。」衆軍士應了。苟英仗着短劍，領衆殺下山來，與宋江大隊迎着，吶喊混戰。苟英力殺二十餘人，宋江前隊大亂。怎奈寡不敵衆，苟英並一千軍士，都死于陣雲之中。那班被鐘震倒的兵，也都踏成爛泥。公孫勝早由小路逃回本陣。宋江見苟英已死，便催軍飛速攻新柳營。祝萬年、王天霸早已準備停當，兩下敵住。

却說陳希真自打兗州回寨，奉得朝廷褒寵，收復蒙陰的恩旨。陳希真加都監銜，祝永清、陳麗卿、欒廷芳，均加防禦銜。其部衆亦照官兵例賞卹。希真第舞踏謝恩，大開慶賀筵宴，衆英雄無不歡喜。七日，宴畢，休息軍馬，滿擬再過半月，重整戈甲，再攻兗州。不料事出意外，這日忽接到苟英飛報，知宋江屯兵新柳境外。

希真當時升廳，聚集衆將商議，希真道：「那廝知我新柳城有九陽鐘，却膽敢打從這路來，我料他必有破我之法。此事我須親去一走。」說罷，便教祝永清、陳麗卿、劉慧娘守寨，自己帶領真祥麟、謝德、婁熊並五百名軍，來到新柳營來。行至中途，離禹功山有八九里之遙，忽聽得一聲響亮，震天盈地，便道：「不好了！九陽鐘壞了！」便催衆人速赴新柳營。只見宋江兵馬已蟻附南門，希真領兵繞道近山脚士圍，由新柳北門入城。祝萬年等迎入，希真方知苟英力戰陣亡，悲傷不已。希真守城，宋江攻城，兩邊都是勁敵，相持五日，毫無破綻。宋江對公孫勝道：「陳希真手下，真無半個弱將！我只道破了他的鐘，那新柳城垂手可得，誰知竟有如此難攻！」公孫勝道：「請再攻幾日，如若不破，待小弟與他鬪鬪法看。」宋江依了。一面四路設伏，防青雲山猿臂寨兩處兵馬來襲，這里加緊攻城。又是三日，宋江毫無半分便宜。公孫勝已將了甲神將，祭鍊停當。宋江大喜。是日，天高氣爽，風清日暖，宋江將兵馬出營，在新柳南門外列成陣勢，高叫對面城主出來，今番和你分個輸贏。只見陳希真已在城上，大笑道：「宋賊，我豈懼你？你要來便來！」宋江大怒，把鞭向後一揮，左有楊雄，右有石秀，領兵呐喊，一聲直到濠邊。一面將箭矢往上飛射，一面掘土填濠。那邊希真左有謝德，右有婁熊，策衆一面用防牌抵禦，一面矢石飛下。宋江見不能取勝，只得鳴金收軍。那公孫勝早已披髮仗劍，出馬陣前，口中念念有詞。那天地登時昏暗，喝聲道疾，只見大風怒起，彤雲中衆目共見，無數金甲神兵，殺奔城上。宋江大喜，忽見城內萬道金光射出，那些神將，個個都倒戈控背而退，霎時不見。只見希真披髮持鏡，立在城上。希真便將罡盞，盡佈在乾元鏡。那萬道金光，直射到宋江陣前，耀得宋江人馬眼光瞽亂，不能擡頭。只聽得城上擂鼓呐喊，希真兵馬已開城殺出也。宋江大驚，忙傳令拔寨飛奔。公孫勝忙使個太陰雲遁法，就地起了十里祥雲，蔽住金光。宋江兵馬方得歸營。希真亦收兵而回。兩邊各收了符法。宋江對公孫勝道：「這賊道如此利害，怎好？」公孫勝



道：「行軍打仗，原不可全仗法術。我兵銳氣未墮，且設法攻擊，休要退却。」宋江道：「軍師之言甚是。我亦想此番勞師遠來，不得半分便宜，就此退兵，實不甘心。況且兗州飛虎寨被他轟成白地，現在趕緊修築，工程浩大；我若此處退兵，他必隨去滋擾，兗州飛虎寨永無完工之日矣。」當時宋江公孫勝兩人商議攻城之法，接連攻了七日，不能取勝。這日黎明，忽然大霧，須臾霧勢緊密，迷得目無所見，竟同黑夜。宋江前營忽然人聲大亂，喊殺連天，宋江大驚，弄得不知是甚麼頭路。

若不虧這番霧氣騰騰，怎生教新柳城邊殺退雁行鶴陣，鎮陽關下重看虎鬪龍爭，畢竟那霧中喊殺是甚緣故，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一百八回

### 真大義獨赴甌山道

### 陳希真兩打兗州城

却說宋江攻打新柳城不下，正在躊躇無計，這日黎明大霧，忽聞前營喊殺連天，宋江大驚。公孫勝道：「此必陳希真那厮作法也。」原來陳希真見宋江兵馬不肯退去，心中十分焦急，對衆將道：「本師張真人常說道：法不可轉用，惟危急用之，庶可不犯天譴。今賊兵與我曠日持久，不肯退去，直待兗州飛虎寨修築完備，我攻取難爲力矣。」是夜五更傳令取淨水一大缸，希真拈訣持咒，念念良久，書成四十九道硃符，焚化入淨水中，教三千名銳卒，各各前來蘸水洗眼，又教真祥麟祝萬年，也洗了眼。祝萬年問何故，希真道：「此水能令大霧中視物，如同青天白日。少頃，我要逼起大霧也。」衆將皆喜。天方黎明，希真登城取淨水一碗，念動真言，吸一口向宋江營裏噴去，放下水鍾，天已起霧。少頃霧大，那些不蘸法水的兵丁，早已茫無所見。希真使派祝萬年真祥麟領三千銳卒，殺入宋江前營。大霧中個個眼明手快，正如亮子殺瞎子，跨壕塹，登土圍，開營門，事

事任意胡做，無人禁得，逢兵便斫，逢將便細。黃信知不是頭，依稀認着一條頭路，沒命逃來，前營人聲亂沸。宋江大驚，公孫勝急忙作法退霧，宋江忙傳令拔寨都退。霎時四邊喊亂，等得霧勢消盡，宋江前隊已盡沉沒，狼臂兵漫山遍野殺來。宋江等飛速遁逃，兵馬已不成隊伍，鳥獸迸散。祝萬年望見楊雄單騎失伍，落荒亂竄，萬年便驟馬加鞭，挺戟追去。楊雄無心廝殺，策馬飛逃，萬年仇人相見，如何肯捨，直追入林子去了。真祥麟統人馬只顧掩殺前去，希真王天霸亦領兵會上一同追趕。宋江痛殺一陣，宋江兵馬大敗，逃回兗州。

且說祝萬年追楊雄入林子，楊雄前逃，萬年緊追，追了一段路，楊雄馬蹄被樹根一絆，楊雄掀下馬來。萬年追着楊雄大怒，飛身上馬，挺手中樸刀來鬪萬年。兩個就在樹林邊刀來戟往，鬪到三十餘合，楊雄被萬年逼得風旋雲緊，楊雄脫身不得，萬年也尋不出楊雄破綻。兩下攪做一團，正在性命相撲，忽聽得林子邊有人議論道：「那使刀的，曉得從後三路掃去，手脚便鬆了。」楊雄被他提醒，便從後三路掃去，托地跳出圈子，不敢再戰，回馬加鞭而走。萬年大怒，回頭看那林子邊立着一位大漢，身長八尺，眉如劍鋒，眼如銅鈴，虎鬚倒豎，凜凜威風，頭裹一頂萬年巾，身繫一件醬色戰袍，手提一枝鑲鐵齊眉棍，與一客人模樣的，在那裏談論。萬年見了，便不追趕楊雄，挺戟直奔那漢，喝道：「你是何路賊黨，擅來放走巨賊！」那大漢睜起怪眼道：「你自不能擒捉他，却來怪我！」萬年怒極，挺戟直刺那漢，那漢急用鐵棍架住，鬪到二十餘合，萬年暗想這廝手法，真個不低，便抖擻精神，與他奮力狠鬪。忽遠遠一個少年挺槍躍馬而至，叫道：「狂賊不得無禮，我來也。」趕近前來，正是真祥麟。祥麟便挺手中鎗，鬪那大漢。鬪不兩合，祥麟忽將鎗逼住那漢鐵棍，定睛一看道：「你真非是我的大義哥哥！」那大漢亦定睛一看道：「呀！原來是祥麟兄弟！」兩人皆大笑，擲下兵器，下馬相拜。萬年急收了戟，忙問怎的，祥麟道：「這就是小可同曾祖的哥哥，雙名大義，膂力過人，渾身十八件武藝，無不精熟。」

「萬年忙插了戟翻身下馬便拜，真大義慌忙答拜，問了萬年姓名，英雄相會，有甚不害。大義便顧那個客人道：『起先我道甚麼強人，原來都是認識的！你去照顧行李，我與他們談談就來。』那客人顏色方定，應聲去了。大義便問祥麟道：『兄弟！我聞得你棄官而逃，甚爲着急，疑你出遊方外，記望得緊。到底你在那里？現作何事？』祥麟道：『說起話長，現在住處，去此不遠，請哥哥一同前去，耽擱幾天，以便長談。』萬年道：『仁兄如誼，不我棄，便請到敝寨一敘。』大義道：『我現有要事到鄰山去，不能久留，祝兄貴寨，是甚地名？小可一去就來。』萬年道：『離此不過十餘里，仁兄只須問猿臂寨青雲山。』大義道：『猿臂寨是那一個營？該管二位做得甚麼官？還是當差效力？』祥麟道：『不是官，不是效力。』大義道：『稱到營寨，總是用武之事，如何不是官？』祥麟道：『另有事業，改日細談。』大義道：『甚麼事業？怕他做強盜不成！』祥麟道：『哥哥且慢猜疑，既有要事，速去速來，不可失信。』大義務要盤問，裏祥麟只得將逃官之後，同荀氏弟兄及范成龍投奔猿臂寨，併了強大力，來了陳希真的話，一一說了。大義哈哈大笑道：『有什麼嚕嚕嚇嚇總而言之，竟做強盜！你還不曉得，那曹州府西門外的張老魁，也做了強盜了！他的東家，比你這里名望更大，喚做梁山泊，說也可笑，他還寫封信與我，叫我去入夥，你想可笑不可笑？我將書却撕壞了，省得惹禍。你如今也做強盜，我實在不憐你們好好的官不做，都要這般不習上，幹這些勾當。但有句話，張魁不干我事，你是真家門裏的子孫，快快收拾，同我回去，不要發糊塗。』萬年笑道：『敝寨之事，仁兄真個一無聞知。』大義道：『甚事？』萬年道：『論起先，却也似乎強盜，但我這強盜與衆不同，從不抗殺官兵，從不打家劫舍，現在戮力王家，再救蒙陰，朝廷欽賜忠義勇士名號，又蒙欽賜都監防禦等銜，刻下又擬恢復兗州，以爲進身之地。』如此舉動，却非強盜之所能爲。方纔小弟所追的賊將，便是梁山泊上的病關索楊雄，仁兄請詳察之。』祥麟道：『哥哥路上去打聽去，如此言有

一虛謬，哥哥來便取兄弟頭去。」大義道：「既如此，却也還好。我住東京六年，但聞得山東盜賊橫多，至於如此備細，我却如何曉得？現在有夥鄰山大客商，在東京獲利而歸，因路中歹人多，不好走，邀兄保護同行，所以到此。」萬年祥麟齊聲道：「鄰山去此不遠，吾兄早去早來，弟等在寨恭候。」說罷，三人各取兵器上馬，拱手告別。大義自去。萬年祥麟同回山寨，希真已將兵馬發放。萬年祥麟同繳了令，說起途遇真大義之事，說到梁山張魁邀大義入夥，大義撕毀書信一節，希真便入耳關心，忙問道：「你們何不邀他同來？」祥麟道：「他有要事赴鄰山，小將已叮囑他務轉從這里來。」希真聽罷，甚喜。當時在禹功山下，尋得苟英的屍身，安葬了，哭奠了一番，又撫卹陣亡軍士家屬，修理新柳城垣，添設燧炮，備禦梁山。

過了數日，忽稱山下有一大漢，自稱姓真，名大義，要來求見。希真大喜，忙同祝萬年祥麟親身下山迎接。真大義見希真一表人物，不覺拜倒在地。希真慌忙答拜，便相邀一同上山進廳，分賓主坐下。希真開言道：「今日得仁兄光降，敝寨增輝。」大義道：「一介武夫，何足掛齒。今日得近山斗三生有幸。」衆英雄便依次通款。希真吩咐殺猪宰羊，款待大義。席間彼此相談，十分投契。席終，希真邀大義到後廳敘話。希真道：「吾兄如此奇才，未解何故高尚不仕？」大義道：「說不得，宰相不明，反是盜賊生眼。當今江湖上，營務中市井內，但本領略高些的，都被盜賊招去。即如大義，自問無甚本領，却早吃那梁山賊徒有書信招致，正不解仕途中，倒無此等人來汲引我。」希真歎息不已。漸說到取兗州之事，大義道：「陳將軍此事若成，真是莫大功勞。」希真便立起拱手道：「此事之成敗，其權操之吾兄。」大義愕然立起道：「將軍此話何來？小可一介武夫，如何有關于重務？」希真笑道：「仁兄請坐，老夫有細情奉告。若說力取兗州，不知何年何日。鎮陽關異常堅固，李應又守禦得法，端的是件難事。所以只有智取一法。現有一個秀士姓魏的，在兗州府城外甌山下居住，此人品

行極高，智足多謀，大爲李應之所契重。此人却深惡強盜，一心要扶助朝廷，現與老夫齊計停當，與老夫裏應外合，攻取兗州。但魏先生係是文人，尙少一員武將。今仁兄既有梁山招致之信，梁山必深信仁兄。倘仁兄不棄朝廷，俯肯周旋大事，希真不揣冒昧，欲請吾兄乘此機會，僞入梁山，與魏先生呼應聯絡，共襄大事，勦除狂賊，肅清王土，則蓋世奇功，盡出吾兄一人之展施也。」大義聽罷，呆了半響，做聲不得。希真又道：「仁兄不必細索，爾我所商之事，總斷只有八個大字，叫做『扶助朝廷，掃除強梁。』」真大義道：「陳將軍不瞞爾說，論別處小可却生疎，若論兗州，小可本是兗州人，兗州地方小可認得的人不少，小可若在兗州，要照那年楊騰蛟倡率義勇，恢復南旺營故事，小可儘做得到。」希真聽得喜極，只見大義又道：「只是我此去，必然因張魁而進，將來事畢之後，宋江必然恨大義，恨大義，亦必恨張魁，倘竟置之于死地，大義未免對付不得張魁。」希真正色道：「吾兄休如此小見，令友張魁失身從賊，死不足惜。總而言之，吾兄須看朝廷面上，若如此瞻徇朋情，殊非食毛踐土，戴德報恩之義。」大義道：「是極是極。」希真出來，與祝永清、劉慧娘等說了，無不大喜。當下寫起一封致魏輔梁密信，信內開明兩條計，請輔樑擇用。希真與永清等商議停當，便將信交與大義。又厚厚送些金銀，大義那里肯收，吃希真遜不過，只得收了小半。住了兩日，作別起行。希真叮囑道：「凡事須與魏先生商就再做。至吾兄倡率義勇一事，可行則行，如不可行，還是把細爲妙。」恐人多易於泄漏也。」大義點頭，徑赴兗州，飯山去了。衆人皆喜。這里希真商議起兵，慢表。

且說真大義單身四馬，取路向飯山而行。不日到了飯山，只見車騎滿谷，原來是宋江李應在那里拜會魏輔樑。真大義只得遠遠地揀一茶店坐下，等了好歇，宋江李應去了，真大義方起步，走到輔樑門首，向應門童子唱個諾，說道：「有張辟邪書信致候。」童子應了進去，輔樑一聽見張辟邪三字，便知是那話兒到了，忙

教請來人進內敘話，大義進了內軒，與輔樑相見了，大義呈上希真密信，魏輔樑拆開，從頭至尾細看一遍，笑逐顏開道：「吾兄來此，真是天賜成功也。」便又細問了大義來歷，大義一一細說了。輔樑留大義酒飯畢，便引大義進了密室，吩咐魏生與童子應門。輔樑道：「道子先生初計，欲吾兄假擒令弟勸降，從此一引兩，兩引三，就中取事，計非不妙，但此事極險，宋江那廝外貌假仁假義，心地極多猜疑，萬一被那廝猜破，大事休矣。我看還是依他第二計，我明日也須得回拜那廝，你只須由別路進去，我與你兩不相識最妙。」當下兩人將暗相照會的話，議個停當，大義便投別處客店裏去了。

次日，輔樑乘坐小轎，進兗州城去回拜宋江。李應、宋江、李應大喜，迎入。輔樑道：「山野愚夫，有何奇才，頻勞大駕枉顧，實形惶恐。」宋江、李應齊聲道：「區區兗州全仗先生保護，先生何必過謙。」正在豈敢不敬的鳥亂，忽報有一大漢自稱姓真，名大義，要來求見。宋江驚喜道：「這真大義便是張魁兄弟所說的，今番來了！」忙教迎入。真大義一見宋江，納頭便拜道：「小可聚義太遲了。」宋江見大義一表偉岸，心中大喜，慌忙答拜。衆頭領都相見了。大義道：「蒙張魁兄有信相招，本欲卽速便來，奈俗務羈縛，是以遲遲。因聞頭領在此，特來此地投納。所有張魁原信，小可恐泄漏招禍，已經燒燬。適纔關上疑小可來歷不明，望頭領叫張魁來識認便了。」宋江道：「好漢何出此言？小廝無知衝撞，休怪。據張魁兄弟說起，賢弟本領，小可不勝企慕。今日光臨，實深萬幸。」當下請大義與輔樑坐了客位，宋江、李應等坐了主位奉陪。輔樑與大義假向問了姓名，彼此又各相謙遜。輔樑坐了首位，宋江吩咐殺猪宰羊，款待新頭領。筵宴已畢，宋江吩咐撥問住房安置。大義、宋江與輔樑商議道：「陳希真那廝，必然要來滋擾，願求退敵之策。」輔樑道：「希真那廝不能禁其不來，惟有將一切守備之法，計議停當，俟其來時，設法破他而已。」宋江稱是。又問：「該再留幾員大將，幫同李應、魏守？」輔

樑道：「留將鎮守，亦是要着，公明意下欲留幾人？」宋江道：「現在楊雄、石秀、黃信、楊林四人，愚意俱欲留守兗州。」輔樑道：「甚好。」又道：「我料希真那厮，日內必來，小弟擬在尊府攪擾數日，以便傾吐謬見，報効知己。」宋江大喜道：「吾兄肯居城中，真萬幸也！」

次日，輔樑私對宋江道：「適纔新來頭領真大義，小可有些疑他。」宋江道：「何故？」輔樑道：「用人之際，雖不可如此疑忌，然亦不可大意。此人小可略有些風聞，他的堂兄弟名喚祥麟，現在猿臂寨爲頭領。雖日後各爲其主，未可便以小人胸測他，只是目下切須留意，且待希真來時，看他對陣交鋒的情形，便知此人心意。」宋江極口稱是。傍晚，忽報猿臂寨已起兵來也。宋江道：「飛虎寨尙未修築起，怎好？」輔樑道：「我原勸李兄暫作土圍把守，土圍工省易就，石城工大難成。今希真果然乘我工程未就，興兵前來也。爲今之計，只得趕緊築帶木城，然數日亦不能完工。惟有公明統兵扼住泗河渡口，斷其來路，俟木城築就，再作計較。」宋江便催築木城。一面點楊雄、石秀、黃信、楊林、孫立、孫新、顧大嫂，帶領八千人馬。宋江、魏輔樑督領由泗河進發。李應、公孫勝及衆頭領保守城池。真大義起身道：「小弟新來聚義，曾無半點功勞，願在前部充當小卒，殺賊立功。」輔樑道：「賢弟請留守鎮陽關。」大義不悅。宋江道：「真賢弟同去最好。」輔樑私對宋江道：「今番好看他真偽也。」宋江點頭，衆將連夜起行。

次日到了泗河渡口射月村，前面不過五里，猿臂兵已安營立寨。宋江也得傳令安營，請魏輔樑商議交戰之事。輔樑道：「我軍後到一步，險要已被那厮佔去，若與他鬪兵，必不得利。據愚見，不如先與他鬪將，我在陣後埋伏幾枝精兵，如鬪將得勝，便乘勢掩殺過去，這伏兵可作後應，脫或不勝，我便乘勢詐敗而逃，那厮追來，我伏兵邀殺，那厮必中我計也。」宋江道：「魏先生真暗略非常！」便令楊雄、石秀領二千精兵，靠後埋伏。

這里差人到希真營裏下戰書。

且說陳希真自遣發真大義赴兗州後，卽日便議興兵，派陳麗卿爲正先鋒，真祥麟爲副先鋒，祝永清爲左翼，祝萬年爲右翼，藥廷玉爲左將軍，藥廷芳爲右將軍，謝德爲中軍左副將，婁熊爲中軍右副將，王天霸爲後將軍，希真親統大隊劉慧娘爲軍師，請劉鎮守青雲山，荀桓鎮守猿臂寨，范成龍鎮守虎爪關，劉麒鎮守新柳營，這里二萬四千馬步全軍，浩浩蕩蕩，殺奔兗州。到了射月村，接着宋江戰書，原來這戰書是輔樑寫的，中有幾個暗字號，希真一望明白，便批刻日交鋒，闖將來人賚書回去。希真與衆將商議道：「魏先生之意，是用我第二計。但此計須真祥麟斬他一將，方纔醒豁，此事如何必得定。」只見麗卿開口道：「這有何難，只須孩兒助他一箭罷了。」希真道：「這却也好。」當下議定，衆將紛紛將自己軍器備好，真祥麟提上乾紅西纓鑲鐵龍舌槍，祝永清祝萬年各選起爛銀點鋼方天畫戟，藥廷玉帶了五指開鋒軍鐵槍，藥廷芳懸了凝霜飛雪日月雙刀，謝德提了潑鳳雁翎刀，婁熊掛了三隅鐵脊矛，陳麗卿挺着古定梨心槍，腰懸青鐔寶劍，右邊排着雕翎狼牙箭，左邊套着樺皮鵠華塔淵弓，個個摩拳擦掌，等待廝殺。只在王天霸倚着八十斤筆攬重錘，在後押陣，不會前來。只聽得營外人喊馬嘶，營門牙將報稱梁山賊兵來也。希真便傳令出戰。營門外朴通通號炮響亮，鼓角齊鳴，衆英雄一齊上馬，緩緩出營，在營外列成陣勢。却好兩陣，各把強弓勁弩射住陣脚。三軍吶一聲喊，麗卿一馬當先，縱出垓心，高叫：「會廝殺的賊子，上來領死！」對陣宋江見是麗卿，倒也心驚，顧衆頭領道：「這婆娘倒要當心抵敵，誰人出馬？」只見孫新大叫道：「哥哥爲何張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將要出馬，只見背後一員女頭領叫道：「二哥不須費心，待奴去斬這賤人。」宋江看時，正是顧大嫂。顧大嫂舞動雙刀，直奔麗卿，麗卿掃開一枝梨花鎗，敵住顧大嫂。兩個鎗來刀往，鬪到三十餘合。顧大嫂雖有些實力，怎



敵得麗卿手法，神明變化，不可測摸。正在難支，只見這邊真祥麟躍馬而出，高叫：「姑娘不須費手，待小將來斬此婆娘。」挺鎗直取顧大嫂。那邊孫新見顧大嫂敵不住麗卿，對陣又添一將，忙帶鞭鎗出陣。麗卿見了，便撒了顧大嫂，直取孫新。祥麟敵住顧大嫂，戰場上四位好漢，各奮神威，大呼酣戰。那邊孫立見了，忍不住提鎗便出。欒廷玉一見孫立，心頭那把無明業火高舉三千丈，按捺不下，挺鎗大叫道：「昧心狂賊，今番遇着我，也一帶鎗掛鎚，飛馬直取孫立。」正還未到，麗卿已撒了孫新，直闖孫立。孫新便助顧大嫂，闖祥麟。欒廷玉已到，挺鎗便刺孫新。孫新忙敵住廷玉。戰到分際，只見那邊祥麟鎗起，將顧大嫂頭盔刺落塵埃。顧大嫂大驚，不敢戀戰，撥馬回陣。麗卿見祥麟斬顧大嫂不得，猛記起放箭之事，便虛幌一鎗，撒了孫立，驟馬回陣。孫立驟馬追來，吃廷玉挺鎗攔住。戰場上四枝鎗如四條神龍，飛騰出沒，兩邊陣上都看得目眩心駭。麗卿已在旗門邊看得分明，忙掛了鎗，左取弓，右搭箭，觀準孫新，飈的一箭射去。孫新正在苦戰祥麟，不防麗卿一箭射來，急閃不迭，左肩早着手法一亂，吃祥麟一鎗刺中心窩，翻身下馬。孫立顧大嫂見傷了自己眷屬，一齊大驚。孫立被欒廷玉逼緊，不能脫身。顧大嫂驟馬出來，搶孫新屍身，不防麗卿又是一箭，顧大嫂急閃過。真祥麟已將孫新首級割了，勒馬跑回本陣。希真大喜。那邊真大義挺刀出馬，大叫：「祥麟不得猖獗，一驟馬追來，祥麟已回陣中。祝萬年挺戟迎住，大罵：『賊匹夫，那日你放走楊雄，你還矯辯不是賊黨。今日尚有何說？』大義更不答話，舞刀直取萬年。兩下便鬪。宋江方知殺孫新的就是真祥麟，心中大怒，又知方纔楊雄所說指點他出路的就是真大義，心中暗喜。那一邊黃信見孫立與欒廷玉很命相撲，勝負不辨，便挺劍出馬，直取廷玉。這邊謝德看殺多時，更耐不得，便舞刀上前，夾攻孫立。黃信已到，當時廷玉和黃信、謝德和孫立，四籌好漢，鬪作一團。這一邊真祥麟繳了孫新首級，重復出陣。顧大嫂怒氣填胸，舞雙刀已撲到萬年馬前。真大義抽身提刀，直奔祥麟。那

一壁廂，纔廷玉戰到分際，賣個破綻，勒馬逃回。黃信驃馬追趕，纔廷玉一飛鎗從空信頭上飛過，直打中孫立坐馬，孫立翻身便倒，謝德提刀便斫。黃信大驚，忙回馬救孫立。顧大嫂亦大驚，忙攙了萬年轉身來救。真祥麟恐失了孫立，便拍馬直追顧大嫂。黃信孫立一齊逃回本陣。真大義正獨闢祝萬年，忽然猿臂陣內閃出一員大將，舞動雙刀，正是纔廷芳，來替萬年。萬年便抽戟回陣。纔廷玉打倒孫立，見孫立已走，也舞鎗來取大義。那邊祥麟一鎗，謝德一刀，敵着顧大嫂雙刀飛舞。這邊也是廷玉一鎗，廷芳雙刀，繞着大義單刀盤旋。那邊廝殺是真的，這邊廝殺是假的。宋江一時如何辨得？希真早已看得分明。只見那謝德武藝究竟平常，單靠真祥麟繞住顧大嫂。顧大嫂因祥麟斬了她丈夫，心中恨極，狠命相撲，真祥麟苦不得抽身來對付大義。麗卿見了，便舞鎗直取顧大嫂，替回真祥麟。只見纔氏兄弟，都敵不過真大義，逃回本陣。大義正待闖陣，祥麟已回轉用鎗逼住大義。那邊謝德亦勒馬回陣，單剩麗卿與顧大嫂廝殺。祥麟將鎗逼住大義的刀道：「哥哥，那日林子邊怎樣對你說來？你今日却甘心從賊？」大義道：「兄弟，你不曉得，公明哥哥忠義雙全，一心替天行道，你那陳希真，是個草賊，如何及得來？你却教我沒長進。」祥麟大怒道：「你這廝真不生眼，你不看旗號上我們有欽賜字樣，他有沒有我今日看你是哥哥，能讓你一次，你快快心中思量，棄邪歸正罷。」大義氣得暴躁如雷道：「你這廝直如此顛倒說！你壞了我孫新頭領，我今日看你是兄弟，不來殺你，你識得的趕早下馬受縛。我在公明哥哥前保你不死。」祥麟大怒道：「你這廝既做了強盜，辱沒我真家祖宗，我認識你甚麼哥哥？誰稀罕你不殺？」說罷，挺鎗直刺大義。大義亦怒極，揮刀便闖。闖到三十餘合，只見祥麟漸漸氣力不加，鎗法散亂。大義喝聲着，一刀劈去。祥麟急閃，已將一頂束髮紫金冠劈落塵埃。祥麟大驚，披髮回陣。大義緊緊追來。祝永清急忙提戟出陣，萬年亦出陣前，兩枝戟擋個不及。大義已搶入二祝背後陣上，因自己將官在外，不敢發矢。大義已

闖入陣中。宋江大驚，忙揮軍馬掩上去救大義。永清萬年忙揮戟撥兩翼精兵迎住。麗卿見了，便撇顧大嫂軍鎗闖入宋江隊裏，宋江軍馬大亂。只見希真陣內亦人聲亂喊，真大義已從永清左翼中提着一顆人頭，衝殺出來。宋江見大義出來，慌忙鳴金收軍。麗卿亦從宋江陣中出來，迎着大義，假意邀殺。大義忙將手中人頭擯過在宋江面前，挺刀迎鬪。永清萬年也一齊上前追殺大義，大義喘乏，無心戀戰，撥馬便走。永清萬年追個不及，收軍回陣。麗卿那里首歇，直追上去。顧大嫂見了，怒不可遏，便出馬敵住麗卿，放回大義。麗卿顧大嫂重復狠鬪，兩邊都不住的鳴金，麗卿顧大嫂只得各歸本陣。

方纔宋江見大義擯過一顆頭來，倒也唬了一跳，急令拾來細看，正是真祥麟面目，驚喜出於望外。見了大義回陣，便說道：「真賢弟你真個公而忘私，國而忘家了！」大義請將祥麟首級掩葬，休要號令務求俯准，略盡兄弟情分。宋江歎服。衆人都佩服大義真是英雄豪傑。輔樑埋怨大義道：「真將軍錯了，令弟既有心招致將軍，將軍大該將計就計，誘他過來，小可自有妙法，不但勸令弟歸誠，而且管教希真全軍覆沒。今將軍不忍一時之忿，竟把令弟殺了，雖見將軍事主之忠，却於希真無損，徒壞了令弟。」大義懊悔不迭，宋江也懊悔，從此深信大義。（看官這個頭，怕他真是真祥麟的，須記那年看真擒高封的時節，高封有個兔子，是阮其麟的兒子，名喚阮招兒，面目與祥麟相像。希真曾說有個用處，今番把來如此用過也。宋江如何識得？）正在歡喜，忽聞外面喊聲振天，報稱猿臂兵馬來也。宋江道：「今日勝負相當，此番務要誘他一陣。」輔樑道：「如勝他不得，不如依愚見詐敗誘他。」宋江點頭，便將此話吩咐衆將。衆將領諾。宋江傳令出陣，只見麗卿早已立馬坡心，高叫：「忍心殺弟的賊，快來納命！」大義大怒，正要出馬，只見顧大嫂叫道：「真大哥少歇，待奴家去結果了她！」一馬飛出。麗卿道：「你這賤人，非吾敵手，着好磨殺的出來。」顧大嫂咬牙大怒，直取麗卿，兩馬相

交，軍器並舉。孫立見了，怒氣填胸，正待出陣。楊林叫道：「前番我不會廝殺，今番待我去。」一馬縱到坡心，只見希真陣裏，王天霸倒提鐵錘，大吼出來。原來希真因天霸不會廝殺，此番特叫祝萬年謝德去替天霸押後。軍調天霸到前陣。當時天霸敵住了楊林，奮力酣戰。孫立見了，飛馬出陣。怎奈饒廷玉仇人相見，分外眼睜，不待他到坡心，已一馬馳出，迎住廝殺。兩陣上喊聲振天，鼓角齊鳴。真大義顧大嫂，鬪麗卿不過，便挺刀直取麗卿。廷芳見了，便舞雙刀去取顧大嫂。麗卿和大義不是真廝殺，心中不樂，只得勉強如演戲般，鬪了十餘合。希真深恐露出破綻，忙教婁熊一馬出陣，挺矛上前叫道：「前番小將因保護主帥，不會出陣，今番來替小姐廝殺也。」麗卿聽了，便勒馬回陣。婁熊與大義大呼廝殺。希真立馬陣前，永清在左，麗卿在右，看那戰場上八位英雄，分作四對兒廝殺，真是雲崩電駭，日暗天昏。麗卿見了，忽對永清道：「一不做，二不休，前番既用暗箭，斬得堯將，今番我想再用，你看射那個好？」永清道：「擒賊先擒王，射羣賊何如射宋江？」麗卿道：「路隔得遠，恐射不到。」希真聽了，便道：「覷到牙旗邊去，便好射。」麗卿便去壺中揀一枝上等直幹的雕翎狼牙箭，覷到牙旗邊，只見場上喊聲大震，兩陣上鼓角喧天。麗卿左手抽那張寶雕弓，將箭搭在弦上，拽開那弓，正似一輪滿月，端的虎口過肩，鳳眼到鐵，覷是了宋江的咽喉，聽的一箭射過去，霹靂聲中，流星迸到，正是明槍好躲，暗箭難防。宋江正看那場上廝殺，那里留心到有人暗算，那枝箭已射到宋江喉嚨前。喉嚨不比別處，乃是致命之所，又無衣甲阻擋。看官不要替古人就憂，當年那枝箭，與宋江的喉嚨相去尚隔三五寸遠哩。」

宋江死不死，傷不傷，尙未可定，且看到下回，便見分曉。

## 第一百九回

吳加亮器攻新柳寨

劉慧娘計窘智多星

話說當日宋江不防龔卿暗算，吃龔卿一箭對咽喉射來，這也是宋江命不該絕，恰好黃信立馬在右側，瞥然被他看見，大叫：「休使暗計！」話未絕，那箭已到宋江面前，黃信忙抽腰刀挑起那村箭，吃這一挑，餘勢不衰，直爆在宋江左邊的大眼角上，宋江撞下馬來，那枝箭已落在一邊。黃信忙就地上抓起宋江，抱在馬上，回陣便走。龔卿放第二枝箭，見黃信已搶了宋江去，孫立等正在苦戰之際，聽得本陣人聲沸亂，知道失利，一齊忙奔回來。龔廷玉、龔廷方、王天霸、婁熊四將，都不解其故，立馬觀望。真大義早已瞧料，也勒馬回陣。只見希真、永清、麗卿已押大陣兵馬殺上來。希真對廷玉等四將說了，四將皆喜。當時擂鼓吶喊，殺奔過去。梁山軍馬無心戀戰，果然大輸一陣。猿臂兵追到分際，希真傳令教住，只將槍炮弓矢等遠器，雨點價打去。梁山兵飛速遁逃。原來起先真大義闖入猿臂陣裏時，有一蠟丸擲到希真面前，希真拆看，乃是魏輔樑通知宋江陣後有精兵埋伏，所以希真追到分際，便傳令止住。當時魏輔樑見宋江受傷，忙傳令軍心休亂，火速退兵。宋江虧黃信挑起那箭，只爆在眼睛上，幸不深入，却已將山根射傷，眼珠撇出。黃信急抱他回營，已昏暈了一回。輔樑勸他勉強支持，休亂軍心，又替他傳令，教軍士按隊伍退回，失伍者退。軍士退到分際，只見希真軍馬止住不追，輔樑佯作大驚道：「埋伏被他猜破也！希真那厮，真有先見之明。」便對宋江道：「那厮既不直追，必有奇兵抄入林子殺我伏兵，快教楊雄石秀一齊退回。」宋江呻吟應道：「憑先生調度。」輔樑忙轉令教楊雄石秀一齊出林子，嚴整隊伍，將伏兵改作斷後之兵。楊石二人得令，飛速出了林子，只聽得林子裏炮火連聲，果然猿臂奇兵抄入。宋江深服魏先生高見。當時宋江軍馬合成一處，緩緩退去。希真見宋江軍有紀律，不敢窮追，約軍馬緩緩跟上。宋江等退入鎮陽關，希真兵亦到鎮陽關下。

那飛虎寨方纔木城築好，李應正擬派重兵鎮守，希真兵已到關下，李應急問輔樑道：「如此怎好？不是

又空棄了這飛虎寨？輔樑驚道：「我道仁兄安排已定，所以路上不計及。爲今之計，快由賣李谷一路發精兵，將到飛虎寨，如那廝已佔了飛虎寨，切不可攻寨，再照那日的吃虧，只可守住賣李谷，再相機宜。」李應忙教解珍解寶領五千人馬，赴飛虎寨去。宋江只是躺在床上，喚李應道：「哥哥貴體如此，豈可軍務煩心？」忙教備乘煖轎，派了數百名兵，就請公孫勝黃信楊林督領護送，回歸梁山。宋江臨行，向魏輔樑拱手道：「區區兗州，奉託先生。」輔樑唯唯，心中暗喜道：「不乘此時取他兗州，更待何時？」

希真聞得宋江射傷一目，還未曾死，已送回山寨，大喜，與衆將商議，一鼓便取兗州。忽接到木寨緊急文書，乃是吳用統領一萬二千人馬，直趨新柳營。現在劉廣與劉麒極力在禹功山堵禦，賊兵尚未逼近城下，誠恐機宜有失，特請大兵速回等語。希真與諸將皆驚。只見劉燕娘道：「姨夫放心，甥女請領六千兵回去，遮莫在那裏與他支持一月半月，這裏姨夫與衆將依舊攻奪兗州，看他失了兗州，還有甚麼法兒對付我！」希真聽罷，沉吟半響道：「吳用那廝詭計絕人，此番攻我新柳，分明是解兗州之圍，但他不到兗州，而取我新柳，其計正是可畏。我守寨的兵力微薄，不但新柳難支，即猿臂青雲兩處，亦在在可圖，倘被那廝隨處奪了一處，我便吞滅了兗州，亦免他不過。」永清道：「如此，只得退兵。只是此等內間密計，妙在迅速成功，豈可輾轉逗留？萬一軍機泄漏，大事去矣。」希真道：「不妨，吳用那廝不救兗州，分明亦信魏老，只是眞祥麟一事，務要機密而又機密。現在知此事者實無幾人，——都是我心腹，必不泄漏。我此番回去，退敵務求迅速。我想此刻我等已受朝廷褒封，官兵處亦可求救，不怕那廝久持也。」衆將稱是。當時傳令三軍，拔寨都起，坦坦蕩蕩，公然退兵。那李應已接到吳用飛報，並教李應與輔樑商議，如希真退去，便須相機追逐。當李應見希真退兵，便要追趕，輔樑止住道：「且慢。你看他退得如此彰明較着，難道他不防備追兵？就是無謀下士，不至於此。且撥探子去

探看虛實，再定計議。」李應聽了，便發探子去。半日，探子來回報道：「希真已飛速退了八十餘里，四邊並無伏兵。」輔樑疑慮道：「奇了！那廝真個一無防備，吃他自走了，倒不甘心！仁兄且點齊兵馬，待小弟奉陪仁兄追上去。」李應點齊兵馬，天色已晚，輔樑教李應緩緩追上。行不十餘里，只聽得前面林子裏，探子說沒有伏兵的所在，忽然連珠號砲響亮，李應大驚，輔樑曉得又是那鋼輪火櫃的法兒，却對李應道：「仁兄放心，此事定是那廝狡獪，必非伏兵。但前去虛虛實實，竟難猜測，我們黑夜進兵，斷非所宜，不如就此札住營寨，明晨再議。」到了明晨，探子探得林子內果非伏兵，希真却連夜又退四十里。輔樑道：「不好了，我中他計也！這廝分明令我疑畏，不敢追他。」便教李應快追。（看官：凡是天下的人，脚步大略相同，不見得李應的兵比希真的兵兩腿分外生得長些，希真早已退了一百多里，李應如何追趕得上。况且一路上，每逢山路崎嶇，林木掩映，輔樑還有許多探路搜伏的事務敷衍他。）當時李應追希真不及，只得快快提兵而退。

且說吳用在萊蕪，自從送宋江、公孫勝等起身後，便與朱武修緝新秦萊蕪兩處燧煙營汛，端的十分如法。衆人皆喜，續聞得宋江、公孫勝仍爲希真所敗，心中十分懊惱。又聞得希真重復攻打兗州，驚道：「這廝如此冤冤相報，節節相纏，萬一兗州真個失手，大事去矣！」便與朱武商議救兗州之策。朱武道：「那廝空羣爭兗州，他本寨必然空虛，我去襲他，猿臂塞何如？」吳用道：「此計固妙，但那廝豈有無防備之理？我想他那新柳營在青雲山南面，我兵由北而南，路頗迂曲，他那裏或不甚防備，亦未可知。况且那鐘已被我們毀破，路上更無阻礙，我等不如潛師進發，直攻那處。」朱武稱是。只見凌振起身道：「軍師既要攻城，何不仍用地雷之法？」吳用道：「那里沒有內線，你如何混得入去？」李雲道：「適纔小弟想得，一攻城，栽埋地雷之法，取名鐵穹廬，自問勝於木驢。」吳用道：「你且將圖式與我看。」李雲呈上圖式，吳用道：「甚好，只須略改數處。這里

且發兵到彼待我相機使用。一說罷，便教朱武與花榮鎮守二縣，抽萊蕪頭領史進、陳達、李忠、周通，帶領一萬二千人馬，並帶李雲、湯隆、凌振，及各項工匠各種材料，將人馬分爲兩隊。吳用、史進、湯隆、李雲、凌振領前隊，陳達、李忠、周通領後隊。偃旗息鼓，包戈束甲，向新柳進發。一路悄悄前進。這日，到了下馬橋，距新柳尚有兩站路，忽然後隊發喊，一彪人馬殺來，風飄旗號，正是猿臂寨。當先一員大將，躍馬橫刀，大叫：「逆賊敢亂吾乃劉廣是也。」一陳達、李忠、周通，大驚，一齊迎殺。劉廣輪刀大戰，三人都敵不住。更兼梁山兵不及取甲，吃猿臂兵箭矢槍炮驟雨飛蝗，攢上這場廝殺。幸虧吳用出師素有警備，不致十分大敗，但人馬器械已損折許多。劉廣曉得吳用不好欺的，得了這勝仗，連忙收兵而回。原來劉廣自希真伐兗州去後，深恐梁山來走冷着，便一體知會荀桓等，小心防禦。荀桓與劉廣密諭梁山如來，必是新泰萊蕪一路，便遣精細探子密到新泰萊蕪去探。吳用行止。這日，探得吳用潛師出境之信，荀桓便去回報劉廣。劉廣便挑選了八百名精細壯勇，到下馬橋埋伏。只候他前隊過去，掩他後陣。吳用一時不防，正中其計。吳用大怒，衆頭領無不忿怒，便請直攻新柳城。吳用道：「且慢，休中其奸計。這場他不是正戰，乃是挑敵之兵，那裏他必定還有甚麼詭謀。」當時點閱人馬，便傳令扎下了營寨，一面發探子到新柳城去。

過了一日，探子回報猿臂兵屯在禹功山上，四面林子水草邊，都有伏兵。——也有幾處假的，虛插旌旗，堆積煙火。吳用聽了，便傳令拔寨進兵，離新柳營西面六十里下寨。史進道：「軍師何不就從他沒有伏兵處殺進去？」吳用道：「你不曉得，他沒有伏兵處，定有伏兵。我們且就此屯扎不出十日之外，我有條計，管殺得他退入城中。」便對李雲道：「你那攻城鐵穹廬，比木驢果然較好。木驢是圓頂，逼到城下時，最怕城上推千斤石壓碎木驢；今你改作尖頂，心思却好。但用四斜柱架一樑，總嫌頂平，千斤石終壓得斷；况你用鐵柱鐵樑，



又重又硬，重則難運，硬則易斷。今我意改用粗大渾貓竹，貓竹粗而軟，勝於鐵桿；又三柱便結成一廬，頂尖且銳，自然不怕千斤石了。至於你用生牛皮繡篷，內襯亂髮絲綿，不受槍砲大石，最妙。至裏面支架，也須用渾貓竹，可以萬全無弊。」李雲及衆頭領皆喜道：「軍師神智，真賽過諸葛也。」吳用便教李雲聚集工匠，趕緊製造，又教凌振趕緊置辦地雷，在營後搭廠，限日辦齊。吳用號令機密，自不泄漏。這里且按兵不動。

那劉廣見吳用按兵三日不進，便知吳用另有詭謀，飛速通知希真。原來希真兵馬係分作兩隊退回，劉慧娘同陳麗卿、真祥麟、祝萬年、纓廷玉先退。不日回到新柳，知劉廣兵馬已爲吳用所敗，棄了禹功山，退入新柳。慧娘也進了新柳，協全保守。吳用領兵直逼城下，城下吳用派陳達、周通領四千人馬攻西門，李忠、史進領四千人馬攻南門，吳用和李雲等領四千人馬在後策應。那新柳原無東門，單出北門不圍——這是兵法圍師必闕。那城上劉慧娘早已識得，便將北門塞了。劉慧娘同陳麗卿、劉麒守西門，劉廣同祝萬年、纓廷玉守南門。真祥麟因避衆眼，已回青雲山去了。這城內器械俱備，就只得箭之材，新得永清採辦，亦不憂不足，足可與吳用相持。當時吳用傳令攻城，城上劉廣等守禦得鐵桶也似。接連攻了三日，毫無破綻。那連鐵穹廬的軍士，脚步方纔練齊，吳用陸閣看端的齊如蟻行，捷如鳥飛。那穹廬每一輛中，藏掘子軍二十名，地雷兵二十名，共四十名人手，其薄城時，即用此四十人負之而趨。當時點齊人馬，並穹廬三十輛，吳用親自督領，直抵西門城上。劉慧娘見賊兵又來，傳令小心抵禦。只見城下喊聲振天，賊兵一字兒翻翻滾滾殺來，突出出三十輛鐵穹廬來。原來那鐵穹廬前有兩枝不駕馬的空轅，名爲跨濠轅，那怕丈餘闊的濠溝，但將兩轅搭過，衆兵便好循着這轅推穹廬直抵城根。當時賊軍品三通鼓，吶一聲喊，三十輛穹廬一齊衝過來，城上軍士不知是甚麼器械，各各心驚。劉麒忙傳令開砲，令猶未下，慧娘忙叫道：「開砲無益，快將石子一齊擲下去。」一聲令下，城

上大小石子雨點價下來，吳用大驚，忙教鳴金，收回穹廬。李雲忙稟道：「這穹廬連槍砲都不怕，怕他石子做甚？」吳用道：「你不曉得，快快收回，不然，枉送這班兒郎們性命也。」便疾忙收回穹廬，扎住陣脚。李雲不解，再請其故。吳用道：「我一時不檢點，這穹廬旁用兩翅，使軍士負翅飛行，是老大毛病。方纔我見那廝專用石子打來，那兩翅盛受石子最便，石子盛滿，穹廬必重，兒郎們均被壓死矣。」李雲方纔省悟。那城上見一陣石子，果然打退賊兵，衆皆大喜。慧娘道：「且慢歡喜，那廝識破那兩翅的毛病，必將兩翅去了，於廬中設幾個車輪，教軍士在廬內推運，仍可撲到城下。」劉麒麟麗卿都道：「怎好？」慧娘笑道：「你們休要着急，我猜那廝廬內除了地雷，更無別物。可傳令速備水缸二百隻，教軍士運水上城，又備下牛喉水龍六十條，聽用。」一面告知南門上劉廣照樣準備，一面照常守備。那吳用見穹廬不得利，只得傳令軍士硬攻一番，但見城上城下，槍砲矢石，烏亂得一天星斗，終是無益。吳用只得傳令收兵。那邊南門李忠、史進，悉力攻打，怎敵得劉廣、萬年、廷玉守禦得法，如何攻得。李忠倒吃藥，廷玉飛鎚打壞左臂，只得退兵。吳用聞知李忠受傷，大怒，便令到兗州取楊雄、石秀、孫立，帶領一萬六千人馬，速來助戰。那陳希真、祝永清、謝德、婁熊、王天霸、藥廷芳等，早已到了山寨，深知吳用詭計絕人，且不救新柳，但分派兵將各處鎮守，以防吳用來襲。那吳用退回本營，查點軍馬，送李忠回萊蕪將息。這里聚集精銳，專攻西門。那劉慧娘亦深信吳用利害，端的衣不解帶，晝夜巡閱。當時彼此攻守，又是一日。那吳用果然將穹廬式製改造了。次日黎明，吳用將鐵穹廬在營內排齊，傳諭衆將道：「今番必破新柳城了。衆兄弟與我努力！」衆將齊聲答應。當時飽餐戰飯，營外三聲砲響，兵將出營，列成陣勢，蜂擁而進，直抵西門，放出那鐵穹廬，跨濠過去，直薄城根。只見那城上軍士毫無懼色，須臾間，城上十數道瀑布飛下。那穹廬內軍士方將地雷栽得少些，不防青天忽降大雨，將火藥盡行濕透，毫無用處。這曉做枉費心計。吳

用大怒。只見城上湧起一座飛樓，端坐着一位美貌佳人，手秉如意，指着吳用道：「吳用！人人說你是智多星，但到我女諸葛手裏來領死，却早哩！快回去，盡心學習兩三年，再來罷！」吳用怒極，便叫：「那個上去與她厮併？」說未了，那座飛樓豁喇早卸了下去。周通正待出馬，只見城上又立出一位佳人，黃金鎖子甲，梨花古定槍，正是陣麗卿。周通見了，便不敢上前。陳達不識高低，出馬大叫道：「你這婆娘下城來，與我厮併。」言未畢，一箭射來，急閃不迭，肩 upper 上着，急忙勒馬回陣。吳用見連日將官受傷，不敢催戰，只得忍着一肚皮氣，收兵回營。

次日，吳用對衆人道：「攻城之法，終要令城中不得休息，人困馬疲，方能取勝。此次我雖兩將受傷，銳氣未挫，今日衆兄弟衆兒郎仍與我努力攻城。」衆人一齊答應，重復列成陣勢，吶喊攻城，足足攻了一日。吳用道：「諸君休辭勞瘁，明日盡力再攻。況且兗州兵，不日就到，可換替攻打。」衆人應諾。當夜回營將息。

那陳希真將各處守備之法，俱已安派停當，一面點兵守新柳北面土圍，一面發通稟到景陽鎮總管處求救。誰知那總管竄見喜，正活是那年的魏虎臣，說起點兵二字，便似當頭打下霹靂，嚇得魂不附體，那敢來救新柳營，所以任憑吳用儘力攻圍。那希真在土圍內設法，想襲吳用，吳用防備得緊，那裏敢得。那吳用連日攻打新柳，一日，接到楊雄、石秀、孫立一萬六千人馬，併糧草等物。吳用大喜，誓必滅了新柳，方肯退回。只見凌振獻計道：「地砲不利，下如改用天砲。」吳用道：「何謂天砲？」凌振道：「小弟與湯隆已造了一個，請軍師察看。」吳用便教取來，須臾凌振取來獻上，只見是一個正方鐵匣，長闊高各一尺，中藏火藥鉛子，內有一道藥線盤入。吳用問：「怎樣用法？」凌振道：「仍用鐵穹廬載過去，只穹廬上豎起一竿，比他城牆略高些，上一滑車兒，穿一根長索，一頭繫了這砲，只待穹廬將到城根，便將藥線點着，扯上竿頭，搭上城去，下面將繩索

割斷，那砲自在城上炸開，打得他千人辟易，我兵便將雲梯爬城也。」吳用道：「此器固妙，但用時尚有一層斟酌。此砲未搭上城時，先被那廝用長刀長鑿割斷，墮下城來，豈不誤事？」凌振道：「軍師計將安出？」吳用道：「這事容易，但將穹廬改大些，中藏四十名烏槍手，將近城時，悉力向上打去，那廝無處立脚，怎能割我繩索？」衆人稱妙。吳用吩咐凌振湯隆去照式製造，便點派兵將留楊雄、石秀，在西門派孫立到南門去。不數日，天砲辦齊，分派停當，只待明日再攻。

且說劉慧娘目不交睫，已有十餘日，劉廣愛惜她，教她且去睡睡養神。慧娘那里肯，吃劉廣再三推不過，只得下城到營房裏就寢。正是困倦已極，一睡却睡得起不來了。時方黎明，慧娘睡夢中，忽聽得城上發喊，大驚而起，急忙上城，只見那個尖頂的廬兒又來了，劉麒忙問道：「妹妹這番怎破？」慧娘猛想到麗卿神箭忙叫道：「卿姐！卿姐！快將他竿上繩索射斷！」麗卿忙用連珠箭射去。慧娘又道：「一手不及偏射，怎好？」麗卿一面射，一面說道：「這里我一人儘殺，只怕南門上不好，快傳桂花等四個丫頭去射，她們近來箭法很好。」慧娘忙傳桂花、薄荷、佛手、玫瑰，四丫頭到南門去，又吩咐萬一有一架不射到，被他撲上城來，可教本段避入左右段，但用弓弩遠遠射住，不容賊兵上城；其左右不準亂伍，亂伍者立斬。飛速赴南門去。這邊西門上，天砲繩索都斷，城上平安無事。那邊南門上，却有兩架打上城牆，史進孫立見城上砲炸，濃烟障天，急推雲梯上城，不防濃烟中亂箭射來，登城之兵盡被射死。濃烟方散，城上早已列隊守備，推下千斤石，壓斷雲梯，賊兵死者無數，史進孫立懊恨而返。吳用歎道：「陳希真輔佐個個如此，真吾心腹大患也！」傳令攻打一番，毫不得便宜，又只得收兵。

慧娘見賊兵又退，對劉麒道：「那廝必然再用此法，一而再，再而三，我其危矣！」劉麒道：「怎好？」慧娘

道：「此刻我城堞盡被那廝打壞，我兵守禦甚難。爲今之計，速將整枝粗竹，扎成竹笆子，蓋城上。」言訖，便傳令營中竹匠，立時扎起無數竹排，慧娘教將竹排平鋪城上，只留竹根三尺餘在城內，其餘都吐出城外，竹梢參差，枝枝外指。

那吳用收回穹廡，正擬鑄砲換繩，再行攻打，忽見城上蓋滿竹笆，不覺失聲歎道：「這番新柳城取不得了！」衆人忙問何故，吳用道：「竹梢軟而滑，這砲如何打得？更兼參差不齊，雲梯如何上去？況且他平鋪吐外，不受鎗炮矢石，更有何法攻他？」衆人面面相覷，各各無言。半響，石秀道：「何不放火箭燒了他？」吳用道：「火箭怎能奇奇巧巧，射在他竹笆上？」石秀道：「但放得多，總射他着了。」吳用意本無聊，且准了石秀所請，令備數萬火箭，領兵直赴城下。一聲號砲，數萬火箭，雨點價上去，却只有百十箭着在竹笆上，盡被城上水龍澆滅。吳用又收兵而退。是夜獨坐帳中，悶悶不樂，心中暗忖道：「此番攻新柳，不料毫無便宜。」意欲退兵，又恐「此番一退，希真必隨即滋擾兗州。」好生委決不下。想了好歇，忽生一計，便傳凌振湯隆進帳吩咐道：「你們速將那天砲改造圓的應用。」二人問何故，吳用道：「你去造來，我有用法。」二人諾諾而說。吳用便傳令選齊一百副砲架，看官你道砲架是怎樣的，原來就是古法石砲的架子。春秋時鄭子元旂勦而鼓范蠡發機運石，即是此物。自元以來，故有火砲，雖仍襲砲名，其發放却用不着砲架。前傳施耐庵先生寫凌振支砲架放砲，實係失據。蓋緣當時火砲之法，最爲祈密，設禁甚嚴，所以耐庵不得而知，以己意推測之，只道仍是石砲之法而已。這原怪不得耐庵。今此處却實以石砲之架，施放火砲。蓋石砲從架上發去，不過落到敵陣內，打壞數人而已。今火砲借用石砲架子，發放出去，到敵時爆炸四迸，所傷實多。當時吳用算計已定，只待圓砲製齊，便要施放。

且說劉慧娘見筈已蓋好，稍爲放心，忽想道：「且尋思尋思，看他還有甚麼法兒攻我。」尋思一番道：「惟有石砲尙可打上城來。」因思禦擋石砲之法，沉思半響道：「有了。」便傳令教軍匠立時製起竹扇一千副，其法用相竹編成，狀如掌扇，柄短扇長，下用神臂弓張開絆脚，另有機括小根。當時一日辦齊，慧娘看了甚喜，忽想此器也好，施放砲火，便又傳軍匠連夜打造砲子，以多爲妙，其法正如吳用圓砲之法，而中藏小砲，又有毒烟，比吳用的更妙。當時吩咐軍匠照式去做了。慧娘對衆人道：「有了此器，不但禦敵，兼可退敵矣。」便請劉廣派兵。當時派劉麒管城上神砲，麗卿領三千鐵騎往城門邊，只待神砲得勝，便衝殺出去。那邊祝萬年、樂廷玉也摩拳擦掌，等待衝殺。又遣人籠城出去，潛到土圍，通知希真。那希真在土圍內，已與吳用遊騎戰過幾次，只是不得便宜。今日一聞此信，大喜，便安派兵馬，等待追襲。那吳用雖然多智，如何料得。

次日黎明，吳用點齊人馬，又到城下，將砲架一字擺開，一聲砲響，三軍吶喊，那圓砲如雹子般打上城去。只聽得城上哈哈大笑，那圓砲個個都打回本陣來了。滿天爆炸，吳用前隊大亂。原來那竹扇脚下，神臂弓弦，係活棍子張開，這圓砲打在竹扇上，將扇子一振，活棍脫落，那弓弦便盡力往後一兜，自然撲得這圓砲爆回本陣了。吳用忙傳令止住，却不解何故。無數圓砲，絡繹不絕而來，雷霆四震，彈霧迷天。吳用大驚，疾忙退兵，陣麗卿已領兵殺出，那邊史進、孫立已被劉廣、萬年、廷玉三人殺敗，又被希真、永清兩路人馬從土圍殺出，直殺得大敗虧輸。永清便抄到西邊來襲，吳用後營。

且說吳用見飛砲失利，便教按隊退兵，怎當得麗卿勇猛衝殺，毒煙散處，麗卿一馬衝來，周通手酥脚軟，那敢迎敵，吳用忙教扎住陣脚，只用佛狼機打去。麗卿正在衝殺不入，忽見吳用陣後發聲喊來，全陣俱亂，麗卿見了，便揮人馬殺上。吳用兵馬大敗四散，露出背後一隊人馬，當先一員少年勇將，却是雲龍。麗卿大喜，當

時合兵掩殺。楊雄、石秀，保着吳用，飛速逃回本營，恰又與永清兵馬遇着，混殺一陣。吳用第退入營內，營門急閉，鎗砲齊下。永清正待設法攻擊，只見鎗砲忽然絕聲，永清大疑。半響，差勇將登營觀看，吳用兵已遁去矣。永清遂不敢追。那邊萬年、廷玉，追擊史進，孫立正在不遺餘力，背後劉廣望見前面林木掩映，恐有伏兵，忙教鳴金收住。果然林子裏鎗砲徹豆般打來。劉廣、萬年、廷玉，亦不敢追。兩枝人馬，一齊扎住，都等希真號令發落。

且說希真見劉廣已得勝仗，便也抄過西邊，掩吳用前隊，見麗卿却與雲龍合兵一處，痛殺賊兵。希真喜出望外，但見雲龍邀住周通，輪刀大戰，不上十餘合，雲龍刀起，斬周通於馬下。麗卿已揮軍掃滅了殘賊。希真謝了雲龍助陣，退兵，不暇多敘，便入城去，教麗卿陪雲龍隨後進來。那劉慧娘同劉麒正在城上督理軍務。麗卿同雲龍一路說說談談，到了城邊，雲龍猛抬頭，見了慧娘，便問麗卿道：「城上那位女將軍是誰？」麗卿笑道：「你問做甚？除是你那渾家，還有那個？你看那城上的竹篋竹扇，都是她想出的。」雲龍大喜，便目不轉睛的向那城上，看得仔仔細細。慧娘做夢也想不到雲龍來了，所以眼睜睜只看那個小將，不知何人。及至進城，雲龍先入中軍，去見希真。麗卿撇了雲龍，徑上城來，慧娘便問麗卿道：「姐姐，同了那裏的一位少年將軍同來？」麗卿笑個不住道：「就是你的……你的……」接連說了兩三個「你的」，慧娘早已會意，便碎的一聲，便道：「賊兵怎樣了？」麗卿帶笑道：「回去的了。」劉麒亦暗笑。慧娘傳令撤退兵將下城。

却說希真接見雲龍，正欲動問諸事，忽報祝永清差人來請令……

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強將更逢強將，殘賊寒心。高才偏遇高才，仇讎授首。不知永清請令，待欲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一百十回

## 祝永清單入賣李谷

### 陳希真三打兗州城

話說陳希真正新柳營內接見雲龍，正欲動問事務，忽聞祝永清差心腹人來請令。希真教喚入，那來人上前叩首，起稟道：「祝頭領稟上主帥說：探得吳用向兗州退去，必是去守兗州。吳用那斷機警絕人，萬一我們機務泄漏，大事去矣。現在我們兵馬衣甲餼糧，無不悉備，今日得勝，便算吉日，就此起兵，直搗兗州，使其迅雷不及掩耳。此議未知可否？請令定奪。」希真早已會意，便道：「有何不可。」便派陳麗卿、樂廷芳，領四千人馬，會合祝永清，萬年、樂廷玉，八千人馬，共一萬二千人馬，即日起行。請劉廣回守山寨，傳令訖，祝永清等便拔寨飛速向兗州進發，追吳用去了。

且說希真接見雲龍，彼此各相問候。劉麒亦與雲龍相見了。雲龍道：「小姪久要來叩安，近得召家村報稱梁山賊兵滋擾，小姪稟明父親，特領部卒六千來從勦賊。召忻因兵力微薄，強寇比隣，不敢輕離部，託小姪致意問候。」希真稱謝，又問道：「聞尊大人榮陞統制，入京陛見，未知係何日回任？」雲龍道：「家君于旬日前回署，正有一喜信要報知老伯。」希真忙問何信，雲龍道：「家君入覲時，正值種經略凱旋，家君即將老伯歸誠之謀，商於經路，蒙經路極口允許。有此位鉅公在朝，又何憂乎奸臣阻隔哉？」希真大喜，稱謝道：「承令尊如此周旋，愚伯何以爲報？」正說間，忽報劉廣進城，希真傳令迎入，雲龍上前請劉廣安，彼此通問。劉廣大喜，相邀入坐。希真吩咐治筵，又命犒禮雲龍來軍，雲龍謙謝。雲龍坐客位，希真、劉廣、劉麒，坐主位。希真對劉廣說起雲天彪託種師道之事，劉廣亦大喜稱謝。雲龍道：「老伯兩次蒙陰之捷，所有奏牘，實仗賀檢討一人調度，劉安撫雖離從命，其實不無耽祝。據家君之意，以爲此等處只由他去，未識老伯以爲何如？」



希真道：「令尊固是至正之論，然委蛇從俗，君子亦有時不得已而爲之。」劉安撫處，愚伯自有理會。」當時開筵暢飲畢，希真對劉廣道：「我於明日當起兵去接應小塔，煩姨丈鎮守此池，修緝新柳城池，并款留令坦盤桓數日。」劉廣應諾。當夜，備客館安頓雲龍及一千軍馬。

次日，希真、劉慧娘，率領真祥麟、劉麒、王天霸、范成龍，并一萬二千人馬，即日起行。劉廣、雲龍候送。雲龍道：「恭聽老伯捷音。」希真道：「此次若僥倖成功，所有歸誠之事，還仗尊大人費心一切。」雲龍道：「老伯放心，家君無不盡力。」希真告謝，上馬起行。這里劉廣留雲龍住了數日，雲龍告別起行。劉廣修緝新柳城池，不必細表。

且說吳用約敗軍退了三十里，方知周通陣亡，痛惜不已。令史進、陳達領本部回萊蕪，李雲、湯隆、凌振、回梁山，自己與楊雄、石秀、孫立，領兗州人馬，由鄒嶧一路回兗州。次日，又退三十里，忽報祝永清領大隊人馬追來，吳用只顧緩緩退去。第三日，又退三十里，誰知永清並不力追。大約吳用退三十里，祝永清便進三十里，這個人名色，喚做「送王歸殿」。如是者五日，吳用大怒，便教軍士休退，當時札下營寨，誰知吳用不退，永清亦不進。當時彼此相距一日。次日，吳用潛師退去，永清却早已探得確實，便拔寨追來，只是相距三十里左右便住。吳用大怒，又教札住營寨，遣人直叩永清營前挑戰，永清便提兵與混戰一場，各無勝負。次日，吳用又挑戰，永清便堅守不出。吳用恍然大悟道：「我中他計也！」說未了，接得兗州告急公文，乃是陳希真領萬餘人馬，由泗河順流而下，直攻鎮陽關。衆人皆驚。吳用道：「不妨，那里面有魏先生助守，倒怕這里失利。」便傳令分軍馬爲二隊，奇正相生，火速退去。永清果不敢窮追，俟吳用已退入兗州，然後領兵直攻飛虎寨。

且說李應自追希真不及之後，與魏輔樑提兵而返。輔樑教李應安頓諸務畢，輔樑又欲回山。李應道：

魏先生非李應好瀾高躅，此時希真必深恨於先生，甌山孤懸城外，萬一希真偏師，直犯尊府，先生危矣。依愚見，何不挈寶眷暫居城內，一着小弟可且晚領教，二者避了希真之患，統俟東方平定，定送先生白雲高臥也。

「輔樑道：『甌州道遠而路僻，希真未必能至，但仁兄所慮，亦不可忽，謹遵台諭，容數日攜眷來城。』李應大喜，原來吳用有密信致李應，言輔樑好居山野，深恐被希真招去，爲害不淺，所以李應此日固留輔樑，誰知輔樑竟脫口應承，羣疑頓釋。過了數日，輔樑遂移居城中，日日與李應會晤，那衆頭領亦時來問候，真大義亦在其內。真大義已暗集心腹二百多人，個個與大義同心合意，輔樑暗喜。此時大義尙未與心腹諸人說明內間之事，只待希真到來，便可舉事。這日，輔樑正與李應閒談，忽報猿臂兵馬叩關而來，李應驚道：『吳軍師未見退回，怎麼那厮們來得這般快？』輔樑道：『休慌，那厮想襲我不備，主意却打錯了。我這鎮陽關陡峻異常，賊兵豈能飛越？快點將守關，再相機宜。』李應道：『須得先生偕小弟親去爲妙。』輔樑道：『這個自然，但賊兵若由賣李谷襲我西門，老大不便，快教真大義領二千人馬，守住賣李谷，此爲要着。』李應忙令真大義領二千兵，赴賣李谷去了。這里李應同魏輔樑、杜興、樂和，領兵六千名，守鎮陽關。端的防守嚴密，希真如何攻得。那希真不數日，已探得真大義守賣李谷，大喜，正擬遣將襲賣李谷，適值吳用已領兵退到賣李谷了。吳用見有將守賣李谷，大喜，進得谷來，真大義率衆出迎。吳用問了姓名，便叫：『真將軍小心防守，俟小可入城後，再定計議。』說罷，便同楊雄、石秀、孫立，進兗州西門去了。進得城時，吳用命楊雄、孫立守城，自己同石秀赴鎮陽關。一見魏輔樑，深深一揖，許多費心的好話。魏輔樑心中一驚，佯作大喜之狀道：『小弟在此，蚊負徒勞，今先生親來，輔樑幸甚。』吳用道：『先生休過謙。』輔樑道：『非也。那下軍務傍午，使小弟果勝於先生，定然當仁不讓。今弟撫衷自問，實知小智不及大智，先生勿以輔樑癡長而有所遜讓也。』正說間，忽報祝永滑兵馬已將飛

虎寨團圍住。原來飛虎寨在兗州城西南十五里，賈李谷在西門外五里，鎮陽關在正東偏南五里。輔樑道：「不妙，那廝名雖圍飛虎寨，其意實欲襲賈李谷，那廝詭計多端，猶恐真大義一人守不住。」吳用道：「我看再派石秀去助真大義。」輔樑道：「固好，但守關豈可乏人？城中現有楊雄孫立二將，不如就近調遣爲妙。至於那廝詭計，端的不可勝防。今日弟與先生同肩鉅任，而鎮陽賈李、東西踐隔，不也兼顧？弟有愚見，請一人鎮守城中，以應西路，一人鎮守關中，以備東面。先生以爲何如？」吳用道：「甚妙。未識先生願居城中，願居關上？」輔樑道：「關上任重，先生居之；城中守易，輔樑居之。」當時吳用自問才勝於輔樑，便口裏謙讓幾句，竟從輔樑所議。輔樑心中暗喜道：「這廝在我掌握也。」便回兗州城。——不說吳用與李應等守鎮陽關。

單說輔樑到了城中，便發令派楊雄領兵一千去助真大義，又派孫立領兵一千鎮守西門，又遣人到飛虎寨圍師闕處遞口號與解珍解寶，以便彼此呼應，又教將口號密告真大義楊雄。只有顧大嫂時遷陪輔樑在城中。輔樑又差心腹將着兩個錦囊去授真大義楊雄。真大義收到，當夜折看，早已知了，楊雄如何識得。當時魏輔樑真大義密計已定，只待猿臂兵發作。

且說魏永清聞飛虎寨，聞知真大義在賈李谷，甚喜。當時教樂廷玉押營，自己親到希真營內，商議襲賈李谷之策。問希真道：「泰山處有無魏老密信？」希真道：「沒有。」永清道：「想是吳用那廝關防嚴密，以致於斯。」希真道：「非也。你只管攻賈李谷，我料魏老必有道理。我這里且按兵不動，待你奪得兗州城，我與你夾攻鎮陽關罷了。」永清會意，便回本營去了。

當晚，永清傳令，只留祝萬年領三千兵圍飛虎寨，又教他二更時分，將軍馬驟然約退，那廝如追出，便用埋伏計擒他。他如乖覺不追，便按軍勿動，待我號令施行。萬年應諾。當時永清將九千人馬分爲三隊，永清與

麗卿領中隊，欒廷玉領左隊，欒廷芳領右隊。分派已定，吩咐三軍飽餐，準備通宵捉賊。三軍領命不多時，忽報楊雄領兵來挑戰。永清大喜，吩咐堅守，休要迎戰。楊雄依魏輔樑錦囊中密計，教軍辱罵。永清會意，三軍齊出。陳麗卿一馬當先，大戰楊雄。楊雄見是麗卿，心中畏懼，抖擻精神，盡力招架。永清便令三軍一齊掩上，兵勢浩大。楊雄伴作抵敵不住，領兵而走。永清領兵飛追。欒廷玉諫道：「那廝防有詐。」永清道：「只管追去。」但見前面楊雄飛奔，猿臂兵搥鼓吶喊，直追到賣李谷口。三更時分，陰雲四合，一天如黑。真大義在賣李谷上，望見楊雄入谷，大喜，一聲令下，兩邊礮木滾石齊下，塞斷谷口，黑影裏衆人不問好歹，亂箭射下。楊雄并衆人一齊大叫道：「是自家，人是自家。」真大義伴作大驚道：「怎好！衆軍皆驚。」真大義道：「諸君聽我說，事已如此，只得將錯就錯，休要歇手，我自的道理。」二百多名心腹，齊聲答應。衆軍不知所爲，亂箭不住，將楊雄一千人盡射死在賣李谷下。真大義道：「諸君聽者，我等進必爲敵兵所殺，退必爲本寨所誅，進退無路矣。我想我等是大宋人民，不合從了宋公明，被天下萬世唾罵。你看陳希真，他倒現成已受招安，將來定有出頭之日。我們既害了楊雄，不如就趁勢歸附了他，倒好充個頭功。諸君顯親揚名，斷在此會，真乃不幸中之大幸也。」二千人齊聲答應道：「聽真將軍調度。」一說罷，祝永清已領兵由谷口小路登山，大義忙教迎入。原來永清起兵時，伏路兵捉得梁山奸細，正是真大義心腹，已將魏輔樑密計一一說了。此時永清大義相見，各已會想。大義將口號告與永清，永清急令欒廷芳將三千人馬，授了密計，赴飛虎寨去。大義急令就本山放火。永清急令欒廷玉領三千人馬，在谷口北面埋伏，待有賊兵來救，即便擒捉。大義急令本部人馬，拔寨起身。永清急令本部人馬，隨大義直趨兗州南門。

魏輔樑在城中望見賣李谷火起，大喜，急傳令教孫立帶本兵一千，又加精銳兵一千，飛速出西門去救。

賈李谷孫立領令出城去了。隨令顧大嫂領精銳三千，飛速出北門，繞道去助孫立。顧大嫂領令去了。便令時遷飛速出東門，直赴鎮陽關去，告知吳用。時遷領令去了。時遷方去，真大義已餓了。祝永清、陳麗卿大隊殺進南門，南門上只得些須老弱殘兵，如何抵擋得住。當時被真大義賺開城門，狼臂兵一擁而進，登時殺個罄淨。真大義領本部殺向東門去了。祝永清、陳麗卿領兵撲到府裏，魏輔樑儒冠儒服，恭候已久。見永清進來，急忙教流星飛馬追顧大嫂轉來，還救城中。便問永清道：「那位往北門去截殺那廝？」麗卿道：「就是奴家去。」說畢，便飛速領兵赴北門去。恰值顧大嫂得令轉來，方過吊橋，麗卿驟馬飛出，顧大嫂一見麗卿，弄得不知頭路，不防備，喫麗卿一鎗，刺中心窩，顛下馬下。三千賊兵，一齊大驚，喫狼臂兵一趕而散。麗卿取了顧大嫂首級，領兵進城。不多時，只見樂廷玉細縛了孫立，領兵進西門來了。原來廷玉得永清密計，領兵在賈李谷北口埋伏，又分兵一千到賈李谷南首吶喊。其時二更將畢，天昏地黑，星斗無光。孫立望見賈李谷火勢蒸天，谷南喊聲不絕，只道事在前面，一直往南廝殺。不提防走到谷北，四面喊聲大振，絆馬索齊起，樂廷玉領撓鈎手一齊上前，捉得一個不剩。孫立見樂廷玉待要戰鬥，早已無能爲力，喫樂廷玉手到擒拿，和衆賊一齊細縛，領兵解進城來。永清大喜。不多時，只見樂廷玉帶了解珍、解寶、兩顆首級，領兵也進西門來了。原來樂廷玉受永清密計，當即到祝萬年營裏，告知萬年，萬年便離了飛虎寨，速赴賈李谷南口埋伏。廷玉便飛速到飛虎寨，假傳魏軍師號令，稱敵兵全隊攻賈李谷，十分緊急，速分兵一半前去救援。解珍、解寶一來見口號不錯，二來望見賈李谷認真火起，三家見萬年的兵果然盡去，如何不信，便開門請入。樂廷玉領四百名勇士直進飛虎寨，催解寶領兵出寨，約已去遠，便袖中突出利刀，砍殺解珍、解寶三百勇士，一齊動手亂砍，打開寨門，放起旗花，寨外兩路伏兵，一齊殺進寨內。那邊祝萬年已用亂箭，將解寶及一千人馬，盡行在賈李谷南口射死，得了勝仗，回轉飛

虎寨來見飛虎寨已破大喜。廷芳將兵馬都交與萬年守寨，自己領兵五百，帶二解首級，進兗州城報捷。永清大喜。這番襲賈李谷，破兗州城，奪飛虎寨，擒捉衆賊，盡出魏輔樑一人定計，永清深深拜謝，便與輔樑出榜安民，商議遣將攻鎮陽關慢表。

且說吳用在鎮陽關，與李應等協力保守，那希真兵馬遠屯關外，毫無動靜。吳用正在疑慮，忽回頭見賈李谷上紅光浮天，大驚道：「不好了！魏先生失手了！」便教石秀快進城去，通知魏軍師，須用計保城爲妙。石秀領令飛速前去，中途撞見時遷，石秀問了一聲，不暇多說，便兩來勢跑過。石秀直到東門，猛擡頭，見真大義在吊橋上，大驚道：「你守賈李谷的，爲何在……」還未說完，真大義手起一刀，砍去石秀左臂——已斷，滾於橋下。石秀從人不滿百餘，如何敵得真大義手下人，一齊上前砍殺，只剩一兩個爹娘生下快腿的，黑影裏逃了性命。

那吳用既遣石秀入城，忽然叫苦不迭，教追石秀轉來。令未發，時遷已到，將輔樑的事說了。吳用大驚失色道：「吾命休矣！」李應亦大驚道：「怎麼魏先生這般沒兵法！」吳用道：「叫甚魏先生？我中他內間毒計也！」衆人皆一半驚駭，一半狐疑。吳用對李應道：「我與你趁早逃命罷！」說未了，忽關上亂叫鬼來，只見真大義騎披髮流血，騎着一匹猙獰青毛獸，領着無數鬼兵，遍關而來，漫山遍野，盡是綠映映的火光，黑夜裏不辨真假，嚇得賊兵膽碎心驚。原來希真屯兵鎮陽關外，既與永清約會攻關，便教劉慧娘提心探望。三更將徹，望見西南上紅光隱隱散漫，慧娘告希真道：「賈李谷火起已久了！」希真忙令真祥麟借騎了慧娘的青獅，扮作鬼兵，又帶了慧娘，素日製造的假篝火，直攻鎮陽關。關上大驚大亂，吳用忙叫是陳希真的詭計，賊兵又錯會意是妖法，人心愈亂。背後陳麗卿、藥廷玉、藥廷芳，已領大隊人馬，由兗州東門殺來，吳用忙叫棄關逃走。陳

希真已領雲梯兵，由鬼兵隊裏登城，人兵鬼兵，一齊上城。吳用、李應、杜興、樂和，亂軍中逃出性命。吳用、李應，領着六百餘名親兵，望西北狹道山飛奔，又與杜興、樂和相失。杜興、樂和，從僻處越出關外，黑影裏領數十騎，一溜煙逃脫。不料假鬼引出真鬼，前面無數青嶺，青嶺中看得個個鬼兵，胸前都有一個大「祝」字，十分明白。樂和驚倒，回頭已不見了杜興，却見一隊猿臂兵馬殺來。樂和爬起待走，早喫那隊中大將王天霸一搥，揮來，攔腰打斷，早已了賬。那杜興失了樂和，昏黑中不辨東西南北，一味亂闖，背後無數青嶺趕來，不覺闖入一隊猿臂陣中。那陣中將官，正是范成龍，將杜興劈胸揪住，杜興急抽腰刀待砍，范成龍急將矛柄敲去，振落腰刀。衆兵已取繩索，上前將杜興捆了。原來這些真嶺真鬼，猿臂兵都不看見。那天霸成龍兩將，係希真留他在關外巡捉逃賊的，却好打殺樂和，活擒杜興，一齊進關。劉麒也保護了慧娘進關。鎮陽關已破，希真已與麗卿等兵馬會合。樂廷玉道：「眼見李應保吳用從西北角上逃去，待小將去追斬了他。」劉麒道：「衆位辛苦了，待我去。」真祥麟道：「我雖力斬百餘人，却不疲乏，我願同去。」麗卿道：「我不會大廝殺，我也要。」麗卿、劉麒、祥麟，一齊請令去了。

那李應保着吳用，方從東北狹道山逃出，不防劉麒一馬追到，吳用急從山坡滾落。李應挺鎗敵住劉麒，劉麒輪着三尖兩刃刀大戰李應。戰到四十餘合，正在性命相撲，忽見麗卿橫鎗躍馬殺來，李應大驚，急忙兩邊招架，不防斜刺裏殺出一個活鬼來，正是真祥麟。李應道：「吾命休矣！」忽聽得有人大叫：「家君致意三位將軍，看家君薄面，休傷吾友。」其時天色黎明，李應抬頭一看，只見魏生騎下一匹白馬，背後還有一位少年將軍，正是祝永清，大叫道：「李應聽者，魏先生面上，饒你一次。」說罷，麗卿等三人，一齊住手。李應只剩單騎去了。麗卿道：「可惜走了吳用。」永清道：「幾時走的？」劉麒道：「我們廝殺時已不見了。」永清頓足。

這「你們太不精細，開手斷殺時，便該着二人往西北追搜。」三人皆大悔。祥麟道：「我去追去。」永清道：「不及了。」祥麟追上一段，果然不見吳用而返。當時永清、麗卿、祥麟、劉麒、魏生等五人同進兗州北門。

李應得命單騎逃下狹道中，仰天長歎，擇徑便走。一路饑渴風霜，會着吳用回梁山泊去了。

希真在鎮陽關收齊人馬，大掛隊伍，掌得勝鼓，進兗州城。魏輔樑、真大義同祝永清等一齊迎接。希真一見輔樑，拜倒在地道：「仗仁兄妙計，斷除狂賊，肅清王土，其受賜正不復希真一人也。」輔樑謙謝。當時升廳計功，引前軍進賈李谷、襲兗州城，射死楊雄，生擒石秀，是真大義的功勞；派兵將分襲兗州城，飛虎寨等處，是祝永清的功勞；生擒孫立，是欒廷玉的功勞；賺開飛虎寨，斬解珍，是欒廷芳的功勞；詐退誘敵，埋伏陳通橋，射死解寶，是祝萬年的功勞；奮勇斬開兗州南門，又直趨北門，斬顧大嫂，又追逐李應，是陳麗卿的功勞；詐作鬼兵，當先破鎮陽關，又追逐李應，是真祥麟的功勞；斬樂和，是王天霸的功勞；擒杜興，是范成龍的功勞；砍天富星，挨天鵬，李應大旗一面，是劉麒的功勞；製造異獸青麟，驚亂賊軍，是劉慧娘的功勞；統計前後兗州三戰，新柳兩戰，祝萬年、祝永清、陳麗卿、劉麒，兼有襲飛虎寨的功勞；劉慧娘兼有製造地雷轟壞飛虎寨，振死鄒淵、鄒潤的功勞；又有製造諸器，守新柳的功勞；苟英有禦敵身死，捍衛新柳的功勞；祝萬年、真祥麟、王天霸，又兼有追逐宋江，斬獲羣賊的功勞；真祥麟又有斬孫新、功勞；謝德、婁能，亦有斬獲賊首的功勞；苟桓有探吳用踪跡，先機勝賊的功勞；陳麗卿兼有助祥麟射倒孫新，又射傷宋江的功勞；其衆將追亡逐北，擒斬小賊之功，及部下頭目卒伍，各有奮勇斬獲之功，皆照軍政行法，一體從實紀敘。惟有魏輔樑功勞最大，只因自願敘功，所以紀功不及。永清請魏輔樑上坐，納頭便拜。輔樑慌忙避開，希真攔住道：「仁兄如此苦心，襄成大功，希真因仁兄高尚，不敢挽留芳躅，於心實抱不安。今仁兄並一拜而不受，希真將



何以爲情？永清道：「老叔聽稟小姪今日之拜，其故有三：一爲祝氏祖宗，啣感九原；二爲猿臂諸君子，慶邀薦拔；三爲山東數百萬生靈，咸蒙庇佑也。老叔坐當其位，休要推辭。」輔樑聽了，只得側立在上面，受了永清九拜。希真令劉麒王天霸守飛虎寨，替回祝萬年，又派真祥麟，真大義，去守鎮陽關。將一切事務安頓畢，日方亭午，希真吩咐在府堂上，拂起桌案，供起祝家莊祝朝奉，并祝龍，祝虎，祝彪，一應眷屬的神位。萬年當先主祭，永清，麗卿，以次行禮。希真，輔樑，廷玉等，以次助祭。禮畢，左右獻上活三牲，乃是孫立，杜興，石秀。——原來石秀被真大義砍斷左臂，滾入橋下，并不曾死，喫衆兵細來。藥廷玉一見孫立，便叫道：「且慢動手！快傳一應劊手屠戶都上來。」須臾傳至纒廷玉，使問道：「你們想得出極慘毒慢慢死的刑法麼？」內有一個劊子手答道：「請老爺暫放他寬活一日，小的便想個法兒獻上。」廷玉道：「狠好，你們退去。」便捲起衣袖，手提尖刀，指看孫立罵道：「你這害國殃民，叛君負友的内間奸賊，今日見我，尙有何說！」孫立揚眉叫道：「今日高高上坐的魏輔樑，是何人？内間二字，須知忌諱。」輔樑撚鬚看着孫立，笑道：「人苦不自知耳！子所助者何如人？輔樑所助者何如人？天下萬世，自有公論，何煩今日曉曉。」廷玉持刀揀孫立身上不致命處，搨了三個窟窿，取出三杯血酒，獻在祝朝奉位前拜道：「祝兄今日皇天垂佑，凶仇授首，吾兄英靈不滅，尙其來饗。」祝罷，聲隨淚下。萬年永清，一齊淚落，衆英雄無不悲感。永清雙眉剔起，聰的提起尖刀，指着杜興道：「待我親割這個巧言敗義，甘心從賊的奸賊。」便撲到杜興面前，將杜興亂割。廷芳攔住道：「一陣亂割，登時死了，不是便宜了這厮。」永清聽罷，便慢慢細割。石秀大怒道：「無知小厮，何得無禮！」萬年大怒，也提起刀來道：「你這賊胎賊骨，甘心下流的賊，敢說甚麼？」石秀不住口小厮小賊的罵，萬年怒極，便把刀搗開石秀牙齒，割去舌頭道：「你這賊再罵。」便接連在石秀身上搨了十七八個洞，看那石秀，兀自出氣多，進氣少了。萬年便一刀通進

石秀心窩直割下小肚子，取出心肺，捧向神位前來。永清也將杜興心肺取來，一齊獻上。希真叫刀斧手來，梟去杜興石秀首級。廷玉指着孫立道：「饒你寬活一日，明日好好來領死。」喝左右牽孫立下去。永清將孫立、杜興等眷屬盡行殺戮，不留一個。當時送了神位，掃盡血跡，大開慶功筵宴。希真傳令飛虎寨、鎮陽關，一齊開宴，大衆開懷暢飲，至夜方畢。

次日，希真命挪孫立赴十字路口聽刑。劊子手來稟道：「小的想了一法，用細鈎鈎皮肉，用刀小割，備下鹽滷，澆洗創口，倘有昏暈，可將人參湯灌下，令其不死，如此緩緩動手，自然斃他受用了。」廷玉大喜，重賞那個劊子，便教他照這法兒施行。那孫立自辰牌割起，直至申末，方纔絕命。刀斧手梟下首級，統計陣上斬獲，并昨日所梟的首級，共八顆，乃是揚雄、石秀、孫立、解珍、解寶、顧大嫂、杜興、樂和，并計前次之斬獲，除鄒潤、鄒潤屍骨無存外，尚有孫新首級，鹽封未壞，總共首級九顆。希真大喜，衆人皆賀。希真一面報捷本寨，一面便將恢復兗州，獻誠投誠的事，修了一封書，教劉麒向飛虎寨來，將書信首級帶往青州去求雲天彪辨址。

只因這一去，有分教：龍顏大悅，颯起了羣力羣雄；虎旅宣威，劊盡那假忠假義。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一百十一回

陳義士獻誠歸誠

宋天子誅奸斥佞

話說劉麒奉希真之命，持書到青州，將梁山泊強盜首級封匣標簽一同解去，點二千名壯兵，沿途護送。不數日，到了青州。

且說雲天彪自收降清真山之後，朝廷大加褒寵，雲天彪陞授登萊青郡統制，加忠武將軍銜，賜鞶尾紫

羅傘蓋一頂，玉帶一圍，黃金百兩。傅玉陞授馬陞鎮總管，聞達陞青州兵馬都監，胡瓊實授青州防禦使，歐陽壽通陞馬陞鎮防禦使，風會陞清真營都監，李成實授清真營防禦使，雲龍加遊騎將軍，衛哈蘭生加定遠將軍，衛哈雲生沙志仁，均加遊擊將軍，衛馬元阜甫雄，其贖罪，嗣後如能立功，仍予一體陞賞。其餘將弁兵丁，從重分別賞賚。天彪進京，引見畢，回署，聞知陳希真力圖恢復兗州，甚喜。又聞新柳營破梁山攻圍緊急，便準雲龍之請，帶兵前去解圍。雲龍轉來說陳希真奉託辦理歸誠之事，天彪點頭。這日，天彪正在署內，與雲龍論說事務，忽報猿臂寨劉麒到來，天彪父子皆大喜，出廳接見劉麒。劉麒參見了天彪，并與雲龍相見了，呈上希真書信，天彪大喜。一面遜坐，一面拆看書信。看畢，又備問劉麒細底情形，劉麒備述一番。天彪雲龍一齊稱賀。劉麒又說些拜託仰仗的話，天彪諸諾連聲，便吩咐雲龍去查點了首級，又命雲龍引劉麒去青州，拜見文武各官，眾人無不欣羨稱賀。當晚，天彪治筵款待劉麒，邀集各官相陪。又吩咐犒賞猿臂兵丁。席間，天彪對劉麒道：「道子來信，我都知道了。但此事須得安撫使檢討使，鎮撫將軍一同會銜開單具奏，必得我親自帶印上省走一遭。賢姪且留敝署盤桓幾天，待我轉來，再回兗州罷。」衆官員都稱是。劉麒稱謝衆官員，又與劉麒談說一回，盡歡而散。劉麒就在天彪署中歇宿。

次日，天彪整頓起行，叫雲龍在署接待劉麒，另點營弁護送首級。劉麒雲龍并衆官員等，齊送天彪起身。路無耽擱，到了濟南，便到文武各衙都拜會了。那檢討使賀太平，聞知義士陳希真果然恢復兗州，斬獲羣賊，大喜之至，便與安撫使劉彬查點了首級。那劉彬已得了希真的打點，更兼賀雲二人義氣深重，出言正大，只得依從。那鎮撫將軍張繼，隨了大衆，唯唯諾諾，自不消說。衆大員輪流請酒，一面商議把強盜首級，用鐵籠裝盛，每籠上簽標賊名，就在都省名門號令，一面擬稿具奏。議畢，各歸本署。天彪亦歸公館。賀太平當晚在署，便

請幕客繕起奏稿。次日，賀太平請天彪進署，并請劉彬張繼同來會銜。衆人看那摺子上寫着：「山東安撫臣劉彬，山東檢討使臣賀太平，山東鎮撫將軍臣張繼，山東登萊青都統制臣雲天彪，謹奏爲義勇斬盜獻誠，收復城池，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等仰邀簡昇，自到任以來，首嚴盜賊。因曹州府鄆城縣所屬梁山泊地方，強徒佔據，肆行剽掠，不就招安，甚至戕官拒捕，割據城池，而兗州一區尤爲重要所在，亦被賊衆佔據，三載於茲。臣等前次奏聞已邀睿覽。緣沂州府蘭山縣義勇陳希真，原籍東京開封府人，劉廣——沂州府蘭山縣人，團練鄉勇，倡募經費，前於政和六年十月十一日，率衆救援蒙陰，擒獲賊目郭盛一名。臣等專摺奏聞，奉旨陳希真劉廣奮勇斬賊，准抵前愆，看加忠義勇士名號，如再能斬賊立功，定予獎勵。欽此。臣等領遵，當即飭知去後。嗣於政和七年三月十八日，梁山賊徒攻陷蒙陰，又經陳希真率衆收復，斬賊目龔旺丁得孫二名。臣等又專摺奏聞，奉旨陳希真等忠勇報効，可嘉之至，着賞給都監職銜，祝永清等均加防禦銜，如再能奮勇斬賊，定予不次重賞。欽此。臣等領遵，又復飭知該義勇奮勉報効。茲於本年正月初八日，據義勇陳希真劉廣報稱：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率領鄉勇將兩佔兗州府城力攻收復，所有賊目首級九名，封送前來。臣等據此，除委令文武幹員前往兗州安辦收復事宜，賊目首級，在皆號令外，謹將陳希真劉廣奮勇報効各情，合詞專摺具奏。所有陳希真及所率各勇士等，應龍加優敘之處，臣等開列名單，伏乞聖裁。」衆人看畢，天彪稱是。當即會銜封固，差官費奔上京。衆人都辭了賀太平回署。

次日，天彪往各衙門辭行回任。不日，到了青州，與劉麒麟說知具奏之事，劉麒麟拜謝。

次日，劉麒麟辭別了天彪雲龍，并各官員，便領本部二千壯兵，回到兗州，報知希真，按下慢表。

且說宋江自被陳麗卿射傷左目，即回梁山山寨，幸有安道全內用託補消瘴之劑，外敷安筋定痛之藥，

不數日，居然無恙。惟自問損了一目，五官有缺，不大舒服，終日長吁短歎，悵悵不已。衆頭領與他閒談消悶，宋江又日夜提望兗州之事。一日時已傍晚，忽報軍師同李頭領，單身回山來了。宋江大驚。吳用、李應已到，具言失兗州之事。宋江募地一驚，狂叫一聲，往後便倒。左右急扶入榻上，早已昏厥了去。左目流血不止，箭瘡迸裂。盧俊義急請安道全到來診視，安道全道：「不妨，不妨，列位不可慌亂。」忠義堂上燈燭輝煌，照耀如同白日。一面灌湯藥，一面敷靈丹，足足一個時辰，宋江方纔醒轉。衆人圍箕般侍立，聲息全無。吳用、盧俊義忙令扶宋江入臥室。——太公早已出來，問過數次。——宋江進去了。外面各頭領喫了酒飯，談些失兗州之事，無非把魏輔樑、真大義兩個名字，千賊萬賊的痛罵而已。衆人道：「且等主帥好了再說。」衆人各散。

次日，忽報時遷回山來了。原來時遷當鎮陽關破之時，亂軍中潛身躲入僻處，當時猿臂諸人亦不查及。比至次日，時遷偷越關外，一路偷雞摸狗，喫餓傷飽，溜回本寨。吳用見了大喜，過了數日，宋江起來，覺得身體好了，坐出忠義堂，召集各頭領相敘。少刻，羣英畢集，李應上前跪拜，納首於地，口稱：「李應溺職失城，不敢私逃，求主帥正法。」宋江一言不發。吳用起坐道：「此事主帥亦休怪李應，那魏輔樑、真大義二人，不但李應失眼，卽吳用亦粗忽，不但吳用粗忽，卽主帥亦過於忠厚待人矣。」說到此間，只見張魁亦俯伏於地，大叫：「張魁該死，誤薦真大義。」宋江亦起坐，歡口氣說：「事已如此，說他做甚？總是我們梁山氣運平常之故。」說罷，親扶李張二人起來道：「二位兄弟休得如此。」便把李應、張魁二人只記個公罪，李張二人俱叩謝，仍各就坐。衆人相視無言。只見宋江對着吳用道：「怎好？怎好？」吳用沉吟良久，開言道：「兗州已失了，且提開。只是陳希真不除，我憂患無已時矣。」宋江便邀吳用入內議事。宋江道：「那年軍師會議一託蔡京，令希真引見，中途刺殺之計，嗣後希真那厮，奪我蒙陰，我曾託蔡京照計舉事，耐耐趙頭兒不教希真引見，以致此事中阻。」

今梁氏夫妻又相繼亡故，無可通信的蔡老，奈何？吳用道：「那倒不妨，只須將此事瞞過，教蕭讓摹仿筆跡，前去致信，儘好了。今日時遷不死，實爲哥哥萬幸。」宋江忙問何幸，吳用附耳低言道：「有了時遷，便好中途如此如此引線。」宋江接連點頭。吳用又道：「只是下手行刺之人，尚須斟酌。」——算來陳希真即使上京，也還有時日慢慢再議。刻下且教蕭讓寫起信來。」遂復出廳，教蕭讓摹了梁山傑筆跡，寫起一封書信，宋江亦自修一封書起來，無非教蔡京在天子前贊陳希真引見，以便中途行刺而已。便差戴宗送書上京，擇次日起行。當晚，衆人各散。

到了次日，戴宗持了書信，作起神行法，不數日，到了東京，徑投范天喜家來。天喜接待一切，自不必說。當日，同去見蔡京，蔡京見蕭讓假信，只道女兒女婿無事，甚慰，便對戴宗道：「宋頭領來意，我都知道了。你且去安息，消停數日來領回書。」戴宗隨了天喜退去。蔡京暗忖道：「上年天子曾說陳希真，須再能立建殊功，方予引見施恩。今日希真這場功勞，可請大極矣，要他引見，正如順水推舟，何難之有！且待摺子到了，再看機會。」忽一日，山東省保舉陳希真劉廣摺子到京，天子覽奏，龍顏大悅，硃批陳希真劉廣均着加總管銜，先來京引見。蔡京心中暗喜。童貫不知就里，快跪奏道：「陳希真恢復兗州，固應陞賞，但所率部衆，皆亡命兇徒，名單中臣知二人焉。苟桓苟英，非逆臣苟邦達之子，亡命落草者乎？此輩濫邀恩賞，豈不爲患？伏望聖明裁奪。」天子拍案大怒道：「童貫何得顛倒至此！梁山賊衆割據城池，肆逆無忌，爾等尚勸朕赦令自新，今陳希真劉廣奮勇報効，獻誠收城，其忠誠已可共覩，而汝等反力阻不容，出自何意？至所說苟桓苟英，一謀賊制勝，一禦賊兵亡身，忠智如此，卽有前愆，亦當蠲免。朕于惠萬民，斷不爲此已甚。」言及此處，遂旁顧羣臣道：「可是？」童貫尙想奏稱加總管銜寵賞太優，未及開口，神師道早奏道：「聖論至是，陳希真實係志念忠忱，才能超羣，便

爲一方大將，必能建立殊功，報効朝廷。」天子領首，高俅在旁無言。原來高俅自蒙敗績之後，虧陳希真救出，逃到濟南，便囑門生劉彬，奏稱高俅招致陳希真，協同擊賊得勝，又將敗仗報得較輕，因此得以免罪。彼時高俅因救罪要緊，不得不保舉希真，而因希真殺他兄弟高封，又辱他兒子，心中終不舒服，但既已保舉，不便又從中阻隔，是以默默無言。惟蔡京奏稱：「陳希真台行引見。」天子點首降旨，諸臣退朝。蔡京回衙，即令范天喜通知戴宗，速往梁山報知陳希真引見已定。戴宗得信，飛速回歸山泊。宋江聞知此信，便與吳用商議。吳用道：「我計已定，此事只有武松去得。」氣力最大，心思最細。」宋江道：「希真那廝戰蒙陰時，久已認得武松，怎好？」吳用道：「不妨，只須如此如此而行。」宋江稱妙，遂密傳蕭讓、時遷、武松，授計而去。按下慢表。

且說陳希真在兗州，接到劉麒帶轉雲天彪回信，知歸誠之事業已具奏，衆將無不大喜。不數日，都省員弁下來，一番交割，不必細表。又不數日，奉到聖旨，加總管銜，來京引見。希真舞蹈謝恩，當即差人到青雲山，通知劉廣，一同束裝起行，派祝永清、陳麗卿、真祥麟、領兵一萬名，助委員戍守兗州，其餘都回山寨各處鎮守。獨點范成龍一人隨護，又帶親隨數人，輕車簡從，與劉廣一同上京。麗卿上前道：「爹爹此去，孩兒不放心，要陪爹爹去。」希真笑道：「一路平坦道路，有甚不放心？你又不是喫奶的孩子，跟我去做甚？」麗卿被老子說得沒趣，只得歇了。只是魏輔樑、希真拱手道：「恭喜仁兄！此去功名成就，輔樑有言在先，今日告辭去也。」希真道：「吾兄何須如此汲汲？且請與小婿盤桓數日，俟希真上京轉來，再與吾兄暢飲快談，而後別何如？」永清道：「老叔此去，飯山未必可居，刻下賊人深恨於吾叔，飯山孤懸城外，倘有人潛來謀害老叔，將奈何？」小姪之意，老叔何不竟居城中，小姪亦可早晚求教。」輔樑道：「我此去不仕飯山，另有去處。前小兒自諸城回來，言及九仙山奇秀絕勝，愚意本欲扶疾徙去，會逢令岳，委以閒職重圖，是以中止。此番決意前去也。」希真

道：「既如此，諸城路遠，何不少留俟希真轉來，陪吾兄到了沂州，再從沂州送吾兄入九仙山也。」輔樑見他翁婿二人，留得十分關切，只得暫住了。

後至希真引見回來，與永清同送輔樑到了沂州，又差人送到諸城九仙山。輔樑自此隱居九仙山，終身不仕，枕流漱石以自終。魏生出仕，官至徽猷閣學士，頗著才名。這是後話。

且說當時陳希真劉廣被了命服，帶了范成龍併僕從，由兗州起程，祝永清等并文武各員，恭送啓行。路上州縣警汛，無不迎送，已是大員行程身分。這日正是二月十五日，行至儀封縣地界，仙厄鎮上，正是未末申初時候，頭站范成龍回轉馬來，稟希真道：「小將前行探得，此去須有一百餘里，方有站頭，來往客商，到此盡皆住宿，故而小將已看定歇寓，就請此處宿夜。」希真道：「既如此，且住了罷。」遂同到前面日升客寓安歇。原來這仙厄山，是東京大路兩邊有突兀小山，綿亘七八十里，山名仙厄，來往行人懼有賊盜，所以在鎮上住。止希真劉廣范成龍統了僕從，進寓，主早已在門接候。希真等下了馬，那搗家早來籠馬到後槽去喂養。當請陳大人與劉大人到上房，早已打掃乾淨，衆僕從去安置了行李。希真看那上房，一排三間，都是西向，院子空闊。店中管家又引衆僕從到右間廂房安置，那左間廂房，已有別人行李放着。那管家上前來稟希真劉廣道：「稟上二位大人，適有太師府裏旂牌官范老爺公幹過此，必住上房，小人們因大人前站范老爺早已吩咐過，不敢應許，那旂牌也只將行李放在左廂，特將上房恭讓大人，特此稟知。」劉廣道：「知道了。」希真道：「那旂牌牌，是不是范天喜？」管家道：「不曉得，只知他姓范。」希真便吩咐造飯。當時劉廣獨住右間，希真成龍在左間，分上下舖同住，中間客廳，坐談吃飯，不多時，外面進來一個客官，希真在廳上一望，却不是范天喜，只見那人相貌文雅，帶了一僕，是個鮮眼黑瘦子，共進了左廂房。只聽那客官向僕人道：「小到門口。」



招呼招呼，恐怕文老爺認錯了店家。那僕人答應一聲出去。店小二送了茶水，問了酒菜，也出去了。不一時，只見那客官步出院子來閒走，一面看見希真劉廣范成龍在正屋閒談，便步進堂內，向上長揖，通問姓名。希真等共忙還揖遜坐，那人謙遜一回，也就坐了。希真問其姓名，那人便稱姓范，是乙酉舉人，社年上京會試，投託舍親蕭旂牌處，即在伊家設館。近因試期尚遙，故爾返舍。還有一個敝同年同行，因其車子走得緩，所以落後……等語。及知希真等係引見之人，便格外謙讓。大人先生，不絕於口。希真見他彬彬儒雅，舉止從容，又因也說是個舉人，便十分敬重。彼此說些閒話，不覺上火。那僕人進來道：「文老爺來了。」那范舉人告辭道：「敝同年來了，明日再見罷。」希真等送出簷外，在黑影中，忽見外面踱進一個漢子，帶了風兜，身軀壯大，那范舉人邀進廂房去了。聽得外面噴噴店小二被打，希真命范成龍出去打聽。成龍出外，見有一個東京差官，生得奇形怪狀，到店投宿，要住上房。店主殺他已有貴官住了，那差官便嚷道：「我難道不是官？」出手就打。成龍見來人不凡，上前勸住道：「請問客官尊姓大名？」上房小可等住，即要相讓，亦甚容易。」那差官道：「咱們種經略相公差到雲統制那邊去的，你們是誰？」成龍道：「我主人是收復兗州，奉旨加總管銜，進京引見的陳劉二位相公，你可曉得麼？」那差官道：「是不是陳希真劉廣？」成龍道：「一點不錯。」那差官忙道：「我進去見見。」說罷，也不煩成龍導引，一直走到上房，大叫道：「那位是陳總管？」范成龍已隨了進來，對希真道：「這位是種經略的差官。」希真劉廣一齊起身道：「貴官尊姓？」那人走到面前，隨說隨拜道：「我姓康，名捷，在種經略相公門下，充當中候之職，因奉樞密院劄付，往山東打探軍務。久聞壯士大名，願得一拜。」希真即忙遜坐，願以上房相讓。康捷道：「外面儘有好屋子，小可告辭，明日相送。」不由分說，往外去了。希真等含笑相送。喫了夜飯，各自安息。希真對范成龍道：「方纔我把後面一看，是個曠野，竊匪最易外入，夜間

須警醒爲妙。一成龍應了。希真又命成龍持燭在房屋內外，都照了一轉，方纔掩門就寢。不移時，聽店中均已寂靜。劉廣已在右房睡着，范成龍已在床上起躄，希真在床閉目坐息一回，也就睡了。上房鼾聲齊起。希真睡夢中忽聽得窗下鼠鬥，忽提耳靜聽，那鼠也漸漸不響了。希真又朦朦睡去。四更將盡，忽聽得後槽有隱隱班馬之聲。希真道：「怕他有盜馬的不成？」正要喚范成龍起來，只見燈已滅了，月光射進窗來，露見窗下人影一閃，開了房門，引進一個大漢，手提明刀，直到床前。希真忽地坐起，那漢已一刀砍入床來。希真見他砍了個空，急從床上立起，飛起一脚，喫那漢左手用力拖住，右手明刀疾刺。希真急斃根床柱子來擋。范成龍不及取劍，急起來，房內月光下奪那漢的手中刀，不防那漢順起一脚，成龍跌倒在地。希真一足難支，正在危急萬分，只聽得一人飛也似進來，到那漢身邊，那漢便把希真左脚一鬆，希真跳出床外，見那來的却是劉廣。范成龍已立起來，三人在月影裏攆擊那漢，那漢當不住，大吼一聲，只聽得門邊一人叫道：「武二哥快走！我先去也。」店中人一齊驚起，右廂僕從已點齊火把，撲到上房，那賊早已一面格鬥，一面走出廳上。希真劉廣成龍已一齊趕出，火光下，希真大叫：「這是梁山賊武松休放走他！」語未畢，武松已縱上瓦簷，只見中庭門外打進一人來，大叫：「賊在那里？」兩眼往上一瞧，飛身跳過瓦簷去了。衆人仰面看時，正是康捷。須臾間，康捷手提一人，擲到希真面前。那左廂客人，已不知去向。店內客人都起來，看那捉着的賊，希真的僕從已將那賊網了。希真劉廣范成龍，誰整理衣服，一面看那賊，就是方纔左廂房的僕人康捷對希真道：「我上瓦四望，見這賊和一大漢，落屋後平房同走，急追上去，那大漢手段溜撒，吃他走了，只捉得這個賊回來。」希真遂康捷坐了，劉廣范成龍皆坐。希真問那賊道：「你這梁山賊，叫甚麼名字？」那賊跪着道：「小的不是梁山人。」希真笑道：「你同武松來的，還說不是梁山賊麼？」范成龍在旁道：「我看此人賊頭賊腦，小將久知梁山有個有名

竊賊，叫做時遷，莫非就是此人？那人忙叫道：「你們諸位大老爺，不要認錯，那時遷是梁山大盜，小的不過是個剪綰賊，若還送到當官，罪名大有輕重，斷斷弄錯不得。」范成龍道：「你分明是時遷，還要混說甚麼！」那賊道：「時遷已死過的了。」劉廣笑道：「時遷幾時死的？」那賊道：「今年元旦，他去拜賀宋江，宋江留他吃了幾杯新年酒，回轉家裏，一路受了暑氣，當晚發痧死了。」希真笑道：「元旦有暑氣的麼？」那賊道：「不是暑氣，是寒氣，是我時遷說錯了。」大衆皆笑道：「原來你是時遷。」希真便吩咐本地里正，將時遷鎖鏈拘禁。那康捷便拱手走出道：「天已大明，小可要趕程去了。」希真等不便挽留，稱謝送別。康捷出了外房，打起包袱，店家已燒好熱湯熱水，康捷討口熱湯，吃些乾糧，踏起風火輪，向山東去了。希真劉廣成龍各說些梁山利害的話。一日盥洗早膳，一面將時遷送官。衆人也哄哄講說而散。馬夫來報，後槽失了一馬，原來那范舉人即是蕭讓，方纔班馬之聲，即是蕭讓盜馬先走，僕人是時遷，方纔鼠鬥，即是時遷進房，那文同年即是武松，特地黑夜進來，以免希真打眼。吳用計非不妙，爭奈蔡京報信疎忽，並不提及劉廣，小同引見，以至吳用單遣武松，武松難支，不能成事，於是弄巧成拙，反斷送了一個時大哥。那宋江吳用的懊恨，且在後慢題單說時遷被希真拿了，常即差人送到儀封縣裏去，恰好儀封縣知縣正是那做過曹州府東里司巡檢的張鳴珂，陞任來的。原來張鳴珂才能出衆，大爲賀太平所契重，一力保舉，直提拔到知縣地位。這日清早，接到希真、廣名刺，送一梁山賊來，料得案情重大，且不審問時遷，叫請希真差人進來備細問了踪跡，叫差人先回寓去，便將時遷嚴行拘禁。一面吩咐備馬，親到日升寓來，拜謁陳希真劉廣。希真劉廣接見，謙讓遜坐。希真兩道：「久違了。幾時榮任到此？今日降臨，有何見教？」鳴珂道：「卑職上年到任，今蒙大人獲交梁山劇賊時遷一名，卑職因思梁山黨羽，星夜皇遽遁逃，必有粗車行李，遺落寓所，未識大人查檢過否？有無內外私通書札？」希

真聽了這話，暗暗佩服道：「鳴珂此人，原有膽識。」答道：「適纔弟已檢查，此賊房中，毫無影跡，此賊黨羽，諒已逃歸，無由戈獲。」仁兄但請就事發落罷了。」鳴珂道：「大人屏退左右，卑職請稟明其故。」希真劉廣便教左右退去，鳴珂道：「蔡京因為其女質於梁山，而班師媚賊，又為賊謀刺楊騰蛟，想大人知之深矣，今時遷來寓，而稱太師府旂牌官，則今日之事，安知非此大奸賊之所為乎？」希真道：「仁兄高見，但彼乃當朝大臣，仁兄將奈之何？」鳴珂道：「大人容稟，昔蓋天錫審楊騰蛟一案，得蔡京通賊手書，不敢發詳，實因此賊勢大，難以動搖，今此賊已失天寵，大有可乘之機，不趁此除滅，將來殘焰復熾，為害非淺。」劉廣道：「仁兄之言固是，但不得那廝真憑實據，如何措手？」希真歎道：「朝中人人皆蔡京也，殺一蔡京何益？」鳴珂接口道：「一蔡京不能除，百蔡京不知何日除矣！昔家叔克公有志剪除此賊，奈時未可為，反為所傾，今此賊有可乘之機，斷不可再緩，卑職位小才疎，思欲除奸鋤佞，以報國家養上之恩，奈力有不逮，故願與大人商之。」陳希真便對劉廣道：「我想要除此賊，必用兩頭燒通之計。」劉廣道：「何謂兩頭燒通？」希真道：「這裏煩張兄且去審訊時，遷張兄才高，必能究得踪跡，惟張兄僅係百里之尊，不能直運天聽，我想此事，朝中除種經略相公外，無可商者，我此番進京，本合去拜謁，就將此事和他商量，那時張兄上詳，天子下訪，自然做倒這老賊了。」鳴珂大喜，當下計議已定，鳴珂辭了希真劉廣，回署去了。這里希真劉廣便依舊命范成龍打頭站，眾僕從收拾行李，一同啓行。

不日到了東京，范成龍尋覓寓所，希真劉廣往謁吏部，又持門生名帖去拜謁種師道。種師道久聞雲天彪讚揚他二人，今日會面，又見二人品貌非凡，十分歡喜，當下敘談，大為投契。希真劉廣說些仰仗的話，種師道：「口應承，希真便密將蔡京這樁事，一一稟明種師道點頭會。」「希真劉廣辭退，便去謁蔡京，蔡京遠有些

需索，希真心內暗笑，打點了他；又去見童貫，亦如蔡京之例；又見高俅，高俅却十分惡顏；又見了各大臣。到晚間，寓無話。

不一日，正是重和元年三月初五日，黎明，天子御紫宸殿，吏部引陳希真、劉廣陸見。天子嘉寵二人功績，又問梁山怎樣的情形，希真、劉廣陸切奏對，天子領首。又有整飭戎行，訓練士卒，肅襄王事等論。希真、劉廣陸諭謝，而出。天子忽回，顧蔡京道：「梁世傑是你女婿嗎？」——這句話分明青天打下霹靂，蔡京心有暗病，直嚇得汗流浹背，魂不附體，只得忙跪答道：「是臣的女婿。」天子道：「他自那年失陷梁山，至今生死存亡何如？」蔡京不知天子撈着甚麼根底，一時又無處測摸，只咬着牙齒奏道：「梁世傑自失陷後，杳無存亡信息。」天子微笑道：「你不知他存亡，亦難怪你。至儀封縣知縣張鳴珂，通詳拏獲梁山賊一案，何故壅不上聞耶？」蔡京伏地無言。原來希真與鳴珂商議，料定此案詳上，必被捺住，希真便就他捺住上生計。那日，張鳴珂回署，傳上時遷，一通刑嚇誘騙，時遷竟一老一實，將蔡京私通梁山的細底，并范天喜入夥的原委，供個明明白白，鳴珂竟照案發了通詳。那些上司，大半是蔡京的黨羽，但見了這一角詳文，如何識得暗藏元妙，竟照老例瞞瞞，反怪這知縣不通時務，却不防希真將這根線遞與種師道，直達天子面前。當時天子大怒，一面將蔡京拏交刑部，一面勅種師道督令錦衣衛，抄扎蔡京家私；一面勅提儀封縣盜案，交三法司會審。那種師道奉了聖旨，即統錦衣衛兵，飛也似到蔡京府裏，事出湊巧，蔡京的兒子蔡攸已由登州府陞直閣學士，這日正坐在蔡京府裏，忽接蔡京囑指血書衣襟一角，教快把內房複壁中拜匣內書信燒毀。蔡攸大喜，忽聽外面人喊馬嘶，錦衣衛來抄扎也。蔡攸大驚，兩脚早已僵了。種師道已進中庭，問蔡攸道：「你父親的筆跡書信，藏在那裏？」蔡攸跪求道：「恩相若容蔡攸減罪，蔡攸即當奉出。」師道道：「準你自首免罪。」蔡攸挖開複

壁尋出一個金線八寶的匣子原來這複壁是蔡京最秘密之所蔡攸也素來不知幸這日血書通知因得探囊取出种師道便吩咐將蔡京房屋箱籠一齊封起只將這匣子先行呈上御前天子啓匣一看裏面除寫害忠賢賣官賣爵私通關節等信不計外却有梁山書信七封天子閱了一遍大怒道「這奸賊竟如此昧心」便將書信發下三法司抄蔡京實對蔡京一見此信便無別話但叩頭在地道「蔡京該死請皇上正法」三法司擬罪已定即日奏聞至第三日天子降旨將蔡京與時遷一體綁赴市曹東京城內外人民無不稱快不一時蔡京上前時遷隨後兩道靈魂血漉漉的不知去向了蔡京家私盡行沒入官府蔡攸因自首加恩免罪范天喜逃亡不知去向朝中坐蔡黨發軍州編管者二十三人削職者四十六人貶級者八十五人童貫高俅等當嚴治蔡黨之時嚇得屁滾尿流幸而沒事

次日天子復召見希真劉廣下午降旨陳希真授景陽鎮總管劉廣授兗州鎮總管各賜玉帶金爵祝永清授景陽鎮都監特加壯武將軍銜真大義授沂州府都監祝萬年授猿臂寨正知寨樂廷玉授青雲營防禦使樂廷芳授新柳營防禦使王天霸授猿臂寨副知寨苟桓授兗州都監真祥麟授飛虎寨正知寨范成龍授飛虎寨副知寨劉麒劉麟均加致果校尉銜謝德授沂州東城防禦使婁熊授沂州西城防禦使苟英追贈宣威將軍陳麗卿誥封恭人加電擊校尉劉慧娘亦誥封恭人勅賜智勇學士陳希真劉廣奉旨謝恩

次日辭別了种師道并各大臣遂帶了范成龍并僕從同日出京不一日過饒封縣地界張鳴珂早已沿途迎接原來鳴珂園辦蔡京一案天子嘉其膽略特授歸德府知府當時與希真劉廣相見彼此賀喜又暢敘一回而別

那張鳴珂赴歸德府上任大有政聲後來伊胞叔張叔夜征討梁山時鳴珂正做龍圖閣直學士至靖康

改元，金人南下，叔夜奉欽宗手札，率衆三萬人勤王。鳴珂爲參謀，與金人連戰四日，斬其金環貴將二人，大獲全勝。其計謀半出鳴珂，帝大加褒寵。奈諸將援兵不至，以致城陷。二帝北狩，鳴珂從叔夜赴金軍，叔夜一路不食粟，惟飲湯以待死。及到白溝河，正是金人地，鳴珂矍然起道：「過界門矣！」叔夜便仰天大呼，絕吭而死。鳴珂亦拔刀自刎。當授命之日，天昏地暗，山嶽震動，精忠大節，彪炳千秋。這是書外之事，日後之語。

且說陳希真劉廣辭了鳴珂，一路曉行夜宿，取路山東。一日，到了甯陵縣地界，遇賢驛，夕陽在山，尋寓安歇。自然又是上房。希真等吩咐僕人安放行李，店小二送了湯水，開了酒飯出去。希真正與劉廣成龍坐談，不多時，外面進來一個客官，帶了二僕，到左廂來安歇。

只因這一個人來，有分教，相逢萍水，聚談此日經綸；同事干戈，建立他年事業。畢竟這個客官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一百十二回

徐槐求士遇任森

李成報國除楊志

却說陳希真劉廣等在遇賢驛客寓上房，正在相談，又見一位客官，帶了二僕進左廂房來。希真看那客官，劍眉秀目，方額微鬚，中等身材，滿面和光，深藏英氣，却未知是誰，只見他已進廂房了。希真閒步下階一回，只見那客官也負手出房，希真使上前唱喏，那客官慌忙回禮，希真請問名姓，客官拱手答道：「小弟杭州徐槐。」劉廣在堂上慌忙下階，與徐槐深揖，問道：「仁兄府居是西湖午橋莊否？」徐槐答道：「正是。」劉廣大笑道：「遠在千里，近在目前，原來就是徐虎林兄久仰之至！幸會之至！」希真便問劉廣道：「姨丈何處聞知此位徐兄大名？」劉廣道：「此徐兄表字虎林，居杭州西湖午橋莊，乃高平山徐溶夫之令從弟也。」徐槐轉問二人姓名，二人一一答了，當時三人一見如故。希真劉廣便邀徐槐上堂，敘坐，范成龍亦相見了。遂坐畢。

劉廣對希真道：「徐溶夫才名，姨丈所知也。小弟那年往高平山，曾晤溶夫時，溶夫說起虎林兒經濟，通權略，能爲人所不能爲，彼時弟已心醉。不期今日幸遇。」徐槐道：「經濟二字，弟何敢當？特遇事提議，以君國所不忍爲耳。」希真稱道不絕。范成龍也說起溶夫稱述徐槐之事，并道久仰之意。希真請以上房相讓。徐槐謙謝，希真再三遜讓，徐槐便移至上房，與希真共住。當晚，共用晚膳畢，徐槐與希真等暢談，竟夜。希真方知徐槐曾在東京考取議敘，歸部以知縣銓選，因選期尚早，故遊幕於山東，近得京信，名次已近，所以上京投供。希真暗想道：「山東正當干戈擾攘，此公儻得選山東，必大有一番作爲也。」次日早起，兩家僕從，各收拾行裝。徐槐與希真等各盥洗畢，用了早饌，又談了一回，爲時已不早了。徐槐與希真劉廣成龍拱手告別，希真等赴山東，徐槐赴東京。

話分兩頭。先說徐槐辭別希真起行，不日到了東京，覓所房子，安頓了行囊，又就京中僱了兩名車夫。次日，即趕辦投遞親供之事，又拜了幾日客，酬了一番。初夏將近，風和日暖，是日閒暇無事，徐槐獨坐齋內，看那庭院青籐架上，綠陰齊放。徐槐忽叫車夫進來，問道：「神武門外元陽谷，我幼年曾到過，一路籐陰景致甚好，此刻你可曉得籐花放否？」車夫道：「不敢曉得。」徐槐喝道：「甚麼說話！不曉得便不曉得，有甚不敢曉得？」車夫忙答道：「是小人說錯了，小人說不敢打聽。」徐槐道：「怪哉！怎麼不敢打聽？」車夫道：「老爺不知道，近來這谷內進出不得了。」徐槐道：「卻是何故？」車夫道：「近來這谷內有一夥強人，爲頭的一個叫做千丈坑許平陸，一個叫做冰山韓同音，這兩個魔君，聚集一千七八百人，佔據了元陽谷，打家劫舍，無所不至，所以這山進出不得。」徐槐愕然道：「元陽谷乃京都北門鎖鑰，豈容盜賊盤踞？收捕的官兵怎樣了？」車夫在旁笑道：「官兵還敢近他。」徐槐歎道：「天下盜賊如此橫多，安穩太平。」車夫道：「只有一人，想該關得



他過。徐槐聽了，忙問是何人車夫道：「這人姓顏，名叫樹德，號叫務滋。那年，小人送一起大客商，路過蕪州府，寒積山，突遇一夥強人，望去何至二三百人，這邊客人無一個不嚇得手腳冰冷，幸喜路旁酒店，走出一個大漢，正是顏樹德，手提大砍刀，直奔過去，登時殺得那強人四散逃走。當時，客人問了他姓名，又重重謝了他，他也老實收了，又留客人酒飯，歇了一日。小人因此識得他本領。」徐槐道：「這人現在那里？」車夫道：「倒也巧極，這人向來東飄西泊，不知住處，恰好前日小人在不遠亭邊來復街，口撞見他，可惜不問他住處。」徐槐道：「你下次遇着了，他，速來通報。」車夫應了出去。

一日，有一貴官來拜見徐槐，正在廳上分賓敘坐，那車夫急走進來，見主人正在會客，不敢上來，只得站在階下。徐槐一見，便問道：「你有甚事來稟？」車夫上來道：「稟告老爺，那顏樹德正在巷口酒店裏，老爺說要見他，此刻要不要叫他來？」徐槐大喜，不覺立起道：「你怎說叫他？須我去見他才是。」那貴官笑道：「原來是那個乞丐顏樹德？徐兄見他何為？」徐槐道：「小弟聞知此人武藝超羣，故愛敬他。」貴官道：「此人武藝却好，但仁兄叫他來也罷了，何必輕身禮接下賤？況此人武藝雖好，性情鹵莽，本是故家子弟，自不習上，甘心流落，一味使酒逞性，行兇打降，所以他的舊交，無一人不厭他。小弟久不聞他消息，只道他死了，雖知今日還在，仁兄若見了他，便曉得此人不好了。」徐槐道：「仁兄所說，諒必不錯。但此人或有一長可取，亦未可知。總待小弟見過了，他，再看。」車夫道：「老爺不必自己去，待小人去請他。」徐槐道：「也可，但須說得恭敬。」車夫應聲了出去，那貴官起身告辭，徐槐送至門首，貴官拱手，陸輿而去。只見車夫領着一個黑大漢過來，徐槐看那漢面目黝黑，虎鬚倒捲，威光凜凜，身長九尺，腰大十圍，身上十分藍縷，車夫指着對徐槐道：「這就是顏樹德。」樹德向徐槐一揖，顧車夫道：「這便是徐老爺麼？」徐槐暗暗稱奇，便答揖道：「小可正是徐槐。」

路上人見一華服官人與乞丐施禮，都看得呆了。樹德對徐槐道：「小可落魄半生，知己極少，今日老先生見召，有何教言？」徐槐道：「請壯士進內敘談。」便攜了樹德的手，一同進內。那些僕從，盡皆駭然，連車夫也呆了。樹德到了廳上，向徐槐撲翻虎軀，納頭便拜。徐槐慌忙答拜，便吩咐浴堂內備好水，請顏相公沐浴。又吩咐取套新衣服與顏相公穿了，後請顏相公出廳敘話。顏樹德道：「小可承先生過愛，不知先生因何事看取？」徐槐道：「小可在山東時，久聞足下大名，但不知足下運途蹇晦，一至於此！」樹德浩然歎道：「小可是四川人，自幼遊行各處。那年，小可在河北薊州，因生意虧本，往青州奔投表兄秦明。正還未到，不料那廝失心瘋了，早已降賊，小可失望，意欲仍回薊州，更不料還有個失心瘋的賊，就是傳言秦明降賊的人，勸小可也去降梁山，喫小可一掌打死。小可犯了人命，只得一口氣向南奔逃，路至濟南盤纏乏絕，只得沿路行乞，迺運到了河南歸德府。小可初道，原想到這京裏來投奔一個好友，後想世間都是沒志氣的人，我這副銅筋鐵骨，埋沒了也就罷了，便一口氣回四川去了。恰得奇兆，小可到了四川之後，爲人傭工度日。一日，往景岳山去，走進一所廟宇，十分宏敞。只見裏面一個老者，相貌魁梧，向小可說道：「你是洞中天大將軍，豈可置之無用之地？」又說我遇午當顯說罷，那老者并廟宇都不見了，小可感此奇兆，因重復一路行乞，到東京來，到此方才七日，不意偶遇先生。先生果知我，異日爲先生衝鋒陷敵，萬死不辭。」說罷，又拜徐槐急忙扶起，感慨一回，便問道：「足下那位好友，姓甚名誰？」樹德道：「小可未曾和他會面，據另一個好友，姓章名揚隱的，在薊州說起他性情仁厚，韜略淵深，慷慨好施，謙光下士，現在檳樹村神明里居住，他姓任名森，表字人銜，小可久記在心。那年因思歸故鄉，不去見他。今番去見，耐他管門的這班鳥男女，不容我進去，我想就不去罷了。」徐槐道：「想是下人之過，足下休怪他。且請用了便飯，改日小可與足下同去見他。」當日，徐槐請顏樹德酒飯，又打掃

一間房屋，安置樹德，又暢談半夜。次日早起，徐槐在外面應酬了些事務，——大約無非貴官貴客，一番常套不必細表。到了傍午，與顏樹德用了中飯，便叫備個名帖帶同顏樹德，直到檳樹村神明里去訪任森。

原來任森世居皇城，先代顯官相繼，世沐恩光，家居神明里，資財巨萬。任森生得相貌清正，長鬚五絡，丰裁儒雅，勇力過人，性情仁厚，卻又嚴正，所以一切富家齷齪子弟，無不刻忌他，更兼他深居簡出，不喜趨走，以朋友極少。這日任森正靜坐書齋，外面忽投進徐槐名刺，任森接了，細細觀看，恍然悟道：「那年先師陳念義夫子，仙駕來臨，謂我道：『能用汝者，與余有二人也。』」言訖而去，語在可解不可解之間。今想余有二人，非徐而何？且待我出去接見他。」便命邀徐槐進廳。顏樹德同進來，任森接見，遜坐敘茶。徐槐與任森略談幾句，任森便大悅服，便請徐槐上坐，納頭下拜。徐槐忙謙讓道：「豈可如此？」任森道：「我觀先生才德超羣，必建非常功業，日後但有用小弟處，無不效勞。」徐槐謙讓答拜，重複入坐。任森便指着樹德問徐槐道：「這位大英雄是誰？」徐槐代樹德通了姓名，樹德便向任森下拜，任森大喜，答拜道：「那年韋揚隱回東京，同小弟說知顏兄，小弟甚為欽佩，又說在歸德府尋訪吾兄不着，小弟亦代為納悶。不期今日得瞻虎威，實為深幸！」樹德聽了，大笑。當時任森留徐槐樹德酒飯，暢談一切，十分知己。席間，徐槐開言道：「仁兄貴莊設立礮樓，整頓戈甲，想是為元陽谷賊人之事麼？」任森道：「正是那廝見俺莊上豐富，常來滋擾，是以小弟不惜重費，募練鄉勇，保護村莊。那許平陸吃小弟誘敗一陣，從此不敢正覷我村。只是那廝還有個黨羽韓同音，把守得緊，所以不能直搗他巢穴。」徐槐未及開言，樹德忙說道：「那韓同音本領甚低甚低，小弟一到東京，聞知此事，就去與他廝會，那韓同音身披鐵葉甲，手執刀牌，小弟赤膊空拳，打得那廝筋斗頻翻，只可惜許平陸來幫他了，不然，小弟活打殺他。」徐槐捋鬚微笑道：「二公既同生公憤，敵愾殺賊，小可不才，取條妙計，管掃得那廝影。」

跡無蹤。」二人一齊請教，徐槐道：「火攻而已矣。」二大人喜。顏樹德便要前去，任森道：「且將器械備好，再去。」一面席上勸酒，一面吩咐莊客準備乾柴蘆荻，并一切衣甲之屬。徐槐又指劃些攻取之法，又暢論一切，盡歡終席。徐槐顏樹德就歇在任森家。

次日，徐槐替他稟明當官，請了號令，便坐在莊內聽信。任森披起黃金鎖子甲，手提爛銀點鋼鎗，又取副獅鬚鐵葉甲，與顏樹德披了。樹德自己去架上選一把七十二觔鑲鐵大砍刀。任森跨上火炭棗騾馬，樹德跨上追風烏騾馬，點起八百名莊客，一齊殺奔元陽谷去。那許平陸韓同音正在商議打劫之事，忽報神明里鄉勇殺來，許平陸韓同音一齊大怒，便各持兵器上馬，點起嘍囉們，殺出谷口，恰好兩陣對開。韓同音當先出馬，高叫：「神明里牛子，敢再到這里來領死麼？」這邊顏樹德一馬飛出，大罵：「賊子！今番你休想僥倖了！」同音見是樹德，心中大驚，許平陸慌忙出馬，二人攢戰。樹德樹德毫不懼怯，共鬪十五六合。任森早已立馬陣前，兩邊戰鼓齊鳴，那賊兵後隊忽然叫起苦來，只見元陽谷烟焰齊發，火光已蒸天價通紅了。賊軍大亂，韓同音破德一刀，砍於馬下。許平陸大驚，拖槍而走。任森早已指揮兩翼壯士掩上，將賊兵團圍住，殺得一個不剩。許平陸已死於亂軍之中。那些放火的壯勇，都有斬獲，紛紛上來獻功。任森大喜，內中一個壯勇的頭目稟道：「可惜徐老爺不防及谷後，眼見還有兩員賊將，從谷後逃走了。」任森愕然片刻道：「只好由他。」當時與樹德會合鄉勇，同掌得勝鼓回莊。徐槐接見，甚喜。任森說起不守後谷，可惜走了兩員賊將，徐槐笑道：「一任兄還怕不識此計元妙？我計正妙在不守後谷。若前後合圍，不留出路，那斷必然拚命，困獸猶鬪，非兵法所忌乎？」任森大服，從此拜徐槐爲師。徐槐將任顏二人，恢復元陽谷功勞報官。任森顏樹德，都得了防禦職銜。自此任森顏樹德，都歸依了徐槐。

不數日，韋揚隱自睦州回來，來見任森。任森方知韋陽隱奉童貫差征方臘，不料諸庸將掣肘，以致收績，罪歸韋揚隱削職。任森大爲歎息。韋揚隱毫不介意。因賀任森得勝之喜，見了顏樹德、悲喜交集，各原委。又聞知了徐槐、英雄，便求任森介紹來見。一見大服，便拜徐槐爲師。又引李宗湯見徐槐，亦拜徐槐爲師。徐槐與任森、顏樹德、韋揚隱、李宗湯、日日盤桓。徐槐遂深知四人性情，才能日後各有用處。不題。

且說那元陽谷後逃走的兩員賊將，一個是掃地龍、火萬城，一個是擎天銅柱、王良。這二人見滿山火起，料知事敗，不敢去接應前軍，只得率領四百名嘍囉，保着一位軍師，向山東而走。路上改換了捕盜官軍旂號，所以一路無阻無礙，直達梁山。

誰知那宋江喫了魏輔樑、真大義的作弄，見有新來弟兄，十分胆怯，更兼刺陳希真不成，枉送了時遷性命，杜絕了蔡京、范天喜門路，懊恨非常。邇日希真又奉旨榮任，跨有兗沂，衆將遵旨就職，日日訓練軍馬。宋江大小頭領，無不震懼。這日早上，忽報有火萬城、王良二位好漢，前來求見，却未提起入夥的話。宋江正在煩悶，不得已，接見了二人，却於禮貌言辭間，失於闕切，覺得疎淡了些。二人不悅，託辭告去。宋江又不苦留，二人便同那軍師，并四百嘍囉去了。吳用在後山閱視燉煌，中午轉來，方纔知道此理。急來見宋江道：「兄長爲何拒覆新來兄弟？」宋江道：「真是奈何不得東瓜，只把葫子來磨。」魏輔樑、真大義二人，小可自一眠了，怕他真個人人如此，那新來兄弟誠僞真假，我自自有照察之法，何必遽行拒絕。兄長如此疑人，現在輔佐已殘，未來豪傑裹足不前，我梁山其孤危矣！」宋江大悔，急命楊志、徐甯二人去追火王二人轉來，與他陪禮。楊志、徐甯領令，火速追去，早已不及了。宋江看着吳用，一言不發。吳用道：「此事休提，且着人去探聽他下落，再作計較。只是陳希真、那厮跨有兗沂，兵勢浩大，逼近爲患，極非小要，更兼新秦來蕪，隔兗州之東，我戎馬出入，大爲不便。」

所當速定大計。」宋江矍然道：「這事怎處？」吳用道：「處此之勢，用兵或有生路，不用兵直坐以待亡耳。」宋江道：「我去恢復兗州何如？」吳用沉吟一回道：「陳希真何等利害，此番去奪兗州，定然枉費力氣。我想此番我們新失兗州，雲天彪必不料我有事青州，不如乘勢去恢復清真山爲妙。」宋江道：「此一路被劉廣在兗州當我咽喉，進出不利，怎好？」吳用道：「我自自有道理。且我此去奪清真山，亦不專爲清真，如果青眞山奪不得，我亦另有算計。若從事兗州，則是舍遠守近，地勢愈促，不惟兗州不可必得，而失却新泰萊蕪，大非計也。」宋江點頭，便從此日日加緊操演，鼓勵士卒，統計梁山兵馬，尚有十五萬，并嘉祥濮州兩處，十七萬人馬，及新泰萊蕪十萬人馬，合計共四十二萬人馬，錢糧尚可支三年。吳用對宋江道：「似此儘可有爲，兄長放心。」宋江亦喜，對吳用道：「只是我良將消亡了許多，以此耽憂。」吳用道：「再看機會，倘再能收羅幾位豪傑，便可補數了。」宋江稱是。過了半月，兵馬操演已極精熟，宋江箭瘡亦早已痊愈。是日初伏天氣，宋江陞忠義堂，聚集衆英雄，請吳用點兵派將。吳用請盧俊義、李應、徐寧、燕青、段景住，帶三萬馬步全軍先行，攻圍兗州北門，及飛虎寨，不必定求攻破，只待大軍過時，便將兵馬約退，揀擇險要札住，一面爲大軍作援，一面接應糧草。盧俊義應諾，領徐寧等三萬人馬去了。吳用便請公孫勝守寨，點起秦明、楊志、魯智深、武松、燕順、鄒天壽、王英、孔明、呂方，帶三萬人馬，宋江、吳用親自督領，卽日起行，由汝河進發。那盧俊義率領徐寧等三萬軍馬，正在攻打兗州，劉廣悉力防守，不暇他顧。宋江、吳用已領大軍，抹兗州北境過去，一路無阻無礙，直到萊蕪，宋武等迎接入城。歇了一日，宋江便同吳用率領秦明、楊志、魯智深、武松、燕順、鄒天壽、王英，并二萬人馬，直趨清真山。早有探子報入清真營裏，都監風會聞報，便與防禦使李成商議道：「俺這里四萬人馬，訓練精熟，盡皆有用之才，李將軍速派令戰守兵數，嚴行防備。」李成道：「相公且請鎮守，待小將帶三千精銳兵，由後山抄

過赤松林，至野雲渡埋伏，待其兵過，便襲擊他後隊，先殺他個下馬威。」風會道：「此計亦好，但不可十分戀戰。」李成應諾，便提兵赴赤松林去了。

且說宋江與用將兵馬分爲三隊，秦明、魯智深領前隊，宋江、吳用、楊志、武松領中隊，燕順、鄭天壽、王英領後隊。一路出野雲渡進發，宋江中隊已過了赤松林，後隊方到林邊，吳用猛叫林內恐有埋伏，說未了，只聽背後林子裏砲響，伏兵果然殺出，梁山後隊鄭天壽慌忙應敵，李成早已一馬當先，挺鎗直刺鄭天壽，舉刀急迎，兩下便鬥。不十二十餘合，鄭天壽刀法已亂，那裏是李成的對手，燕順拍馬來助，只見官軍吶喊齊出，殺氣影中，鄭天壽中鎗落馬，燕順大驚，只道鄭天壽一命休了，幸王英馬到，救了天壽。官兵奮勇衝殺，賊兵大亂，吳用急命楊志還救，那李成早已領兵退回去了。鄭天壽左肩中傷，折兵八百餘名，宋江大怒，便催軍馬飛速攻清眞營，吳用諫道：「不可恐前去，倘有奸計。」總之行軍萬不可因怒任性，一旦有失，悔之晚矣。」宋江依言，整頓了後隊，依舊按隊徐行，到了前面，果然風會已設伏等候，幸吳用料着，不曾中計。

且說風會接得李成捷報，大喜，便教李成守營，自己領精兵二萬人，扎住西灝山口。宋江兵馬屯在平原，相拒一日，風會見賊兵不中計，便起早領兵，直叩宋江營前搦戰。宋江大怒，便令前隊迎戰，秦明領命，便提狼牙棒一馬先出，風會早已倒提九環鐵風大砍刀立馬接心，兩人相見，各無言語，交鋒便戰，七十餘合，不分勝負。風會拖刀便走，秦明狠命相追，吳用大驚道：「這廝分明有計。」忙教鳴金收住。風會見了，亦不追轉，便收兵而回。次日，風會一面告知雲天彪，一面又來討戰，魯智深當先迎戰，饒你魯智深本事高強，和風會只戰得個平手。宋江、吳用都看得呆了。二人狠鬪二百餘合，只得收兵。第三日又戰，宋江命武松出戰，也只是平手。——話休絮煩，那風會與秦明、魯智深、武松連戰五日，不分勝負。當晚收兵，吳用與宋江商議道：「風會這廝真

正了得，不如用計擒他爲妙。」宋江問何計，吳用道：「他明日再來，使用如此如此擒他。」宋江稱是。當夜安派已定，只等風會再來。

且說風會回西灑山寨內，正擬明早再出，只見李成前來說道：「相公連日辛苦，明日待小將出戰。」風會應允。次日，李成領兵直叩宋江營前，大叫：「狂賊！快快獻上頭顱來。」宋江大怒，命燕順出馬迎戰。李成舉鎗急刺燕順，燕順舉刀敵住，一來一往，酣戰四五十合。宋江暗暗稱奇道：「李成真個不弱於風會。」只見燕順氣力漸漸不加，虛幌一刀敗走，李成狼命相追，風會大驚，急叫鳴金，李成已追上一段，深草坑裏，絆馬索齊起，燕順揮衆軍掩上，將李成網捉去了。風會急命起鼓進兵來救李成，喫賊軍兩翼擋住，風會衝殺不入，只得懊恨收兵而返。

且說宋江收兵回營，燕順方看李成進來，宋江隨即喝退燕順道：「我教你去相請李將軍，誰教綁縛將來？」燕順諾諾而退。宋江連忙跳離交椅，走下帳來，親自解了繩索，扶上帳來，納頭便拜道：「兄弟們不識尊卑，誤有冒犯，切乞恕罪。」李成答拜畢，大笑道：「宋頭領，你此等評術，可以網羅俗子，不能結納英雄，竟敢如此唐突李成，無怪作眼睛翳瞎了。」宋江心中大怒，衆頭領同聲共憤道：「俺哥哥山東河北馳名，叫做及時雨宋公明，你這厮不知忠義之人，如何省得？」宋江猛然得計，便喚住衆人道：「休得傷犯李將軍。」便向李成道：「小可宋江，怎敢責備朝廷？蓋爲官吏污濫，威逼得緊，誤犯大罪，因此權借水泊裏隨時避難，只待朝廷赦罪，招安，不想起動將軍，至勞功力，實慕將軍虎威。今日誤有冒犯，切乞恕罪。」李成笑道：「宋公明，你須受招安，李成現是軍官，未免多此一番招安。你想李成受你的招安，你還想受那個的招安？」宋江未及開言，只見鄭天壽大叫道：「哥哥休與這不明理的打話！小弟喫他傷了，哥哥反要與他陪禮。」說罷，提刀上帳。宋江



忙攔住道：「兄弟若要如此報仇，皇天不佑，死於刀劍之下。」李成拱手道：「忠義宋公明！俺乃不知忠義之人，殺亦何妨。」宋江見李成口軟，便怒視衆頭領道：「都是你們得罪了李將軍，快與李將軍陪罪！」與衆頭領丟了眼色，宋江先跪，後面衆頭領排排地都跪下。宋江道：「小可久聞將軍大名，如雷貫耳，今日幸得拜識，大慰生平。却纔是衆兄弟，甚是冒瀆，萬乞恕罪。」李成亦拜倒在地道：「公明尊意，究欲何爲？」宋江笑道：「且請將軍坐地。」衆人皆起。只見後帳轉出楊志，向李成敘禮，訴說別後相念，兩人執手灑淚。宋江便命置酒相待，用好言撫慰道：「李將軍你看我衆兄弟，一大半都是朝廷軍官，若是將軍不棄，願求協助宋江，一同替天行道。」李成看到此際，暗暗想道：「我若任性拗他，白白的送了性命，與國家毫無益處，不如趁他籠絡之時，我便將計就計，投降了他，就中取事，或除得來宋江更妙，萬一不能，就剪滅他幾個羽翼也，勝於白死。」便對楊志道：「楊兄公明哥哥好意，我非不知，但我李成梗直一身，斷不肯無功受祿。現在旣蒙招留我，卻不敢附居衆英雄之列，儻一旦立得一二功勞，顯得我李成本領，然後再敘大議。」宋江又起坐長揖道：「將軍在此山寨有光，又肯爲我立功，莫說衆兄弟欽服，就是我宋江把這椅兒也當奉讓。」大衆歡談了一回。李成對宋江道：「公明哥哥大義，小弟十分欽佩，現在小弟還有一個知己，儻能邀得他來，亦可一同聚義。」宋江問是何人，李成看着楊志道：「就是大刀關達，現在雲統制帳下。」楊志接口道：「此人真有萬夫不當之勇，惜乎不能招致。」宋江道：「聞雲天彪日內必來，聞將軍必然同來。」便對吳用道：「何不用計擒之？」吳用捻髭微笑道：「目下。」當時衆人又談一回，酒闌而散。吳用私對宋江道：「李成此意，真僞難測。今小可已定主見，來日調楊志爲先鋒，卽以李成爲副先鋒，我看楊志和李成交情却好，必能聯絡得李成，陣上我教楊志與李成寸步不離，他亦無所施技。李成儻肯奮勇斬獲，便是誠心歸我，如或有退縮，便見其僞。至招致關達一層，

小弟另看機會。宋江稱是當下計議已定。吳用便教將李成手下被擒的官兵放走幾個回去，通知李成投降，以絕李成歸路。

風會在西灑山，聞知李成降賊，大驚，正在躊躇無計。次早，忽報雲統制領傅玉、雲龍、聞達、歐陽壽通，并三萬人馬前來。風會忙令開營迎入。原來天彪自接到康捷傳樞密院劄子，令其收復萊蕪新泰，正在調集各路人馬，忽接到宋江攻清眞營之信，便飛速統兵赴清眞營來。風會稟稱李成追賊被擒，聞得已降於賊，殊爲詫異。傅玉聞達等亦個個呆了。齊聲道：「萬不料李成有此一事！」天彪沉吟了一回道：「非也。吾料李成決不出此。他從我年餘，春秋大義，聞之熟矣。何至今日昧心且統兵前進，以觀行止？」說罷，便命聞達爲前部，密諭道：「此去如見李成，不可鹵莽，須細心察看行止。」聞達領令起行。天彪便命傅玉守營，衆將齊出。天彪三萬人馬，并風會二萬人馬，共五萬人馬，浩浩蕩蕩，殺奔宋江營前。宋江見天彪兵馬果到，又是聞達爲先鋒，大喜，便命楊志領李成當先出馬，宋江領全軍齊出，兩陣對圓。這邊官軍隊裏，五百名砍刀手，擁天彪出陣，大罵：「宋江瞎賊，因你目無朝廷，故爾天加大罰，尚不悔悟，還敢猖狂！」宋江大怒，出陣大罵：「你這厮早晚必爲吾擒，尙敢口出狂言！」便叫楊志出馬。這邊聞達提大刀迎住，兩下便鬪，兩陣吶喊，戰鼓齊鳴。李成在楊志背後，看着楊志，立馬挺鎗待刺，心中忽然不忍，猛咬牙道：「今日如此狗情，臣多一友，君少一臣矣！」驟馬上前，一鎗直透楊志背心，穿出前胸，大叫：「楊志，我顧你不得了！」賊軍一齊大驚。天彪大喜，急揮前軍殺上，李成抽出鎗頭與聞達並馬殺奔賊軍，賊軍前隊大亂，官軍一齊奮勇殺上，直殺得賊兵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宋江吳用忙約後隊飛逃，怎當得官兵勢大，遮天蓋地的殺來。

正是泰山壓卵，不須輾轉之勞；螳臂當車，豈有完全之理？不知宋江吳用等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三回

白軍師巧造奔雷車

雲統制兵敗野雲渡

却說宋江領後隊兵馬飛逃，雲天彪領大軍追上，宋江前隊早已沉沒。但見官軍各奮神威，大呼衝殺，四邊盡是青州登州萊州旗號，翻翻滾滾，銅牆鐵壁價裏來。宋江等逃過赤松林，天彪驅軍直追。那林子內，吳用原有孔明呂方兩枝伏兵，此時見了官軍，便襲殺出來。官軍抽出兩翼迎敵。左翼是雲龍，敵住呂方，不上十餘合，雲龍格開呂方畫戟，右手搶入呂方肋下，擒過馬來。右翼是歐陽壽通敵住孔明，不三合吃壽通一鞭打去，死于馬下。兩枝伏兵都散。官軍一齊痛追。宋江吳用等紛紛逃入野雲渡原寨。天彪亦傳令扎住，衆將兵丁齊來獻功，計斬首五千餘級，擒獲三千餘名。李成獻上楊志首級，伏地請罪。天彪親自扶起道：「今日這番大勝，皆防禦一人之功也。豈可言罪？」衆將見李成果然殺賊回來，皆深服天彪巨識。天彪吩咐軍政司將衆兵將功勞從實紀錄。一面將楊志孔明首級并呂方正身解去都省。這里傳令三軍安營造飯慢表。

且說宋江收聚敗殘人馬，在野雲渡寨內對吳用道：「萬不料中了李成毒計，害了楊兄弟性命，又失陷了呂方孔明兩位兄弟，人馬損折一半。此仇如何不報？軍師可有良策麼？」吳用沉吟道：「我軍銳氣已挫，兄弟們受傷者不少，敵勢方張，若捨了此地而走，新菜蕪拱手而去矣。爲今之計，速調新泰菜蕪兵馬，各一萬二千名同來，把這野雲渡守住，再作計較。好歹要報這敗陣之仇。兄長且寬心勿慮。」宋江依言查點受傷頭領，燕順、王英，并前次受傷之鄭天壽，俱送回山寨養息。這里調新泰頭領穆洪、李俊、菜蕪頭領史進、陳達、李忠，各領一萬二千人馬，前來助守營寨。次日紛紛都到。宋江與衆好漢飲酒解悶，吳用正於座間商議進攻之策，忽報金鎗手徐將軍帶領紫蓋山新降火王二位頭領，並四百人馬到來。原來火萬城王良，因宋江不禮貌他，

忿然而去，直到東平府，佔據了紫蓋山。宋江探聽的實，便教蕭讓寫下一封賠罪的書信，差徐甯親自賚去，這是一月前的話。那火王二人，自得了宋江書信，自相商議，因本案兵微力薄，斷難久守，不如仍舊歸順梁山。二人便奉了那位軍師，并帶四百人馬，投到梁山，適宋江不在山寨，便徑投兗州盧俊義軍中。那盧俊義三萬人馬，已由兗州北門退出八十里安營下寨。當時接到火王二人一番慰勞犒賞，自不必說。那火王二人并那位軍師，四百人馬，盧俊義營內歇了一宿。盧俊義便差徐甯護送他到宋江營裏來。宋江聞報大喜，忙叫請入。只見徐甯領着火萬城王良進來，火王二人俱全副披掛進來，見了宋江，便拜倒在地。宋江亦拜倒在地，自責道：「宋江不識英雄，前次實屬簡慢，乞恕罪。」火萬城王良齊聲答道：「不才下將，得蒙收錄，實爲深幸。」二人又與衆頭領相見了。宋江遜了坐位，看那二人都是少年英雄，火萬城狀貌魁梧，王良骨格勁秀，使的軍器都是金錢豹尾熟銅點鋼方天畫戟，端的威風凜凜。宋江一見了兩人的戟，驀然想起郭盛久已被害，呂方現又遭擒，止不住一陣心酸。因想得這兩位英雄，又曉得他實是誠心歸順，也是歡喜。提過慰勞謙遜的話頭，說到官兵利害，我等新挫銳氣，怎生報仇。火王二人道：「公明哥哥放心，我等有一位軍師同來，係是一位異人——乃大西洋歐囉巴國人氏，名喚白瓦爾罕，係彼國巧師喇啞呢喇之子，專能打造戰攻器械。他現在製造一等戰車，可稱無敵。據他說來，此車可以橫行天下。現在帶了二十輛在此，他在後面押着就到。」正說間，只見報來道：「新軍師白瓦爾罕到了。」宋江忙吩咐請來。白瓦爾罕到內帳相見，衆人看那人中等身材，粉紅色面皮，深目高鼻，碧睛黃髮，戴一頂桶子樣淺邊帽，身披一領大紅小呢一口鐘像殺西洋畫上的鬼子。宋江與他見了禮，問候畢，說到戰車一事，白瓦爾罕道：「我這車法，有一丈四尺闊，二丈四尺深，三丈高矮，三輪八馬一轅，中分三層，上一層大銃，中一層強弩，下一層長矛利鈞，車後還有四個翻山輪。」話未說完，只見吳

學究接口說道：「據軍師說來，仍是呂公車的格式。不是小生多說，若是在邊庭之外，沙漠地上，千里平坦的所在，交兵對陣，用那呂公車，最爲勝算。如今却在內地，山林映掩，七高八低的路途，卽有平原，亦不過十數里開闊，此等處亦用呂公車，豈非大器小用？」白兀爾罕聽了，笑道：「怪得老先生不曉得，只知你那中華呂公車利害。呂公車雖好，却如何及得我這車法？這車我國喚做『色厄爾吐溪』。你們漢字譯來，却是『奔雷』二字。那呂公車既四輪六馬，四根車轅，馬在前，車在後，轉折馬笨，四平八穩的所在，方好馳騁。况且馬既在前，最易受傷，一馬傷損，全車無用。又遇着小小坑塹，便跌倒了，再也扶不起。怎比這奔雷車，却是車在前，馬在後，平坦處馬駕車，險難處車帶馬，三輪八馬，只用一根車轅，妙處只在那小輪上轉折起靈，車下有舡板輪邊，有尖脚，那怕八尺周的濠溝，五尺高的拒馬，都阻他不得。殺後又拖兩扇鐵籠，防敵兵撒鐵蒺藜，擲馬脚，遇着鐵籠，便掃了開去。若是收兵回時，將馬頭帶轉，仍可馬前車後，倒退而回。弓弩銃矢，仍向着外面，敵人不能追逼。隨地扎營，便將車來作圍垣，人馬都歇在裏面，車內便是帳房，勝如銅牆鐵壁。只有高山不能上，雜樹林內不能進去，餘外都去得。那呂公車如何及得？」說罷，便教手下人把『色厄爾吐溪』駕一輛進來，與大王爺過目。火萬城王良齊道：「賢弟也須要請了宋大哥將令再行。」宋江聽了大喜道：「這有何不可？」便教駕來。不多時，輪鳴轂響，白兀爾罕手下人，駕了一輛奔雷車進來。宋江同衆頭領，起身觀看，只見那正面，刻作一巨獸頭面，油漆畫成五彩顏色，兩隻巴斗大小眼睛，直通車內的上一層，便當作兩個炮眼，巨口開張，中一層軍士俱在口內，那弩箭便從口內噴射出一層，便是巨獸頰下六枝長矛，四把撓鈎，當作鬚髯，裏面鈎矛壯士，俱披鐵甲，車的周圍，俱生牛皮，磨菰大釘釘牢，裏面墊着人髮，頭髮裏層，又鋪線紙，所以鎗箭銃炮，萬不能傷。車後一轅四衡，駕着八匹馬，車上又有小小一座西洋樓，在獸額上，裏面立得一個人，執着一面令旗，爲

全軍耳目。白瓦爾罕又教將那車打開了，請宋江看裏面的機括：下一層鉤子，中一層勁弩，是不必說；惟有那上一層的兩座火銃，甚是利害，那銃名喚落匣連珠銃，上面一銅厚子，容得本銃四十出火藥，四十出鉛子，但將銅厚內火藥鉛子加足，又將下而銃門火藥點着，那赤銅厚中的火藥鉛子自能落匣，溜入銃管，向外轟打，不煩人裝灌，便銃聲絡繹不絕，直待四十銃發完了方止——若四十銃不足用，只顧將火藥鉛子加入銅厚，那怕千百聲，陸續發出，不斷更防銃管熱炸，銃下各備大水壺一把，頻頻澆灌，那銃能發一千餘步遠，近都從巨獸眼眶中發出，車後又有四個翻山輪，激那石子飛出去，石子大小不等，小者飛得遠，大者飛得近，也有數百步可發，那車每輪共用三十人，六個人在上層用銃，八個人在中層使弩，十個人在下層用鉤子，五個人在車後步行駕馬，一個人在西洋樓內掌令旗——軍士不須習練，一指撥便會，只要進退有序，那車發動了，分明是陸地狂奔，果有轟雷掣軍之威，倒海排山之勢。宋江同衆人看了，十分歡喜，便吩咐并十九輛，都藏入中軍，一面宰殺牛馬，重整杯盤，慶賀新到頭領，那紫蓋山新降四百人馬，俱着犒賞。宋江因火王等人新來，俱讓在右邊客席，自己同衆弟兄，在左邊主位上奉陪。火王二人，又讓白瓦爾罕坐了首席，輪杯換盞，開懷暢飲。宋江問白瓦爾罕道：「小可萬幸，得遇軍師降臨，不知軍師離貴國幾年？」白瓦爾罕道：「我雖西洋人，實是中華出世，我祖上原係淵渠國人，因到歐囉巴國貿易，流寓大西洋。近因國王與中國交好，生意往來，我爹娘也到中國，居于廣州的澳門，方生下了我。我爹名喇啞呢喇，是西洋有名的巧師，五年前已去世了，我學得爹的本事，廣南制置司訪知了我，將我貢于道君皇帝。我是中國生長，所以中華禮儀，言語風俗，都學得。我愛我，怎奈蔡太師、童郡王需索利害，我供不應求，他便在天子前進了讒言，幾乎被殺了，幸官家聖明，赦我死罪，發回廣南編管，一路又受盡差官的腌臢氣，恰好從大庾嶺經過，吃火王二兄來劫了，殺死差官，取我上山。」

原因我與火大哥在廣南時便斷熟，我回去不得，就在那裏落草，不料官軍追捕得緊，不能容留，火王二兄因此棄了山寨，與我同投東京元陽谷。到彼未久，又被鄉勇所破，今日幸遇公明哥哥，只我是個粗漢，兵法韜略，却都不曉，只會造些攻戰器械罷了。我還有沉螺舟之法，水戰最利，將來我做了與哥哥應用。一衆人大喜，宋江對衆人道：「攻新柳城時，白家兄弟若在，何懼劉慧娘哉！」只見吳學究只是不語，低頭拈髭，出神價尋思。衆人不解其意，宋江只道他籌劃破敵之策，便笑道：「有此戰車，何愁不勝，軍師還想甚麼？」吳用笑道：「非也。」又想了半響，笑道：「白先生此車，果是妙絕，非吳某誇口，也省得些戰守器具，機括巧法，今我在這車上，反復要尋他破綻，設法破壞他，委實算計不出，此法再以兵家奇計駕駛，真可以橫行天下也。」白瓦爾罕笑道：「我的法兒，你如何能破壞得？我算得千穩萬當，便是我自己尋破綻也難。」吳用道：「我想只得二十輛破敵如何？要用，我要照樣多造數百輛，不知隨軍工匠，可做得否？」白瓦爾罕道：「我帶來巧匠，有二十餘人，若本地有巧匠，可以照樣幫做。」吳用對宋江道：「既如此，可速傳令廣備材料，這里隨營粗細匠人，有一千餘人，便連夜併工製造，勒限二十日內，要打造二百輛奔雷車，一面挑選壯健頭口驃馬，一千六百匹，惜戰頭目軍兵六千人，聽用。」白瓦爾罕道：「軍師且慢，這車雖照樣打得，便是車內鈎矛弓弩，也都容易，只有那兩座連珠銃，非比等閒，却極工緻，略帶粗糙，便不合用，又沒得這許多上好鑛鐵，那怕匠手多，二十日工夫，要造二百座，如何趕得及？」吳用聽了，尋思道：「有了，且打起來，看看有多少，且用如不殼時，我想佛郎機可以代得。」每一輛車上，用兩架佛郎機如何？」白瓦爾罕道：「佛郎機雖好，只是六個人，如何使得轉兩架？若多添人，車上窄狹，擠不開，而且人多了，那車便上重下輕，用不得。我想你們用的一種神臂弩，倒也利害，舊法那只是橫用，兩人合用一張，箭長六尺，發五百步，今我改作豎弓，三人合用一張，箭長八尺，發八百步，這等做來，仍

是六人穀了。宋江便催連夜預備，宋江親與白瓦爾罕把盞，衆頭領歡飲，至五更方散。次日，隨營軍匠，去趕辦材料，吳用請宋江傳令，在後營空地上，搭起廬廠，當了作場，盡選隨營工匠，共一千餘人，在內打造，就請白瓦爾罕在內作提調，又派兩員頭目做監督，都關了二十日的口糧，將現成的奔雷車，拆了兩輛，作式樣，其餘十八輛，都在中軍聽用，又調金鎗手徐甯，領三千步兵，週圍晝夜巡查，作場內不許半個人進去，半個人出來，又傳令堅守，不許出戰。

却說雲天彪自大勝了宋江，遣人報與都省，不數日，賀太平文書轉來，言呂方已就都省正法，梟示，所有統制戰功，已恭摺奏聞。天彪便費發了來使。這里，日日遣將挑戰，宋江堅守不出。一連十餘日，天彪與衆將商議，劫宋江的營，又被吳用料着了，不能取勝。天彪對衆將道：「這廝不肯出戰，又不退去，必然有謀。」傅玉道：「末將之意，乘此時移，檄景陽鎮，教陳希真發兵屯在白沙塢，牽制這賊，却是勝算。」天彪道：「總管之言甚是。」陳希真此刻一切部署都妥了，可以調動，但我深防這賊抄過赤松林，去取二龍山——他占了二龍山，攻青州最便，可分一彪人馬去赤松林後扎營，那賊若來，便可截殺，我在這里不妨。」便令風會、歐陽壽迪，分八千人馬，投赤松林去訖。一面發公文調陳希真發兵白沙塢，一面又去宋江營挑戰。宋江只出不，不覺又有十四五日。

却說宋江營裏，趕緊打造奔雷車，至十八日晚間，已皆造完，共造成二百零二輛，連中軍那原有的十八輛，共是二百二十輛，內中新造者六十輛，有連珠銃，其餘都用神臂弓，連原有的算來，七十八輛用連珠銃，一百四十二輛用神臂弓。那新造的，與白瓦爾罕所造原車，毫無二。宋江大喜，吳用便傳令將二百二十輛奔雷車，分作四隊，中間二隊，是掃地龍火萬城，銅柱王良，每人各領馬軍五百步軍一千，奔雷車五十輛，內用連



珠銃者十五輛，用神臂弓者三十五輛，又令沒遮攔穆洪領六十輛在左軍，霹靂火秦明領六十輛在右軍，各帶馬軍五百，步軍一千——那六十輛，皆是二十四輛銃，三十六輛弓。宋江同李俊、史進領三千兵爲前軍。吳用道：「天彪若敗，必投赤松林，可令魯智深、武松分兩路步兵，往彼埋伏。徐甯領馬軍抄出林後，斷他歸路。」分派都定。雲天彪那料到這件戰器，當日正親領大隊兵，直叩賊營搦戰，留傅玉守寨，陣上帶的大將是雲龍、胡瓊。聞達、李成當時在賊營前列成陣勢。宋江早領岳出迎。天彪遠望，見宋江陣後的塵土高而且銳，早猜疑道：「這廝半個多月不出，莫非習了軍戰之法，與我廝殺？」忙吩咐李成問道：「我看賊兵陣後的塵土好似戰車，你快將後軍約退。多多准備下鹿角，拒馬，鐵蒺藜，防他衝突。」李成聞達領命。宋江已將人馬擺開，大叫對面陣主答話。天彪罵道：「殺不盡的賊子，快來納命！」宋江大笑道：「前誤中你的奸計，今日與你分個勝負。」天彪大怒，命胡瓊出馬，宋江陣上並不發人交鋒，便把軍馬退後，放出那四隊奔雷車來。天彪看時，果是戰車，都做成惡獸模樣，中間一輛，頂上立着一人，皂衣披髮，手執一桿七星旗，指揮全軍。天彪急將前軍調轉，那奔雷車已到，弓弩銃石，好一似轟雷驟雨打來。李成聞達忙叫撒放拒馬蒺藜，那知那車山崩嶽倒，攔攔來拒馬蒺藜，全不濟事，但見火銃到時，屍骸粉粹，矢石落處，血雨紛飛，那神臂弓的羽箭，八尺長短，橫射來，遇着人馬，五六七八個的平穿過，官兵如何抵敵待，都棄甲拋戈，叫苦連天，各逃性命。那胡瓊已中火銃，連人帶馬，死在陣裏。宋江同花榮、李俊、史進，分兩路抄殺，官兵死者無數。天彪料得那車不能入樹林，忙同雲龍、李二將，奔入赤松林內。那林子裏面，樹木叢雜，馬匹難行，馬軍大半棄了馬，奔入去。宋江見官兵避入林內，便大驅奔雷車，殺奔天彪大營去了。這里天彪敗兵，方入林中，只聽喊聲大起，一隊步兵殺來，正是武松、天彪無心戀戰，只顧奔走，前面喊聲又起，魯智深領一枝步兵，攔住去路。天彪見賊人俱是步兵，也與衆將下馬步戰，爭奈

官兵受傷者多，難以力鬪，正被困住，幸而一枝官兵殺到，正是風會歐陽壽通，也是步戰，殺開賊兵，救天彪一千兵將，出了松林來，一齊上馬投北便走。風會道：「西灝山大營已被賊兵奪了！原來那廝戰車，不怕壕溝，拒馬都擋他不得，傅玉敵不住，敗回清真營去了。且請主帥回清真營，再作計較。」那魯智深、武松、天彪走了，那里肯放，併力追來。天彪且戰且走，不到一二里，一彪馬上賊兵，吶喊搖旗，截殺出來，兵馬甚多。正是徐甯一個個兵強馬壯，大罵：「雲天彪想逃那里去？官兵都被老爺們殺盡了！」天彪歎道：「天亡我也！」雲龍道：「爹爹斷後，讓孩兒同風二伯伯當先與他決一死戰，不帶傷的兒郎們都隨我來！」雲龍正待向前，忽見徐甯陣內都叫苦價亂起來，雲龍定睛看時，只見一隊猩紅飛火旗，從賊兵陣後殺出來，當先一員女將，黃金鎖子連環甲，棗騾火炭飛雷馬，爛銀梨花點鋼鎗，領着一班女兒郎，火雜雜的闖進來，好似一似虎入羊羣。雲龍認得是麗卿，大喜忙叫天彪道：「爹爹陳道子兵馬到也！」天彪大喜，衆收兵聽了，都精神百倍，一齊捨命殺奔上來。那麗卿一枝梨花鎗，飛花滾雪，捲來。天彪雲龍已殺到合兵一處，麗卿道：「雲叔叔，爹爹得了檄文，即便起兵，未到白沙塢，聞知官兵失利，爹爹却教奴家夫妻，分兵兩路來此策應。我那玉郎也就來了。」說不了，西北上塵土障天，金鼓震地，祝永清領一彪兵馬殺到，天彪傳令，叫受傷者靠後，其餘一齊向前，協同永清麗卿的兵馬奮勇廝殺。那徐甯見官兵有救，又復凶猛，料知勝不得，便會同武松魯智深收兵去了。

天彪問麗卿道：「你父親何在？」永清道：「泰山恐新營再失，忙去保護。他說我兵已挫銳氣，赤松林切不可棄了，且守住此林，再商量。」雲龍道：「孩兒也這般想，須得守定林子，才好議破敵之策。」天彪便分下聞達、歐陽壽通，把守赤松林，衆人一齊收兵回新營來。陳希真已到，與天彪毗連下營，陳希真與天彪相見，查點兵馬，三停折了兩停，帶傷者無數，失去器械馬匹的，更不必說。天彪道：「若非風都監歐陽防守來救，吾已

失陷了。此刻壞了大將胡瓊，傷兵二萬多人，大營沉沒，這賊必然乘勢來攻，宜早定良策。這車不知何名？便是呂公車，亦無此利害。」李成開達道：「若非王將先幾，將後軍約退，勢必全軍覆沒了。」雲龍獻計道：「赤松林雖可守，那蘄若順風燒林，或由上坂坡攻來，仍沒阻擋，我想他雖能跨溝，畢竟溝窄之故，若是溝寬，未必就跨得，何不于這幾處掘下闊溝，築起土圍，豎起軟壁，可保無虞。」天彪道：「你這癡子虧你想，也須要設法破滅他，那個同他來死守過日子？」希真道：「令郎之言，不為無理。我等此刻銳氣正墮，只好暫守幾日。」天彪依言，忙傳令去上坂坡松林後等處開掘闊溝，連夜鑿打土圍軟壁。希真道：「要破滅這車，只除請這一個人來，再無第二能者。」天彪問是誰，希真道：「除了你的令媳劉慧娘，更有何人？」天彪道：「小兒尙未完娶，怎得她來相助，除非速去知會劉親家教小兒去贅婚，只好草草成禮，聘了她來，破敵之後，我自與劉親家陪話。」希真道：「完姻倒好講，只是她此刻病勢，甚是危篤，如何來得？」天彪道：「是何貴病，如此利害？」希真道：「便是她自從兖州破賊之後，得了吐血症，不會好得，日甚一日，我來時，漸漸不能起牀了。」天彪道：「既如此沉重，何不延請孔厚醫治？」希真道：「劉廣夫妻日日念誦孔厚，知他在那里何處去請？」天彪道：「惜不早說，他現在馬蹕鎮姬公山內。」便叫：「龍兒，休要再慢，快請孔先生到兖州鎮去，全軍之危，在此解也。」雲龍領命，忙請了令箭，帶領伴當，奔姬公山請孔厚去了。天彪道：「劉小姐雖病，若還可商議一策，何不先去問她一聲，或有妙策可用，豈不強于困守到她病好？」希真道：「賢弟之言甚是，待希真即寫信去問。」希真當將此車情形，備細寫了一封書信，差人飛遞兖州劉廣處問慧娘去了。這里派開達歐陽壽通緊守赤松林，又教風會去上坂坡守，又傳令教傅玉堅守清真營。

却說宋江大獲全勝，拿得勝鼓回營，奔雷車陸續收齊，毫無破損，都把來擺在營外，就如連城一般，軍士

馬匹都卸去將息，教軍匠趕緊添補銃石箭矢。衆頭領都來請功，殺死官兵無數，奪得器械戰馬極多。徐甯道：「天彪將要擒住了，却吃兩路官兵救去。」宋江道：「今雖逃脫，不久便爲吾擒。」遂大開慶賀筵席，犒賞二軍。白瓦爾罕見大勝了一陣，歡喜得手舞足蹈。宋江與衆頭領都與他把盞稱謝。白瓦爾罕吃得酩酊大醉，支撐不得，扶去睡了。衆頭領盡歡而散。次日，報事人稟道：「探得官兵在上坂坡開掘濠溝，都有二丈餘寬，分裏外兩層，相去一里遠近，內藏八卦線路，濠溝豎立軟壁，鑿打土圍，赤松林內樹木都用鐵索橫貫攔截，裏面也掘濠塹，屯兵林內，排滿鎗砲把守。」宋江便請吳用、白瓦爾罕商議。吳用道：「他道我奔雷車不能入樹林，所以用此法堅守，殊不知近日天氣乍熱，必有南風，準備下乾柴蘆葦，順風燒林，看他如何。」白瓦爾罕道：「這車二丈多寬的溝，果然跨不過，若是直逼近溝邊，他也不能奈何我們。我們且把奔雷車都逼近濠溝，堵住了他的線路，再一面用鎗砲攻打一面填濠，他那軟壁土圍，雖不怕鎗砲，却能守遠不能守近，逼近了打有何不能破。」宋江道：「兩計都妙。」便令秦明、穆洪、火萬城、王良，仍統領全隊奔雷車攻打上坂坡，每車二乘，中夾火器兵一隊，各帶金輪砲、風火砲，過山鳥、九節銃，令李忠、領掘子軍，各帶搬火器具，一面填濠，待濠平圍倒，使大驅奔雷車掩殺。這里令李俊、史進，帶軍馬二萬，攻打赤松林，多聚乾柴蘆葦，灌了硫黃焰硝，只待風氣縱火。衆賊領命依計攻打，甚是兇勇，風會抵敵不住，雪片價報與天彪道：「賊兵逼近濠溝，放砲軟壁土圍，都被打通。我軍鎗砲打在他車上，分毫不能傷動，軍士死傷甚多，小將等力守不住，請令定奪。」一接連又接到聞達、歐陽壽浦報道：「賊兵數萬，來攻赤松林，探得賊人廣聚乾柴蘆葦，恐南風驟起，賊兵乘風縱火，勢難抵敵，請令定奪。」天彪與希真商議道：「賊兵既能逼近濠溝攻打，土圍軟壁，擋他不住，早晚必有南風，如賊用火攻，勢難把守，不如暫時退兵。我想賊兵要圖青州，必經二龍山，別處都是陂蕩港汊，他用戰車，不能得利，二龍山八面

險阻，互長數百里，賊兵必不能全圍。哈蘭生營內，錢糧軍需，可支數月。我兵屯守在彼，扼其咽喉，賊兵進戰不能，久屯兵疲，乘其疲時，再設計破他，自能取勝。」希真道：「統制之言甚最。我等退兵，須分兩路，統制在左，我在右。我的隊伍，俱用青龍牙旗，統制俱用八卦斗方旗。倘賊兵追來，互相策應，各認自己旗號。」便傳令叫風會，聞達、做陽壽通，都收兵一齊退回。正說間，只見正南上火光冲天而起，聞達等都敗了回來，說道：「賊兵已將十圍攻倒，那廝的車子，已過溝了。」官兵盡皆失色。天彪吩咐拔營都起。三軍得令，都紛紛動身。忽一騎流星馬飛來，看時，乃是差去兗州鎮的人回來了。那人稟道：「有劉小姐緊急回書在此。」希真、天彪忙取書信拆看，上寫着：「據所述戰車情形，大約亦呂公車之類。車上執旗之人，乃全軍耳目，若令善射者先射殺此人，則全軍可破矣。甥女之病，不過如此，既去請孔先生，望以速為妙。」天彪對希真道：「兵之勝敗，不可輕試，教輻重病弱，只顧先走，我與總管各統精兵，分為兩翼，看賊勢頭，如劉小姐之計，果驗，我等分抄襲殺。若是不驗，我兵已是遠走，萬全無害。去射賊兵頭目，只有煩麗卿姪女前去。」善射之人，更無出她之右。」希真道：「此言甚當。」遂將輻重病弱，先退回青州。希真一面選八名精壯防牌軍，護着麗卿前往射賊。只見火光冲天，吶喊動地，梁山兵馬，已是殺來。天彪、希真，分兵兩路，便退。麗卿領命，拈弓插箭，帶着八名防牌軍，縱馬往那奔雷車迎上去。希真、教、永清、萬年，各引一枝兵，接應麗卿。又令真祥麟將慧娘的新法連弩手五千人，撥在赤松林後埋伏。軍中盡掛起青龍牙旗。天彪亦將火器弓弩，都調在前面，全軍都換了八卦斗方旗，只等麗卿手到成功。望見賊兵已攻透上坂坡，大驅奔雷車掩來，只見麗卿匹馬迎去，防牌軍緊緊護定。麗卿不待他奔雷車跑發，早將一枝箭搭在弦上，拽滿雕弓，對那正中執七星皂旗人的咽喉射去。那人中箭，往後便倒。三百餘輛奔雷車，沒了這皂旗人，就像人無眼目，行動不得，都亂起來。天彪、希真望見大喜，忙令兩路兵馬殺出。

正是將軍雖有彎弓技，利器須防變法多。畢竟奔雷車破得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一百十四回

### 宋江攻打二龍山

#### 孔厚議取長生藥

却說天彪希真望見麗卿射倒奔雷車上皂衣執旗之人，奔雷車不戰自亂，當時發兩路兵殺出，却不防左邊車上，又鑽出一個人來，一樣身穿皂衣，手執七星旗，指揮三軍，麗卿待要再射，見右邊車上，也鑽出一個人來——霎時間十數乘車上，共鑽出十數個人來，都一樣裝束，手執七星旗，隨你去射那一個，那奔雷車，就轟雷掣電，價掩殺過來。麗卿見不是頭勒回馬便走，幸虧那匹穿雲電快，又虧不會頂着連珠落陣銃的車道，背後神臂箭一疊連射來，都吃他用鎗撥落——饒你這般溜撒，右手腕下，還着了一石子——那棗騮馬已飛出十餘里之外，竄過裏溝，奔雷車追趕不上，八名防牌軍，只有一個逃得性命。萬年永清兩枝兵忙來接應了麗卿，天彪希真連忙退兵而走。赤松林內烈焰障天，李俊史進領兵殺來，却不防深草內伏下五千張連弩，一弩發九矢，都是藥箭，賊兵射殺無數。李俊史進從亂軍中逃脫性命。火萬城等渡過裏溝，大驅奔雷車追殺時，官兵已遠去了。火萬城等便在天彪扎營之處屯下，等候宋江吳用到來定奪。不多時，梁山兵馬紛紛到齊，宋江吳用升帳商議，吳用道：「天彪此去，必守二龍山，衆位兄弟，且休歇馬，可乘此勝勢速去攻打，若破了二龍山，取青萊易如反掌也。」當時都起，將奔雷車爲前部，直奔二龍山來。

却說天彪希真等收兵回二龍山，哈蘭牛接上去，希真却在山口平地上，據河下寨，爲犄角之勢，又教風會李成速赴清真營把守，以便聯絡呼應。等得梁山兵馬到來，天彪希真營已安妥，這番幸虧天彪領下退步，雖敗了二陣，却未傷失人馬，亦不遺失器械。宋江吳用追到，見天彪希真已據了形勢，便也下寨。吳用道：「官

兵一半據山，一半臨水，爲犄角之勢，吾當先攻陳希真的營，破了他犄角，然後併力攻天彪。」定了主意。次日，便整頓奔雷車來攻希真，希真守住河口，急切攻打不入。

天彪請希真上山，商議破敵之策。天彪道：「夜來細作探得此車，名喚奔雷車，是什麼西洋人白瓦爾罕替他製造，劉小姐之計，竟不濟事，却更用何法破他？」希真道：「此車既已利害，更加吳用這廝善於調度，如虎生翼，實難破他。今我愚見，定下一計，不知如何？」天彪道：「計將安在？」希真道：「這廝欲先攻我營，破我犄角之勢，卻吃我守定河沿，奈何我不得。我看這條河下流頭水淺而窄，河這面平陽空闊，這廝必由此而渡。若用一萬人馬，在彼守住，營內暗埋地雷，用竹竿通出藥線，這廝用奔雷車來，誘他到地雷之所，用劉慧娘輪火匱之法，點着總藥線，從地下直打車底，必然可破。」此橫攻不利，用直攻之法也。」天彪道：「此計甚妙。但你緊守河口，兵勢分不得，待我分兵去誘敵。」遂問那位將軍去開達道：「末將願往。」當日領了將分軍馬一萬，帶了地雷火砲，下山扎營，依計行事。

却說宋江吳用攻打希真營寨，因河深水溜，一連數日，不能取勝。吳用果然親來踏看地利，見下流頭河道狹窄，水勢平漫，車馬可渡，又探得河那邊一派平陽，可攻希真寨柵。便請宋江引大軍渡河，聞達見宋江等都渡過河來，大喜，便領兵出營，在地雷之所，布成陣勢，等待賊兵。梁山兵馬出營，見有官兵，報與宋江，白瓦爾罕便教休管他，只將奔雷車上衝過去。吳用忙止住道：「且休鹵莽！這廝明知奔雷車利害，却在此安營布陣，前後並無依傍，我兵驟到，彼軍並不驚惶，且有歡幸之意，必然有謀。這廝見我奔雷車不能橫攻，却用直攻之法，若非陷坑，必用地雷，但陷坑之法，他先不敢在彼行走，必是地雷無疑。且將兵馬屯住，一面埋鍋造飯，一面叫李忠領掘子軍併力去打地道，若地下遇着竹竿，便是藥線，先與他點着了，再驅兵掩殺。」宋江大喜。當時

李忠領掘子軍，創掘地道，那片地却是土厚而鬆，不消半日工失，掘到開達陣脚下。開達見宋江按兵不動，領兵挑戰，宋江將奔雷車橫截軍前，只不出戰，聞達領兵辱罵，賊兵亦罵，只是不出。

却說希真與天彪都全裝盔甲，立馬上觀望，約定三軍，只待賊兵中計併力殺下。希真望見賊兵將奔雷車橫截面前，欲進不進，車後遊騎，往來不定，隱隱望見有泥絡擔走動，希真大驚，對天彪道：「此計被吳用料破也！他若掘地道先放地雷，反受其害，快傳令叫開達火速退兵。」一員軍官忙領了令箭，飛馬下山，直到開達陣裏，開達得令，急忙退兵，只退一半，早已兵兵兵，天崩地塌，價響亮，地雷一齊發作，一霎時天昏地暗，日月無光，但見那半空中血肉紛飛，肢骸亂舞。開達陣裏官兵，已化飛灰。宋江大驅奔雷車掩殺，喊聲震地，聞達落荒逃走，奔雷車擁，祝永清，祝萬年，陳麗卿，真祥麟，屯扎不住，棄寨而走。天彪希真忙接應衆將上山，折兵無數，希真的營寨，盡被賊兵奪了去。宋江領兵直逼山口，將奔雷車圍在山下，仰上攻打，幸這座二龍山坡陡峻，而且山上礮石滾木灰瓶砲子甚多，奔雷車不敢逼近山脚。宋江道：「可惜這山互長，不能全圍。」吳用道：「不必全圍，只須加緊攻打，打得這廝守不住，往山後逃走，我跨過二龍山，大事成矣。今日教徐甯分兵退後，屯扎野雲渡，多多採辦材料，添造奔雷車應用。這里再設計攻打。」宋江依言，白瓦爾罕又勸宋江將這車後翻山輪上，多加石子，往山上飛打，那石子好似驟雨霰子般的飛上來，防守軍士叫苦不迭，只好各人將防牌遮護身體，那重展得手脚，希真見了，記起慧娘守新柳時，用竹筩子之法，忙傳令將寶珠寺後竹林內的青竹盡數砍來，連夜編成筩子，苦蓋在上面，那石子打來，都溜了開去。比及黎明，宋江已用雲梯來爬山崖，却不防希真已將筩子蓋好，軍士們鬆了手脈，便將礮石滾木，一齊打下，把雲梯打折了數十架，雲梯兵一千餘名，盡皆打成齋粉。自此賊兵方不敢來廝逼。



天彪與希真商議，希真道：「不料被這賊猜破地雷之計，反送了兒郎們性命。」正說間，忽報大公子已請得孔先生到了。天彪忙叫請來。二人俱從山後小路上來。天彪希真接入相見，雲龍繳令畢，孔厚與希真天彪相見了。孔厚道：「劉小姐之病，據雲公子粗述大概情形，凶多吉少，恐小生前去亦屬無益。今且盡心謀幹，事不宜遲，須火速前往。」天彪希真齊聲道：「全仗先生妙手回春。」孔厚道：「那一位將軍同小生一行？」天彪對希真道：「此非仁兄不可，一者可與劉親家商議破敵之計，二者探劉小姐之病。今賊勢雖然猖獗，吾觀此山險峻，軍械全備，錢糧充足，又有風會等在清真營策應，遮莫也與他守得數個月。倘劉小姐一時不得全愈，還望再來相助。」希真領諾。孔厚將藥囊已收拾起，作辭便行。天彪請他用了酒筵去，都不肯。希真將原帶來的兵馬，都交與天彪，自己止帶五百名軍健隨行，又吩咐麗卿道：「你與玉郎在此聽候，雲叔叔調遣，休要怠慢。」麗卿料道不久要大廝殺，欣然領命。希真孔厚辭了天彪，帶了從人，由山後小路下山。不說天彪與宋江相持。

且說希真孔厚下得山來，出了大路，向兖州進發。不日到了兖州，報入劉總管署內。劉廣夫妻聞得孔厚到來，真是神仙下降，却又喜裏帶憂。喜的是孔厚醫道高明，當能起死回生；憂的是只恐孔厚也說沒法醫治，真是心斷念絕。（閒文少說）當時劉廣和兩個兒子劉麒、劉麟到碼頭上，迎接孔厚。希真、衆官員都來相見了。劉廣便直延至署中花廳敘坐。劉廣先問近日賊勢，希真將賊人猖獗的話略說一番。劉廣道：「盧俊義那廝犯我北門，一攻而走，現在屯住境外北固山，我飭各處嚴緊把守。十餘日前，我用火攻之法，燒那廝後營，——還是秀兒病中替我劃策的，却不能十分得利。如今病勢日重，孔兄降臨，深慰渴念。」孔厚道：「小弟自被高封斥逐之後，在敝鄉居了年餘，又因訪友到姬公山，兜纏許久，久疎音聞，吾兄榮陞，尚未道賀，並不知令愛

小姐貴恙，如此沉重。雲公子來追尋小弟，恨不插翅飛來。」劉廣稱謝，便延希真、孔厚進後堂。劉夫人也出來相見，孔厚問近日病勢，劉廣搖頭歎氣道：「這兩日我也不望她活了！百計千方，真是有增無減，日甚一日。雖承賢弟遠來相救，看來只是盡人事耳。」遂將慧娘自初至今的病情，細說了一番。劉夫人道：「只望孔叔叔仙手救她的性命。」說罷，滿眼流淚。劉廣對希真道：「我已探知破奔雷車之計不成，秀兒前恐她擔憂，並不提起，只說已得勝了。少刻，你也休提起。」希真點頭。孔厚便請診視。劉夫人道：「房中都預備妥了，只等孔叔叔進去。」于是希真、劉廣同夫人引了孔厚，齊到慧娘臥室裏面，自有侍女們伏侍，將羅幃掛起，只見慧娘斜靠在枕上，雲髻蓬鬆，花容憔悴，兩額被虛火燒得桃花霞彩，也似通紅，氣促痰喘，十分危重。希真、孔厚至榻前，問候。慧娘口稱萬福。劉夫人請孔厚診脈，孔厚調息靜氣，細診那慧娘的六部脈息，俱散亂如絲，也分不出至數，但覺撇撇霍霍，如火燃鼎沸，心中大驚，却不敢直說。因問：「胸中悶滯否？」慧娘道：「甚是飽悶，亦有時忽然鬆來。」又問瀉痢否？慧娘道：「便是泄瀉利害，飲食不進，痰如膠，晝夜咳嗽不絕，通夜不能安睡，每夜發熱，天明盜汗不止，心中不敢想事，一思想便覺頭暈欲倒，血却有四十餘日不會吐。」孔厚道：「此小姐因軍機重事，用心太過，以致水火不交，須寬心靜養，服小生之藥，可以全愈。」慧娘知是孔厚假言安慰，因歎道：「孔叔叔生死有定，有何足惜，况奴家素來參究內典，了達生死色身，去留毫不介意，只是我家俱受朝廷厚恩，奴正要竭此一隙之明，佐我父兄報効國家，今狂寇未滅，此志不遂，含恨入地，真可悲也。」衆人聽了，無不慷慨下淚。慧娘果然問起奔雷車之事，如何？希真道：「正要教甥女放心，用你的妙計，叫卿兒射殺那頭目，果然大破了那車，宋江大敗而走，逃入萊蕪，早晚必可就擒也。」慧娘聽罷，笑道：「却是姨夫哄我，甥女早已知道此計不濟，賊勢正在猖獗。」劉廣劉夫人驚道：「是那個走漏消息，吃你知道了？」慧娘道：「何用走漏消息？若使

官兵大勝，大姨夫必在彼辦賊，豈能與孔叔叔向來？前日爹娘之言，孩兒倒信了，方纔一聽說大姨夫亦來，便知此車尙未曾破，爹娘恐孩兒憂苦，特地瞞我。爹爹昨夜探得此車，係西洋人白瓦爾罕所造，孩兒却曉得此人，是西洋有名巧師喇哩呢喇之子，最善製造攻守器具，端的心思利害，此人不除，真官軍之大害也。我又守着牀上，用心不得，如何是好？希真安慰道：「外甥女有病如此，切勿再憂念軍國，宜息心靜養，服孔先生之藥，及早全愈，破賊未晚。」慧娘點頭，覺得多說了幾句話，氣衝上來，喘嗽不已。孔厚道：「我等且出外面議方。」劉夫人叫侍女仍把羅幃放下，都一齊出來。孔厚已先到了廳堂上，頓足捶胸，叫起撞天苦來，衆人驚問道：「敢是真不可救了？」孔厚道：「還問甚的？再是十八日，便歸天了！更有何法可救？今日二十七日，這個月大盡，下月十四日，那想再留得？」衆人都哭起來。劉夫人只是向孔厚下拜京求。孔厚道：「嫂嫂揣理，小生並非不肯出力，只我不是神仙，那有靈芝仙藥，所用不過樹皮草根，油乾燈盡，大命已終，如何救得？」劉廣道：「我疑莫不是從前之藥吃壞事？」孔厚道：「從前是何人醫治？」劉廣道：「此間醫生不少，最有名的兩個都來看過，用藥全不濟事，還有一個老醫陳履安，看過一次，卻不會服他的藥，因衆醫士都說他的藥太霸道，所以不敢用。」便叫取從前服過的藥方，并那老醫未服之方，一齊取來，與孔先生看。孔厚逐一看了，拍案叫苦道：「這樣藥，豈是醫這樣病的？令愛小姐貴恙，實由前番力守孤城，捍禦強寇，晝夜焦勞，心脾耗傷，以致二陽之氣鬱結不伸，咳嗽發熱，吐血不寐，當時若用甘平之劑，調和培補，無不全愈，卻怎的把來當做了風寒症候，一味發散！提得虛火不降，卻又妄冀退熱止血，恣意苦寒抑遏，反逼得龍雷之火，發越上騰，脾腎之陽，已被苦寒藥戕賊殆盡，所以水火不交，喘瀉不已。且因天癸虛乾，認爲阻閉，謬用行血破瘀，血海愈加枯竭，近日想必沒處摸頭路，故將一派不涼不熱，不消不補的果子藥兒，搪塞了事。此等虛實不明，寒熱不辨，胡猜瞎鬧，誤盡蒼生！」

這陳履安的方兒，雖非十分神化，卻也洞明本源，不失規矩，早用他的藥，何至於此？卻怎地胡說他是竊道請問，霸任何處？真是燕雀笑鴻鵠，糊塗顛倒。至于如此，這病怎的不是這一派藥醫壞？孔厚正罵得高興，劉廣不聽則已，一聽孔厚這番言語，便叫軍官去銷那兩個名藥來，發中軍官重責一百棍再說。夫人孔厚再三勸阻，劉廣耐了半響，方着人持了名刺，到地方官衙門去，傳那兩個名醫來，每人處實順腿四十板，以洩忿恨。一面速教人去請陳履安來。誰知那陳履安有人聘請到濟南去了。當時孔厚只得獨自定方，以心問心，足議了一個時辰，纔酌定了君臣佐使。天色已晚，孔厚親自製藥，直至三鼓，方纔煎好，送與慧娘吃下。孔厚又陪了半歇，劉廣相勸方去就寢。當夜，孔厚那里睡得着，翻來覆去的籌劃這病勢，看看窗紙發白，只見劉廣慌張出來，直至榻前，放聲痛哭道：『今番休也！吃了你的藥，索性氣都絕也！』孔厚大驚，忙問其故。劉廣道：『藥下去不多時，滿腹攪痛，連噎帶嘔，把顆心都嘔出來，人已是死了！』孔厚好似跌在冰窖裏，只聽裏面一片哭聲，叫道：『孔厚還我女兒命來！』却是劉夫人奔出來，披頭散髮，撞入孔厚懷裏。孔厚驚地竄醒來，却是一夢，扼不住心頭亂跳，冷汗如雨，心內愈加憂煎。披衣出房，只見曉風習習，殘星在天，聽上房却靜悄悄地。入房又坐了許多時，侍從人方都起來，只見劉廣夫人一齊走出來，笑容可掬，稱謝不已。道：『先生真是仙手也！昨夜小女服了妙藥，竟得安睡，不過瀉了一次，咳嗽亦減了大半。今早醒來，竟思飲食。』孔厚聞言大喜。劉夫人道：『小女這番重生，皆孔叔叔再造之恩也。』須臾，希真亦出來說道：『且請先生再去一看。』孔厚欣然一同入慧娘臥室，重診了脈，又細問了幾句，仍到前廳上。劉廣問道：『如何？』孔厚只是搖頭，歎氣道：『不是真好，脈氣絲毫小轉，不過因這藥性鼓舞臟氣，待藥性慣了，仍然不濟事。』劉廣同夫人一段歡喜，聽了這話，依然一塊石頭壓在心上。希真垂頭不語，無計可施。少刻，合署聞知慧娘病有轉機，都來問候稱賀。劉廣孔厚將脈氣不轉

的話，說了一遍，衆人道：「或者孔先生如意小心，脈氣漸漸會好，也未可定。」劉夫人道：「我昨夜對天許下的話，今日須得邀請道衆，設醮禳解，請王帥號令傳齊人手，禁止屠宰，大小軍士，各持齋三日，務求神天垂祐。」

劉廣道：「似此病入膏肓，恐禳解亦是無益。」希真道：「夫人所見亦是。」大衆均稱是極，遂差人邀下道衆。希真道：「既如此，吾自親來朝真進表，秉誠求禱。」便傳令持齋斷屠，又吩咐備下香湯，沐浴更衣，將鄒靈道寶請出，正廳供養。不說衆人去安排醮事，這里孔厚仍舊盡心竭慮，按方進藥。下午，慧娘服了藥，還能安睡，到半夜後，果然「外甥打燈籠，其名曰照舊」，依然諸病復轉來。三日醮事圓滿，看那慧娘日沉一日，希真無計可施，孔厚束手無策，劉廣只把腳來跌——垂頭歎氣，劉夫人只是哭，她兩個哥哥劉麒、劉麟，也只是愁眉相向，吃藥下去，好一似石頭上淋水。看官須知這番慧娘端的上天路遠，入地路近，並非孔厚前番做夢。只見劉麟道：「那年卿妹妹被高封妖法逼壞，大姨夫曾用乾元鏡照看，有影無影，以定吉凶，今何不試試以決疑惑？」劉夫人道：「此說甚當。」便同到外面與希真商議。希真道：「又沒有救她的方法，照看也是無益，我往常定中觀看甥女根基不薄，今不幸如此，真不可解。方纔我得個計較在此：我那乾元鏡圓起光來，能潤未來吉凶，有趨避之術，而且人人可看，不比世上圓光，定要用童子，我今夜便作甲，你們都來看，或有生路也未可知。」衆人聽了，甚喜當晚，打掃淨室一間，用香花燈燭，供起那面寶鏡。希真引了衆人，到淨室裏面行禮參拜了，希真念動真言，鏡面上布了罡氣，教衆人凝神靜觀，休要指點喧嘩。衆人依言，都靜心息氣，看那銅鏡，只三寸大小，空空無物，注目良久，正看得眼花撩亂，但見那鏡面漸漸的有車輪大小，再看時，只見鏡內黑雲湧起，霧鏡黑暗，黑雲影裏，電光飛舞，閃閃不定，許多時，電光漸歇，黑雲亦漫漫地散開了，鏡子裏面現出一座高山，（衆人都不敢則聲）只見那高山上一個三四歲大小的小孩子，赤條條不着一絲，在山上跳上跳下來去。

如飛山凹裏蹲着一隻金錢豹子，十分猙獰兇猛；山脚下又一個男子，坐在牛背上吹笛，兩個童子隨在後邊；（衆人甚是驚異。）只見那山漸漸改變了模樣，那些人物通不見了，山上却湧出一座寶塔來，那座塔金壁莊嚴，共有七層，却一種作怪，沒有塔頂，塔下又有三間茅菴，蒲團上坐一老僧，山脚下無數兵馬，營寨，帳房，旌旗滿野。再看時，塔頂忽全，那老僧面前，又添一個青年女子，頂禮膜拜，行狀舉止，彷彿慧娘。衆人正驚訝間，只見裏面天上，跌下一團火來，直落在塔前，霎時間，滿鏡都是火光，像一輪太陽一般，奪目耀眼。（衆人都不能正視。）不多時，火光斂歇，依舊三寸大小，一面銅鏡，空空無物。看畢，希真將寶鏡收好，問衆人時，所見的皆同。大家都揣擬不出。只見劉夫人道：「莫不是那裏有寺院，建修寶塔，不會完工？丈夫何不差人各處訪問，可有寶塔不曾安頂？想是佛天要女兒身上去圓滿功德也。」劉廣道：「你休亂說，據我看那初次所現的山，纔是高平山鄉境界，那騎牛吹笛的人，必是徐溶夫。我常時聽孔兄弟說，徐溶夫醫道不在他之下。」話未說完，只見孔厚把腳連頓道：「我正忘了！他在鉅野縣高平山，離此不到三站路，當初仁兄何不請他來診視？」劉廣聽了大悔，因恨道：「都被那兩個狗頭醫士，說得絕不要緊，所以我也不想到他。」劉夫人劉麒麟劉麟也兀自懊悔不迭。正說間，只見慧娘差侍女來問圓光之事，希真道：「我們且去告知了她，或者她心中之事，自己了悟，我等如何猜得？」衆人聽了，便都起身到慧娘臥室，將圓光之事，細對她說了。慧娘聽罷，便道：「既是如此，請爹娘與孩兒安排後事，此病決不起也。」衆人驚問何出此言，慧娘道：「但問姨夫他知道我往常觀我的功行，以七層寶塔，只少一頂，今圓光中無頂之塔，忽然有頂，又是我向僧伽飯依頂禮，此種景象，豈不是我的結局了？」希真道：「非也，賢甥女休如此解。聖人云，言不苟造，論不虛生，若依甥女所說，只解得末後一段，上頭那些景象，豈非虛空神明之兆，必不如此。我想圓光中，既現出高平山境界，甥女之命，必應在徐溶夫

來救；若七層寶塔之說，或應在甥女日後功程圓滿也。」孔厚道：「我時常聽得徐溶夫說高平山鍾靈毓秀，內多仙籍，可以續命延年，那小孩子同金錢豹想必是草木的精靈，神明既示應兆，想小姐必然有救星也。」慧娘點頭，衆人一齊退出。孔厚道：「此去鉅野縣三站路程，回往須得五六日，我看小姐病勢，斷挨不到十日工夫，爲事緊急，小弟願是夜程前去，與徐溶夫商量，或請得回來，更妙。」劉廣道：「小女全仗賢弟診視，你如何可去？我想不如央范成龍去，他也與溶夫商熟，不必遲疑。」便請范成龍來說了。范成龍道：「如此說，事不宜遲，小弟帶些盤費乾糧，挨到天明便動身。」希真道：「此去鉅野縣，若走正路，恐誤日期，若抄近走，那山僻曠野，無人之地最多，恐遇狼蟲虎豹，賢弟休一人去。」范成龍道：「只消帶五七個精壯軍健，並選好頭口，帶了弓弩鳥鎗，同了我去不妨。」當時議定了。劉廣、希真、孔厚三人聯名寫下一封書，付范成龍收好。看看天將明亮，范成龍等飽餐已畢，辭了衆人，帶着伴當，取路便行。不說孔厚等仍按方進藥，醫治慧娘，却說范成龍離了兗州，一行人馬，取路直奔鉅野縣來。此等緊要事，范成龍怎敢怠慢，端的馬不停蹄，一氣奔趕，當不得天氣炎熱，太陽當空，汗如淋水，人馬喘乏，到了酉牌，已過了棲霞關，從人道：「今日可投孤雲汎安歇。」范成龍道：「若住孤雲汎，明日又須得走一日。今日初五，已有月光，我們趁些光亮，過孤雲汎，寬走幾程，遮莫那里去權宿一宵，明日傍晚，可到高平山鄉。第二日就打個來回纔好。」當日，范成龍趕過了孤雲汎，往前又走，却已都是山路，那輪炎日已漸漸下去，聽的是萬樹蟬聲，見的是千層濃綠。范成龍主僕走數多時，人馬枯渴，却又遇不着個溪澗，一個從人指着那邊說道：「深樹裏微微有些烟，想必是村人家，我們且去討口水吃。」范成龍依言，便欲將過去，不上半里之遙，已到人家面前，却是一座半大不小的莊院，有數十椽瓦屋，裏面也有些園林樓閣，門前却有一座清溪，八字門首，立着一個五十餘歲的婦人，衣裳清楚，大家風範，扶着一個小丫鬟，在

門首開看。范成龍一千人，見了那道清溪，卻去取水吃。婦人見了他們這夥人，便扶着小丫頭，近前幾步，看了范成龍，問道：「你這官人上姓？」成龍答道：「姓范。」婦人笑道：「大名敢是成龍？」范成龍吃了一驚，看那婦人却不認識，便拱手道：「老奶奶何處曉得賤名？」那婦人笑道：「果然是的麼？你認不得我！」

那老婦人說出來歷，有分教：高平山中，殺翻竄山跳澗猛惡獸；猿臂寨內，更添衝鋒陷陣勇將軍。畢竟這婦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一百十五回

### 高平山唐猛擒神獸

### 秦王洞成龍捉參仙

却說那范成龍口渴，溪邊取水，不覺遇着這婦人認識他。當時請問那婦人姓名，那婦人道：「衙內不認得我，龍馬營知寨唐大柱，便是老身的先夫。」范成龍聽了，又驚又喜，忙唱喏道：「再不知恭人在這里！」原來這唐大柱，也是一員勇將，在邊庭多立功績，後授龍馬營知寨，在任上病故。在日，曾與范成龍的父親相識，更喜愛范成龍，常對人說：「此人是個英雄。范成龍開驛馬行時，多得唐大柱的看顧。當時，范成龍道：『恭人却為何居在深山裏？』」婦人道：「這里原是我家的祖基，先夫亦對你說過。」范成龍道：「一位衙內何在？」恭人笑道：「在我身邊，此刻入山打獵去了。他如今改名唐猛，今年二十三歲，也學了一身好武藝，只是不肯讀書，最喜滿山採獵。他舊年完娶，今年也生下個兒子了。」范成龍道：「却是可喜。小人記得那年在知寨相公衙署裏，衙內只得十來歲，花園裏一顆杏樹，碗來粗細，他連根拔起來，如今正在英年，怕才有數千斤的神力，可惜小人今日有緊急公事在身，不能同他相會。」正說間，那恭人遙指山門邊道：「兀那小廝回來也！」范成龍看時，果見凜凜一位壯士，披一件秋羅小衫，着一條水袖短褲，踏一雙多耳麻鞋，袒着胸脯，手提一桿



五股托天叉，上面叉着一隻青草狼，後面跟着十數個莊客，擎着些獵具，挑着些蟲蟻，一齊走近前來。那唐猛將叉遞與莊客，唱了個喏，回頭看見范成龍等，問道：「列位何來？」恭人笑道：「這位你可認識？」唐猛細細看了范成龍，沉吟道：「足下敢是蘭山縣范大哥？」范成龍笑道：「衙內真好記心，似衙內這般魁梧，我却不能認識了。」唐猛大喜道：「那陣風兒吹你到此，何不請入草舍？」范成龍道：「小弟此來，實是不誠，並不知尊府在此，現在有緊急公幹，不敢刻延，待轉來再登堂奉謁。」唐猛那里肯一把拖定道：「甚麼大不了的公事？天已晚了，前面並無宿頭，仁兄直如此見外！」恭人亦說道：「闊別十餘年，難得衙內到此，休嫌怠慢。」范成龍本不肯住，一來看天色已晚，料想趕不過孤雲汛，二來人困馬乏，天氣炎熱，三來當不得唐猛母子苦留，只得稱謝了，同唐猛母子齊進莊來。到廳堂上，范成龍請恭人上坐，以晚輩之禮參拜。恭人連忙答拜道：「衙內是甚麼道理？」范成龍道：「小將深蒙知寨相公愛憐，怎敢忘心？」恭人道：「衙內休這般說，尊翁任開封府時，寒舍也深蒙照拂。」范成龍與唐猛相見了禮，唐猛請范成龍主僕淨了浴，頭口牽去喂養，莊客掌上燈來，先切了兩大盤西瓜來止渴，恭人吩咐廚下，整頓酒飯款待，唐猛教將來擺在院子中心涼棚下，分賓主坐下。恭人道：「我是吃過飯了，坐在此聽你們講講。」便坐在廊下陪話。唐猛道：「我記得與仁兄分手，彼時我纔十一歲，我那套金鎗短跌，還是仁兄指教的。」范成龍大笑。恭人道：「彼時衙內到先夫處來，老身時常在後堂望見。」范成龍道：「正是小人失於親近。」恭人道：「衙內現居何職？」范成龍就把怎樣救荀桓兄弟落草，後來隨陳道子投誠，欽授飛虎寨副知寨的話，一一說了。恭人稱賀道：「老身也聽得有人說起，果然如此，真乃可羨！我亦時常教小兒探望衙內，就衙內處圖個出身，他是這般腳懶，總不肯去。」唐猛道：「不是孩兒懶，不成把娘拋撇在家裏。」恭人道：「我怕貓兒拖了我去，要你瞎記罷！大丈夫功名要緊，我想不如趁范

衙內在此，你就拜他爲兄，衙內倘肯提拔小兒，老身也完了一條願了。」范成龍大喜道：「此事深中下懷，可惜今後忽忽不及了，待小姪轉來，完了這起公事，再證盟也。」唐猛道：「阿哥是何公差，如此火急？」范成龍遂把梁山奔雷車如何利害，雲天彪吃他困住在二龍山，只有劉慧娘破得，那慧娘又病在危急，神醫孔厚無法可施，他說只有高平山內多有靈草仙藥，特差我飛速到徐溶夫家採取等語，話說一遍，如今不知仙草有無，正是捕風捉影，那慧娘又命在呼吸，所以不敢遲延。唐猛道：「原來如此！那徐溶夫我也認識，他曾醫過我母親，端的好手段。只是你去高平山裏面採藥，須要仔細——近來那座山裏，出了一件古怪東西。」范成龍道：「出了何物？」唐猛道：「是一個錦紋獨角金錢豹。」范成龍笑道：「我道是甚麼了得的東西！原來是虎豹之類，不是愚兄誇口，自己也仗着千百斤實力，便是這幾個孩兒，也都是挑選來的那畜生，若還撞着了，我一鳥鎗先結果了他。」唐猛搖頭吐舌道：「哥哥你休輕視了這畜王端的兇猛利害，莫說人畜猪羊，傷得不少，高平山內原有幾隻大虫，都吃那廝吞食了。那廝不但兇猛，且通靈性，一切窩弓弩箭，地銃坑阱，他全不上當；更兼額上生出一角，堅利無比，有人來說有尺餘長短，光明如水晶般。數月之前，他們想盡巧法，做了個雙剛籠誘他，難得他竟落了阱，那知反被那廝的角利害，只消五七挑臂膊粗的毛竹，都齊齊折斷，仍吃他逃走了。如今一發弄得滑了，竟捉不得這惡物，正不知他是那裏來的。鉅野縣知縣只顧限比獵戶捕捉，量那些獵戶如何近得，不知吃過多少限棒，枉是去了性命。」范成龍聽了，暗自心驚，想道：「陳道子的圓光，直如此靈異，豹子之兆既應，靈藥必有著落了。」問唐猛道：「賢弟何不與他去耍耍？」唐猛大笑道：「哥哥不知，說起倒有場好笑，若使小弟去時，或者捉得亦未可定，耐奈鉅野縣幾個烏公人，不識高低，他竟不知我爺做知寨，我是衙內，把來做獵戶看承，將知縣信牌，行落我家，要取我出去充役，我當時大怒，喝令莊客們，將那廝網

了，若非母親喝住，我活活打殺這幾個狗男女。那知縣得知了，差體己人拏名帖來陪話，我方纔罷休。如今由那廝們捉得捉不得，我何犯去出力？」范成龍聽罷，也大笑道：「且待我到彼再商。」連飲數觥，又問道：「賢弟近來弓馬何如？」唐猛道：「鳥耐煩去騎馬，我最喜步戰，我學的都是步下生活，不瞞哥說，我上阪下坡，追趕野獸，來去如飛，我用的兵器，請哥哥看。」遂教莊客取來，范成龍看時，乃是一扇偃月銅劉重六十五斤，范成龍道：「這兵器最利步戰，長鎗樸刀，都攻不入。」唐猛當時出了坐位，雙手輪動，就在天井中舞了一回，盤肩蓋頂，路路精熟，舞罷，范成龍喝采不已。只見恭人開言道：「我兒休要只顧纏障不了你哥哥行路辛苦，又有要緊公事在身，夜深了，吃了飯，請哥哥安歇罷，明日可趕路程。」范成龍道：「伯母之言甚是。」唐猛道：「母親說教孩兒隨哥哥去，可收拾起，待哥哥轉來，孩兒便同去。」范成龍大喜，恭人道：「那事容易。」莊客送飯上來，大家吃飽了，牀席已安排好，恭人唐猛告了安置，進內去了。范成龍上牀去睡，略瞞瞞眼，天色大明，忙起來喚起從人唐猛亦起來，陪用了些飲食。范成龍向恭人唐猛都稱謝了，提了鐵脊矛，上馬便行。唐猛亦騎了頭馬，送出山口。唐猛道：「此去徐溶夫家，不過五十多里，哥哥早去，早回，兄弟在家相候。」范成龍道：「不須賢弟吩咐，賢弟既要同我去，可回府先收拾起。」唐猛應了，分手回家，整頓行裝，不題。

且說范成龍別了唐猛，飛速前行，不過未牌時分，已到徐溶夫家。恰好徐和在家避暑，不會他出。徐和見范成龍來，吃了一驚，問道：「仁兄遠道冒暑而來，必有事故，敢是有甚軍務，又來尋我？」范成龍便將那封書信遞與徐和道：「仁兄但觀此信便知。」徐和將信拆開看罷，呵呵笑道：「原來如此！」回顧兩個兒子說道：「想是那參仙這番要出世了。」范成龍道：「甚麼喚做「參仙」？」徐溶夫道：「陳道子圓光真乃靈異，你道那鏡子裏的孩兒是那個？便是這高平山裏一件稀世奇珍，乃一千多年一枝成氣候的人參，形如嬰孩，風

清月朗之夜，時常出家參拜星斗，各處峯巒溪澗遊戲，名曰「參仙」，若能取得他到手，如法服食，可成地仙；病人垂死，得他的血飲一杯，立能起死回生，只是他的身子輕如飛鳥，竄山跳澗，來去如風，他也不吃飲食，最難捕捉。我也守了他多年，兀自算計不到手。據今日看來，這寶貝想是劉小姐的救星，因緣莫非前定也。」范成龍聽了，大喜道：「妙哉！真乃未聞之事。既有此等至寶，今夜好歹想個法兒去捉。」劉小姐有命了。」徐溶夫道：「說得這般容易！如今這山裏進出不得了。」范成龍道：「敢是爲着一個豹子？」徐溶夫道：「正是。你敢是爲鏡中現出豹子猜疑着？」范成龍道：「我並非猜着，我來時，遇着唐猛，他向我說的。」徐溶夫道：「我爲了這孽畜，多來不能入山採藥，必須先驅除了他，纔好再去取參仙。」范成龍沉吟道：「此地可有出名好手獵戶？」徐溶夫搖手道：「休題休題！這豹子不是胎生的，乃虎鯊魚所化——虎鯊在深潭底下，潛修三百年，能化獨角豹，勇猛勝于凡豹。這些獵戶，縱有高手，如何近得多少吃比不過，都擊家逃走了。」范成龍道：「有不搬去的，且邀幾個來，我與他們商量。」徐溶夫便教大兒子去邀本山獵戶，一面吩咐妻子，安排酒飯，款待范成龍。不多時，溶夫的兒子已邀了七八個人來，都是本山有名獵戶。徐溶夫對衆人道：「這位范將軍是兗州總管相公差來的，有公事與衆位商議。」衆獵戶見成龍是位官人，都上前施禮。范成龍讓他們坐地，說起捕豹子的話，衆獵戶都咬着指頭說：「難——難——難——難。」范成龍道：「我因公幹緊急，只得央求衆位格外出力，能驅除了這東西，除本地知縣相公賞賜外，我另有重謝。」衆人道：「非是小人們不貪賞賜，委實做不到。官人便送俺萬兩金子，小人們也沒設法——爲這畜生，沒有的苦不吃過了。官人不知我這里多少吃不過比的，都溜了，只小人這幾家，走不脫的，不知花了許多使費，纔得告病在家。若便好做，何待官人上緊？」范成龍縐眉良久道：「既如此說，我自己去捉，央衆位相幫何如？」獵戶道：「這有何不可？只恐官人也未必捉

得來，枉費力氣。」范成龍道：「捉得捉不得，衆位休管，只是本山路逕，我不認識，早晚央衆位同去，切勿推却。」衆獵戶都答應了，告辭回去，却都在背後說道：「倒要看這官人怎去擺佈他！」徐溶夫問范成龍道：「仁兄怎生去捉他？」范成龍道：「我想此事，只有去請了唐猛來。」徐溶夫道：「他未必肯來。前者我也去請過他，怎奈他與鉅野縣警了口氣，立誓賭咒不肯來。」范成龍道：「雖如此說，今日爲軍國公事面上，他正在求功名之際，未必推却，明日我去走遭。」當晚，范成龍在溶夫家歇了一夜，次日一早，單鎗匹馬，竟到唐猛家裏。唐猛正在收拾行裝，交代家務，見范成龍轉來，歡喜道：「哥哥轉回得好快！我們下午便可動身。」范成龍道：「早哩早哩！百家姓不會開簿面哩。」唐猛問其原故，范成龍把那番話說了，「你今不除這豹子，怎樣取參仙所以轉來拜請賢弟？」唐猛沉吟道：「我去不難，只是吃那鉅野縣官人笑我沒志氣。」范成龍道：「他怎笑得你？你這番是救劉小姐去助軍國大事，並不去他那裏討賞錢，干他其事。」唐猛道：「兄長也說得是，如此，我們就去。」當時進內，向娘說了，喚了十多個精壯莊客，各帶了器械。唐猛指着那桿三眼鎗，對范成龍道：「哥哥，你看我這傢伙是鑲鐵鍊就，一排三管，重三十六斤，每管吃火藥一兩，鐵標八錢，一道火門發時，三枝鐵標齊出，聲如雷霆，那怕人熊獅狒，穿胸直過。」范成龍稱贊不已，便一同動身，都到徐溶夫家。唐猛與溶夫相見了，范成龍央徐溶夫的兒子仍去邀了衆獵戶來。須臾，到齊，約有四五十人，都是精壯後生，連唐猛范成龍的莊客伴當，約六七十人。范成龍早已將出銀子，央徐溶夫去近村買下十數瓶酒，殺翻一頭肥牛，請衆人都吃飽了。天色已晚，衆人都拽扣起動身。唐猛問山裏路逕，衆獵戶道：「那廝巢穴在山後的裏凹，進出有三條路：一條是大王廟背後，一條是大樹灣，一條是碎石坡。那碎石坡在秦王洞後面，一直上，最不好把守，路又狹，兩邊都是深草，當中一片空地，滑塌塌的碎石子，又沒半枝樹木，可以藏身。那廝單單喜走這條路上。」

來，多少鬆手的，都送在那里。原來獵戶們忌說失陷虎口，凡傷于野獸的，只說是鬆手。數內又一個獵戶道：「便是昨夜山南李家村李太公家的兩條黃牛，又吃那廝拖了去，正是由碎石坡上落。今夜那廝又必走那條路。」唐猛道：「既這般說，待我獨自去守這碎石坡。」范成龍道：「賢弟休鹵莽！」唐猛不聽，說話之間，已入山裏。唐猛教人引到碎石坡，舉眼看時，只見兩邊茸茸綠草，一帶細路，直通山脚下。獵戶指點道：「這草內，我們時常埋窩弓，再也射他不着。」唐猛再看，那坡旁邊一塊巨石，高有二丈餘，周繞數十圍，危危的立着，月光下好似個巨靈神撲來一般。唐猛道：「有此巨石，還怕沒處躲閃？你們都去守那兩條路，這條路上讓我一人在此。只愁這孽畜不來，來時不能活捉，也結果了他。」衆獵戶道：「唐衙內不可造次，還讓我們慣家在此把守。」唐猛聽了，睜着怪眼看了衆獵戶道：「咦！半響道：『虧你們恁地顛倒說！』」范成龍道：「賢弟既要在，也須留莊客們幫你。」唐猛道：「不要不要，半個都不要，你們都去。」衆獵戶又苦勸，唐猛焦燥道：「休要管我！——都是你們這些膿包不濟，寵得這畜生這般橫行，今日還要試試縮縮，我若吃他拖去嚼碎了，不要你們償命。」衆人見他發作，只好由他，便留下一枝畫角道：「得了手，可吹起來，我們好來策應。」唐猛收了畫角，將那三眼鎗，灌了火藥，下了三條鐵標，點旺火繩，奮身一縱，早跳在大石上，拖着鎗四面觀望。衆人都紛紛去了。范成龍領了伴當莊客，并幾個獵戶，投大王廟背後去。其餘都投大樹灣去。那兩處樹木衆多，衆人都去深草裏，密麻價的排了地弓藥箭，整頓了弓弩鳥鎗，一應獵器，也有上樹的，也有乘涼的，四面照應着。范成龍倚了鐵脊矛，坐在樹根下，暗想道：「此刻參仙若出來，一把捉住了，豈不省了與豹子纏障？」

却說唐猛催他們去了，獨自坐在巨石上，四面觀望，只見星月交輝，山上山下，流螢萬點，風吹草樹，灑灑的似落雨一般，果然山有猛獸，狐兔麝鹿之類，踪跡全無。唐猛不轉眼看着這條路上，只等那豹子出來，只見

星移斗轉，已有三更天氣，滿身上都是露水，唐猛想道：「這廝莫非不從這條路上來？那兩條路也不見響動，敢是今夜不出來？」又是半響，只見天上都上了雲，霎時間把那半輪明月遮蓋，滿山昏黑，唐猛放下了烏鎗，取出腰間那把扇子來撲涼。忽聽得山下人聲啼哭，唐猛道：「這里又沒人家，必定是佷鬼哭，想是那行貨來了。」定睛細看，並沒些影響。猛回頭，忽見背後山脚邊，兩盞碧綠燈，慢慢地向細路上移過來。唐猛認識是虎，睛說道：「豹子不來，山下倒來了個大蟲，且就結果了他。」便撇了扇子，取起烏鎗，撲地跳落大石背後，閃開身軀，張着那綠燈漸漸上來，近看時，只見額上一枝水晶角，那里是大蟲，正是那話兒到了。唐猛叫聲慚愧，「我只道他不曾出窩，只顧前面險些被他後面掩來。」那豹子一步步慢慢地上山來，口裏嘍嘍的噴着氣，身體甚是壯大，唐猛從不見過這般大豹，也是心驚，索性藏過身子，待他走過了頭，再下手。不多時，那豹已上了山坡，就在那大石邊，挨了挨癢，慢慢地踱上山去。唐猛屏住了氣，待他走過了將門藥加足，吹旺火繩，鉗緊在火機上，僵僵着身軀，從大石背後躡出來，黑影裏只見那豹子拖着斗來粗細的尾巴，在前面慢走，唐猛輕輕躡上幾步，擊起那桿三眼鎗，正待……那豹子好似屁股上有眼睛，早知背後有人暗算，「唔」的一聲，身子倒調轉來，唐猛急待仍閃入石後，怎奈離得大石已遠，那豹看見有人，大吼一聲，半空中起個霹靂，四爪一縱，離地二三尺，直撲過來，唐猛留不住那鎗，早已機落火發，三管火標齊放，聲似雷吼，三枝鐵標，不知射向何處，那豹就那聲鎗，撲到唐猛身上，兩隻前爪搭着肩膀，張口待咬。唐猛撇了烏鎗，就勢子向那豹的胸腹下搶進去，恰好那豹的兩隻前爪，掛落唐猛背後，唐猛兩條鐵臂膊，從豹子兩脅下穿出，脊梁上雙手交叉，抱住那豹子，張開血盆也似的巨口，待咬唐猛的頭頸，恰吃唐猛的頭頂，定下頰，順不轉頭來。那豹又吼了一聲，提起後爪來抓唐猛，那唐猛早將兩腿縮起，夾住那豹的腰跨，唐猛和豹子都跌倒在坡上，那豹子頂下的毛片滑溜，

唐猛的头滑在一邊，與豹頸頸子交叉着，唐猛用盡生平的精神，貼胸撲住，不敢鬆手，兩個只就坡上顛倒打滾，不覺滾落深草坑裏去，兩個都掙扎不得，只得呼呼的喘氣。唐猛心生一計，待咬斷豹子的喉管，一時回不轉頭來，只在頸頸邊着力背咬。却說范成龍在大王廟後，同衆人都聽得那碎石坡劈雷價鳥鎗響亮，半歇不聽見吹畫角，衆人驚疑，范成龍道：「敢是豹子中了鎗，不死逃走，他追了去，我們快去看來？」霎時，大樹灣衆獵戶也都到齊，吹起火把，大聲吶喊，撲到碎石坡來。范成龍挺着鐵脊矛，當先大叫：「唐兄弟！我來也！」不見答應，只見三五個莊客，先叫起苦來，說道：「苦也！那地下不是衙內的鳥鎗火繩兀自明亮，人到那里去了？」范成龍轟去了三魂七魄，那顆心換鈴價幌起來，忙叫快尋是那條路。又只見幾個獵戶叫道：「你們休亂這深草內有人做聲。」衆人聽時，只聽得道：「我在這里，你們快來。」成龍同衆人大驚，忙上前將火把照時，只見唐猛同一隻大豹，貼胸抱定，臥在草坑裏，衆人都赫了一跳，驚得倒退。范成龍忙挺手中矛，覷定了那豹的肋縫裏，用力戮進去，矛鋒從下面透過，簽入地內。那豹子已吃唐猛鋼牙啃傷頸頸，奈何得沒了氣力，又吃這一矛，吼了一聲，登時喪命。范成龍放了矛，又去腰間取出那柄鐵鎚，去豹子的耳根邊連打十餘鎚，那豹子鮮血迸濺，烏珠突出，腦骨損碎，動也不動了。范成龍道：「兄弟放手好了！」那唐猛那里肯放，成龍又叫道：「豹子死了，兄弟只管放來。」唐猛纔放開了手，坐在草地上，喘做一團，滿口裏都是豹子的毛血。衆莊客上前攙扶了，走出深草。范成龍拔起鐵矛，衆多獵戶上前，將死豹扛出坑上。范成龍問唐猛道：「兄弟受傷否？」唐猛道：「沒事，兩肘好似擦傷了些。」范成龍道：「兄弟不聽吾言，早是叫幾個人幫你，何用如此費力？」唐猛道：「不瞞哥說，我也去年也曾兩次空手活捉兩隻大蟲，却不恁地費力。這畜生果然利害，怪道衆人近他不得，我也險送了性命。」衆獵戶都拜服道：「唐衙內真是天神降凡也！」當時衆人見除了這豹子，歡天喜地，把來



扛抬了，并派人收了窩弓，莊客收了唐猛的烏鎗，一陣下山，叫徐溶夫村上來。

原來徐溶夫家裏也不會睡，都秉燭相待。五更時分，只見三五個莊客獵戶先跑回來報道：『那豹子已吃唐衙內結果了。』徐和大喜，忙叫妻子預備下酒飯。不多時，遠遠一簇火把，只見衆人吃吆喝，扛了那隻獨角錦紋豹，范成龍、唐猛都隨在後面，一齊奔回莊上來，將那死豹安放在廳中間，東方已發白。徐溶夫與衆人都向唐猛道：『唐猛笑道：『快把酒來與我接一接力。』溶夫忙叫搬出來，擺在廳上，大盤小碗，價酒肉，衆人敢一齊亂吃。天已大明，驚動村前村後無數老少男女，都到徐溶夫家看豹。見了唐猛都誇獎不已道：『只道戲場評話裏這般說，那知真有如此壯士。』那里正也到來，遂與衆人商議，要將這豹子送到唐衙內府上去。唐猛道：『我要他做甚？只顧扛去，獻與你們那知縣，也教他放了心，省得比較，倒是這畜生的一隻水晶角可愛，對知縣說，可要取下來還我。』衆人大喜，唐猛道：『我覺得有些筋骨酸，頭腦發脹，打熬不得，與我個好牀鋪，要去睡一睡。』徐和道：『衙內辛苦了，正好草榻上將息。』唐猛滾入牀內，放下紗帳，鼾鼾的睡着了。里正已差人去飛報知縣。范成龍與徐溶夫商量道：『今此豹已除，却怎樣去取參仙？』溶夫道：『仁兄放心，我已准備下了，須如此作用，今夜管取他到手。』成龍大喜，當時成龍與衆人都困乏了，都去睡。將息。

下午時分，那鉅野縣知縣差一名都頭，帶了幾個士兵前來取豹，又差一個體己親隨，將着一封書信，來啓請唐衙內到縣裏，置酒申謝。此時唐猛范成龍已都醒來，那親隨向唐猛聲喏，呈上知縣書信，拆開看時，上寫道：『深蒙世兄神威，掃除一方巨害，下官感激之至，本欲親自登堂拜謝，因公事在身，望屈世兄到冰衙一敘，勿却是禱。』唐猛對衆人道：『你去上覆相公，我有緊急功幹，要往兗州鎮去，不及相見了，多多拜謝。』遂叫莊客取幾兩銀子，賞那親隨，又叫莊客用利斧，將那死豹的腦蓋骨鑿開，取下那支水晶角來，看時，果然堅



有四五歲大小。唐猛喜道：「來也！」徐溶夫忙叫：「休做高聲！快躲了！」那參仙出立了地面。朝禮了星斗，參拜了四方，跳舞一回，驀地聞見一陣木香屑，各處尋覓，尋着了木香屑，跳跳舞舞，一路尋來，不覺到了秦王洞口，看見了那繡毬紅燈，甚是歡喜，便遠遠立定了，看慢慢的上前，用手來取，只見那紅燈滾入洞裏，可憐草木精靈，初成氣候，那里猜得人心機詐，便追了紅燈，也近洞裏去。徐溶夫望得明明清清，叫聲慚愧，忙叫唐猛快下手。唐猛提了五靈脂袋，三脚兩步，蹣到洞口邊，把五靈脂撒滿地面，更無隙縫。那參仙覺得有人忙逃出來，見了五靈脂，不能跨過，急反身入洞裏。范成龍從裏面撲出來，參仙大驚，前後無路，只是四面亂撞。唐猛撒了布袋，搶入洞來，那裏面黑洞洞地，只聽得參仙哭叫，沒處捉摸。少刻，徐溶夫同幾個伴當，點了火把，一擁近來。參仙亂哭亂叫，走頭沒路，衆人七手八腳，亂撲亂趕，逼到一個狹窄所在，吃范成龍一把抓住。徐溶夫上前看時，更喜是個男子身，忙叫：「哥哥手放輕些，看捏殺了！」當時范成龍大喜，抱入懷裏，忙出洞來，齊回舊路。那參仙一路啼哭，只叫饒命。徐溶夫老大不忍，歎道：「也是你的劫數，爲國家大事，也顧你不得了。」范成龍既得了參仙，衆人無不歡喜，飛奔回來。下得山時，平地上行不得百十步，離徐溶夫家已是不遠，聽那參仙聲息全無動也不動。范成龍道：「不好了！想是抱得緊，捏死了！」教把火把來照看，却不防那參仙儘力一掙，范成龍捉不住，好似有人奪去的一般，吃他掙脫落地，一溜烟往山下飛跑的去。唐猛忙飛步追去，饒你唐猛脚步如飛，那里奔得他過？只見他在前，好似一似斷線的風箏，輕如禽鳥，往山上一直飛去。范成龍徐溶夫同衆伴當，只叫得苦。唐猛趕了一程，已是無影無踪，追趕不上，氣急敗壞回來，范成龍目瞪口呆，罔知所措。

正是水銀入地難收，鶴子鑽天沒處尋。不知那參仙究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一百十六回

## 陳念義重取參仙血

## 劉慧娘大破奔雷車

却說范成龍央求徐溶夫用盡方法，取得參仙到手，仍吃他逃脫，范成龍懊恨欲死。徐溶夫道：「事已如此，恨亦無益，且回舍下再商。」范成龍道：「仁兄，你想教我怎生回竟州去？」唐猛道：「我被蚊子叮得一身老大疙瘩，仍撲了一場空，早知如此，捉住時，先弄殺了，倒沒這樁事。」范成龍只是呆想，徐溶夫再三相勸，只好回家，真是一步懶一步，到了家裏，徐溶夫的娘子，并兩個兒子得知，也是納悶。范成龍問溶夫道：「何不就去一掘，且試如何？」溶夫道：「仁兄不信，夜來說過，此物端的在地下，遊行無礙，只是出入的路，必從生根發苗之處，若在那里刨掘，他先走了，掘亦何益。如果好刨掘，何用費如許力氣？如今他着了這番驚恐，三五個月，不敢出頭，却怎好？」范成龍道：「捨了這參仙，仁兄可另有何法，治得劉慧娘好？」徐和道：「這個實難。我的學問，怎能加乎孔厚之上？他兀自沒擺佈處，除此參仙之外，都自草木凡品，卻如何換得命過？」范成龍沉吟歎氣。唐猛道：「哥哥今夜心焦，也是無益，不如且睡了，明日再商。」溶夫道：「也說得是一，便勸范成龍安置。衆人都去睡了。」

范成龍那里睡得，已到天明爬起來，見衆人都還未起，却開門出去小解，一面看那高平山上山光嵐氣，曉色蒼蒼，好鳥亂鳴，泉聲清冷，成龍感歎不已，想到慧娘命在旦夕，奔雷車怎生解圍，我却如何回猿臂寨，看那山上，只是吁氣。正在出神呆想，只見山脚幽林深處，一個老人走來，成龍看那老者道家裝束，挂一枝過頭藥杖，穿一領舊葛道袍，首頂竹冠，脚踏麻鞋，腰懸兩個葫蘆，生得仙風道骨，鶴髮童顏，緩步而來，到了成龍面前，把成龍一看，笑道：「足下是何處英雄？不去與國家出力，來此深山何幹？」范成龍見他形容古怪，言語

非常，便答道：『小可委是兗州府軍官，有公幹到此。』那道長大笑道：『我省得了！想是山東干戈未靜，又來尋徐溶夫商議甚麼？』成龍道：『正是爲此。』道長道：『他已是額外之人，各有正事，只顧纏他做甚？不瞞將軍說，徐溶夫乃是老拙的小徒，我適從此間過，正要來探他。』范成龍聽了，吃了一驚，連忙施禮。只見徐溶夫的小兒子跑出來，見了，忙報進去道：『老師父來了。』徐和忙出來迎拜道：『師父長久不來了，快請進來。』那道長便同范成龍一齊進來。只見他更不謙讓，就走去上面坐了。徐娘子同兩個兒子都來參見。此時唐猛已起來，亦來相見。那師父問了范唐二人姓名，稱贊道：『皆濟世英豪也。』徐和便對范唐二人道：『我這師父姓陳，名念義，道號通一子，本是吳越名醫，深明陰陽消長之理，七十歲上厭棄塵世，入山修道，得明仙證果。今年一百四十歲了，現在隱居天台山中，是小弟受法恩師。』范成龍稱羨不已。徐和問道：『師父何來？』陳念義道：『我到薊北赴龍沙會，比較赤書玉字，意欲通誠張真人，保持劫運，又因金雲門仙子，借我丹母，久不見還，前往索討，今已取得，仍歸天台。』道從青州經過，見官兵與寇賊慶戰，殺氣沖滿，遂遠道而行。因久不與你相見，特留殘步相看。昨夜到孤雲汎，見月光可愛，遂住于松林之下，所以今早纔到。』范成龍眉峯一縷，私對徐和道：『令師既是現在神仙，劉慧娘病，何不求告於他，必有妙術相救。』徐和道：『我也正如此想。』便拜問陳念義道：『有一俗事再求老師，伏望慈悲救濟。』陳念義道：『又是甚麼？我一切俗緣，俱已生球，你這般熱腸，何時得了？』徐和道：『此實不得已之事。』遂說起慧娘病症，如此沉重，孔厚不能醫治。陳念義歎道：『造物樞機，豈凡庸所可窺弄？』齒莽粗工，舉眼皆是實軒歧之大魔，生民之劫運也。孔厚無法可施，求救亦是無益。』只見范成龍再拜道：『小將奉命而來，不但爲劉慧娘一人，現在逆賊宋江，仗奔雷車之勢，橫行無忌，若慧娘一死，再無勝他之人，眼見山東百萬生靈，盡遭塗炭，望老師大捨慈悲，拯救則個。』陳念義道：『將軍不知，

非是我怠惰，我的本領，並無私藏祕妙，開着大門，由人搬取。不但小徒盡得我法，便是孔厚，亦莫不盡知。今釐娘已爲庸醫所誤，勞難挽回，正所謂一個人輕輕推得倒，十個人用力扶不起。孔厚束手，老拙更有何法？范成龍道：「陳道子圓光照出，此地有參仙，可以救命。小將昨夜與徐唐二兄，如此用計，已捉到手，自不小心，仍吃他逃脫了。」陳念義愕然道：「你們老大鹵莽，此事豈可亂做！幸衆位都是大根器人，不然，自家性命休矣。」衆人大驚，忙問其故。陳念義道：「凡生于天地之間，皆曰命。上天好生，一切飛潛動植，無不覆育。而于其中能修養靈根，不擾世界者，尤爲鍾愛。上蒼之愛護道種，如慈母之保赤子，豈容人魔加害？那人參在地下三百年，乘上天瑤光之精，感山川靈秀之氣，全具人形。六百年，便外開九竅，內生臟腑。九百年，能出地面，參拜星斗，遊戲山川。此時便有山靈地祇守護，不許凡人欺害。倘故違禁忌，便是捉得到手，犯了神怒，必死。一千二百年，能吐人言，天神誦章，脫離根株，遊行十洲三島，成全大道，與人之修成陽神無異。你們却如何胡亂惹他？那隻獨角豹子，未嘗不是他的護衛，却吃你們硬結果了我！我看衆位都是天神下界，本處神祇一時亦拗你們不過，所以安然無事，不然，如何做得到？雖然，做便你們做了，畢竟不能取他到手。」衆人聽了這話，都呆了。做聲不得。陳念義道：「范將軍既不爲一己之私，救那一方生靈，也是一件大事。既是陳道子圓光見此參仙，不爲無因，老拙此來，不爲無緣。將軍一定要這參仙，救劉小姐，須依老拙言語。」——范成龍欣然請教。——「一切切不好害這參仙性命。范將軍須熏沐齋戒，辦一片真誠之心，須用白雞元酒，做篇祝文，昭告本處山川神祇，求這參仙一杯白血，亦可以起死回生。倘得天心眷顧，老拙使個方法，管取他來。」范成龍大喜，徐和道：「他經這番驚嚇，如何再肯出頭？」陳念義道：「不妨，參仙每當瑤光朝天門之時，他必然出來朝元。你休用五靈脂釐做，只須去備一張兔網，再備幾根竹竿，糊七盞紅燈，紮成北斗七星形象，把來豎在他出路的南首，須府斗柄

瑤光星，指着西北乾地，却將兔網張在面前，人都躲過了。他出來禮星之時，見了此燈，必認是本命星君下界，接待他撲去，蹈着機關，兜在網裏，便好捉了。你要準備下盛血的傢伙一件，務要潔淨，休得臨時匆忙。」落夫聽了，便忙準備下白鷄元酒，做了祝文，向獵戶家借了張兔網來。范成龍去沐浴更衣，帶了香燭祭禮，去山神廟內祭山，范成龍換了公服行禮，做個主祭官。徐和讀祝道：「維年月日信官范成龍奉命致禱高平山主尊神宋江造孽，仗奔雷車之勢，不可向邇，非劉慧娘不能克，慧娘沉疴，非參仙不能救，成龍奉大帥之命而來，尊神不聽許，以致得而復失，仰見天道好生，恩及草木，敢不祗念，但不得參仙，則慧娘必死，慧娘一死，則青萊數郡蒼生，俱不得命，今遵地仙陳師所教，只取其血，勿隕其命，實乃兩全。惟爾山川鬼神，咸受朝廷封錫，望顯威靈，默助，毋俾神羞，神其鑒之。」祭罷，焚祝，祝文升上樹杪，香風飄動，隱然似有鬼神受饗。衆人出廟，仍到徐和家中，徐和尋了竹竿，將斗星燈紮好了，陳念義道：「此時節氣，斗柄指乾方，須得四更以後，我們前半夜且去睡，交五更動身不遲。」衆人依言，早吃夜飯都睡。將近五更，大家起來，帶了有用的行頭，一同入山。徐溶夫在前面帶路，直到中峯下，看那天上斗柄橫斜，已向西方下垂，正近大門，陳念義道：「是這時候了，你們快去安排。」徐和等忙去將星燈豎好，唐猛去張了兔網，大家都去左近深林內躲了。沒多時，只聽得兔網上銅鈴兒亂響，衆人忙出林看時，只見那參仙已兜入網內，衆人大喜，忙撲上去，取陳念義忙止住道：「你等休要鹵莽，都隨我來。」陳念義拄了藥杖，引衆人緩緩走近網前，那參仙掙扎不脫，只叫饒命。陳念義道：「參仙休驚，有我在，決不傷你性命，只求你一點純陽白血，救個要緊人的性命。」說罷，便把參仙隔網抱定，衣襟邊取出一把瑪瑙石，砑刀來，徐溶夫忙捧過那個羊脂白玉瓶兒，陳念義將參仙左臂砑破，流出白漿來，滴入瓶內，那參仙啼哭不止，又將右臂亦砑破，流了許多，看時，已有小半瓶，陳念義道：「足有一酒杯，砑了，再取，恐傷

了他。便去葫蘆內取出丹藥，與他敷了瘡口，又吩咐道：「參仙！你幹了這場功德，雖遲了些路程，日後證果了，却繳銷一起大公案，亦不失便宜也。」便解開了網，抱到他那生根發苗之處，放落地下，那參仙委委悻悻的鑽入土去了。陳念義對范成龍道：「這點無價之寶人死了，臟腑不壞，灌下去，尚可回生。何況有氣未死。」范成龍稱謝不盡。陳念義道：「若非神靈默佑，焉能到手得如此容易？天已明了，可速回去。」衆人收拾了行頭，一陣回家。到了後軒，范成龍道：「小可不敢久留，就此告辭，星夜馳歸。」不知劉總管怎生盼望也。陳念義道：「此物最嬌嫩，你飛馬回去，也須兩三日，天氣又熱，深恐變壞，你另用個瓦鉢兒，將這玉瓶坐入，四圍用冰護住，路上沒冰賣之處，可用冷涼水坐定，小心提在手內，方保無事。」范成龍道：「老師說得是。」范成龍正待動身，只聽前面廳上發起喊來，只見徐溶夫的娘子，同兩個兒子，跌跌爬爬的進來，衆人忙問其故。娘子面如土色道：「一個山神趕來我家也！」徐和喝道：「青天白日，休要胡說！」娘子道：「那個胡說？一個青臉山神，髮如硃砂，在前面廳上朝我唱喏，叫你出去哩！」衆人不信，都闕出去看，果見一個青臉獠牙的立在廳上，唐猛拔刀上前，大喝：「你是何方鬼魅，敢白晝出現？」那人大叫道：「我好端的是人，你等不要烏亂。」范成龍在後面，賭得是康捷，忙叫道：「這是康中侯，你們休要造次！」衆人力纔省悟，都大笑起來，唱個無禮喏，讓坐。娘子道：「怎的康老爺恁般相貌，險些撻碎我娘兒的苦膽——」只道他們掘參仙，得罪了山神，發作。康捷笑道：「我恐嫂嫂喫驚，連忙唱喏，嫂嫂兀自害怕。我一路問到此處，路上還有許多人詫異哩。」衆人又笑了一回。徐和忙叫娘子去看茶，成龍問道：「康兄何來？」康捷道：「我奉樞密院劄付去青州打探軍情，雲天彪在二龍山十分危急，東昌德州兩路官兵來救，皆被宋江用奔雷車殺敗，天彪教我到兗州探信，那劉小姐的病，已是不中用了，性命只在旦夕，現在後事已都備齊，劉廣心腸不死，使我到這里來，探問吉凶，你等



辦的事怎的了？」范成龍將上文之事，約略說了一遍，「如今虧這位陳念義老師取得參仙血在此，可以起死回生，正待動身要去。」康捷道：「何不交與我帶去，今日便可到。」范成龍大喜道：「我也這般說。」徐溶夫取了瓦鉢，用冰塊將那玉瓶坐好，交與康捷小心提了，康捷道：「此事火急，我不敢多坐，就此告辭。」衆人送出門外，康捷別了衆人，作起法來，踏開風火輪，飛也似去了，衆人無不稱羨。徐和對范成龍道：「康中侯此去，仁兄可以放心，且將息一日再去。」范成龍果然疲倦，便依言住下。陳念義辭別道：「天台道侶盼望，更要去會張紫陽真人老拙去也！」徐和與衆人再三苦留不住，徐和道：「師父此去何時再來？」陳念義道：「且看只你也須得了便了，與其力能打虎，何如避虎更妙？一旦失足，悔不及矣。」徐和應了。陳念義又道：「取參仙一節事，閑動了村坊，恐有那不曉事的希圖長生，去刨掘胡弄，觸犯鬼性，性命不保，可告誡他們。」徐和應了。又對唐猛道：「你那隻豹角，用芝麻油浸三日，便酥軟如泥，隨意捏成刀劍，再用水浸去油，堅利無比。此乃水晶天兵，非凡鐵可比，只怕的鹽滷，犯了全體都霉爛。」唐猛聽了甚喜，稱謝衆人，相送出門。范成龍再拜流涕道：「恩師去了，大恩何以爲報？」陳念義笑道：「老拙此來，真是因緣生法，莫之爲而爲，豈望報哉！將軍能勸世人，非大英雄，大豪傑，夙具慧娘者，切勿胡亂學醫，此將軍之功，亦老拙之深望也。」說罷，杖飄然而去。范成龍歎道：「真當世神仙也！」范成龍遂同唐猛在徐溶夫家又住了一夜。次日飯罷，二人謝別溶夫，帶了原來伴當，回到唐猛家裏，唐猛行裝已收拾好了。唐母聞知唐猛打了豹子，范成龍公事了畢，也甚歡喜。唐猛辭了母親，囑付了妻子，帶了四五個莊客相隨，范成龍亦辭了唐母，一同起身回兗州。不題。

且說康捷將着那瓶仙藥，駕起風火輪，真個是飛雲掣電，已到了兗州，不待通報，直入署內。那劉慧娘自從范成龍去後，步步沉重，氣衝上焦，睡眠不得，已是三晝夜不貼枕席，只靠在侍女們的身上，飯食

全不能進，一切後事，俱已備齊。孔厚診脈道：「不過明日寅時之局。」劉夫人聽了，心如刀割，只是兒天兒地的痛哭。劉廣希真只搓手撚腳，沒抓癢處。衆人面面相覷。劉廣道：「女兒的病，已是無望了，且丟過一邊。我想盧俊義的兵屯我境北，我們何不大發兵馬去攻擊那廝？」希真道：「我同你前兩日不是親去探看過的，他把守得鐵桶也似，如何攻得？」正在議論，忽報康將軍回來，劉廣希真孔厚都懷着鬼胎，不知吉凶禍福。齊出廳來，只見康捷提個瓦鉢兒進來道：「好了！仙丹到手也！」衆人吃了一驚，忙問原委。康捷將瓦鉢放在桌上，把那唐猛怎地打豹，范成龍徐溶夫怎地捉參仙，得而又失，怎地虧得遇着了陳念義老師父指點，只取得參仙的血，「我到了高平山，他們正才得手。」細細說了一遍，「如今小姐貴體何如了？」衆人聽了都大喜，看那玉瓶內好似乳酥一般，清香撲鼻。孔厚大喜道：「有此異寶，何愁不起死回生？」趁早安頓來與她吃。當時送到慧娘房裏，取一隻細磁杯兒，把那寶貝頃入杯內。劉廣戰戰兢兢地捧了遞與女兒，那慧娘恐怕打翻，不敢用手去接，就着老子手裏一口口的呷完了。孔厚又將現成預備的人參湯，傾入玉瓶內，洗蕩得乾淨，倒在磁杯內。慧娘又呷完了。劉廣放下杯兒，坐在外間，看她何如。房內寂然無聲，得不到半頓飯頃，只見慧娘道：「妙啊！這仙藥下去，真是甘露沁心，虛火痰涎都挫下去也！精神覺得疲倦，我許久不睡，且臥倒試試。」劉夫人便教那侍女慢慢的抽出身子，將慧娘放倒頭來，擱在枕上，果然仙藥不比凡草，不多時，下歸元府上達三關，追魂魄於已失散之後，復真元於無何有之鄉。水火坎離，登時聚會。慧娘瞑目凝神，麴麴的睡去。就中快活殺了孔厚，說道：「房內不可多着人，留一兩個伏侍足矣，其餘都出去，由她靜睡。」衆人依言都到外面去。夫人問道：「孔叔叔看這景象何如？」孔厚道：「嫂嫂放心，她服藥後能安睡，生機已轉也。切勿驚動她。」那慧娘這一覺，直睡至次日黎明，還不會醒。劉夫人輕輕的去摸了她一把，渾身冰冷，又驚惶起來，忙來問孔

厚道：『她不要竟這般沉了去也！』孔厚去輕輕偷診了睡息，說道：『不妨，恭喜嫂嫂，此乃真陽內斂，已是得手了。』衆人聽了這話，都歡天喜地。慧娘直脈到午未方醒，口裏叫餓，劉夫人惟將人參湯與她吃了，慧娘坐起來道：『孩兒今日覺得神氣清爽，與前幾日大不相同，母親可以放心也。』劉夫人道：『我兒虧了衆位叔伯出力救你轉來，須要小心將息。』慧娘道：『孩兒前日正在二龍山辦賊，母親何故只管哭我？』劉夫人道：『你說夢話哩！你病到如今，何曾離床幾時到過二龍山？』慧娘想了想道：『怪哉！我前日靈靈清清地在二龍山，見那奔雷車都做成巨獸模樣，又見白瓦爾罕造作火老鴉，飛上山來，燒竹笆子，幸而天降大雨，燒不成功。怎說都是假的？想是我的真魂離舍也。』劉夫人道：『只爲你往日用心太過，以如致此，還不靜養！』慧娘應了劉夫人出來，與衆人說起，孔厚道：『此乃神不守舍，亦可見小姐的盡忠盡瘁，真乃可敬。』正說間，忽二龍山軍報飛到，果說是某日賊兵用紙造成火鴉數千，內藏火藥，齊飛集竹笆上焚燒，人不能救，幸天降大雨，撲滅所說的日子時辰，與慧娘所說無異，衆皆駭然。那文書上又說恐天晴後賊兵復用故智，要希真商議良策。這話傳入慧娘耳裏，慧娘便請希真劉廣到榻前道：『既是這斷真用火鴉，此法不難，孩兒也會得此法，是用勾股法算定尺寸，恰好地位，落在竹笆上，但火鴉的兩翅最無力，只能飛不能衝，突碰着東西，便墜落地，再飛不起，我兵只須在竹笆前張掛羅網，火鴉自不能過。』劉廣道：『須得鐵網方好，軍中一時間那里備得許多？』慧娘道：『不必鐵網，只用絲繩足矣。』現成的魚網兔網都可用。』劉廣道：『絲繩遇火豈不燒了？』慧娘道：『用鹽滷浸透，再也不能燒。』況且那火鴉不落實地，不能發火。』希真喜道：『此計妙極，事不宜遲，可速辦回文，就教康中侯去。』劉廣道：『我看女兒的病，漸漸好來，可知會雲親家，酌宜良辰，請雲公子來做了親，送她過門，好去破賊也。』希真道：『姨丈說得是。』當即發了回文書信，與康捷去飛報天彪，這里孔

厚用心醫治。這番不比從前，那藥帖帖靈驗。不日，范成龍唐猛俱到，聞知慧娘服了仙藥，漸愈，也甚歡喜。成龍領唐猛見了希真，說了來歷，希真亦喜。到了七日上，那慧娘身體已是復原，較前更覺精靈。當日，康捷又從二龍山來說，天彪聞知劉小姐病愈，不勝之喜，先備來禮物數件相送，將出天彪回信說：「不敢再遲擇日，命小兒雲龍迎取魚軒。」又說用網截住火鴉之計，大妙，賊兵竟不能害……等語。劉廣亦喜，收了禮物。希真見慧娘已是全愈，又得了唐猛一員大將，甚是歡悅，辦酒慶賀筵席，犒賞三軍。慧娘命侍女說香案，先望空拜謝了參仙，并拜謝陳通一徐溶夫，然後拜謝孔厚范成龍唐猛康捷諸人，衆人無不歡喜。席上說起唐猛打豹一節，衆人無不欽佩。又說到參仙得而復失，虧通一子陳念義指點一節，衆人無不感歎。希真歎道：「凡事莫非前定，不是孔先生不能醫治得法，不是我圓光亦不知高平山有參仙，不遇唐兄弟誰能除那豹子？不是徐溶夫并念義老師，誰來指點？康將軍不來，雖有仙藥，到不得恁地快，亦無及於事。諸緣幅輳，非偶然也！」

過了兩日，真祥麟同雲龍到了，劉廣迎接上山，備外館安息，帶來三百人馬，都鎮上駐扎。雲龍拜見了劉廣，呈上天彪書信道：「家父說干戈匆忙之際，一切聘禮，都是草草，只好平定之後補備，望泰山恕罪。」劉廣道：「我處一切妝奩，亦不能備齊，都苟且了事，等大事已畢，再補送上。」雲龍去見了希真及衆位英雄，劉廣先辦個接風筵席，希真問起軍情，真祥麟道：「自從主帥到兗州，未及一個月，宋江那厮又添造奔雷車三百餘輛，來輪番攻打，幸虧二龍山糧草充足，器械不缺，雲統制設計堅守，方得保全。」希真道：「待我慧娘甥女到彼，奔雷車盡成齏粉矣。」劉廣選擇吉日良辰——乃是六月二十七日，雲彪慧娘合卺成禮，到了那日，鼓樂喧天，掛燈結彩，說不盡那綿繡榮華，一段富貴，衆官員齊來慶賀。婚禮已畢，大宴三日。過了三朝，雲龍不敢久留，告稟岳父岳母，要請慧娘于歸討賊。劉廣與希真商議，備了香車寶馬，精兵一千，教劉麒劉麟統領了送親。

尅日動身。慧娘拜別父母，劉夫人悽惶道：「方纔望得你的病好，又離了我面前，你諸事須要保重；那孝順公姑敬重丈夫的話，我屢次教過，今亦不必再說了。」慧娘領諾，又拜別嫂子，少不得都流些眼淚。劉夫人又對劉廣道：「女兒病體纔好，我要孔叔叔同去，早晚看視，我纔放心。」劉廣道：「有何不可？」便對孔厚說了，孔厚欣然應諾，收拾藥囊，一齊動身。慧娘又別了希真及衆位英雄，希真歎道：「賢甥女去了，我折一臂矣。」大家都送出署。那一千兵馬，并二龍山原來的三百人，同慧娘的妝奩行頭車輛，俱已在外伺候。當時發砲起馬，鼓角震天，金戈曜日，一齊護送劉慧娘去了。希真、劉廣等送別回鎮，希真對劉廣道：「甥女此去，奔雷車必爲齋粉矣。姨丈前說要擊盧俊義，今番正好相機進攻。我亦要回景陽鎮去，調猿臂青雲兩處兵馬出秦封山去，邀擊賊人歸路也。」劉廣大喜，希真辭劉廣回景陽慢表。

且設雲龍、劉麒、劉麟、真祥麟、孔厚、五位英雄，一千兵馬，保着劉慧娘往二龍山去。不日，到了二龍山，祝永清、陳麗卿先來迎接，衆皆大喜，各相見了。麗卿見慧娘已愈，又與雲龍成了親，十分歡喜，笑對雲龍道：「我不騙來麼？前日城上還是遠看，今日近看，我這妹子端的如何？」雲龍大笑道：「卿姐又來瘋了！」衆英雄都上了二龍山，進寶珠寺，參見天彪。天彪先迎接劉麒、劉麟二位舅爺，慰勞畢，然後受兒媳參拜。雲龍、慧娘以新婚之禮拜見，禮畢，天彪賜坐，夫妻二人謝了坐下。慧娘擡頭，見那天彪神威蕩蕩，天表亭亭，心內暗自喝采，「怪道他們都說公公儀表非常，真乃天神下界，當世英雄也。」天彪開言道：「聞說小姐貴恙沉重，爲舅的甚是憂慮，今喜全愈也。」慧娘答道：「仗公公洪福，現在已是復元，仍服孔叔叔的藥。」天彪道：「本不敢催娶小姐，怎奈宋江這廝奔雷車難破，爲舅不能勝他，小姐已到寒舍，是一家之人，家無常禮，不必繁文多儀，願開破敵良策。」慧娘道：「官兵失利之由，丈夫都對媳婦細細說過，已定得個主見在心，只因未曾親身臨場，不敢

便決。今日便請公公帶了丈夫媳婦去登高一望，以觀其局勢，再行定計。」天彪道：「既如此，今日且不必了！」今日龍兒與小姐喜慶之日，我們且只顧慶賀，明日再商。」于是天彪命排酒筵，大會諸將，奏軍中得勝之樂。大犒三軍，盡歡而散。次日，天彪帶領雲龍、慧娘三騎馬到二龍山高巔之處，望下面觀看，但見那紅塵滾滾，慘霧漫漫，那梁山兵馬，寨棚連雲，奔雷車擺在山前，好似一字長蛇，端的是孤雲隨殺氣，飛鳥避猿門。慧娘恍然記得出神時所見，正是如此景象，不覺歎息，因問道：「這帶水是何處？」天彪道：「是二龍河。」遂用鞭梢指道：「那一片地，便是誤用地雷，失陷三千人馬之所。」慧娘道：「那望去一片白茫茫的，是何所在？」天彪道：「在何處？」慧娘用馬鞭指點，天彪雲龍都不見。慧娘笑道：「是媳婦忘了！此去有三十多里，媳婦是慧眼，所以望到，怪不得公公丈夫都不看見。」天彪教左右取千里鏡來照看，說道：「那里是白沙塢。」慧娘道：「小士何如？」天彪道：「都是沙土，鬆而日淺。」慧娘笑道：「如此，正好就那里用計破他。」天彪驚訝道：「你休作戲言，那白沙塢，已是失陷了，你不看見賊兵，直逼山下，如何得能到彼破敵？」慧娘道：「媳婦怎敢戲言？這奔雷車若在平地下，破他極其容易，如今平地盡被他佔去，從山上破他較難些，然亦不妨。待媳婦先同他小耍耍，趕這廝到白沙塢，去受擒便了。」天彪雲龍聽了，都吃一驚。天彪道：「我的兒，你真有神鬼不測之機。」慧娘道：「不瞞公公說，非是媳婦誇口，媳婦有件兵器，十日之內，管教把這廝的奔雷車盡數奪了來，與公公使用。」天彪道：「既如此，且回軍中去說。」就中歡喜殺了雲龍。三人回到寶珠寺，坐了，慧娘教侍女取出一個羅細匣兒，呈與天彪觀看，道：「破奔雷車只在這匣兒裏。」天彪打開匣兒，看時，只是一副象牙算籌。天彪道：「此是算籌，怎麼破敵？你方纔說是兵器，怎麼又說是算籌？」慧娘道：「便是那件兵器，須要這算籌做主，那件兵器名喚飛天神雷炮，在新柳城時已曾用過，來時曾帶了十架在此，公公可速教軍中工匠照

樣製造，却又價廉工省，這奔雷車，若在平地上破他，另有巧法，今在山上，必須飛天神雷。」說罷，便請紙筆，將那飛天神雷畫出圖樣，呈與天彪，慧娘指着說道：「這飛天神雷最爲利害，用堅木作架上，用粗繩四十道，踏板二十塊，每架用精壯兵二十五人，五個人替換雷子，二十個人踏杠，雷子用生鐵鑄就，大如西瓜，五分厚薄，裏面空心，藏毒煙神火，又包三十六個小雷子，小雷子內又藏火藥鉛彈，用螺旋將藥線盤到裏面，雷子落處，四面迷打，雷轟霆擊，不問人馬，皆成齋粉。媳婦看那奔雷車上的西洋樓上開一穴，有莫面大小，乃是老大破綻，他雖是用蓋門封住，我兵放神雷時，只消擂鼓吶喊，那斷必然開蓋門觀望，我這雷子，已是從天而降，從蓋門打入車肚裏，管教他土崩瓦解。」天彪道：「你說得雖是，怎能雷子奇奇巧巧，都落入他蓋門裏？」慧娘道：「此所以必用算籌也。媳婦會勾股算術，算那雷子落處遠近尺寸，不爽分毫。前日白瓦爾罕用火鴉，亦是此術——不然，那火鴉如何都落到竹筩上，不飛到別處去？」天彪道：「恐你萬一算錯，豈非白費神思？」慧娘道：「公公不信，媳婦來時，後面軍裝車上，現有十架，可取一架來，媳婦算與公公看。」天彪便令軍士拆了一架，飛天神雷來，慧娘請天彪隨意指一處，掘個坑潭，如桌面大小，慧娘用標竿線索，佈在地上，測望定了，布上算籌，不多時，已是算就，按定遠近步位，定下線道：「支起炮架，教軍士放上雷子，不必點火，只拽足了踏轉杠子發炮。」只見那雷子飛去，不偏不斜，正落在那坑潭裏：「若是點好火線，發出去，方炸響轟打，此刻不過試個樣子。」天彪見了，大喜道：「吾兒工巧如此，雖周髀魯班不及也。這飛天神雷最要緊，」便傳令教軍中匠人，連夜打造。

次日，慧娘早起，見了雲天彪，請了令，去各山坡測望，便教侍從扛出那面象限儀來。衆人問了原委，慧娘說了，衆皆驚異道：「賊軍未放火鴉之前，曾見那鬼子也用這件傢伙，向上窺望，我們都不測何故，不一日那

火鴉來了。由今思之，原來就是此法！雲龍問道：「娘子！你昨日爲何不用這件儀器？」慧娘道：「此儀大重，我昨日因貪省力，故用標竿繩索代之。」但是係從平測遠，此番乃從高測深，用法兩途，前番可代，此番不可代也。當時慧娘和雲龍領一班侍女僕從，去各處山坡測望，算定地步，較准纜道。軍匠晝夜併工，到了三日上，已造成三百餘架飛天神雷。慧娘稟天彪道：「破敵足矣。奔雷車破其大半，賊兵自亂，可出奇兵攻營劫寨。此一舉不妨全師俱出，媳婦同孔叔叔展將軍守寨，在後面策應。」天彪道：「我兒之言極是。」當時把兵馬分爲兩翼，天彪帶領開達，雲龍、歐陽籌通、哈蘭生爲左翼，祝永清、陳麗卿、劉麒、劉麟、祝萬年、真祥麟爲右翼，命慧娘同孔厚、康捷領一千人守寨。慧娘又分軍士堆積柴草，待官兵得勝之際，舉火助戰。

却說宋江自殺敗官軍之後，連日宴會東昌府、德州兩路官兵來救。宋江都用奔雷車掩過去，那兩路官兵，那里敵得，都大敗而去。宋江一發放心，對衆頭領道：「我若得成大事，白軍師當居頭功。」忽探子來報，兗州劉慧娘抱病將死，宋江一發歡喜。數日後，又探得慧娘已愈，與雲龍成親，已迎取到二龍山。宋江請吳用、白瓦爾罕商景道：「前日火鴉被官兵用網截住，不能取勝，今聞女諸葛來了，須防備她。」吳用道：「不妨事。我想此車莫說女諸葛，便是女軒轅來，也未必破得。我想再是幾日，如真攻不破，便且去攻打別處。現又添造的三百多輛，不日可成——八百多輛，足以橫行天下矣。」遂不以官軍爲意。那日二鼓時分，宋江正與吳用、白瓦爾罕在中軍帳內，忽聽得二龍山上連珠砲響，鼓角喧天，忙出帳看時，只見山上並無半點火光，只是鼓角鬧熱。吳用恐官兵突圍，忙傳令奔雷車應敵。不移時，只見奔雷車盡皆崩炸，霎時間，兵兵兵，好一似地裂山崩，火光冲天，官兵吶喊震地，分兩翼殺下山來，賊兵大驚。原來慧娘日裏定下線道，到夜間黑影裏將飛天神雷架好，却先放砲搗鼓，驚起賊兵，然後暗傳號令，巡放神雷。那雷子從西浮樓蓋門裏直滾入車肚，火到砲炸。



母砲內又有小雷子，亂迸亂打，車內原有火藥，一齊都着，四面轟裂，一霎時但見碎板斷木，同人馬的屍骸，橫飛亂舞。衆英雄大奮神威，兩路殺入賊營，賊兵大亂。

正是虎豹常愁逢解豸，蛟龍又怕遇蜈蚣。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一百十七回

雲天彪進攻蓼兒洼

宋公明襲取泰安府

話說雲天彪分兵兩路，殺入賊營，劉慧娘又教軍士各山頭堆積柴草，舉火照得那座二龍山通天徹地，如同白晝，衆英雄奮勇殺賊，宋江等見那奔雷車已破，魂飛魄散，人不及甲，馬不及鞍，棄寨而走。天彪驅兵掩殺，追趕二十餘里，宋江虧得徐甯來救，都逃入野雲渡營車去。天彪依慧娘之言，就白沙塢扎住營寨，殺死賊兵無數，大獲全勝。比及天明，慧娘同孔厚康捷領那一千兵護着兵符印信，帶了一百多輛不損壞的奔雷車都到。天彪對慧娘道：『今賊兵雖敗，其衆尚有數萬，盡在野雲渡，探得還有奔雷車數百輛，須及早勦滅。』慧娘道：『二龍山下的奔雷車，除神雷打壞之外，還有未損壞的一百三十餘輛，媳婦同孔叔康捷將軍都奪取了來，車上的賊兵盡行殺死，已教軍士驅駕來也。公公可挑選精兵，先看熟了方法，待他那新的做好，一發取來破賊。』天彪道：『前日奔雷車在山下，係埋輪繫馬，安插不動，所以用飛天神雷，可以取勝。如今這廝陸地上掩殺過來，係是行動的，我想飛天神雷未必濟事。你說另有巧法，當用何計？』慧娘道：『公公放心，越是陸地上，越好破，只愁他乖覺，不掩殺過來。若來時，有一輛取他一輛，有兩輛取他一雙，不但那飛天神雷此番用不着。這廝經這一跌，那西洋樓必然改造了，媳婦却另有一法，教那廝沒處捉摸，名曰陷地鬼戶——此法比飛天神雷更爲省力，奔雷車四五百輛，只消做一千扇鬼戶，足以擒他。如今營中工匠二千餘人，若材料足備，不

過一日，便可完備。『當將圍牆呈上。原來陷地鬼戶，但用粗木製造，如門戶一般，闊二尺，長八尺，方厚四寸，下面還有擎天柱，推山輪，千斤索等機括，上面可以安營跑馬，下面可藏伏精兵，最利沙土地面，號砲響亮，拽動千斤索，輪轉柱倒，數十里之地，一齊都陷成深坑。總而言之，飛天神雷者，飛砲之變法也。陷地鬼戶者，陷坑之變法也。就是那鋼輪火櫃，亦是地雷變法。慧娘技巧過人，能化常法爲神奇，往往如此。』慧娘又對天彪道：『用了此法，賊兵見我千軍萬馬，在上面任意行走無礙，必不想到是陷坑，見此地沙鬆水多，再不疑是地雷。公公可請衆位將軍如此如此……再教丈夫帶一彪軍去那土山後面，虛設旌旗，多置烟火，那廝必猜是那壁廂營傳諭傅玉風會李成領兵截住天長嶺，休教菜蕪賊兵出來接應。一面採辦木料，製造陷地鬼戶，如法藏埋。一面教雲龍去土山背後埋伏，並吩咐衆人都依慧娘如此如此。天彪號令機密，那有半點透風。』雲龍私問慧娘道：『娘子遣兵調將，爲何置我於無用之地？』慧娘道：『怎地是無用之地？』雲龍道：『你教我去山後擺樣，不是置我於無用之地？』慧娘笑道：『我愛惜你，特留此安耽差使與你，你顛倒不識好人。』雲龍不悅道：『我隨爹爹出師多次，不曾落後，你却小覷我！那個要你愛惜？』慧娘大笑道：『官人兀是認了真哩！這是最緊要差使，你只聽我的砲響，奔雷車陷住了，全仗你引兵殺出來，奮勇擒捉，是第一有功勞的勾當，怎說是擺樣。』雲龍万省悟，欣然道：『不道娘子如此深心，須要精細着號砲，休誤了！』慧娘笑道：『待得你吩咐哩！』當時都去分頭幹事。慧娘身騎青獅，手秉如意，領二十多名軍士，并侍女們，去那土山頂上，支幾間帳房住了。天彪安排已畢，只等賊兵來攻，不題。

卻說宋江被官兵殺敗，退入野雲渡，計點軍馬，傷了七千餘人，五百餘輛奔雷車，盡皆失陷。宋江道：『討

耐劉慧娘這賤人，奔雷車竟被她所破，此仇豈可不報？如何勝她？白瓦爾罕道：「不料這廝從蓋門內打入砲子來，以致失利。這劉慧娘果然利害，竟亦有如此勾股精算。如今將西洋樓都改造尖頂，自然不怕她。」宋江依言，忽報官軍都在白沙塢下寨，宋江問吳用道：「這廝敢是又要用地雷？」吳用道：「非也。那白沙塢沙土地面掘下去，都是水，地雷如何埋得？待小生同仁兄親去一看。」宋江遂與吳用帶了數十騎出營，登高觀看，只見官兵一字安營，並不設立濠塹門壁。吳用沉吟道：「這廝莫不是用陷坑誘我，但既是陷坑，他却為何自己有軍馬來往行走？」再遠望那土山邊，只見樹林內隱隱有旌旗烟火，吳用笑道：「是了！」遂歸營對宋江道：「這廝不從營內使計，必是誘我奔雷車追過土山，那面不知又用甚麼生活，我等休追他到彼。仁兄只願選將去挑戰，却將奔雷車悄悄從下坂坡抄出他背後掩殺，面再設伏兵接應。天彪可擒也。」宋江道：「軍師真神算也！」遂令魯智深、武松去官兵營前挑戰，天彪堅守不發，一將迎敵。一連三日，宋江三百輛奔雷車、西洋樓已改造好，就令秦明、徐甯、王良、火萬城統領了當夜，飽吃戰飯，二更時分，人皆卸妝，馬皆解鈴，從下坂坡魚貫而進。宋江、同穆洪、李俊、史進、陳達，一萬二千人馬，在官兵前面埋伏。

却說劉慧娘在土山頂上，晝夜提心探望，那夜愁雲慘淡，星斗無光，怎當得她那雙慧眼，看得清清白白。當時遠望見那奔雷車從下坂坡一條綫悄悄度過來，慧娘算道：「笨賊自道刁哩，你恐中計，却從背後掩我，豈知這陷地鬼戶，由你進那一門，俱可擒你。」慧娘恐天彪不知，忙遣小校飛報大營。那知天彪見賊將連日挑戰，早料道有詐，多差伏路兵查探，當夜伏路來報，下坂坡有賊兵行動，天彪早已準備。秦明等領了奔雷車，掩到官兵寨後，見官兵寂然無聲，遂搥鼓吶喊，大驅奔雷車殺入營來，天彪領衆將棄甲拋戈而走，賊兵以為得計，隨後掩殺，直入官軍營內，已進了鬼戶界限，只聽得土山上一個號砲，飛入九天雲裏，埋伏壯士發聲喊，

拽動推山輪，那賊兵只叫得苦不知高低。三百輛奔雷車，都平地陷了下去。車輪馬脚，都穿入地內，休想拔得出。後隊看見，連忙收韁，便使立得定脚，爭奈車下的地，無故自陷，急放艤板不及。還有那不曾踏着鬼戶的，只道無事，那知都吃地穴內的壯士鑽出來，用利矛亂搗馬腹，一馬倒地，全車動不得。雲龍已領那彪軍搖旗奮勇殺來，鼓聲震天，賊兵亂竄。秦明、徐甯等一齊大驚，正不知官兵多少。雲龍混殺一陣，秦明等落荒而走。奔雷車上賊兵，走投無路，齊聲願降。雲龍都教綁了，將奔雷車提出鬼戶，都駕到平地上。

却說宋江，望見官兵營內軍聲大亂，不知頭路，只道是秦明等得勝，正驅兵前進，忽見連珠炮響，左邊登萊二州兵馬殺來，右邊沂州景陽鎮兵馬殺來，天彪領青州兵從中路殺來，三面夾攻。宋江首尾不能相顧，大敗而走。踉蹌逃入野雲渡，正擬悉力守寨，只見官軍豁地分開，陣後喊聲振地，四面八方火光照天。雲龍放出那三百輛奔雷車，遮天蓋地殺來。宋江不知頭路，還要探望，官兵已駕奔雷車，直逼營前。宋江大驚，忙令衆將丟了營寨，便走。官軍勢如潮湧，殺死賊兵，不計其數。直追到天長山，道路崎嶇，奔雷車難進，官兵方纔收住。天色將明，宋江收聚殘兵，略定喘息，對吳用道：「不料奔雷車盡被那廝奪去，秦明等無一人回來，不知存亡何如？」吳用道：「且進了萊蕪城，再相機宜。」說不了，只聽得天長山裏號炮响亮，鼓角大震，一彪官軍殺出大叫：「逆賊休走！馬脛清真衆位老爺都在此！」宋江幾乎落馬，衆頭領捨死忘生，冲圍突陣，且戰且走。傅玉在陣雲影裏，望見宋江，撇了史進，驟馬追去。一飛鎚對宋江後腦打去，可惜高了些兒，將宋江頭上金盔打落塵埃。李俊史進雙馬敵住傅玉，那風會也隨後掩到，陳達不識高低，前來迎敵，鬪不三合，風會刀起，斬陳達于馬下。官兵痛殺一陣，大獲全勝。李成接應傅玉，風會一齊上山，依舊堵住了萊蕪。宋江等進不得萊蕪，只得領敗兵向梁山逃去。一路馬不停蹄，走到秦封山下，追兵已遠，宋江方纔心安。只見秦明、徐甯、王良、火萬城，領數十

殘騎奔來，見了宋江，訴說奔雷車平地自陷，宋江、吳用、白瓦爾罕、一齊大駭。宋江且教安鍋造飯，飯熟未食，只聽秦封山後，又是一個號炮，山內旌旗飛出，乃是猿臂寨青雲山旗號，陳希真一馬當先，左有龔廷玉，右有龔廷芳，大叫：「休放走宋江！」宋江胆落魂飛，棄食逃走。秦明、徐甯、王良、火萬城，捨命敵住希真，苦鬪了數合，只得逃走。李俊、史進，緊緊保定了宋江。那希真領兵追上，宋江、吳用、白瓦爾罕，由小路逃脫了性命，兵馬已被希真殺完。宋江等會着了衆頭領，計點不滿三百騎，狼狽遁逃。希真已收兵回景陽鎮去了。宋江道：「不知兗州盧員外兵馬，又是如何了？」說未了，只見前面一彪人馬飛來，宋江等大驚，正想奔逃，只見來將乃是段景住，領着八千人馬前來，宋江喜出望外。段景住道：「盧兄長寨內已被劉廣衝突幾次，十分難守，又知大軍敗了，特着小弟前來接應，一同回歸山寨。」宋江長歎一聲，沒奈何，只得軍中吃了飯，一同會上盧俊義等，收兵回梁山去了。

且說天彪在野雲渡扎任大營，衆將紛紛獻功。風會雲龍呈上陳達首級，傅玉差人獻上宋江金盃，其餘衆將軍士兵了，斬獲立功者無數。天彪請祝永清一同慰勞將士，將功錄簿。雲龍將奔雷車上投降的賊兵五千八百人，請天彪發落。天彪道：「此等慝不畏死之徒，留之何益，都斬決報來。」雲龍道：「爹爹常說爲將不可誅降戮服，今賊兵已降，何故斬他？」天彪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此輩窮窮無路，怕死投降，與誠心歸服者不同。况這班賊害我官兵無數兒性命，休要赦他。」祝永清諫道：「舅父雖是正論，但此輩中難保無脅從者，此次若不赦了他，恐日後賊兵遇困，求生無路，必要死關矣。」天彪道：「吾奉天討逆，豈怕鼠賊拚命？只是賢甥的言語，亦是仰體上天好生之德，也能僥倖這廝們，吩咐每人割去耳朵一隻，發與有功的官兵爲奴，再有罪犯，立即處死。」正說間，報來道：「小娘子劉恭人回營，在轅門外候命。」天彪吩咐雲龍將自己那

柄御賜的氈尾紫羅傘蓋，迎慧娘由正門進營。雲龍領命，轅門外衆軍官，見是主帥傘蓋，都肅伍伏道迎接。慧娘大驚，忙下坐騎，侍女上前接了如意，走上中軍帳，參拜天彪道：「公公如此恩賜，折殺媳婦也。」天彪教雲龍扶起，賜坐道：「全仗吾兒妙計，大伸國威，爲舅焉得不喜？那時天子賜我這氈尾紫羅傘蓋，曾面奉聖諭道：『軍中有建奇功，大振軍威者，卽以此蓋賜之。』我賞不私親，如今正合賜你，休得推辭。我奏聞天子，拜你爲軍師，總督全軍事務。」慧娘拜謝領命。天彪傳令，大開慶功筵席，三軍休養三日，起行。慧娘稟道：「今日乘勝，正要去擒賊，公公何故班師？」天彪道：「我兒不明白兵勢，此刻宋賊雖大敗，而回梁山根本未動，我不過數萬之衆，如何平定得？况官兵久暴于外，費用浩大，今清眞之圍已解，得勝不回，是畫蛇添足矣。」慧娘道：「公雖是高見，但白瓦爾罕不除，終是後患，媳婦亦深愛此人的技巧，欲生擒了來應用，望公公依媳婦進兵。」天彪道：「他已歸巢穴，深藏不出，你怎去擒他？」慧娘道：「只須如此用計，管擒此人到手。前日媳婦問水軍，正是爲此。」天彪聽罷，大喜道：「吾兒真有鬼神不測之機，得你爲軍師，我何憂哉！」便傳令傅玉、風會、李成，仍舊扼住萊蕪，這裏請景陽鎮兵馬，一同進勦。祝氏弟兄欣然領諾。次日一齊拔寨，大刀闊斧，殺奔梁山泊來。却說宋江，敗回梁山，衆頭領都來問安。宋江道：「勝敗軍家常事，不足計較，只可惜傷我楊志、陳達、呂方、孔明四位兄弟，吾當整頓軍馬，誓報此讎。」不日，伏路軍報上山道：「官兵大隊殺來，隔水泊下寨，將奪去奔雷車，分作兩翼，遣人來挑戰。」吳用大怒道：「這廝直如此欺人，我已誤輸于他罷了，他還不知足，不是誇口，我這座梁山，金城湯池，待要吞滅我，休要妄想！」衆頭領人人忿怒，都願死戰。宋江道：「他用我的奔雷車，怎生敵得？」白瓦爾罕道：「這個不難，可多差細作法，彼軍打聽怎樣陷地之法，卽用他法兒擋他。我勸哥將水軍船隻，盡拘在南岸，待小弟造幾隻沉螺舟，從水底下延過彼岸，出其人意，劫他營寨，此軍可破也。」宋江吳用問

道：「沉螺舟怎樣？」白瓦爾罕道：「此舟形如蚌殼，能伏行水底，大者裏面容得千百人，重洋大海，都可渡得，日行萬里，不畏風浪，人在舟內裏面藏下燈火，備足乾糧，可居數月，近出之處，用瀝青封口，水不能入。今在內河，只須照樣做小的，藏得百十人足矣。」宋江道：「恐牽延時日，彼軍得利，奈何？」白瓦爾罕道：「不過月餘，便能完備。」吳用道：「且一面與他廝殺，相機決勝，一面請白軍師造舟。若用此舟時，一半渡過北岸，劫寨，一半由夾河抄出官軍背後，絕其歸路，使他不知我兵從何而來，必然大亂，可報敗兵之仇也。」宋江大喜，便教白瓦爾罕畫出圖本製造。白瓦爾罕道：「此舟不能畫圖，須小弟自去監督指點。」宋江便教水軍頭領張橫、張順、李俊、童威、童猛、阮氏三雄，齊去金沙灘下寨，就岸邊搭起作場，選備作料，請白軍師製造，一面發細作去打聽慧娘陷地之法，與吳用商議破敵。

却說天彪立營北岸三日，因天降大雨，彼此不能交兵。當夜，晴霽，慧娘上飛樓觀望對岸水寨，但見一簇火明亮，遠遠聞斧斤鋸鑿之聲，慧娘下了飛樓，稟天彪道：「白瓦爾罕必在對岸，不知又做甚麼器械，要請公發令，媳婦明日此刻光景，必擒此人到手也。」天彪甚喜，準了。次日，慧娘便叫劉麟、歐陽壽通，授了密計，帶領一千名水軍，都付了捍水囊箭，腰帶鐵弩，臨期如此行事。劉麟道：「我不認得白瓦爾罕怎好？」慧娘道：「此人西洋裝束，容易辨識。」歐陽壽通道：「我昨日退殺賊兵時，曾見過，是個三十來歲的鬼子，我識得這斷的鳥臉。」二人領計去了。慧娘又吩咐隨身侍女將兩隻紅板箱開了，取出那獅獸架子——須如此如此作用。又將標竿算壽，去測量了水泊的寬狹，水寨的遠近，備下粗麻繩一根，長短與水泊相等，一頭繫了銅鈴，選壯士三十名領去，安排停當。當日黃昏時分，各營掌火，那白瓦爾罕正與李俊等頭領講論，忽聽得水泊中央吼聽如雷，湧出兩個怪物來，似龍非龍，似虬非虬，在波心裏鬪成一處，身耀金翠，口噴火光，推得那白浪如山，岸

邊把守的嘍囉，見了大驚，正不知是何物，忙去報與李俊等衆頭領。衆頭領不信，齊出寨來看時，互相詫異。那時候，晚色朦朧，也辨不出真假。白瓦爾罕道：『不是甚麼怪物，必是劉慧娘做嬰虎，待我看了明白。』便跳上木排，腰內取出那管千里鏡，正待照着，不防水裏鑽出兩個人來，一個捉住了左腳，一個捉住了右腳，喝聲下來，撲通一聲，把白瓦爾罕拖下水去。——那兩個人便是劉麟歐陽壽通、張順、并三阮大驚，忙抽短刀，跳下水去。麟歐二人，早已將白瓦爾罕按入水底，腰裏解下那根丟過水的繩頭，把白瓦爾罕攔腰拴定，儘力扯動北岸銅鈴，岸上二十名壯士，搜着巨索，便走，不由分說，把白瓦爾罕着河底拖過北岸來，好似釣着個大團魚。劉歐二人隨着都回。那邊李俊、二童等，流招呼水軍二三百人，一齊下水，齊來搶奪。此時暑月天氣，入水最便，衆人未曾趕到中忙北岸，上一個號炮，水裏鑽出千餘官軍，吶喊一聲，鐵弩齊發。李俊、張順等見有備防，回身便走，水軍嘍囉已射死百餘人，中箭者無數。阮小二、阮小七、張順帶過了箭，逃回。白瓦爾罕已被捉上北岸，解回大營去。這邊衆頭領看了對岸，只叫得苦，忙去報與宋江。宋江聽說失了白瓦爾罕，大驚，與吳用商議，要連夜發大兵渡過水泊，與官軍決一死戰。吳用再三諫道：『天彪既已得計，必有准備，攻殺必不見利。我想天彪知兵，無故入我重地，乃是專爲白瓦爾罕，今已被他得利，不久必然退兵，乘他退時，以傾寨之兵追襲，必獲全勝。』宋江只得依言，懊恨不已。

却說劉麟歐陽壽通捉了白瓦爾罕，收齊水軍，一齊回營。慧娘大喜，教侍女收了巨獸，稟知天彪。天彪亦大喜。當時升帳，刀斧手將白瓦爾罕綁上帳來，天彪大喝道：『你這廝既是夷種，何故敢助盜賊，速速推出凌遲處死。』白瓦爾罕魂不附體，刀斧手將他推出帳外，將要行刑，忽見火光裏一位佳人從外進來，連叫：『刀下留人。』刀斧手立定，那女子上帳稟道：『白瓦爾罕雖然該死，念他是爲權奸所逼，不得已爲盜，望公公寬



有。」天彪道：「這廝用奔雷車，傷害官兵無數，如何救得？」慧娘道：「此人尚有一技可用，留下他，將功贖罪。」天彪道：「既如此，喝教放回。」白瓦爾罕忖道：「此人必定就是劉慧娘，難得她救我性命。」天彪喝道：「你罪本當處死，少夫人再三求情，饒你一命，你可降麼？」白瓦爾罕道：「小人蒙不殺之恩，怎敢不降？」天彪道：「既如此，着少夫人領了去。」天彪退帳，慧娘把白瓦爾罕帶到自己帳裏，先令他拜見了雲龍，命手下人替他換下了濕衣服，賜酒食壓驚。白瓦爾罕磕頭拜謝道：「小人是該死的人，蒙夫人救了性命，但有用小人處，敢不效命。」慧娘道：「久慕先生乃喇啞呢喇之賢嗣，必知輪機經的來歷，務望指教，幸勿隱瞞。」白瓦爾罕道：「小人也佩服夫人巧奪天工，又感救命大恩，既遇知音，怎敢欺瞞。小人祖傳這部輪機經，乃西洋歐邏巴國陽瑪諾真傳，不立書冊，小人都是記熟在肚內，情願錄出來獻與夫人，但都是西洋番字，必須翻譯漢文，方可與夫人應用。」慧娘大喜道：「我久慕此經，不意今日得遇，望先生速與翻出，決不相負。我又聞得他國巧師亞爾幾默特能製造火鏡，引太陽真火燒數十里之物，先生可曉得此法否？」白瓦爾罕道：「此法亦在輪機經內，總不外勾股而已。鏡光的凸凹遠近，另有元妙，小人錄出，夫人一覽便知也。」慧娘聽了，喜不自勝，重賞白瓦爾罕，另立一帳，撥人去伏侍他，手下人都稱白教授，不呼其名。慧娘得了白瓦爾罕，甚是得意，取酒與雲龍歡飲。遂旦日，稟天彪道：「白瓦爾罕已擒得，可以班帥也。」天彪道：「這個自然。我定于今日退兵。」祝永清道：「吳用見我退兵，必來追襲，舅父須先發輜重，選猛將率領奔雷車斷後。」麗卿便道：「雲叔叔同衆位將軍只顧先行，賊兵敢來追時，姪女與玉郎斷後。」天彪道：「不須斷後，此刻宋賊恨我已甚，見我退兵，須防空羣來追。賢姪女雖然驍勇，也恐抵當不易。我有一策在此，玉山弟兄可領貴鎮人馬，押了全軍輜重先退，不可去遠，只退二三十里，選那依山傍水險要所在，立下營寨等我，我却于明日提本部兵都退六七十

里險要處下寨等玉山玉山却于後日拔營再退六七十里立營等我如此輪番更替以守爲退賊如來追動者應敵靜者策應動靜相因奇正相倚追兵雖強吾何懼哉！衆將聽了都拜服道：「相公韜略真不可及也！」當日祝永清便提本部人馬押了全軍輜重先退二十餘里在那衛家山扎下寨柵那劉慧娘是斯文人不能廝殺也從了永清營內去次日黎明天彪嚴肅部伍造飯飽餐去水泊邊吶喊搖旗巡哨一轉用紅衣蕩寇大砲隔水泊打去連發九砲砲子打入水寨裏去方拔寨退兵用奔雷車爲後殿到了衛家山將奔雷車都交與祝永清永清將輜重都交與天彪慧娘帶了白瓦爾罕又隨在天彪營裏天彪離了衛家山又行三十餘里到了良濟車相了地利扎下營寨祝永清仍在衛家山安營不動次日永清方拔寨退兵仍將奔雷車爲後殿離衛家山到了良濟集又把奔雷車交與天彪永清仍同慧娘押着輜重再退數十里安營次日天彪拔營又退去替永清——話休絮繁天彪永清輪番更替或二三十里或三四十里不等總揀險要有依傍之處安營以防賊兵追。

早有探子報入梁山寨裏宋江便問吳用道：「他如此退兵我們須怎樣法兒追他？」吳用沉吟道：「這却難事！且點起人馬追去再看機會——但人馬須在八萬以上方可濟事這裏仍派上將領兵三萬攻圍兗州以便我們大軍飛渡。」宋江驚道：「軍師休要戲言！此次清真一役除新秦菜蕪一萬四千人馬外本寨三萬人馬盡沒於外矣！現存人馬僅得十二萬依軍師所言寨內鎮守之兵不是盡行掃空了？」吳用道：「兄長休要慌急！我此次進兵名雖追雲天彪其實別有所圖兄長可暗調嘉祥濮州兩路人馬各四萬來守山寨此事便可部署了。」宋江道：「嘉祥濮州力薄了怎好？」吳用道：「我們南路自曹州失陷以來目下尙屬平安嘉祥濮州暫調不妨即使有事嘉祥尙有五萬濮州尙有四萬儘可抵禦至小弟所謂別圖之事中途再說。」

「宋江依言，便先差人傳令至嘉祥濮州調兵。這裏逐日有探子來回報。末一報，知天彪兵馬已退回青州，傅玉等亦由天長山退歸，祝永清等也領兵回沂州去了。吳用道：『且待嘉祥濮州兩處人馬調來，再議進兵。』」

「次早，忽報嘉祥單廷珪、魏定國領兵四萬名到了。下午，濮州劉唐、杜遷也領四萬兵馬來。吳用便與宋江商議，教單廷珪、魏定國仍回嘉祥，又派宣贊、郝思文同去，留劉唐、杜遷在山寨。這裏派秦明、戴宗、張橫、張順、馬麟、鄧飛去濮州助林冲鎮守，并替回宋萬、曹正、那燕順、鄭天壽、王英，傷痕未愈，留寨將息。宋江、吳用、公孫勝、領劉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杜遷、宋萬、朱貴、點起八萬人馬。吳用道：『且慢，須添上等勇將幾員同往。』」

「宋江便點魯智深、武松、呼延綽，并原來新秦頭領穆洪、李俊、萊蕪頭領史進、李忠，又新到頭領火萬城、王良，共十六位頭領，八萬人馬。不日，部署停妥。宋江、吳用、公孫勝，率領了起行，派李應、徐甯、張魁，領三萬人馬攻圍兗州。宋江便統大軍，抹過兗州北境，向青州進發。不日到秦封山下，天色已晚，八萬軍馬，連營立寨。帳中，吳用對宋江道：『雲天彪那廝已退清真山，守禦得法，斷難攻取。小弟此番來此，早探得此處泰安府城，新任總管叫做甚麼？』」

「寇見喜，本領凡庸，性情畏葸，小弟之意，將大兵就屯在此處，只須遣勇將數員，領兵一萬前去襲取，必然到手。若得了泰安，兄長可就將這幾位兄弟，八萬人馬，住扎於彼，聯絡新秦、萊蕪、東南西北，可以乘間圖取，又可與本寨遙相呼應，從此成功立業，可計日而待矣。」

「宋江大喜，便請公孫勝、領穆洪、史進、魯智深、武松、呼延綽、王良、火萬城，并一萬人馬，直趨泰安。」

且說泰安府知府魯紹和，便是上年在青州與雲天彪同事的，自天彪收降清真山之後，奉旨加文淵閣直學士銜，調任泰安，端的清正持身，嚴明治下，合境競頌神明。不料到任不上半載，忽總管寇見喜從景陽鎮調來，魯紹和一見寇見喜如此舉止行狀，便生憂慮，暗想道：『此地乃梁山強寇出沒之所，這等總管如何靠』

得住！因此常常愁慮。那日，梁山大隊攻清真時，魯紹和深恐賊兵來走冷着，便請寇見喜趕緊備禦。寇見喜一聽，便慌慌忙忙，運了些灰瓶石子上城，及賊兵敗回，魯紹和力勸寇見喜邀擊。寇見喜只是不敢發兵，魯紹和歎氣而已。這日，忽報梁山大隊賊兵都屯秦封山東面，魯紹和大驚，急命駕至總管署，見寇見喜。此時大小將弁已都集總管衙門，請令魯紹和開言道：「請總管將軍速統大兵，扼住秦封山，使其不得轉來。秦封西面谷口狹隘，一人守谷，千人不得飛渡，請總管速定計。」寇見喜早已魂飛天外，目瞪口呆，半晌答道：「這……這……這……自然我……我……明日出……出……城押陣，請……請……請……都監將軍去建……建……頭功。」魯紹和道：「明日恐無及矣，總管今晚速去爲妙。扼谷口乃是要緊之着，總管請勿遲疑。」寇見喜道：「我……我就去。」魯紹和道：「請總管速發號令。」寇見喜對都監道：「快……快……快……請都監點齊人馬，本……本帥就去。」都監領令，立時傳齊兵馬，都在總管衙門外伺候起行。魯紹和辭別回署，仰天長歎道：「微臣魯紹和，明日見危授命矣！」一面傳令，點齊民壯并本標兵丁守城，一面叫衙內出來，諭話道：「我明日碎身報國！我世受皇恩，分所應爾，你却不可隨我同死——你祖宗血脈攸關，快去尋個逃走的路罷！」衙內驚道：「父親何出此言？」魯紹和道：「你只依我，休多問。」又自歎道：「雲統制！我與你官船一別，不料從此永訣了！」說罷，上馬便行。

且說寇見喜見兵馬已齊，怎好不去，且入內去訣別夫人道：「夫人！我今夜就要升天了！」夫人道：「相公何出此言？」寇見喜道：「夫人！我的三十六路斧頭，當初原是有名望的，近來有了些年紀，恐濟不得事，更兼梁山賊兵，好生利害，如何敵得我？我去，包管你有頭而去，沒頭而歸！我也細細想過，活在這里做這官兒，倒也擔驚受嚇，不如咬了牙齒，聽的一來，忍了一時之痛，免了一世之愁，而且落個好名望，總算爲國忘身，兒子

好個蔭生官兒做做，又是一代衣食飯碗到手，豈非上算？一言畢，拍拍自己的頭顱道：「腦袋！腦袋！我同你打夥一場，明日分手了！」正在合家言別，哭的哭，愁的愁，只見都監飛報道：「本府相公業已上城，請將軍出師。」寇見喜伸伸舌頭道：「險了險了！」歪戴頭盔，斜披鐵甲，背了一把斧頭，別了夫人上馬，跟着大隊兵將一齊殺到秦封山。公孫勝已領兵殺出西谷，天已微明，寇見喜望見賊兵火把齊明，鼓角震天，兀自心驚，只得硬着頭皮出陣，大叫：「秦安府總管寇大將軍在此，草寇快來納命！」賊軍隊裏早飛出一個莽和尚，一禪杖打來，都監慌忙迎住，寇見喜便躲在都監背後，捧着斧頭待劈，早吃王良火萬城看見，一齊驟追來，只聽得寇見喜呵呀呀一聲，兩戟齊施，早已了賬。都監大驚，勒馬回陣，公孫勝已領大隊掩上。官兵失了主帥，無心戀戰，大敗而走。都監死于亂軍之中，公孫勝領兵直逼城下，督衆悉力攻打魯紹和督兵抵禦，槍炮矢石齊下，打壞賊兵無數。怎奈城內無一勇將，賊兵攻打不息，魯紹和足足與賊兵相持了一日一夜。次日辰刻，武松李俊已領兵由雲梯上城，城上賊兵已滿，魯紹和料知事去，便向東京叩頭道：「微臣今日致命了！」抽佩刀自刎而亡。城門大開，賊兵一擁而入。公孫勝一面差人到大營報捷，一面盤查倉庫，吩咐衆將這番休行殺戮，便教李俊史進速領四千鐵騎管住各城門，安撫百姓，便將圍城壯丁盡編名冊，收爲兵卒。（那魯紹和的兒子逃出城外，奔上都省，朝廷哀榮恤蔭，後來也做得顯官。寇見喜的兒子也逃脫性命，受朝廷蔭錫，不必細表。）

且說宋江吳用聞公孫勝得了秦安城大喜，便教劉唐三阮領兵二萬守住秦封山，以備天彪自己領大隊進城，公孫勝等迎接，宋江一一慰勞，便入城，大開慶功筵宴。席間宋江對吳用、公孫勝道：「深仗二位軍師，接得此雄城，以是左制天彪，右擊希真，無往而不利矣。」吳用、公孫勝皆稱兄長洪福，衆人無不大喜，盡歡而散。吳用便請宋江傳令，教李應、徐甯、張魁將兗州的兵馬撤回梁山，所有梁山事務，并嘉祥、濮州兩處的策

應盡請盧俊義一人調度；命史進、李忠，仍回萊蕪，就命二人撥萊蕪兵一萬，鎮守天長山，以作萊蕪保障；命穆洪、李俊，仍回新泰，命劉唐、三阮，就將二萬人馬駐扎秦封山，保護泰安。宋江領吳用、公孫勝二位軍師，并魯智深、武松、呼延綽、杜遷、宋萬、朱貴、火萬城、王良、八員頭領，統六萬人馬，坐鎮泰安府；又到山寨調施恩、曹正、同來協助，策應新萊蕪，雄視山東。并知會梁山副都頭領盧俊義一體招兵買馬，屯積糧草，以圖振興事業。計議已定，宋江喜不自勝，便問吳用道：「軍師請看此時攻擊何方爲利？」吳用道：「且將基業立定了再議。」正說間，忽報雲天彪領大隊人馬來也。

正是纜稱高枕臥，又遇叩門驚。有分教，秦封谷口，權充鐵壁銅牆；汶水流頭，翻作屍山血海。不知雲天彪如何部署而來，且聽上回分解。

## 第一百十八回

陳總管兵敗汝河渡

吳軍師病困新泰城

話說雲天彪自大勝宋江，進攻梁山，擒得白瓦爾罕之後，與祝永清收集人馬，掌得勝鼓回青州，各文武及守將都來迎接賀喜。天彪發放人馬，把兵器旂幟，并奔雷車都收藏庫內。衆人看那奔雷車，正如一羣巨獸，怪狀猙獰，無不稱妙，便議照式多打造百十輛，以備日後應用。劉慧娘道：「行軍全仗機謀，輅略區區器械，不足恃也。他若識得我陷地之法，奔雷車無用處矣。」天彪稱是。當時將破宋江之事，申報都省，表奏朝廷。這裏大開慶賀筵宴。次日，祝永清等辭別了天彪，領本部兵回沂州去。天彪傳諭衆將各歸職，守休養，訓練以圖恢復萊蕪。衆將各領命而去。

不數日，忽報宋江領大隊賊兵殺來，天彪大怒，便傳令點兵。衆將都請堅守以避其銳，俟其氣衰而後擊。

之，天彪道：『非也。賊兵此來，未必專爲青州，必有他圖，不然，爲何待我兵已退盡，然後徐徐而來？我此去大軍掩擊，使其不得他顧，若深守不出，他必恣意蹂躪我鄰邑矣。』衆將皆服，當時天彪與傅玉、雲龍、聞達、領兵四萬名，浩浩蕩蕩，一直西向殺出。方到二龍山，忽報賊兵已陷了泰安府，總管知府等皆殉難，衆將齊驚道：『果不出元帥所料！』傅玉道：『寇總管真是庸才，怎麼守着堂堂一府，竟待不到救兵，就失陷了？此時泰安已陷，我兵後到，已成倒拔蛇之勢，如何是好？』天彪沉吟道：『趁這廝部署未定，且去力攻收復。』衆將領命，一齊大刀闊斧，殺奔泰安府去，到得秦封山下，已有賊兵堵禦，天彪傳令攻打，那劉唐二阮會吳用吩咐堅守不出，一面報知宋江，宋江大驚，當與吳用商議，請公孫勝鎮守泰安府，部署一切，自己與吳用親到秦封山設計堅守。相持一月有餘，天彪道：『賊人必將泰安早部署了！我們久暴師于外，軍需浩大，無濟于事，不如收兵而回，加緊訓練，再看機會。』衆將稱是。遂傳令嚴整部伍，拔寨退兵。不日退回青州，發放人馬，并傳諭風會李成，嚴守清鎮營，簡練軍馬，以爲恢復萊蕪之舉，衆將各歸職守。

不日朝廷恩旨下降雲，天彪并衆將均加一級，各有賞賜，孔厚授青州益都縣縣丞，胡瓊追贈明威將軍，其餘將弁兵丁，均分別賞卹，惟劉慧娘特賜顯謨閣學士銜，賞宮錦一襲，玉如意一柄，紫誥一軸，衆人皆舞蹈謝恩。那邊沂州陳希真、兗州劉廣，并部下効力將士，亦有褒寵賞錫，不必細表。

且說宋江見天彪兵退，深恐有詐，不敢追襲，續探得天彪認真退回青州，亦不敢發兵攻擊，只吩咐劉唐三阮，小心防守秦封山，自己同吳用、轉泰安府，趕緊料理諸務。忽探子來報，景陽鎮陳希真傳諭蒙陰縣防禦使，訓練軍馬，又委祝永清親來閱視，并檄知召家村一體練兵。宋江聽了，便對吳用道：『那廝此意，分明是覬覦我新泰軍師將何法以禦之？』吳用道：『新泰爲希真所覬覦，萊蕪未嘗不爲天彪所覬覦，我兩邊策應，本

是難事，好幸天長山綿亘數十里，足爲衆燕保障，可飭史進李忠守備，毋得疎忽。天彪亦不能飛渡，至希真想圖我新泰，我不如用先發制人之法，攻他蒙陰，休管那廝善用兵，我總去攻擊他看，天命難測，未必那廝定是勝，我們定是敗也。」宋江連聲稱是，只見公孫勝道：「去年兄長攻新柳時，小弟曾用丁甲攻城，却吃那廝破了，刻下小弟將此法加練精熟，又練得吼風混海火光三大將法，兩法並用，諒可破得希真矣。」宋江甚喜，吳用道：「公孫兄弟既說到此，小弟倒有一必破希真之法。」宋江公孫勝齊問何法，吳用道：「只消如此如此一法。」宋江公孫勝齊聲稱妙，宋江便傳令到山寨取樊瑞項充李堯前來，不日，三人到了泰安府，參見了宋江。宋江便議點將興兵，吳用道：「哥哥須坐鎮泰安府，不可輕動，待小弟同公孫兄弟一行。」便點魯智深、武松、樊瑞、項充、李堯帶兵四千，吳用、公孫勝統領了，辭了宋江，直到新泰，花榮等迎入。吳用正與公孫勝商議發兵，偷渡汶河，襲取蒙陰，忽報前面汶河南岸已有召家村兵馬屯住，吳用大怒，公孫勝道：「我們且發兵屯住汶河北岸，與他隔河敵住，再相機進取。」吳用道：「所議亦是。」便教花榮守新泰，自己同公孫勝帶領新泰頭領李達、黃信、楊林，一萬二千人馬，隨同魯智深、武松、樊瑞、項充、李堯，并原來四千人馬，一同到汶河北岸，安營立寨，與召村兵馬隔河敵住。

且說召忻探得梁山賊兵將到，與高梁史、谷恭領本村鄉勇八千名，在南岸下寨，將船隻盡拘南岸，一面報知希真。希真聞報，便與祝永清、陳麗卿、樂廷玉、樂廷芳、真大義、王天霸領景陽鎮官兵一萬名，猿臂寨鄉勇一萬名，星夜趕到蒙陰，直赴汶河北岸下寨，與召忻相見了，便與祝永清親到河岸，巡閱一轉回營，對永清道：「我此來爲收復新泰也。賊軍與我隔河相拒，我不可往，彼不肯來，兩邊相守，曠日持久，如何是好？」永清道：「且與他拒守數日再看。刻屆嚴冬時節，天寒地凍，河冰將合，我可以往，彼可以來，亦未必常相守也。」希真



稱是傳諭各營并召家村，體嚴禁防守，並諭蒙陰文武各官，小心照應城中事務。當晚發令訖，河上數萬貔貅聽遵號令，寂靜無聲，但見皓月之下，熊旗烏幟，列伍整齊，一片聲畫角悲鳴而已。與賊軍相拒十餘日，兩邊各無動靜。希真與永清商議渡河劫營，永清獻計道：「我等且虛設旌旗，堆積柴火，沿河一字長蛇勢，連營列柵，將上下河邊，一齊佈滿。吳用必道我增兵，必然分兵防我，待到月盡夜，天地昏暗，可教上下陣乘黑夜悄悄鼓舟前進，又故意微露破綻，令其知覺，那廝必盡力防我左右，我却以全軍渡河，直取他的中營，泰山以爲何如？」希真道：「甚好。但渡河時，尙須一層斟酌，可將所拘船隻，盡付左右陣爲渡河之用。我全軍渡河，却用慧娘甥女的飛橋，不用船隻，又須用雁行陣渡過去，如得利則全師進搗，萬一不得利，則退歸亦易也。」永清稱妙。當下計議停妥。至十一月三十日夜間，天昏地暗，星斗無光，希真傳令教左陣右陣，各用二百人，每五人駕一隻大船，右陣從上流過去，左陣從下流過去。果然被賊人哨探的軍士知覺了，急忙報入賊營。吳用日裏見希真增兵，本是警心，至夜間聞報，昏黑中不辨虛實，忙傳令教左右備禦。不多時，希真全軍已殺到中營，吳用忙教軍心休亂，齊心應敵，衆軍急忙登闔，昏黑中望見對陣列炬燭火，照耀出一羣猛獸，正是奔雷車模樣，嚇得賊兵膽碎心落，却不知奔雷車身重，如何渡得過飛橋，這都是希真永清連日造下的大防牌。吳用也一時辨不真，急忙棄寨而逃。麗卿當先搶寨，希真王天霸領左翼，永清真大義領右翼，火光燭天，翻翻滾滾，殺上召忻高梁，亦分兩隊，隨左右翼登岸。麗卿已搶入寨中，忽見寨後狂風大起，滿天火球火團，火光中無數神兵神將，身披金甲，手執戈矛，驅着火龍毒獸，殺入寨來。麗卿即忙領兵退出。那些鬼兵獸卒，隨着狂風烈火，一齊殺出寨來，官兵大驚。希真忙傳令道：「此賊人妖法也。本帥道法高強，衆軍休怕。」急忙疊起印訣，念念有詞，向前放去，喝聲道：「疾！」一道白光沖去，那些鬼兵烈火，盡皆退了。衆軍大喜，重復起鼓前進。吳用見公孫勝

道法被破，忙教衆軍抵敵，怎當官軍勢大，抵敵不住。吳用忙傳左右營，齊來助戰。黑夜火光中，兩陣混殺。公孫勝見丁甲法不能取勝，忙祭起三大將卒，攝召神兵百萬，前來助戰。希真見吳用亦用全軍合戰，料想劫不得營，便傳令按隊退回。未及中流，公孫勝神兵已到，大風驟吼，波濤洶湧，徹天徹地，都是大火，但見數千萬的長人，望去身軀何止丈餘，統領無數熊羆軍，隔河殺來，衆軍膽裂魂飛。希真傳令休亂，只管渡河退去。自己替衆人斷後，担起真武印訣，鎮住對岸神兵。只見風平浪靜，那些神兵果然紛紛立住對岸，不敢過來。希真兵馬，已有史谷恭及欒氏弟兄接應登岸，就在南岸一字扎住陣勢。那對岸神兵也不住的在北岸邊巡行，火勢蒸天，只是不敢過來。（看官那丁甲三大將，並非邪術小法，公孫勝又非等閒之輩，如何還鬥不過希真？只因希真係奉天討逆，堂堂正大，公孫勝乃是盜賊一邊人，那些神將如何肯替他効力？抗違天朝，當時雖迫於符檄，不能不到，却只是不敢過來。）希真見他們雖不過來，只是不退，心中大怒，便教麗卿快回營去，取乾元寶鏡來。麗卿驟馬回去，這裏只聽得對岸賊兵不住的吶喊，這邊官軍鄉勇也一齊吶喊，兩邊喊聲大振，這邊只因對岸長人巨獸利害，個個心驚。麗卿已取寶鏡轉來，只聽得對面起了一個震天動地的霹靂，希真即將罡氣佈在乾元鏡上，金光向對岸射去，忽見那些長人熊羆紛紛都退，却轉一羣虎豹來，黃炳濃霧，在火光中，班斃照耀，徑直渡過河來。希真不住的印訣禁咒，那虎豹竟不退避，從水面直衝過來。南岸軍馬一齊大驚，希真也不解其意，正想加用禁咒，那羣虎豹已撲到南岸，濃煙中殺出一彪蠻牌兵，個個藍面赤髮，殺上岸來。希真兵馬大駭，潰亂。吳用已統全軍殺過河來，樊瑞、項充、李堯，領着鬼兵，用蠻牌當先掩殺，那羣虎豹也各有鬼兵驅策，四邊衝突，這邊官兵鄉勇，個個胆碎心驚，那敢迎敵，都紛紛敗下。黃信從左邊殺來，楊林從右邊殺來。麗卿叫起苦來道：「爹爹，我怎的這般昏了？你那乾元鏡上，虎豹兀自毫無影子，爹爹常說鏡子有影的，方是神奇鬼

怪，這虎豹鏡裏沒影，怕不是假的？希真猛回頭時，天已大明，看那虎豹，正是馬上蒙了張皮，那鬼兵也是假扮的，夜間看不清，却着他的道兒，只見那些蠻牌兵、虎豹隊，都退去了，大隊賊兵遮天蓋地價殺來，這邊兵馬大敗，召付鄉勇，盡行沉沒，幸虧高梁飛刀利害，殺傷了楊林，召忻方與高梁，領數十騎逃脫。祝永清、真大義已識得賊人妖法是假，率衆奮勇還鬥黃信，不防斜刺裏殺出武松一彪人馬，馳驟衝突而來，祝永清當不住，率衆敗走。真大義已受重傷，斃殺不得，賊兵緊追不捨，正在性命呼吸，忽一彪救兵殺到，乃欒廷芳、奮勇殺退賊兵，欒廷玉、領永清、大義，并數千敗兵，奔黃鶴山、史谷，恭接應上山去了。欒廷芳便領一半兵馬去接應希真。

且說希真識破賊人假妖法，正欲策衆禦敵，奈敵人勢大，銅牆鐵壁價的來，李達當先，領着步兵，手提兩把板斧，着地捲來，銳不可當。麗卿大怒，驟馬挺槍迎去，希真待欲收兵，奈賊人逼近，已無可收，便還軍去接應麗卿。不防斜刺裏殺出魯智深一彪人馬，橫衝截斷，希真正待衝殺，更不防武松、黃信已由黃鶴山轉來，邀住希真。希真前後受敵，麗卿已呼應不及，沒入陣內了。希真連叫得苦，仗着一枝蛇矛，數千敗兵，左馳右突，不得衝出。忽見賊軍一面人馬大亂，喊聲大起，希真定睛看時，正是欒廷芳，舞着兩刀，飛虎滾雪價捲來，賊兵當不住，被他殺開一條血術堂進來。希真大喜，領兵殺來，忽聽背後賊兵又亂喊，希真回頭看時，只見一條拳搥，流星價從賊軍裏捲進來，正是王天霸。希真驚喜，當時與廷芳、天霸合兵一處，共殺賊兵，那武松、黃信都紛紛敗下。只見前面魯智深一隊兵馬，喊聲震天，希真指着道：「小女陷入此軍中，不知性命何如？待我衝殺進去，接應他出來。」王天霸道：「主帥不須親勞，待小將殺進去，救小姐出來。」欒廷芳道：「聞賊人正在奪堂阜，主帥須速去策應爲要，這裏要救小姐，待小將與王將軍同去。」希真聽罷，便領兵赴堂阜去了。王天霸已倒提

鐵搥虎吼般向賊軍奔去，欒廷芳正待同去，忽欒廷玉一騎飛到，叫住廷芳道：「玉山郎已守住了黃鶴山，叫我來探聽主帥與小姐的，如今主帥小姐怎樣了？」廷芳具說主帥去奪堂阜，小姐陷入陣中，正待去救，廷玉道：「既如此，你助主帥去，我去接應小姐。」廷芳聽了，也便領兵赴堂阜去了。欒廷玉提鎗掛鏡，直奔賊軍去救麗卿。

且說麗卿單鎗匹馬，敵住李遼，一馬一步，旋風也似的戰鬥。李遼舞起兩板斧，在馬前後，馬左馬右，亂劈個不住。麗卿一枝梨花鎗，放出三花大撒頂手段，渾身一片銀光，敵住李遼。吳用見了，便揮兩翼掩上，裹住麗卿。麗卿大怒，撇了李遼，使驃馬直取吳用，吳用大驚，公孫勝忙作法，遣神將來鬥麗卿。誰知那些神將，經希真一番鎮伏，都呼喚不靈了。麗卿馬快，已到吳用面前，吳用公孫勝急忙領兵飛逃，一面用亂箭射去。麗卿正待衝去，忽背後撲到一隻瘋老虎，麗卿回頭一看，正是李遼。麗卿便轉身鬥李遼，吳用公孫勝重復驅兵殺轉來。武松黃信鬥希真不過，已回到後陣。吳用大喜，忙叫武二弟休要歇力，快上前去，協同李兄弟活擒這賊人。武松便舞動戒刀，直奔麗卿。麗卿正鬥李遼，忽見武松殺來，麗卿不慌不忙，一枝鎗敵住兩人，關到十餘合。麗卿方纔叫得苦，分明兩隻猛虎，盤住馬前。麗卿抖擻精神，苦戰二人，正在性命相換，忽見前面又殺進一條咆哮大蟲，麗卿定睛一看，一枝禪杖捲舞，正是魯智深。麗卿大驚道：「吾命休矣！」吳用大喜，喜猶未了，只見前面軍馬大亂，一員大將，一枝筍搥，着地打進，隨着魯智深進來，大叫：「姑娘休慌，小將王天霸來也！」吳用公孫勝一齊大叫，魯智深快轉身敵住天霸，麗卿已殺住李武二人，偷空走出，撲到魯智深面前。武松李遼一齊大吼奔來，麗卿天霸敵住魯武三人大戰。吳用本意，想生擒麗卿，看到此際，只得設想暗箭之法，却苦得急切沒神箭手，恐反傷自己將官。麗卿已躍馬跳出圈子，看那王天霸獨戰三人，便把槍掛了拈弓搭箭，射

那三人，只可惜氣力已盡，左臂又傷，箭發無力，射不着了。吳用忙傳令教前隊齊放亂箭，麗卿收鎗不及，忙把弓梢來撥，一時措手不及，中箭落馬。王天霸大驚，急待還救麗卿，却吃魯武李三人逼緊，不得脫身。賊兵一擁而上，來捉麗卿，只聽得賊兵又亂喊起來，樊廷玉一馬飛到，麗卿飛身上馬，撒弓取鎗，隨着樊廷玉殺出陣來。麗卿道：「可惜王天霸陷入陣中了，待奴家與樊將軍再殺進去，救他出來。」廷玉道：「姑娘受傷，廝殺不得了，快回黃鶴山這裏待小將進去罷。」麗卿那裏肯聽，正要同去，行不數步，果然覺得傷重，展手不得，廷玉替麗卿拔下了箭，麗卿棄下那副黃金鎖子，用廷玉撕條戰裙，替他裹了槍口。忽見前面鎗砲震地，殺出兩彪人馬，麗卿廷玉一齊大驚，定睛一看，左邊乃是祝永清，領狼臂鄉勇，并蒙陰官兵四千名殺來，右邊乃是陳希真，領景陽官兵，并召村新調鄉勇五千名殺來。麗卿廷玉大喜，一齊奔上，訴說天霸陷陣，須得速去救援。希真、永清急揮馬去，掩殺賊兵。原來官兵賊兵，自二更戰起，直至未牌時分，兩邊都人困馬乏，惟有蒙陰官兵，并召村新調鄉勇，是生大軍，賊軍當不住，紛紛敗走。王天霸已由賊軍中殺出來，渾身血污，傷痕遍身，一見希真大叫：「小將王天霸，今日絕命了！」言訖，大吼一聲，口噴鮮血，臥倒于地。希真失聲動哭，忙教數人昇了屍身回去。樊廷玉已護送陳麗卿回黃鶴山去了。希真、永清合兵一處追賊，賊兵退到汶河渡口，吳用傳令前隊，言水死戰，魯智深、武松、李逵，三人應命，轉身迎敵官軍。樊廷玉、李堯、搶堂、卓不得，已領兵回來。吳用教公孫勝督陣，自己同樊瑞等渡河回去。原來吳用自既勝官軍之後，原想擇地安營，佔住南岸，奈被麗卿、天霸攪入陣中，不得住手，以致希真、永清領生力軍殺來，抵敵不住。吳用懷悶非常，心亂目昏，不覺登舟時失足落水，衆人急忙救起，只見北岸一彪軍馬渡河過來，正是花榮、李俊領軍接應。吳用大喜，便叫樊瑞等休退，會齊了花榮、李俊、兵馬，重復殺上南岸。那邊希真、永清見賊兵死關，不敢十分追逼，便領軍退回。希真領景陽召村兩枝人馬，退

守堂阜去了。永清領猿臂蒙陰兩枝人馬，退守黃鵠山去了。原來黃鵠山在蒙陰東北，堂阜在蒙陰西北，兩處險要，足爲蒙陰保障。希真永清所以用軍保守。那吳用同了花榮、李俊、樊瑞、項充、李堯，上了南岸，與公孫勝等屯扎南岸。吳用早已有手下人替他換了濕衣，便與公孫勝升帳，計點軍馬，查核戰功，衆將紛紛報上計殺死官兵鄉勇無數。雖然楊林受傷，黃信中箭，却喜未曾亡失一將，就是兵丁損折也不上千餘名。只可惜黃鵠山阜兩處險要，不曾奪得。吳用道：「且就此安營立寨，休養三日，再作計較。」當時送黃信楊林回新泰將息。這裏安營造飯，已是酉牌時分了。看官：這一日一夜的大戰，前後關鍵，都交代清楚，惟有吳用的虎豹陣，并一彪人馬，爲何從水面上渡得過去？原來軍機雖然祕密，日久終成泄漏。記得那年劉慧娘的飛橋利害，吳用在蘆川渡口吃盡苦頭，此刻被他探得，他便用此法，裝載馬隻，蒙了虎皮豹皮，渡過河來。當時又有公孫勝法術掩蓋，希真一時看不破，被他殺敗。吳用安排此計，取名爲聚獸陣，原待十二月初一日夜分應用，不料希真於三十夜裏已來劫營，所以不及調度人馬，慌忙用過。

當時兩邊各安兵靜守，是夜朔風陡發，天地凜冽，山川樹木，一色寒威。次日大風住了，嚴寒愈甚，點水成冰。那希真已將王天霸盛殮了，送回景陽鎮，陳麗卿真大義也，送回景陽鎮養息。這裏希真與永清商議破敵之策。永清道：「那廝力爭汝河之渡，其意蓋欲取蒙陰也。今我據險要，彼據平地，我無內顧之憂，彼朝晚難保無事，小婿想不如用前人之法，以待其衰，彼現在之勢，利在速戰，我偏堅守不出，看他來意如何，以定計議。」希真道：「我亦料他必來求戰也，賢婿堅守之法，極是。」當時議定希真廷芳、高梁、守堂阜、永清、廷玉、史谷恭、守黃鵠山，守到七八日，賊軍毫無動靜。永清道：「奇了！這廝既不肯退，又不肯進，却是何故？」便到堂阜來問希真。希真道：「這廝的意思，我也猜不出，且着人持書去催戰，并責背盟，看他回書如何。」永清道：「吳

用那廝最精細，豈肯有破綻。被我看小，因如此情形，深恐大有詭計，或又是製造甚麼器械，不可不爲預防之計。」希真道：「此亦當慮，但我守禦得法，亦不怕他。總之，我此刻銳氣新挫，更兼我手下勇將一死二傷，他那裏魯達、武松等都在，我與他搦戰，未必得利也。且多發細作四邊打聽，這裏再堅守數日，以觀動靜。」當時衆將互相猜疑，都猜不出吳用的主意，永清也回黃鶴山去慢表。

且說吳用兵馬屯在汝河南岸，十餘日不動，端的有甚主見，哈哈！原來並無主見，只因渡河落水，受了寒氣，當日頭痛大熱，氣急無汗，渾身拘急，精神恍惚，忙接醫士來診，醫士大聲道：「此傷寒太陽經症也。」開了一帖麻黃湯，當晚煎好，吳用服了一面，請公孫勝、花榮到牀前道：「煩二位賢弟督兵嚴守，千萬不可輕乘這南岸。待我病好了，再設計破敵。」說罷，擁被而臥。公孫勝、花榮出去彈壓事務，一面差人到泰安府報知宋江。是夜五更，吳用竟出大汗，身熱退了，氣喘亦定，衆人皆喜。花榮與公孫勝商議道：「吳軍師雖吩咐堅守，但險要盡被敵軍佔住，我兵背河爲陣，不得地利，未必守得。今日吳軍師病機已轉，不如商議退兵爲妙。」公孫勝道：「甚是。」當時二人進了內帳，問候畢，便說起退兵之事。吳用睜起怪目，厲聲大喝道：「誰敢言退兵者，立斬！」公孫勝、花榮一齊大驚，只見吳用一片聲大罵道：「你們白白的要把新泰送與陳希真，我問你受了陳希真的多少買囑，替他做內問，你不看見魏輔樑、真大義兩顆首級，帳下兀自號令着？」說罷，呼的豁開被頭，立起身來，衆人齊聲叫苦道：「却是發狂也，怎好？」公孫勝、花榮一齊退出，吳用已趕出來，魯智深、武松忙上前勸住，抱他進帳，只聽得帳內兀自一片聲大罵。花榮看着公孫勝道：「怎好怎好？」公孫勝道：「此是中邪，待小可用符法鎮鎮看。」當時公孫勝在帳前佈罡運氣，呵筆書符，衆人看那張符，有五個大虎字，其餘篆文縹帶，都不識得，衆人持去吳用牀前掛了，公孫勝又進去念了幾遍咒語，吳用果然安靜，只是還有些喃喃妄

語。花榮已到各營去彈壓軍心，休得慌亂。這裏已邀集了好幾位醫生齊來診視，有的說邪入心包，宜用牛黃犀角之屬；有的說痰火聚于膈中，亂其神明，宜用竹茹、瞻星、菖蒲之屬；有的說汗乃心液，汗多而心液虧，宜歸脾定心之劑；有的說謀慮傷肝，志鬱不遂，宜用鬱全香附之屬；有的說陽明實熱，宜用六黃、芒硝之屬。議論紛紛不一，各有一方，正不知服何方爲安。此時花榮已回中營，衆人說起如此情形，花榮縐眉半晌道：「此事只有速發人到山寨去請安太醫來方好。」公孫勝道：「正是。但此去山寨，回往極快，也要十日。左右快發人趕去，今日便動身！」李逵立起身道：「就是我去。」花榮道：「李兄弟休去，這裏早晚廝殺，論不定正有用你處。」當時留住了李逵，便差項充飛速到山寨，去請安道全。花榮便對公孫勝道：「這裏軍心慌亂，惟有公孫軍師作主，傳諭各營退兵爲妙。」公孫勝道：「此事我也想過，用了如此大慶戰，方纔殺過南岸，今若退兵，豈非全功盡棄，不但此也。我若退過北岸，希真那廝亦必隨跡殺過北岸，吳軍師所謂送他新泰之說，正當深慮。」花榮沉吟不語，公孫勝道：「刻下河冰已合，甚爲堅厚，我兵進退極便，不必耽憂。或者日內吳軍師病就好，可以定計破敵，便省得退兵也。」花榮點頭。當日衆人共議，就那各營所開之方，揀擇穩當的，暫用一帖。吳用吃了，毫不濟事，身子依舊發熱，晝夜譫妄不息，衆頭領個個愁眉相向。花榮歎道：「好容易渡到此地，正欲進取，不料天不容我！」樊瑞對公孫勝道：「此事想上天定有譴誦，老師何不表天祈禳，或者從此得有轉機，亦未可知。」公孫勝道：「也是。」當時在營後設起醮堂，邀集幾員道衆，公孫勝親自到壇持法。三日，醮事圓滿，吳用也一面服了，二日不涼不熱，不表不裏，不輕不重的穩當藥，倒也神色漸清。衆人皆喜，齊稱天佑紛紛進內帳問候。吳用終吩咐他要退兵，又道：「我此刻心思，實在用不起。」衆人都道：「軍師寬心，查數日，我等連今嚴守，斷不疎虞。」吳用道：「你們看退兵好否？」花榮道：「退兵亦是，我們只要保得新泰，至於克取蒙陰。」



一着，且從緩圖。」吳用道：「兵究竟退不得。」衆人諾諾而出。宋江已由泰安遣人來問病，又是數日，衆人因吳用神氣未曾復元，終是耽憂，又日日盼望安道全，真是心如懸旌。這日忽聞營外戰鼓震天，喊聲動地，陳希真領兵殺來也，召忻當先叩營大叫：「詐稱有病，規避戰陣的賊！今番定要出來分個輸贏。」公孫勝、花榮一齊失色，魯智深、武松、李逵都咬牙切齒，憤怒齊要迎戰。公孫勝忙傳令堅守，不許出戰。花榮道：「這厮已曉得俺軍師有病，斷不肯與我干休，我若不退，全軍性命難保矣。」說未了，北岸營汛兵丁雪片也似回報過河來道：「祝永清已由上渡口涉冰殺過，搶北岸望陰山也。現有歐鵬頭領把守，誠恐抵擋不住，請令定奪。」衆人一齊叫苦。吳用吃此一驚，依然舊病復作，狂言亂語，神情顛悖。花榮道：「此真天亡我也！」咬了牙齒，和公孫勝督兵死守，與希真相拒了一日。那邊北岸歐鵬也與永清死命敵住，黃信裏瘡相助，幸未失守。公孫勝道：「不妙矣！花兄弟快領一枝兵回去扎住北岸，一面先保吳軍師回去，一面可以聲援歐鵬，一面可以接應我們。」花榮急領兵二千餘名，保着吳用退回北岸，先差二百壯兵送吳用入新秦城。這裏二千名在北岸按隊扎住。公孫勝見花榮已過北岸，便統全隊棄寨退回，希真已領兵追上。公孫勝兵馬方到北岸，希真領兵過河，公孫勝大怒，傳令就冰上迎殺，那知希真並不斷殺，只傳令鎗砲弓矢，兩點價打擊過去。公孫勝兵馬紛紛登岸，時已黃昏，月色朦朧，只見岸上飛出無數旌旗，火把影裏，看得分明，都是猿臂寨、蒙陰縣的旗號。花榮大驚，接應公孫勝等，一齊退去。希真兵馬已殺上北岸。登時北岸上佈滿了景陽鎮召家村旗號。公孫勝叫花榮道：「快聯住歐鵬兄弟，保住望蒙山，不然敵兵逼逼城下矣。」花榮忙與公孫勝領兵赴望蒙山，祝永清兵馬正在攻擊望蒙山。花榮領魯武李三人與永清混戰，公孫勝領樊瑞李充，偷空上了望蒙山。希真召忻、高梁，又領兵掩來，花榮等也即忙退入望蒙山去了。原來那岸上猿臂蒙陰旗號，盡是永清虛設的。花榮不知虛實，是以

大驚退去。當時希真、永清合兵一處，攻擊望蒙山。公孫勝、花榮極力把守，直至半夜，希真、永清方纔收兵，屯住北岸。次日，欒廷玉、欒廷芳、史谷、恭都領兵渡河過來，與希真等輪替攻望蒙山。接連攻了七日，不能取勝。天氣嚴寒，兩邊人馬凍死無數。希真與永清商議道：「嚴寒如此，士卒不堪其苦，久殺必非所宜。況我背河爲營，不得地利，敵人深據險要，我亦難與久持，不如退兵爲妙。」永清稱是。當時希真率領景陽、猿臂、蒙陰、召村四路人馬，回蒙陰。命召忻、高梁、史谷、恭都領本部兵回莊休養訓練，以備來春勦賊。召忻等領令回去。命蒙陰文武各官堅守蒙陰。希真領景陽兵回景陽鎮去了。

公孫勝、花榮見希真兵退，也不敢追擊，只帶同魯智深、武松、李逵、歐鵬、黃信、樊瑞、李堯收兵回新泰。項充同安道全到新泰，已有兩日了。衆人皆喜。項充道：「小弟一到山寨，說軍師之恙，安先生拔步便來，奈何冰堅凝，安先生霜夜坐冰車，渡出水泊，受了寒氣，有了些不自在，一路上只得遲起早宿，日子又短，以此到得遲了。且喜安先生診過軍師之脈，說還不妨事。」衆人喜問其故。安道全道：「軍師之恙，乃是內外合邪。一日一夜塵戰，謀慮憂驚，忿怒兼而有之。五志之動，五火交燃，乃驟馬失足墮水，寒氣驟侵，以致陽火驟東，更兼驚氣歸心，寒水亦傷心，心主血，心傷而血滯矣。是以外雖現太陽之症，內已具蓄血之形。其始治不得法，撤其表而遺其裏，其繼又誤認發狂，而湯劑妄投，藥不中病，遂爾貽患。夫軍師之狂，非真狂也，名曰如狂，如狂乃蓄血之明徵也。觀其語言皆實事，絕無神靈鬼異之語，可見矣。今參脈合症，確宜逐瘀爲主。惟心君大傷，復元終須來春，非可旦夕速效也。」衆人聽了，却又喜裏帶憂，深恐軍師未愈。希真先來，大非妙事。這裏安道全按方進藥，外面衆頭領吃酒飯。項充說起近有新任鄆城縣知縣，親到俺山寨內，口出大言，說要除滅我們，衆人大笑。惟花榮就發道：「既有此事，恐他認真做出來，倒不可不防。」衆人都道：「多大一個鄆城縣，怕他強到那裏。」大衆

說說笑笑，飯畢而散。

且說吳用日日服安道全之藥，果然漸有轉機，只是用不起心思。安道全道：「不妨趕緊調理，自然漸漸復元也。」衆人皆喜。這裏公孫勝、花榮、加緊保守新寨，防備希真、那黃信、楊林二人的傷痕，也經安道全治愈。便協同訓練防守。一面差人至泰安府，將吳軍師病有轉機之說，報知宋江、宋江亦喜。這吳安道全日日診視吳用，處方進藥。忽一日，山寨中報來說：「近來山寨兵馬，與鄆城縣官兵交鋒一陣，寨兵大敗，五虎一將，霹靂火秦明陣亡，衆人一齊大驚。」

看官也驚問道：「鄆城縣來了甚麼人，這樣了得？看官！既然性急要問，只好將吳用的病情攔一攔起，下回先交代鄆城之事。」

## 第一百十九回

徐虎林臨訓玉麒麟

顏務滋力斬霹靂火

話說山東曹州府鄆城縣於重和元年八月間，新換一位知縣，你道這知縣是誰，就是在東京時指使任森、顏務滋收復元陽谷的虎林徐槐。原來徐槐自上京投供之後，不上一二月內，適值山東省請揀發知縣十員，以供委用。部吏即將應選人員內遴選引見天子，挑得十員發往山東。徐槐在內。當時束裝起行，任森、顏樹德、李宗湯、章揚隱、都願追隨同行。徐槐甚喜，便一同出京，到了山東都省，已是五月天氣。劉彬已考終正寢，賀太平坐陞山東安撫使，當時徐槐參見了賀太平，賀太平一見徐槐，使曉得徐槐才能不凡，便委了一起差使，又委署了一次事。適逢鄆城縣出缺，當時鄆城縣係調缺，而通省縣官因此地境下大盜盤踞，公務掣肘，人人畏惡此缺，若果要調，都願告病，上憲正在無計，早驚動了這位有作有爲的徐虎林，因他也是應補之員。

遂稟見上司，請補此缺。賀太平領首許可，惟徐槐係未經實任之員，卽補是缺，與例稍有未符，因援人地實在相需之例，嵩摺奏聞。徐槐退歸公館，任森等聞知此事，都有難色。原來梁山泊一區地界，乃是三府二州四縣交轄之地，其東面是濟甯州該管，前傳施耐菴已交代過，還有正東一面是兗州府汶上縣該管，東北是東平州該管，正北是東昌府壽張縣該管，西北是范縣該管，惟有西南兩面最當衝要，偏落在曹州府鄆城縣管下。此時曹州府知府張叔夜，因蔡京對頭已死，种師道極力保舉，已奉旨復還禮部侍郎原秩，進京供職。兩個兒子，伯奮、仲熊，也隨同進京。金城英陸京畿東城兵馬指揮使楊騰蛟，陞京畿兵馬都監，曹州府城中虛無人材。任森因鄆城地小，曹府無援，是以驚疑，便勸徐槐不可輕肩此任。徐槐笑道：「吾求此任，正爲此耳！賊心不忘曹州，其不敢舉動者，畏張公也。張公去而賊人肆然無忌矣。從此捲去曹州，南則渡黃河，到甯陵，西則剪開州，向陳留，雲統制陳總管兩路銳師，都阻絕在東方，不能呼應。此地若無人出身犯難，以作砥柱，東京未可知矣。」

「任森，顏樹德，李宗湯，韋揚隱聽了，都精神奮發起來道：『老師既有此志，我等無不效力。』徐槐甚喜。不上一月，朝廷降旨，允准賀太平所奏，徐槐着授鄆城縣知縣。時已八月，徐槐稟辭了賀安撫，及各上憲，帶了任森、顏樹德、李宗湯、韋揚隱，赴鄆城縣上任，接理印務，當案書辦滑中正，呈送須知各冊，并面稟梁山向有免徵一項。原來宋江自嘯聚以來，各處搶擄，就是本治內，如東平、東昌、汶上、范縣等處，亦無不侵犯，獨不來擾累鄆城縣。你道這是何故？因宋江是鄆城生長，這鄆城是他父母之鄉，所以他約衆人，勿得侵犯，以存恭敬桑梓之誼。兼且凡有本縣到任，送他銀子一千兩，名曰免徵費，得了他這一千兩銀子，不來催錢糧，并永不指獲示禁兩無干涉。如此多年，習以爲常。歷任縣官聽見，無不依從。惟有徐槐一聽此言，勃然大怒，暗想道：「且慢！我初臨此地，本根未曾培固，不宜輕露鋒銳。」便嚴辭正色，對那書辦道：「這事休提！本縣雖兩袖清風，豈肯收此不義

之財？你下次休得胡言！書辦不敢再提，諾諾而出。次日徐槐帶了任森，閱視城池，盤查倉庫。任森道：「不料此地城郭如此坍塌，錢糧如此匱乏，張榕仲統屬此縣，不早爲之部署，真不解其意。」徐槐道：「張公正是卓識，此地逼近盜鄉，修城儲糧，無損於盜，而反生盜賊覬覦之心，今日我臨此地，卻不可不振作一番。」任森道：「此事老師放心，門生自能調度。」門生家頗稱殷富，若破家以報國，錢糧足而城郭亦可完固矣。」徐槐極口稱許，又道：「我看此地民風刁敝，也須得振作起來纔好。」任森道：「此事老師亦放心，昔年張榕仲海州下車，一募而得死士千人，所以然者，人人俱有忠義本心，我以忠義感之，自然響應桴鼓。况現有李韋二兄弟，智勇之才，左提右挈，顏樹德勇氣邁倫，足爲三軍倡導，至於訓練之法，門生不才，可効微勞，如能趕緊調度，不數月而鄆城一區，蔚爲強國，數萬勁旅，所向無前矣。」徐槐大喜，便一面照常辦理公務，一面派令任森掌管經費，一面倡募義勇。自八月初旬起，至十月底，三個月工程，任森報稱倉庫錢糧，衣甲器械俱已完備，足支三年之用。城郭塹堡，修理告竣。義勇軍士得五萬人，坐作進退，無不如法。李宗湯韋揚隱都稟稱：「以此勁旅，足可踏平梁山，徐槐甚喜，到了十一月十五日，徐槐吩咐備馬，親赴梁山。任森不解所謂，請問其故。徐槐道：「梁山以忠義爲名，若不先破其名，雖死有所藉口。我初臨此地，不可不教而誅，且去面諭一番，使他死而無怨。」任森道：「老師高識，但尙須選一人隨護而去。」李宗湯挺身願往。徐槐許可，便帶了李宗湯一同出城。李宗湯全裝披掛，佩了弓箭，提了大砍刀，跨下大宛名馬，隨從了徐槐，一路上鳴金喝道，軍健公差，前後簇擁，直到水泊邊。此時朱貴已在泰安府，這泊上酒店，委石勇兼管。當時遙見官來，便悄悄探問，帶多少官兵，公差回言沒有官兵。徐老爺有話，面諭你們頭領，速卽備船，石勇見這縣官不帶武備，便一面報上山去，一面備船，請官渡了水泊。一路喝上去，盧俊義在寨中聞報，尋思道：「這官兒倒也奇了！前番不來要免徵費，本來有點古怪，今

番親來，又是何意？大哥軍師又不在這裏，我且見他。」便教取冠帶來迎接，不一時，徐槐馬到忠義堂，盧俊義上前，深深打恭道：「治下梁山泊居士盧俊義，迎接父臺憲駕。」徐槐領首下馬上廳，見忠義堂上中設炕坐，徐槐即便上坐，李宗湯扶刀侍立，盧俊義也在下首坐了，衆頭領都在堂下，徐槐問盧俊義道：「你就是梁山泊裏副頭領麼？」盧俊義道：「治生盧俊義。」徐槐道：「宋江那裏去了？」盧俊義道：「到泰安辦撫卹去了，有失恭迎，多多有罪。」徐槐道：「爾梁山聚集多人，名稱忠義，可曉得忠義二字怎樣講的？」盧俊義道：「伏處草茅，以待朝廷之起用，忠也；會集同志，以公天下之好惡，義也。老父臺以爲然否？」徐槐道：「焚掠州郡，剪屠生靈，又是何說？」盧俊義道：「貪官污吏，乃朝廷之蠹，故去之；土豪鄉猾，乃民物之害，故除之，非敢焚掠剪屠也。」徐槐道：「如此說來，是爾等心心不忘朝廷也。」盧俊義道：「正是。」徐槐道：「如此又何故刺殺天使，自毀招安綽乎？」盧俊義接口道：「冤哉陳希真遺其女兒刺殺天使，絕我招安，至今負冤，即使冤，不白。」徐槐道：「且住！姑無論錢吉口供可據，郭盛面貌可憑，萬無可妄言稱冤，當初何不自行面縛叩關陳辭，乃爾飲恨曹州，肆行侵犯，似此行爲，分明自實罪狀，况猶志不自足，東侵蒙陰，抗拒天兵，以致希真義旌北下，藉手而先取招安，拙何如矣！愚莫甚焉！哀哉！爾等若不顧忠義，將不有於天子，又有於本縣？若其納顧忠義之名，則宜敬聽本縣之訓，本縣初臨此地，不忍不教而誅，爾可傳諭宋江，即日前來投到，那時本縣或可轉乞上憲，代達天聽，從寬議罪，若再怙惡不悛，哈哈盧俊義，盧俊義，你悔之不及了，即據爾所說，宋江到泰安撫卹去了，這撫卹二字，足見荒謬絕倫。泰安乃天子地方，撫卹是官長責任，致你何干，輕言撫卹？」盧俊義道：「父臺且緩責備，姑容縷敘下情，當今天子未嘗不聖明，而奸臣蔽塞，民情冤抑，父臺榮臨此地，未察其詳，我梁山中一百餘人，半皆負屈含冤而至，倘父臺不嫌瑣碎，容俊義等逐一開單，將我輩被官長逼迫之由，敘呈原

委恐老父臺設身處地，亦當怒髮冲冠；緣我等皆剛直性成，願爲天下建奇功，不甘爲一人受惡氣，是以推而廣之，凡聞有不擬力挽其非，此心此志，惟可籲蒼天而告無罪耳。」徐槐道：「你錯極了，天子聖明，官員治事，如爾等奉公守法，豈有不罪而誅？就使偶有微冤，希圖逃避，也不過深山窮谷，斂跡埋名，何敢嘯聚匪徒，大張旗鼓，悖倫逆理，何說之辭？大名之百姓何辜，東昌之官員何咎？因一身之小端，不白致數百萬生靈之無罪，遭殃良心，苟未喪盡，亦當寢寐難安。即如你盧俊義，系出良家，不圖上進，願與吏胥妖賊同處下流，我且問你，萬里而遙，千載而下，盧俊義三字，能脫離強盜二字之名乎？玷辱祖宗，貽羞子孫，只就你一人而論，清夜自思，恐已羞慚無地矣。尙敢飾辭狡辯，殊屬厚顏。本縣奉天子之命，來宰鄆城梁山，自我應管一草一木，任我去留，我境下不容犯上之徒，我境下不畜逞兇之輩，遵我者保如赤子，逆我者斬若鯨魚，自此次面諭後，限爾等十日之內，速即自行投首，如敢玩違，爾等立成齏粉矣。」盧俊義竦然不語。原來盧俊義原曉得宋江口稱忠義，明是權詐籠絡，此時當不得身子，已落水泊，只得順着衆人，開口忠義，閉口忠義，經此番徐槐詰駁，本是勉強支吾，不期又經徐槐羞辱了一場，心中大爲悔悶，十分委決不下，彼時忠義堂下好幾個頭領輪流觀聽，交頭接耳，個個駭異。燕順、穆春聽得不平，皆欲逞兇行刺，又看李宗湯提刀在旁，凜凜威風，有些怯懼，想來者不愚，愚者不來，李應、徐凝、都道：「使不得。」衆頭領目視盧俊義，盧俊義授之以色，似乎不許聲張的模樣，只見徐槐立起身，就叫帶馬，李宗湯同出廳前，徐槐看見那替天行道的大旗，便對李宗湯道：「這個「替」字荒謬萬分，將軍爲我除之。」李宗湯將刀付與從人，抽弓搭箭，向上廳的一聲，把那個「替」字對心穿過，堂下各頭領，人人咋舌。盧俊義也看呆了，便向徐槐打一躬道：「恭送憲駕。」徐槐上馬，張着華蓋，鳴金喝道，李宗湯也抽弓提刀上馬，隨從緩緩的下山去了，渡了水泊，一路上觀看形勢，回到鄆城慢表。

且說盧俊義自己送徐槐去後，各頭領一閃而上忠義堂，上七張八嘴，議論徐槐之事，也有忿怒這縣官不肯與他干休的，也有笑這縣官說大話的，也有說口出大言，必有大事，須得防備一番的，盧俊義只是默默無言，衆人見盧俊義無言，便問盧俊義定何主見，盧俊義點首而已，衆人各散。是晚盧俊義退入臥室，挑燈獨坐，歎口氣道：「宋公明，宋公明，你把忠義二字，誤了自己，又誤了我盧俊義了！衆兄弟兀自睡裏夢裏，算來山泊裏幹些聚衆抗官，殺人奪貨的勾當，要把這忠義二字影子佔着何用？今日却吃這縣官一番斥駁，弄得我沒話支吾，當初老老實實自認了不忠不義，豈不省了這番做作之苦？」便看着自己的身子道：「盧俊義，盧俊義，你是個漢子，素來言語爽直，今番爲何也弄得格格不吐？」歎了一回，猛然提起一個念頭道：「宋公明既不願受招安，盧俊義料無出頭之日，我看今日這位徐官，雖聲色並厲，却中有顧盼之意，我看竟不如一身獨自歸投了他，果知我，我就在他身邊圖個出身也。」想了一想，使自己吩咐自己道：「盧俊義主意已定，休以更換！」想定片時，忽轉一個念頭道：「只是捨不得公明哥這個情分，況且現前這某業，無故棄捨了，亦是可惜。」想到此處，便心中七來八往的，輾轉了一回，竟定依了後來的主意，便思量對付徐槐之事，一夜躊躇，窗外早已雞鳴，盧俊義便上牀去，略睡了一晚。天明起來，梳洗畢，便出忠義軍聚集衆頭領商議事務，盧俊義開言道：「公明哥哥因張叔夜已離曹州，教我簡鍊軍馬，觀看曹州動靜，不爭這徐官兒坐在鄆城，當我咽喉，須得先對付了他，方好再議別事。」穆春道：「碟子大小的一個鄆城，盧兄長顧忌他做甚？」盧俊義道：「非也。月前聞知他修理城池，今番又親來宣揚威武，此事斷非小耍，今日就差人到泰安府，速去通知公明哥哥，這裏一面差探子往鄆城去，探聽消息，一面簡選起兵馬來，準備廝殺。」李應道：「兄長所議極是。」當時盧俊義便差人分頭而去，不日往鄆城的探子轉來，回報道：「鄆城縣城池墩堡，果然修理得十分整齊，



錢糧器械，也十分充足，那徐官兒身邊有三員勇將，好生了得；一個叫做李宗湯，便是方纔陪徐官兒親到我們山寨的；一個叫做韋揚隱，聞說那年在曹州刺殺董頭領的，還有一個叫做顏樹德，却不曉得他甚麼來歷。

『燕順聽了，接口問道：』這顏樹德，是不是號叫做務滋的？』探子道：』正是。』燕順回顧鄭天壽道：』這人原來在他身邊，倒要當心抵禦。』衆人齊問燕順：』原何認識此人？』燕順道：』小弟原不認識，小弟那年同鄭天壽王英兩位兄弟，在清風嶺時，秦明兄長同來聚義，據秦兄說起此人，是他表兄，秦兄又說此人武藝，端的在他之上，有一事爲證：秦兄與這顏樹德同處家鄉時，村上有兩鐵鼓，各重千餘斤，秦兄兩手擎得起，却不能行走，那樹德却高擎兩個鐵鼓，奔走百餘步。那時弟等聽得，無不駭異。』衆人聽了，各各咋舌道：』這事倒認真不是小要也。』盧俊義道：』當時既說得如此，何不早邀他入夥，免得今日貽患。』燕順道：』早時何嘗不邀他？秦兄長差人去邀他，都吃他把差去的人打死了。秦兄長氣極，抵椿當面邀住他理論，却因公明哥哥勸歸這裏，人纔要緊，所以不及了。如今他恰落在那邊，秦大哥又不在這裏，倒要商量誰人抵禦。』盧俊義道：』可作速差王英、扈三娘往濮州去，替回秦明，再定計議。』說罷，便差王英、扈三娘往濮州去，替回秦明等。秦明轉來，一往一返，早已出了十日限期之外，那徐槐在鄆城縣，早已與任森簡選了一萬人馬，派顏樹德爲先鋒，任森爲參謀，徐槐親自統領出城，一路浩浩蕩蕩，殺奔梁山來了。探子報入梁山，并言官軍的先鋒，正是顏樹德。秦明一聽，便眼裏冒烟，鼻端出火，道：』這厮來得正好，俺正要和他理論。』盧俊義道：』賢弟且耐，此去二虎相爭，必有一傷，小可想令表兄如肯受勸，還是勸他來爲妙。』秦明點頭，當時便派秦明爲先鋒，自己同李應、張魁領中隊，燕順、鄭天壽押後軍，也點起一萬人馬，出了山寨。此時天色連日嚴寒，河冰已堅，凝七日，賊軍涉過冰泊，迎敵官軍。

徐槐兵馬已到導龍岡下，前軍探報，賊人先鋒乃是霹靂火秦明，徐槐大喜，對任森道：』霹靂火撞在我

手裏管教他墜崖不返了，便傳顏樹德進帳授計。樹德進來，徐槐道：「務滋此番當心，探得賊兵來將，正是那霹靂火，人人畏他，惟將軍可以制之也。」樹德高聲道：「恩師放心，小將不才，管取那背君賊子來獻麾下。」徐槐道：「將軍且慢，須依我言語，管教將軍獨建奇功。」樹德道：「請恩師吩咐。」徐槐道：「我已將這導龍岡形勢看閱分明，這岡北面坡勢峻削，可速將全軍移屯岡頂，好在來將秦明，與將軍有親，又有批殺使者之仇，此時一見將軍，必然衝岡頂上，將軍且勿與戰，可將朝廷順逆大理，剴切曉諭，彼若順從，弭伏吾又何求，若其不服，那時我岡上俯擊，彼岡下仰攻，本縣又有如此如此妙計，必得大勝矣。」任森顏樹德一齊拜服。當時傳令營外，三聲砲響，大軍一齊登山，山頭暖日當空，冰道微融，流泉涓涓，官兵在岡上列成陣勢，旌旗隨赫，戈甲盛明，顏樹德挺着尖砍刀，立馬陣前，望見前面大隊賊兵，已背着朔風來也，須臾到了岡下，當先隊裏飛出一枝旂號，乃是天猛星霹靂火六個大字，樹德一見，便大叫：「我那表弟秦明，快來聽諭！」秦明在隊裏一聽此言，怒從心起，不待佈陣，便一馬飛出，舞着狼牙棒，惡狠狠殺上岡來，不防磴道冰滑，馬失前蹄，秦明掀下馬，滾落岡來，官軍大笑，秦明大怒，爬起來，重復上岡。此時任森亦在陣前高叫：「霹靂火何須性急，緩緩上來，何妨？」秦明怒不可遏，舞狼牙棒，直取樹德，樹德正待迎戰，任森急忙出馬，用鎗逼住秦明，週叫樹德道：「務滋你有話向他說，便好先說了。」秦明氣忿忿道：「顏表兄，你那年打死我伴當，今日有何話說？」樹德把徐槐吩咐的話想了一想，便道：「表弟別來無恙，昨奉手書，藉審眠食安康，伏惟萬福。」秦明睜起怪眼道：「怪哉！我幾時有信與你？」任森忙接口道：「是務滋聽聞傳言，今係軍務榜干之時，寒溫已畢，速速兩下廝殺。」說罷，抽鎗退出，樹德便輪刀直取秦明，秦明用狼牙棒急架，兩個各奮神威，在岡上戰了三十餘合，端的性命撲，毫不相讓，那邊盧俊義及李應燕順等，在岡下看得這番情形，都疑惑起來，只見任森在馬上大喊道：「務

滋戰得殺了。樹德使用刀架住狼牙棒，勒馬奔回本陣。秦明那裏肯歇，直追進來。這邊陣脚亂箭齊發，秦明衝殺不入，只得遠遠立住了馬，大叫：「你這廝休用反間計！你快出來，我倒有話向你說。」這邊陣上無人答話，只是放箭。好一歇，方見官軍陣裏一個號砲，亂箭齊歇，旂門開處，依舊任森顏、樹德馬而出。樹德高叫道：「秦賢弟，有何見諭？」秦明道：「你休使這等反間計！你如不忘记兄弟之言，且聽小弟一言。」樹德道：「謹領教。」秦明道：「你這身武藝，跟了這點點知縣，也不值得，不如同了我去，俺堂堂山寨，足可展施驥足，仁兄以爲何如？」樹德高聲道：「謹領教。」任森低聲道：「將軍請回，今夜三更准來報命。」弄得秦明日瞪口呆，任森道：「將軍快回！此等降密事，豈可軍前聲張耶？」秦明不知所爲，只得勒馬下山，一路暗想：「今日這事奇了！我依了盧頭領言語，勸了這幾句話，他竟居然唯唯從命，且看他三更來如何情形。」一路想，一路緩緩的下山去了。」那任森顏、樹德已收兵回營，就岡頂安營立寨。

盧俊義在岡下接着秦明，心中十分疑惑，只見秦明開言道：「這廝們想用這等反間計來離間我們，真是好笑，方纔我們了他幾句，他却唯唯從命，却是奇事，他說三更准來報命，且有他真假如何？」盧俊義諾諾心中，却十分搖惑不定。當晚，各自歸帳。盧俊義召李應、張魁入帳，盧俊義道：「今日秦兄弟如此舉動，大是可疑。我想他在我山寨多年，情分十分交洽，今日也不刊得有此內叛之事。」李應道：「敗軍之將，不可與言勇，亡國大夫，不可圖存，小弟自受了魏輔樑真大義之欺，今日實難參夫議。」張魁也凜然正色道：「近來世上人心難測，不可不深爲之慮。」盧俊義口中不說，心內躊躇道：「卽如我盧俊義，方纔聽了這徐官兒的言語，也險些心動，今日的秦明，豈能保他心腸不變？或者他受了這官兒的密囑，也未可定，只是軍帥不在這裏，無可商量，怎好？」想了一回，便教傳燕順、鄭大壽進帳。盧俊義問道：「二位賢弟，今日看這秦兄弟心意如何？」

「燕順道：『小弟正在疑慮，他初入夥時，係花榮兄長用計將他衣甲，着別了披人，打劫了村莊，以致慕容知府冤他叛逆，殺其妻子，他回去不得，勉強投歸我們，實非出於誠心。今日他或者陡然心變，正未可預測。』」鄭天壽道：『他初來時，心中好生不自在，小弟兀自防他發作，但現在他已與公明哥哥投契多年，或者不至於此。』」盧俊義道：『他自說三更時分，敵人必然潛來，且看他如何佈置。』衆人稱是，各自散去。

次早，盧俊義降帳，請秦明進來問道：『秦賢弟，夜來三更之事何如？』秦明道：『那厮竟不來，毫無信息。』盧俊義大驚疑，正待詰問，忽報顏樹德單騎到營外，大叫：『秦賢弟單騎上山，敝話。』盧俊義感加驚疑，使道：『秦兄弟，你休怪我說，我和你巧言不如直道，你夜間三更之事，端的何如？』秦明大叫道：『兄長果誤信那厮反間計也！三更端日無事，兄不信，今日他叫我單騎上山，我偏大隊上山，他要和我敝話，我便趁他不防，斬了他來，以表秦明今日之心。』盧俊義道：『甚好。』衆人一齊稱是。遂傳令拔營齊起，大隊人馬，隨了秦明登山，顏樹德早已回山，與任森並馬立在山頂，秦明氣忿忿登山，後面大隊賊兵潮湧上來，只聽得山上一聲號砲，官軍一齊吶喊，礮木滾石，一齊打下，打倒了一半，滑跌了一半，滿山但見賊屍首，好似一似下水的湯圓，紛紛滾落岡下去了，却留出了秦明的一條馬路。秦明大驚，急回馬奔下岡去，任森急叫道：『秦將軍快請轉來，你幹了這場奇功，無反戈殺賊矣。』下面衆頭頭見秦明果叛，一齊大怒，只聽得一片聲罵：『秦明反賊！秦明失心狂賊。』下面罵個不住，上面叫個不住，弄得秦明立在山腰，上又不得，下又不得，看官！秦明既到此地，回去不得，大趁勢歸順，你道他何故不肯？一來石碣有名，分當誅戮，二來朝廷恩，斷敵不過公明哥哥的情分，三來終想斬顏樹德回去，好表明自己心跡，便對岡下大叫道：『衆位息怒，待我斬了顏樹德回來，衷心一說罷，舞狼牙棒殺上岡來，顏樹德在岡上望見賊人，大罵秦明，滿擬秦明必來歸順，忽見秦明殺上使

心中遏不住蓬勃大怒，舉刀直砍秦明，兩個就在岡上，展開兵器大鬪。任森大叫二位少住，樹德大叫道：「甚麼這種透心糊塗的賊，留他何用？」秦明亦大怒道：「你行這毒計害我，我怎肯與你干休？」樹德圓睜怒目，輪大砍刀，直攻秦明，秦明直豎飛眉，舞狼牙棒，轉鬥樹德，兩個在導龍岡上，官軍陣前，大展神威，橫飛殺氣，一來一往，一去一還，酣鬪了六十餘合，岡上岡下，兩邊陣上都看得呆了。盧俊義已看出秦明無他意，只見樹德刀光揮霍，力量縱橫，深恐秦明失手，大叫道：「秦賢弟請回，小可錯疑你也快回來，從長計較。」秦明那裏肯歇，但見岡上四條鐵臂盤旋，八盞銀蹄翻越，早已酣戰到三十餘合，秦明把棒逼住樹德道：「且慢我的馬乏了。」言未畢，樹德大喝道：「就同你下馬步戰。」將刀指著秦明，翻身跳下馬來，秦明亦跳下馬，兩馬都跑回本陣去了，這裏刀來棒往，棒去刀迎，約莫將到二百餘合，兀自轉戰不衰。任森看那霹靂火殺氣騰騰，顏務滋力量，却倚般壓得住。盧俊義等深恐礮火滾石利害，不敢上來幫，只叫得苦。看看已鬪到二百四十餘合，賊軍陣上不住叫角戰，兩人只是不肯住手。此時任森亦出陣前，看那顏樹德一片神威，愈戰愈奮，那秦明氣餒有些平挫，只是怒氣未息，很會斷撲。盧俊義、李應、張魁等在岡下只叫得苦，看那秦明漸漸不是樹德的對手了，到得四百合頭上，任森長嘯一聲，驃馬衝出，神鎗飛到，鎮住了秦明上三部，秦明措手不及，樹德的刀已從下三部捲進，只聽得官兵陣裏，歡天喜地的一聲吶喊，賊軍一齊失驚，霹靂火早已咯碌碌，直滾下山麓去，腦漿迸裂了，岡上官軍搖旗搥鼓，大呼殺下，賊兵無心戀戰，紛紛敗走，顏樹德奮勇當先，一口大刀，奔雷掣電，殺下賊兵，個個心碎胆落，誰敢迎戰。任森揮兩翼精兵，一齊掩上，殺得賊兵僵尸遍野，血流成冰。盧俊義身受重傷，李應張魁死命保住，燕順鄭天壽領敗殘兵渡過水泊，跟踉逃入山寨，張清等接應上山去了。官軍直追到岸邊，方纔收住，計斬賊人上將一員，殺死賊兵五千餘名，生擒賊兵一千餘名，奪得器械馬匹，不計其數。大

獲全勝，衆人無不欽佩本縣，徐相公輅略神妙，三軍歡呼動地。原來顏樹德當力戰，秦明之時，徐槐左右卻深恐樹德失手，齊請徐槐傳令免戰，徐槐不准。及戰到二百餘合時，左右又苦請免戰，徐槐大喝：「無知小廝，安識顏將軍本領？」厲聲叱退。左右看那樹德苦戰不休，都料要受傷，暗暗叫苦，再向徐槐說。徐槐大怒，傳令有敢言免戰者立斬，果然秦明授首，樹德成功。左右方曉得徐相公眼力過人，深深佩服。當時徐槐傳令，在水泊上發了九砲，整齊部伍，大吹大擂，掌得勝鼓，回歸縣城。防禦使莫知人出城迎接。原來莫知人見樹德莽撞，任森迂重，深恐徐槐此去不能取勝，誰知居然大捷，心中十分驚異。徐槐任森、顏樹德領兵進城，發放人馬，一面申報曹州本府，一面通詳都省，并將秦明首級一顆，及生擒賊徒一千餘名，得力將弁，督兵護解送去。這裏鄆城縣文武各官，都來賀徐槐戰勝之喜，大開慶賀筵宴，衆人無不稱羨徐槐輅略，徐槐笑道：「未可恃也。」衆人請問其故，徐槐不慌不忙，說出一番話來……

有分教：鄆城縣裏重添兩位女英雄，宛子城中破却幾重深險阻。正是：巨盜生心腹之患，蒼生憑保障之功。畢竟徐槐說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一百二十回

徐青娘隨叔探親

汪恭人獻圖定策

却說徐槐席間對衆官員道：「本縣此番克賊，其故有三，一者盜魁宋江遠在泰安，所有勇將雄兵，盡離本寨；二者吳用病困新泰，賊軍主謀無人；三者梁山羣賊藐視我們，以爲無害，故我軍一出，得以大獲全勝。但賊人根本未動，經此一跌，必然空羣而來，——更防吳用病愈，必轉來對付我們，——即宋江聞報，亦必盛怒前來，以報其仇。那時賊人勢大，區區鄆城，未易輕擡其鋒也。」衆人聽了，都耽起憂來，道：「怎好？」徐槐道：

請君不必耽憂，本縣自有調度。」大衆無言，酒闌而散。徐槐對任森道：「近日天氣嚴寒異常，人畜凍死無數，賊兵亦是血肉身軀，未必熬得寒氣，涉冰如飛，况聞賊魁盧俊義已受重傷，養病不暇，亦何暇與我拚命來爭乎？惟來年春暖，賊人武怒而來，那時梁山全隊當我前面，又有嘉祥濮州兩路夾攻，絕非小耍，所當預思良策。」任森躊躇良久道：「此地鄰縣鉅野，有一位隱君子，具知人之識，人人樂爲之用，也與老師同姓，表字溶夫。」任森詞未畢，徐槐點頭道：「是吾族兄也，現在高平之麓，我却忘了。若我去請他，諒不却我。須差何人去走。」只見顏務滋上前道：「恩師要請溶夫先生，小將願去。」這溶夫最知我的恩師，何不寫起信來待小將星夜前去，包管一請就來。」徐槐大喜，當時修起一封書札，即日交與顏樹德。樹德佩了寶刀，跨了烏騮馬，一路衝風冒寒，向高平山而去。

你道顏樹德爲何認識徐溶夫？原來徐溶夫有個姪女，小字青娘，是嫁在顏家的，丈夫名喚顏釐，卽樹德之堂叔也。顏釐幼小聰明，讀書成誦，過口不忘，稍長，便通諸子百家，便兼舉止嫺雅，處事精詳，父老見者，無不許爲少年英雄，器惜乎天不永年而夭，族中無不惜之。樹德無賴使酒，諸事逞性，不務正業，族中無不惡之。惟青娘深知樹德，日後必成大器，顏釐在日，時常勸顏釐好生看覲這姪兒，樹德因此常感戴這位孀娘。且舉一事爲證：那顏氏族中，有一個名喚顏之厚的，較樹德長一輩，有個兒子叫做顏亦如，性情極其暴躁，膽子却極懦弱，顏之厚因其性躁，深恐其學了他哥子樹德的壞樣，因此禁止樹德不許上門，又延請了一位先生，姓黃名漣，在家中日日教亦如讀書，又兼教亦如舉止須要謹慎，凡事須要忍耐等語。這黃先生教法極嚴，板子界方不少貸，亦如忍氣吞聲，膽子越小，煩惱越深，想想左右終是一打，索性瞞着父師，三五四舍，無不遊蕩，也是合當有事。那年顏氏移居鉅野，鉅野縣內有一家姓井的，住居泥水街，亦如不合一時慷慨，私借與他十兩小貨。

銀子那井家探知，亦如父師嚴緊，料此事必不敢聲張，便賴了他，亦如去討過數次，那井家只是不還。亦如深畏聲張，忍了氣不敢發話，想了一想，猛記一個父輩朋友來，那個朋友姓何，雙名見機，極會商量方法，亦如想到了，便徑去尋他。原來那何見機，也與樹德相認識，當時一見，亦如進來，各相施禮，何見機開言問道：「赤兄有何見諭？」亦如將井家的事情說了，并求妙策。何見機歎道：「我往常說令尊家教太嚴，吾兄實地本是醇謹，大宜開拓胸襟，展暢懷抱，不期令師黃先生只知一味拘束，弄得神氣蕭索，人人都生戲侮，我也同令尊前說過多次，令尊總說足下性情暴躁，不可不禁，我看足下何嘗暴躁哉！如今此事，只有央令兄務滋同去。令兄一貌堂堂，聲如巨雷，那井家必然怕他，此去定可集事。」亦如道：「家父得罪了他，恐他未必肯來。何見機道：「令兄義氣深重，尤足下又與他手足至親，我料他斷不膜視。」亦如領教，當下辭了何見機，去尋着了樹德，亦如拖住樹德道：「哥哥，閒常我家少禮貌，總看祖宗面上，休要介意。」樹德道：「賢弟，你說那裏話來！今你有甚事求我？」亦如將井家的事說了，還未說到求助的話，只見樹德雙眉剔起，道：「我家兄弟直被小人如此欺侮，賢弟休走，我同你去和他理會。」當時同亦如直奔井家，井家一見樹德，早已嚇殺。樹德一把揪住問道：「你這斷欠我亦如兄弟十兩銀子，是真的麼？」井家道：「是！是！是！有的。」樹德道：「既有，今日便還。」井家不敢不依，只得先還了五兩，說那五兩，求懇緩到明日，再行奉上。樹德教亦如收了五兩銀子，方纔放手，與亦如去了。那井家不伏氣，直去告訴顏之厚，說亦如通同樹德，到我家來逞強，勒借了五兩銀子去。之厚一聽，亦如同樹德六字，怒從心上起，便奪那亦如的五兩銀子，還了井家，將亦如交與黃先生結實打，赤如一口氣回不轉，竟登時殞命。黃漣大驚，一溜烟逃走，不知去向。之厚見兒子死了，恨樹德入骨，竟將樹德賺到書房，一索網了，做了一張呈子，稱樹德毆死堂弟亦如，買贖幾個家人作見證，竟直送到鉅野縣去。



徐青娘在顏氏別宅，一聞此事，便柳眉對鎖，疑了半晌道：「樹德樹德！我看你性雖剛勇，卻斷斷不是逞性殺人的野蠻子。況且你與赤如無仇，何故殺他之厚叔有深恨于你，你今日這起案，定有奇冤。況且你這身本事，從此埋沒了，豈不可惜！只可歎我丈夫已故，我是一個女流，如何能救得你？」想了一想道：「有了！」便吩咐備乘轎子，迺到高平山徐溶夫家來。徐和一見，便道：「賢姪女許久不見了，你嬌娘兀自常常記罷你。」青娘道：「正是一向不來請叔叔嬌娘的安。兩位兄弟都好？」當時徐和的娘子，并長生偉生，都相見了。到後軒坐地，青娘開言道：「今日有件要緊事，來求叔叔。徐和道：「甚事？」青娘道：「寒族顏樹德，想叔叔素常也曉得的，今日遭了不白之冤。」徐和驚道：「這顏務滋，我素常聞知他是位英雄，只因我深山修養，懶于應酬，不曾見他，他今日端的遭了甚麼冤事？」青娘便將上項事說了一遍，便道：「赤如怎樣死的，不曉得他，但姪女看來，斷斷不是樹德謀殺的。如今他身在囹圄，性命難保，叔叔可有方法救得他此人？如果冤殺，真是可惜！」徐和道：「賢才遭難，豈容不救？只是此事非錢不行，可恨我現在瓶無儲粟，家徒四壁，如何做得？至于當道官吏，我素常又懶于往來，今日有事，却無門路可尋。」青娘道：「如此說來，樹德竟救不得了！又沉沒了一位英雄，姪女想如用錢，姪女典鬻些簪珥，可以湊得，至于如何設法之處，還望叔叔費心。」徐和道：「姪女休着急，我想只是買上告下，挖尋門路一法，弄得極好，只落得務滋免得死罪，脊杖刺配，終受了惡名，今我須定個主見，要令務滋脫冤枉，釋然無事方好。」沉吟了好一歇道：「有了！此去鄰縣鄆城中，有一家姓汪的，係是世家大族，當道大爲契重，我也有人認識，且去尋尋他看。只是他族中與我最親近的，一個名喚汪往然，爲人却模稜無主見，此事他未必就承得。」只見青娘笑逐顏開道：「這汪家原來叔叔認識的妙極矣！不瞞叔叔說，這汪家與我顏家，也有好幾門親，所以他家的人，姪女都曉得。叔叔所說的汪往然，他有個親叔，是戊子科舉人，現

在曹州府裏辦刑名，府尊最契重他，且喜是鉅野縣頂頭上司衙門，他爲人最有義氣，叔叔去託他，無不成功。

徐和道：「既如此，事不宜遲，便作速寫起書札，到鄆城去投汪往然，託其轉懇。」只見偉生立起身道：「此去到鄆城，再到曹州，曹州又到鉅野，路途迂回，須得星夜持書趕去爲妙，孩兒願去。」徐和道：「甚好。」當將書札交與偉生，偉生持到鄆城縣，面交汪往然，又再三懇託汪往然，當即差人實書到曹州府裏去，求他的叔叔叔子一見，便將冤枉情由，訴與本府，當即修起一封書信，投遞到鉅野縣，等得偉生轉來，鉅野縣已將顏樹德一案昭雪，顏樹德無罪釋放，顏之厚，依誣告人死罪，反坐律未決，減一等擬罪，并家被審出賴債，誣陷等情，亦依律擬罪，何見機原案株連，因樹德無罪，亦不追究，黃連現在逃避，俟獲日另結。青娘謝了徐和，仍回夫家。樹德出了重罪，過了數日，方纔曉得是溶夫與他嬌娘救他的，感恩涕泣，叩謝了青娘，又直奔高平山，向徐和叩謝。徐和一見樹德，果然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於聞名，當時大喜，留飲敘談。自此樹德常到徐和家來，徐和家有事，樹德常爲出力，徐和因此稱樹德爲我禦侮之臣。——這都是十餘年前的話。其後樹德遠遊四海，惟徐青娘常來轉望徐和，原來徐和得了本師陳念義先生的真傳，深曉火候還丹之術，只是累着一個貧字，衣食操勞，以故下手不得，閒時且參究內典禪乘。青娘見了，也殷勤動問，徐和便與說些四果的修證，便道：「這是中小兩乘的工夫，再上去，還有大乘工夫，最上乘工夫，古人面壁十年，方能頓悟，從此直超無生法界，我輩根淺智薄，如何攀得上，所以我佛無量慈悲，特於三乘之外，開一異勝方便法門，因凡夫不能無念，而命之曰念佛，不能無生，而命之曰往生，又示以勝妙光明之境界，名之曰極樂國土，又曰淨土，使之繫心一緣，直抵淨境，及至誕登彼岸，方恍然悟念佛之本無念，往生之本無生也。此法無智無慧，無閒無忙，皆可行得，智者以圓悟而遮諍，愚者亦以純一而竟成，聞者以積功而徐至，忙者亦但以念切而直前，世人不信，哀哉賢姪女。」

如有意求脫生死，愚叔書架上有天台智者十疑論，永明禪師宗鏡錄，天如祖師或問，飛錫禪師寶王論，龍舒居士淨土文，蓮池大師彌陀疏鈔，以及近士所輯之淨土歸源，淨土輯要，蓮宗輯錄，淨土聖賢論等書，都發明淨土妙義的，賢姪女俱可參閱。青娘聽了大喜，從此不時到徐和家轉往，聽受淨土妙義。那徐娘子性地質直慈祥，時常聽徐和講些淨土，早已深信行持，又得了青娘爲道侶，彼此互相談論，大爲精進，徐和亦甚喜。又教青娘行持觀佛之法，青娘一一領悟，從此年年歲歲，神遊於琉璃寶地七寶行樹間也。

一日徐和正與青娘談說妙道，時已將晚，只見長生自外入報道：「顏務滋來了。」言未畢，顏務滋已大踏步進來，一見徐和，納頭便拜，徐和急忙扶起看時，大喜道：「奇了，務滋從那裏來？」樹德道：「恩公容稟。」徐和道：「且慢，且請坐了說話。」樹德又拜了青娘，青娘道：「久不聞你消息，真憂得你苦也。」樹德在末下一位坐了，偉生道：「顏大哥遠客請上坐。」溶夫道：「務滋最爽利，由他自坐適意，不要同他客氣。」便對長生道：「你母親在廚房，你向她說，端正一個火鍋，隨意添些葷菜，請顏大哥在此吃便飯，你再去盪一壺酒來。」只見青娘道：「我進去向嬌娘說罷了。」便立起身來，又向樹德道：「你先將那去年後情形，告知你外祖，我進去了就來。」說罷，進內去了。樹德便取出書信來道：「虎林相公有信呈上，恩公請看我帶馬進來。」徐和道：「馬我教偉兒去着，你只管坐坐。」便一面看信，看畢，便向樹德道：「原來你在虎林處好極了，任森又在那裏甚好甚好，務盜務滋你好好的聽虎林相公驅策，料不負你一身名望。」樹德道：「留下虎林相公，誠恐梁山利害，請恩公前去，恩公萬不可辭。」徐和道：「我去亦可，但亦何必我去。」正在談說，只聽裏面青娘叫偉弟進來，偉生進去，須臾搬出一個大火鍋來，長生自外面提了一大壺酒來，偉生又安排了杯筷，徐和自己首坐，樹德也隨便坐了，長生偉生也坐了同吃。樹德道：「虎林相公專等恩公，恩公若不去，樹

亦不同。」徐和微笑道：「我去，我去。」遂顧二子道：「虎林叔必我去，我去去就來。」二子唯唯。酒闌飯畢，務滋在外房安歇，徐和進內，娘子問道：「聞相公要出門，到底何事？」徐和道：「就是那虎林叔做了鄆城縣，要滅梁山盜，此刻賊人勢分自有可乘之機，但據我的意見，尙須遲一步爲妙。如今他既性急要做，又要我去，我只得去一遭。」青娘在旁道：「虎林叔原來就在這裏的鄆城縣，樹德是在他手下麼？倒也不枉了。今溶叔叔既要到虎林叔處去，姪女願同去，一則望望叔叔嬌娘，二則虎林叔叔向談輅略，姪女借此看看，庶使才歸實際。」徐和點頭次日，青娘回到鉅野縣裏夫家去，收拾些行裝，稟告了尊長，第二日，重複轉高平山來。下午溶夫務滋兩馬，青娘一轎，幾擔行裝，一同起行。

不日，到了鄆城縣署，徐槐接見大喜，又見青娘同來，便喜問道：「想是吾兄特地邀她同來也。」徐和笑道：「她自己要來看看你，說你到底有多大的本領。」徐槐大笑。青娘拜見了徐槐，便進內署去了。任森、李宗湯、韋揚、滕都來拜謁徐和，徐和各道契闊。原來這三人徐和都認識的。徐槐命備酒爲徐和洗塵，席間，徐和開言道：「吾弟勇敢，人此舉端的常人所不能爲，但以愚兄觀之，似乎嫌太早了些。」徐槐道：「弟非不知，所以鹵莽而先爲之者，正是有見張公解曹州任，曹州虛無人焉，賊人耽耽虎視，若使曹州再失，賊人長驅直搗，駛不可禦，爲患不淺，惜乎我秩止縣官，是以僅乞得區區一鄆城，以與虎狼相馳逐，杯土彈丸，聊爲東京保障，其濟則君之靈，不濟則微臣隕首以報國耳。人誰無死，有司死戰守，乃分所宜也。」徐和歎服，滿座皆動色。徐和道：「今日爲吾弟，策有二：一曰守，一曰戰。鄆城一邑，經任人銜修理完備，若以議守，足可與賊人久持，但賊若備師圍鄆城，仍可大隊以捲曹州，非策也，必議戰而後可，戰則必須搗賊人巢穴而後可。吾弟於梁山圖形而審悉其曲折否？」徐槐道：「吾所躊躇，正爲此耳。」徐和道：「此中就裏，吾弟當於手下六部中細

求之。徐槐領悟，想是須知冊原分六部，明日當傳六房書吏訪察。當下酒飯畢，又談說些事務。任森等各退去。徐和與徐槐入內，與徐槐眷屬相見了，又問了些安好，談些家中度日景况。徐槐道：「不料吾情形如此拮据，如有須弟相助處，無不効勞。」徐和稱謝道：「若論逐日度日，倒也天賜其緣，無有欠缺，特心中所歉然者，諸親友恩錢義債，一承點挪，輒水無還期耳。兄嘗有句曰：『貧窮只觀負人多。』」正謂此也。說說談談，又說到梁山事務。徐槐道：「吾所慮者，不僅在輿圖，此地賊人形勢，梁山、嘉祥、濮州鼎足而立，麪爾一鄆城，孤立其中，環應三面，大非易事。」徐和道：「此三面中，有一面吾弟不必耽憂，兄於路上，曾與青娘姪女談過，劉總管虎踞兗州，精兵勇將，正壓嘉祥東境，彼嘉祥之賊，除是不動，動則劉總管雄兵直下矣，故曰此一面吾弟不必耽憂。」青娘道：「此地距濮州中間有無險阻地利？」徐槐道：「濮州在魏河之北，魏河南岸，有一座截林山，那年金成英恢復曹州時，就於此處設置疑兵，阻截劉唐，端的縣亘百餘里，山崖峻險。」青娘道：「如此說來，這一面吾叔又何必耽憂了。」只消五千精兵，扼住此路，賊人雖有數萬雄師，不能飛渡，叔叔如果乏人，姪女願去。」徐槐喜形於色。當時一番談說，早已漏下三更，大家各自安歇。

次日，徐槐傳集各書辦論話，問及梁山地利情形。那滑中正上稟道：「梁山地圖，曾經於原冊內呈閱，如須洞明此中曲折，只有城中汪學士藏有祕圖，可惜其家現惟婦女，不知此圖存否？相公須往訪之，或有元妙。」徐槐道：「我就即刻親訪何妨。」便命滑書辦傳諭號房，江府住址，立時往拜。

原來那汪家世代書香，名門舊族，這汪學士便是方纔說過的戊子科舉人曹州府遊幕的，端的是個不凡之輩。後來家遭顛沛，有學問者，盡不永年，剩了一班無賴子弟，專門鬪賭吃着，偏偏永遠不死。汪學士已故，遺下少年妻室，便叫做汪恭人，這汪恭人也是名門淑女，不幸青年早寡，矢志守節，端的有胆有識，才德兼全。

自從丈夫亡故之後，大遭這班無賴之擾，汪恭人却從從容容，因人佈置，無人得宜，若要問她這地圖從何而來，這事却久遠了。原來這梁山，宋江未至之前，先有晁蓋，晁蓋未到之時，乃有王倫，王倫未來之日，這梁山原是一片清平世界，熙皞乾坤，裏面說不盡那清泉碧澗，怪石奇峯，暮靄朝雲，春光秋色，端的一坐好山水。那汪學士在日，素有山水癖，時常縱遊梁山，又請了一位有名丹青先生，畫了數十幅，裱成冊頁，藏在家中。但有一層，凡畫家寫山水，每要就自己的佈置，雖復盡態極妙，卻與真地形大同小異，況且汪學士所圖，不過擇其邱壑最好的畫了些，也不是梁山全圖。——那滑書辦所曉得的，就是此圖。若將此圖獻與徐槐，只好持去拓大了，張屏掛壁，何補實用，反不如須知冊中地圖，還有三分真形。看官不要心慌，卻好那汪學士有個朋友，與汪學士最知己，又同有山水癖，他將梁山景致，用西洋畫法畫出，原來這西洋畫法，寫山水最得真形，一草一木，一坡一塘，尺寸遠近，分毫不爽，更兼這個朋友，最高興畫山水，竟將梁山泊前後左右，裏外正面，背面側面，一畫出，共計圖一百三十餘幅。汪學士也愛他的圖，借來觀看，不料借來不上半年，那朋友亡故了，汪學士想倩工臨摹好，再將原圖還他的兒子，不料因循耽擱一年有餘，他兒子又死了，那家無人，此圖無從歸還。又未幾而汪學士亦故，此圖落在汪恭人手裏。此時王倫已據水泊，汪恭人曉得此圖大有用處，便什襲珍藏，那班無賴子弟，弄得鬪賭精空，起心此圖，想賺去賣了，陶成幾個闊賭本錢，向汪恭人來聒噪，汪恭人只說已還了那友家了，無賴曉得恭人收藏，又詐稱那友家有人來取，汪恭人只託故不與。後來糾纏不清，吃汪恭人結實發揮了一頓，從此無人敢來問了。年復一年，此圖依然無恙。這日，恭人閒坐內室，忽見蒼頭進來報道：「本縣徐太爺親自到門拜望。」汪恭人道：「奇了！我家雖是鄉紳，現已無人做官，久不與當道來往，既如此，且去描寫，改日差人謝步罷。」蒼頭出去稟復訖。

徐槐回署，見徐和道：「汪宅惟內眷宜其不見，但我此次往拜，亦明知其不見，不過我先盡敬賢之禮。我想青娘姪女頗有才智，可教她去往見罷。」徐和稱是。徐槐進內，與青娘說了，青娘領諾，并道：「這汪家原與我有親，叔叔所說這位在恭人姪女，深知她才智過人，姪女此去，不但求圖，兼可與她面商一切也。」徐槐甚喜。

到了次日，青娘與徑往汪府。蒼頭報入裏面道：「今日徐小姐來拜會也。」汪恭人想了一想，點頭會意，即教請進來。青娘進來，汪恭人出堂迎接，一見青娘，便道：「我道是那位徐小姐，原來就是顏大娘一向久別了！」青娘道：「正是少來奉候。」當時邀進內室，遜坐，敘茶。汪恭人道：「寒家自先夫去世，祚薄門衰，既無叔伯，終鮮兄弟，又乏子嗣，以當路貴人，久不來往，乃荷令叔大人玉趾降臨寒家，託在治下，只好求父師官長，俯恕失禮之罪。」青娘道：「何敢，家叔前次造府，一則仰慕家聲，二則亦有所求。」汪恭人道：「令叔征討狂賊，威震人寰，雖深閨亦有所聞，今日小姐親來，願請其詳。」青娘遂將臨訓盧俊義，斬秦明的話，一一說了，并道：「這斬秦明的顏樹德，便是舍姪，那年身罹冤屈，深賴汪大兄出力救援，今日果真不負知己。」汪恭人道：「小姐眼力，亦端的不差，那年令叔溶夫信到時，先夫見吾嫂求救此人，如此其急，便料到此公必是大器，所以有當於小姐青睞也。如今令叔父臺榮臨此地，首斬巨寇，威名震動，但賊人根本未拔，經此一跌，必然盛怒而來，想父臺必有備禦之奇策，以愚婦人之見，似宜乘此直搗巢穴，方爲上策。」青娘道：「家叔奉訪，正爲此也。欲搗賊巢，必須先明地利，聞府上有梁山極準輿圖，故來求賜一觀。」汪恭人微笑道：「寒家却有輿圖，只是用時尚須斟酌。令叔既是當道英雄，此圖當以奉獻。」言談間，僕婦擺上酒飯，恭人遜坐道：「千里遠親，便膳相留，殊嫌簡慢。」青娘謙謝就坐，坐間汪恭人問青娘道：「鎮撫將軍賈夫人賢嫂可曉得否？」青娘道：

「不錯，這賈夫人便是張將軍的夫人。這張將軍那年做兗州縣官時，其少君有病，曾請家叔溶夫去診視，家叔轉來說起他少君之症，係是虛弱，家叔用三錢人參，這張將軍畏懼不敢用，家叔亦見機辭退。家叔又言：這位將軍懦弱偷安，恐非將才，又聞說知他的夫人賢明才智，却是個女中丈夫。今恭人曉得她端的何如？」

汪恭人道：「這賈夫人便是我的表姐，幼時與她同居盤桓，端的見識非常。她母家童僕使令，不下百餘人，她一見便辨賢奸，日後無不應驗。自從嫁了這張將軍，却似鳳凰配燕雀。如今張將軍漸有羸病，即使不病，亦無能爲，這賈夫人掌扼兵權，凡有兵將調遣，盡出其手。今日我所以提及此者，爲令叔獻條愚策也。」

青娘喜問何策，汪恭人道：「此刻賊人吃令叔斬其上將，來春必然傾寨報仇，其銳不可當，愚意欲修書致賈夫人，託其提兵，坐鎮梁山後路，賊人自不敢輕動了。」

青娘大喜，稱謝道：「得恭人如此設策，家叔尙有何憂？」當下談說十分投契。

青娘道：「恭人情與我等同係女流，不然，豈非國家柱石？」

酒膳畢，又談說些事務，青娘便請與圖一看，恭人應諾，又道：「舍間圖有兩本，一本乃畫家山水，無補實事，我將那西洋畫圖取出來。」

說罷，進內室去良久，同僕婦捧出一個錦包，放在當廳桌上，打開來與青娘看，乃是六本冊頁。青娘翻開看時，果是西洋畫式的山水。青娘看了一回，心中躊躇起來，暗忖道：「此圖有一層不合用。」便問道：「恭人！此圖地形雖細，卻是太平時山水之形，無賊人盤踞之狀，如此山中，刻下未知設關隘否？彼山中，刻下未知設砲臺否？圖中皆無之，恐於攻取情形未合，怎好？」

汪恭人道：「這卻不難，只須令叔大人捉幾名小賊，赦其不死，誘之以恩，脅之以威，令其將山寨中現設之關隘，就圖中一一指出，又須分作兩三賊，各開指認，如彼此稍有不符，即便斬首。如此則盜人盤踞之真形勢，瞭如指掌矣。」

青娘大喜道：「恭人真高見也！」

當時將冊頁疊好，錦袱包了，放在上首琴桌上，又坐了談說一回，青娘起來，道：「擾謝教，攜圖告辭。」

汪恭人送出中庭，青娘又拜託致賈夫



之信，望作速爲妙。汪恭人應諾，青娘升輿而去。不說汪恭人仍回內室。

且說徐青娘回署入內，徐槐問何如。青娘一面說，一面將圖呈上。徐和亦入內共看。看了一回，只見徐槐忽縐眉道：「此圖尙有一層不合用。」青娘道：「叔叔敢是爲圖中沒有關隘守備情形，這却不難。」便將汪恭人捉賊指認的話說了。徐槐道：「不但爲此，這圖中并不註明道里丈尺，更兼他是洋畫，遠近闊狹，大有伸縮，又不可用方格硬取，如何是好？」徐和亦沉吟了一回道：「有了長兒，知勾股之法，可作速寫信到高平山去叫他來，他定算得出。」青娘道：「正是，不錯。」徐和當時便寫起信來，尙未寫完，忽報長生自高平山來也。徐和詫異道：「他來何事？」徐槐叫請進來。長生入內，一拜見了，命坐。長生開言道：「前日陳通一太夫子來家，說爲父親選得一個修道的大機緣，擇於下月可行，因父親不在家，太夫子便去了，說再過半個月又來，故此孩兒特來告知。」徐和道：「這却失候了。」便對徐槐道：「既如此，愚兄明日告辭回家，靜候老師。」長生道：「父親何須汲汲，太夫子說過半個月再來，如緩緩身回去，儘穀哩。」徐和點頭，便對長生道：「你恰來得湊巧，替虎叔叔效一微勞。」長生問何事，徐槐將梁山輿圖，須算道里的話說了，并道：「正欲寫信來邀賢姪，賢姪恰自來，真天賜其便也。」長生請看圖，徐槐便將那頁冊交他看了，長生道：「這事容易，小姪可效微勞。」徐槐甚喜。當日款留酒飯，不必細表。

次日，長生將那洋畫中道里遠近，一一算明了，徐槐便命就監中取出那審別脅從，未曾斬決的賊，叫上來指認畫圖。不日，將那梁山前前後後，裏裏外外所有關門營寨炮臺墩堡，一一指出，竟將宋江嚴密盤踞之所，顯而登之几案之上，衆人皆喜。徐和道：「吾弟得此真圖，破賊必矣。家中老師旬日將來，兄深恐又致失候，就此告辭。」徐槐知留不住，遂命治酒相餞，又談說了一夜，并厚贈金銀，以助修道之資。次早，徐和別了虎林。

夫人及青娘，又辭別了任森，顏樹德諸人，率同長生起行，回高平山。徐和遇着了陳通，受了妙訣，安插了家眷，便同陳通一入山去了。

且說徐槐，送別了徐和回營來，接到朝廷恩旨，徐槐着超陞曹州府知府，並總管衙門，調動全曹兵馬，仍駐扎鄆城。任森、顏樹德均受遊擊。原來徐槐破賊事，賀安撫奏入朝廷，張叔夜在朝，一見此奏，便保徐槐宜付重任，故有此旨。徐槐本旨謝恩，對任森等喜色道：「遭賊人無奈，我何了曹州兵馬，經張公訓練，妙構今番歸我調用，是我又添勁旅數萬也，何敵不克，何攻不破？」任森、顏樹德、韋揚、李宗湯皆大喜。徐槐接曹州知府印，委推官代行事務，日已駐扎鄆城，便日日操演人馬。按下慢表。

且說盧俊義，自導龍岡敗回，身中六箭，流血滿身，衆頭領保着了，率領敗兵逃回山寨。口裏不住的說道：「不料這點點知縣，有如此利害！」秦曰：「兄弟又吃壞了，怎好怎好？」侍從人上來，拔箭卸甲，衆頭領都要與兵報仇。盧俊義道：「目今天氣嚴寒，我又傷重，動彈不得，且待來春，定當傾寨之兵，對付那廝。」說不了，去泰安的差人，持了宋江回文轉來。原來宋江還不曉得徐太爺的利害，所以信內只說區區縣官，有何伎。盧兄弟太把細了，目下曹州情形如何，可圖則速圖之。賢弟如顧忌鄆城，不妨遣將先圖鄆城，大軍直趨曹州。云云。盧俊義看罷，嘆道：「公明哥哥兀自不懂得着酸辣哩！刻下這鄆城不知怎生對付，還想甚麼曹州！」便教蕭讓寫起一封告敗文書，差人賈送到泰安去。忽報神行太保戴院長到了。

只因這一來，有分教：湖泊填平，驚倒堂堂頭領；雄關擊破，追回赫赫軍師。畢竟戴宗到來，說甚麼話，且聽下回分解。